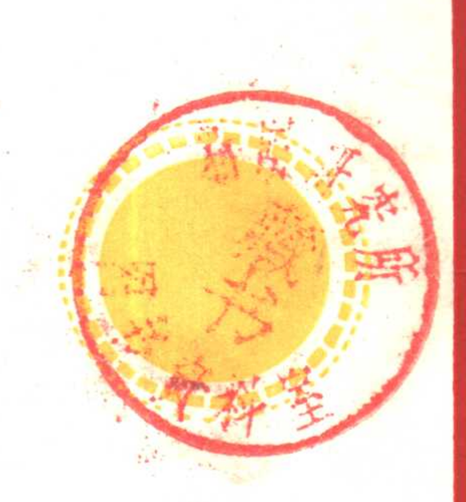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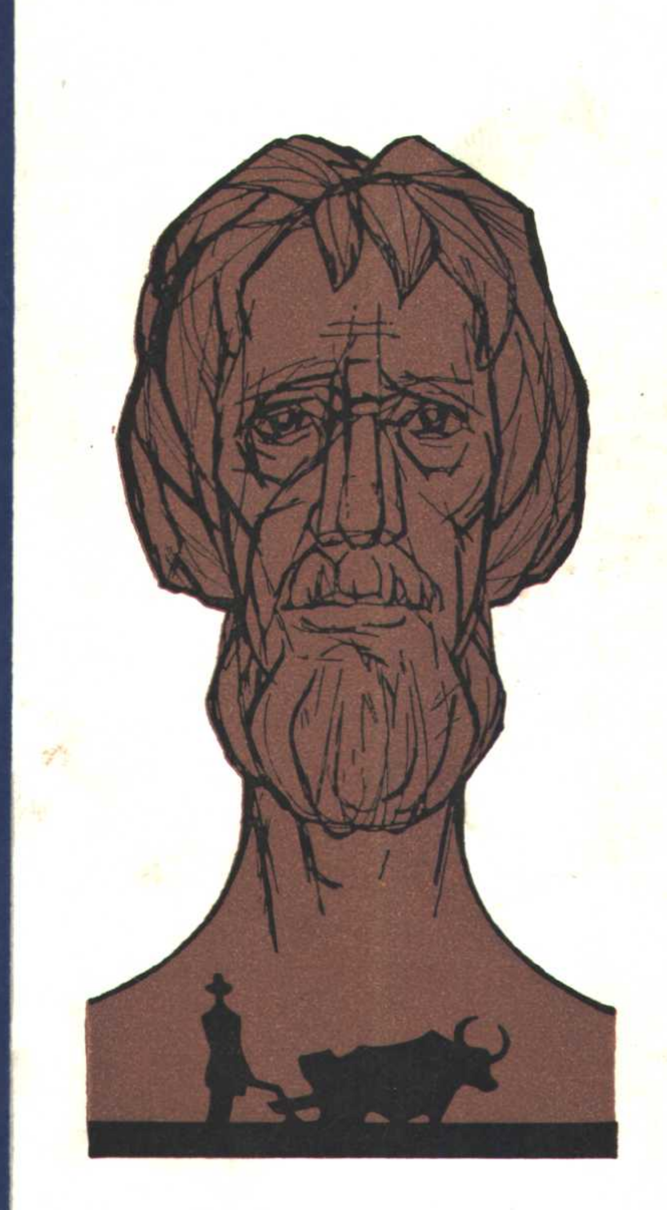
农民

第一卷 **秋**





莱蒙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波〕莱蒙特著

农　　民

第　一　卷

秋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Ladislas Reymont
THE PEASANTS

本书根据 Alfred A. Knopf, New York,1925 年版英译本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农　　民

第一卷　秋

〔波兰〕莱蒙特著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插页 7　字数 213,000
1981年8月新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300册
（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重排）
书号：10188·199　定价：（五）1.10元



莱　蒙　特

译 本 序

波兰杰出的小说家符拉迪斯拉夫·莱蒙特，在一八六八年五月六日生于罗兹城附近的大柯别拉村。父亲是个乡村教堂的风琴师。母亲和她的五个兄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三年起义，反抗沙俄的统治。他自己也因坚持讲波兰话、不肯讲俄语而多次被官办的学校开除。他从小就出外谋生，学过裁缝，做过小贩，在跑码头的戏班子里作过演员，在铁路上当过小职员和小车站的站长，甚至还在钦斯特霍瓦一个保罗传道会的修道院里充任过修道士。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的流浪生涯，使莱蒙特对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社会，对城乡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获得了广泛而又深切的了解、体验和感受，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奠定了基础。

莱蒙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写些诗和短篇小说。他在一个小车站当站长时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女喜剧演员》。翌年，即一八九七年，又发表了它的续篇《酵母》。这两部小说都是以流浪艺人为题材的，写的是有才华有抱负的艺术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找不到出路，崇高的理想遭到痛苦的幻灭；女主人公终于在家庭生活中找到"安慰"，把艺术的理想置之脑后了。一八九九年，长篇小说《福地》问世。这部书如实反映了莱蒙特在工业城市罗兹亲眼目睹的惨状：工人遭到残酷的剥削，陷于贫困和饥饿的深渊；作品同时也揭露了资本家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

明争暗斗以及庸俗、腐化、堕落的生活。小说体现出莱蒙特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才能。

早在九十年代初期，莱蒙特已经就波兰农民的生活、苦难和习俗，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例如《死》、《汤美克·巴朗》、《母狗》等；这些题材都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朝夕相处、十分熟悉的事物，写来颇有特色。这些也都还是试笔，是包括《秋》、《冬》、《春》、《夏》四卷的长篇巨著《农民》的前奏。莱蒙特反复酝酿推敲，在《农民》这部长篇小说上作了长期的辛勤劳动，（作为书，出版的年代是：第一、二卷，一九〇四年；第三卷，一九〇六年；第四卷，一九〇九年。）[1] 他以绚烂多彩的笔墨，亲切关注的热情，从容而细致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农村、波兰农民的悲惨生活与艰苦斗争。这部宏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为莱蒙特赢得了全世界的读者。一九二四年，"由于他的伟大的民族史诗式的作品《农民》"，莱蒙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莱蒙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了历史小说《一七九四年》，这个三部曲写的是波兰独立的最后一年，大量细节模糊了历史的轮廓，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此外他还写过《风暴》、《黎明之前》、《幻想家》、《在普鲁士的学校里》、《吸血鬼》等小说。作家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作品也较前逊色。

莱蒙特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去世。综观他一生的作品，标志着他的创作的最高峰的，无疑是波兰农村生活的伟大史诗《农民》。

《农民》首先是土地的史诗。是在那个历史时期、那种社会

---

① 在杂志上分章发表于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八年。

制度的波兰农村里，土地如何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引起一系列纠纷、矛盾和斗争的史诗。

波兰在十世纪后半叶形成封建国家。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先后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瓜分。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波兰王国里，争取独立的秘密组织纷纷建立，而在广大的农村里，反封建的农民运动也在扩大，卷进去的农民近二十万户，很可能转变为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斗争。一八六二年底，许多密谋活动家被捕。沙皇政府决定在波兰王国进行强制性征兵，以便把可疑分子征召入伍，破坏独立运动的群众基础。密谋活动家获悉后，宣布成立临时民族政府，号召人民同沙皇制度进行斗争，并且颁布了解放农奴的宣言和法令。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六千名起义者向许多俄军驻防地发动了三十三次进攻。起义部队的指挥官，有的在农村里公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当地的农民便开始参加起义队伍；但许多贵族指挥官却对这个法令秘而不宣，甚至镇压农民运动。一八六三年秋，罗穆阿瓦德·特劳古特担任起义的总指挥，发出了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的命令，如果地主违抗命令，规定判处死刑。因此，农民纷纷支持起义，积极参加起义部队。可是，正确的政策来得太迟了，得到增援的二十万沙皇军队，破坏了整个国家，压倒了起义部队。一八六四年三月，沙皇政府又颁布了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敕令，以争夺农民，削弱起义者的影响。其实，沙皇给予农民的，不过是起义政府早已宣布、并由农民自己实现了的东西而已。但这一假仁假义的敕令，使政局复杂化了，使进攻也化为乌有。起义的领袖纷纷被捕、牺牲，迫害浪潮席卷全国，波兰人民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俄国政府在彼得堡成立了"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其

宗旨就是要取消一切与波兰有关的东西。波兰王国的下级政权和机构均被取消。在城乡一切官府中一律开始使用俄语。在官办的学校里一律采用俄语课本，进行奴化教育，并以谎言和辱骂代替了波兰的历史。

沙皇在波兰废除农奴制，倒是达到了它瓦解起义的目的，至于波兰农民的处境，其实并没有多少改善。在一八六四年的所谓“改革”以后，波兰和俄国的大地主、大贵族仍然拥有大片的领地。当时几百万农民只有八百万莫尔格土地，而一小撮地主却拥有一千万莫尔格的土地。由于人口逐渐增加，分给农民的少许土地，后来也就格外分散了，有的土地还重新落到了地主手里。于是成千上万的贫雇农，为了寻找活计和面包，在波兰的土地上到处流浪，有的则流入工业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卷起了无地、缺地农民到西欧、北美和南美去谋生的大规模迁移的狂澜。在那一个时期里，波兰王国流行着一句谚语："农民身上的锁链是脱掉了，但是靴子也给拿走了。"那些无以为生的农民，只得离开那浸透了自己和祖先的汗水的故土，光着脚远走他乡异国了。而那些仍旧留在故乡故土的农民，基本上依然过着日夜劳碌也还难以温饱的生活。一九〇五年下半年，特别是一九〇六年，波兰农村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农民要求土地，要求取消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的负担，甚至开始攻击地主的庄园。乡村会议往往变成了反地主和反沙皇的集会，不仅提出了土地的要求，而且提出了取消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实行法庭民主化和建立农村自治机构等要求……

长篇小说《农民》所描写的，正是波兰王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农村生活。沙俄的反动统治依旧象严冬的暮色一样笼罩着波兰的农村。当初参加过一八六三年起义的农民，这时都

已垂垂老矣。回到农村里，还是土地所有权决定一切。地主还是地主，富农还是富农，贫、雇农还是贫、雇农。土地所有权决定了人的地位、人的贫富，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农民》就是以这样的阶级关系为底色，描绘波兰农村一年四季的生活和斗争的。在人物和情节的安排上，除了运用长篇小说的传统手法外，另有一番匠心的创造。居于舞台中心的那些角色之外，另有一个潜在的主角，那就是土地，那个历史时期那种社会制度下的土地；传统的、联结情节发展的戏剧线索之外，另有一根潜在的贯串线索，那就是土地的魔力，那就是人们（特别是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以及土地对人们的影响、支配和冲击。正如命运支配着希腊悲剧里的角色和剧情的发展一样，土地支配着《农民》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只是小说里的土地和土地所有权的魔力，较之希腊悲剧里在冥冥之中主宰一切的命运，具有更加鲜明的形象，已经成为看得到、听得见、摸得着的、发人深思的东西了。《农民》在一九二五年出版英译本以后，美国有个评论家誉之为"土地的史诗"，是很有些道理的，可惜她只是从人与自然的斗争这一角度着眼，只是把土地看作是一种慷慨大度而又残酷无情的自然力量，没有看到作家莱蒙特环绕着土地问题所揭示、描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矛盾、斗争以及各色人等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因此，作品的重大社会意义也就落在评论家的视野之外了。

小说一开始便用绚烂的油画似的笔触，描绘了列普卡村丰富多采的秋色，农民们在土地上忙忙碌碌地翻耕农田、播种麦子、收获马铃薯、放牧牲口和家禽等等劳动景象。然后笔锋一转，转到土地所有权上了。大农户波利那家的斑牛，到森林里去吃

草，尽管文契上规定农民有权利在林中放牧，却被地主家的守林人撵了出来，一路上又累又热，死了。拥有三十多英亩土地的老鳏夫波利那为之百感交集。他深切地感到缺少一个替他忠诚地管理家业的人。儿子安蒂克和儿媳汉卡只顾自己，心里老是估计着："大约有八英亩地可以归我们的"；铁匠女婿也一样，纠缠着要分去六英亩麦田和一英亩森林，还说什么"其余的财产，我愿意等待"……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打定主意："只要我的手脚能够行动，谁都休想搞到我一英亩地！"他决意续弦，而且看中了村子里的美女，寡妇多米尼柯娃的年青女儿雅格娜。雅格娜有两个兄弟。波利那自有他的如意算盘："三个人，十五英亩田：大概五英亩田是归雅格娜的，再加上她分到的那份房子和牲口。五英亩田——就在我自己的那块马铃薯田旁边。跟我的合在一起，就快到三十五英亩了。"他派人去做媒。可老婆子也挺厉害，要他立一个授与婚姻财产的文书："你分六英亩地给她——挨着大路、夏天你种马铃薯的那六英亩地。"这场交易终于谈判成功，立了文书。同安蒂克有着私情的雅格娜，便由母亲作主，带着五英亩田的陪嫁，作了老头儿的续弦。安蒂克夫妇为那六英亩地同父亲大吵特吵。老头儿认为："土地是我的，我爱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儿子说："土地是我们的。是爷爷和老祖宗传下来的。"父子俩大打出手，老头儿狠心地把他们逐出了家门。后来老头儿发觉雅格娜同安蒂克偷情，他放火烧了他们躲在里边幽会的干草堆，从此把雅格娜从主妇贬为丫头，而且逐渐把媳妇汉卡叫回来替他管理那一份家业。接着，列普卡村的农民为了夺回被大地主觊觎、霸占的森林，同大地主展开一场大搏斗、大厮杀。老头儿被守林人打得奄奄一息，安蒂克杀死了守林人，父子俩在保卫农民的土地的斗争中取得了谅解。安蒂克等被囚，老头儿临终前

嘱咐媳妇到衙门里去打点，把儿子赎回来继承家业。老头儿临终时也还念念不忘土地，神志昏迷地走到自己的田里，抓起一把把泥土，当作种子撒到田里，他撒呀撒的，终于倒在土地上死了。安蒂克从监狱里回家来时，汉卡在波利那家里已经夺得当家主妇的地位，她不仅掌管着全家的土地和家务，而且把雅格娜逐出家门，硬把老头儿授与雅格娜六英亩地的契纸也拿到手了。……在这一系列的情节发展过程之中，作家莱蒙特对于拥有二、三十英亩土地的农民以及眼红这些土地的农民的那种私有者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划。这些多少有点儿土地的农民，不仅死抱着那一点儿不放，而且日思夜想、身体力行的，就是使自己的土地再多一点儿。人身依附固然取消了，小土地所有者可依旧死命地依附在那一小块土地上，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土地主宰着他们的命运，支配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就这个意义上说来，他们依旧是土地的奴隶。

为土地问题而引起家庭纠纷和涕泪滂沱的，也决不止波利那一家：西蒙坚持和没有土地作陪嫁的娜斯特卡结婚，寡妇多米尼柯娃便把这儿子逐出家门，连一亩地一分钱也不给他；儿子只好到荒山野地去开荒。（作家在这些篇章里出色地写出了无地农民渴求土地、拚死拚活垦荒的心情和景象，十分动人；然而西蒙后来得到的各色人等的帮助，却不过是体现了作家的同情和幻想罢了。）鳏夫别列察把土地传给了女儿女婿，原是讲好条件由她们赡养他的，可是第三代生出来了，顾了小的就顾不了老的，于是别列察只好当巡礼乞丐，“见识世界”去了：“如果好心肠的人愿意周济我，我干吗要拖累你们呢？”寡妇雅姑斯叮卡也把田地交给了儿子和媳妇，满以为他们会供给她膳宿的，结果是有家归不得，年纪一大把，倒沦落成为一个到处打杂的女佣了。神

父叫她等待天恩，她瞧着和她断绝往来的后代还是日益困苦：牛死了，马铃薯烂光了，牛棚给大风吹倒了，媳妇分娩后长期卧病，小孙儿哭哭啼啼的："奶奶，给我们东西吃呀！"她跟孙儿们说：哪怕斫掉双手，从圣坛上偷了东西卖给犹太人，也要给他们吃东西！于是她重新和子孙们住在一起，拚着一身老骨头反而来照顾扶养后代了。（地少人多，原来可以养活一、二个人或一代人的土地，现在却有两代乃至三代人要靠它过日子，这就是列普卡村普遍存在纠纷、苦恼和眼泪的根本原因。作家通过精心选择的细节，具体而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社会问题。）那些无田无地而又无家可归的、年老体衰的农民，例如老婆子阿伽沙，那就更惨了。多年以来，当巡礼乞丐是她的谋生之道，也是她的求死之道：她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存什么指望了，她只求能往生天国，她梦寐以求的，就是死的时候有个人家肯收留她，让她把一生求乞来的殡殓用品穿戴在身上，象个农家主妇似的死去。至于当时波兰农村里有不少人离乡背井、到处流浪、甚至逃荒到国外的情景，则从马秀和巴尔特克东飘西荡的遭遇里，安蒂克一度想逃到美洲去的情节里，也已经透露了一点儿消息了。

自然，当时波兰农村中最大的土地纠纷和斗争是发生在地主和广大农民之间的。巧匠马秀说得很清楚："我们，村子里的农民，四面受困，就象落在网里的鱼一样；四面八方都是大地主的田产，排挤得我们活也活不成了。——你要送牛去放青吗？你办不到，因为是大地主的土地。你要给马吃草吗？你办不到，因为哪儿都是大地主的土地！——你把一块石子扔出去，根本不可能不落在大地主的土地上……而且你还要给送到法院去——受审判——罚款——坐牢！"年迈的农民还记得当年波兰贵族怂恿农民参加起义时，怎样赌咒发誓，说什么"只要波兰一旦独立存

在，我们就可以称心如意……就可以有我们自己的田地，自己的森林，自己的一切东西。贵族们又是许愿又是演讲，于是我们其他的人都去帮助贵族了……”可农民实际上得到了什么东西呢？有个老头儿说：“清算旧账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不得不受罚遭难的倒是谁啊？嘿，是我们农民！哥萨克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是谁挨打？是谁吃苦受罪、关进监牢？只有我们农民啊！地主士绅决不会为你农民出一把力；他们鬼鬼祟祟地溜掉了，这些出卖农民的犹大，见死不救，把我们抛弃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庄园里请政府官吏大吃大喝呢！”这番话反映了起义失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地主贵族背叛了他们的临时同盟军农民，跟沙皇政府妥协，重新变本加厉地欺压、剥削农民了。广大农民同地主贵族之间当时存在着旧恨新仇。

正是在这种旧恨新仇的基础上，列普卡村全村的农民同大地主展开了一场大搏斗和一系列的冲突。导火线是大地主要侵吞原来属于列普卡农民所有的森林，竟擅自雇工大量斫伐。这是件对村民们生死攸关的大事。大家看得很清楚，再也不能屈服了，如果今天不保卫森林，明天大地主就会来夺走土地、家宅和所有一切东西。连开头有些动摇的富裕农民也觉得“我们既不能忍受，又不能宽容了！”尽管帮地主说话的神父、磨坊老板和铁匠等出来劝阻，大伙儿还是带着镰刀、连枷、木棍、斧头等等，冲到森林里去把斫树的家伙撵走。全村的壮丁和男劳动力一齐上阵，同几十个大地主手下的人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搏斗。尽管波利那受了致命的重伤，其他的人也折骨、流血，但安蒂克打死了守林人，大伙儿终于把斫伐森林的人统统打败、撵走了。然而，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森林的产权固然尚待法院判决，全村参与这场大搏斗的男劳动力却都给关到监牢里去了，列普卡村里

只剩下老弱妇孺，春天的田野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象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坟墓。”可大地主又出了新花样：他招来十五户德国移民在农场上落户，准备把波德尔赛的土地卖给他们。如果大地主这步棋下成了，那就意味着列普卡村的农民们子子孙孙永远只能围困在这个穷苦的小村子里，不仅毫无发展余地，而且处处要受到德国佬的威胁。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再一次地突出在农民们的眼前。农民们再一次地行动起来，集体赶到波德尔赛去警告德国人，千万别冒险买进这块土地。此外还想了一点别的办法，终于迫使德国佬从波德尔赛迁走了。地主这着棋没下成，便对农民换了一副嘴脸，说什么他“宁可把田地卖给本乡本土的人”，丝毫不计较条件，因为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同农民站在一边的”。贫农当场嗤之以鼻：“这倒是事实，大地主的父亲用马鞭子抽打我的背脊，叫我牢记他的恩典！如今我背上还有伤疤呢！”大地主以波德尔赛的土地为诱饵，拿它来换农民的森林地；农民们疑虑重重，大伙儿下不了决心订立集体协议，他们过去受骗上当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于是大地主就搞各个击破，悄悄地同个别农户谈判条件。小说结束时，这个回合的斗争也还没有结束，但，出于对土地的渴求，已经有些人上了钩，答允调换，大地主又得以重新斫伐森林了……

尽管莱蒙特并没有在《农民》里写到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波兰农村里农民直接攻击地主庄园和在乡村集会上进行反地主、反沙皇的斗争，但他已经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那种斗争的趋势和先兆迹象充分反映出来了。他没有写到这一场暴风雨，但已经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写出来了。(例如他触及了农民反对征税创办俄语学校的斗争。)这样，莱蒙特就把那个时代的决定历史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的东西表现出来了，这无疑是一

个杰出的贡献。

《农民》也可说是列普卡村的长篇叙事诗。莱蒙特摇着镜头，摄取了列普卡村的全景和特写，展开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卷又一卷的、在异族统治下的波兰贫困农村的人物画、风俗画和风景画。这三种画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全书里，有时这一种和那一种画面叠印在一起，有时三种画面叠印在一起，收到了五彩缤纷的套色的效果，令人目不暇给。有的文学史家认为：把《农民》称之为长篇小说还不尽恰当，它是用艺术形象写出来的、波兰农村的"百科全书"；其根据，恐怕也就在这里。

列普卡村是个一眼能望到底的村子，村子里除掉一座教堂、一个磨坊和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酒店外，基本上都是农田和农舍了。人们偶然到市镇上去赶集、打官司、参加官府召开的乡村大会，平常日子基本上都是在村子里劳动、做礼拜、走亲戚、恋爱、跳舞、闲谈、喝酒、打架。以这样一个小乡村的居民们为主体，兼顾某些和农民生活密切有关的人们，作家用实写和虚写的方式，在这长篇小说里勾勒或描绘了近百个人物，其中着墨较多、栩栩如生的代表性人物，也有二十多个。

人物大致可分四类：

一是官方人物：沙俄派来的专员没有出场，只是虚点了一下，以此象征俄国对波兰王国内政的控制。出场的是威风凛凛、老奸巨猾、以高压手段迫使乡村大会投票创办俄语学校的区长大人；是区公署里狐假虎威、敲榨勒索的文书；是法院里庇护有钱人、惩办小百姓的审判官；是贪污腐化、盗用大量公款、终于捉将官里去的乡长；是奉命办事的村长；是欺软怕硬的宪兵和偷鸡摸狗的警察。

二是地主及其家属：拥有两个村子的土地和大片森林、诡计多端、不断地欺压农民的大地主，本人出场的地方虽然不多，却充分写出了他的势力和影响；正面着墨的是地主的哥哥，他济贫扶困，一心向着农民，可以说是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忏悔的贵族。

三是依附官方和地主的农村头面人物：精神上统治和麻痹着农民群众，只关心别人的灵魂和自己的庄稼、养蜂场等等的神父；利用职务敛钱肥己、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神父的风琴师；既有田产、又经营磨坊、放债牟利的全村首富；既给地主通风报讯，又在筹建水力磨坊、一心往上爬的铁匠。

四是列普卡村的广大的村民——从富裕的自耕农到穷困的贫、雇农，从他们的家眷到犹太人和巡礼乞丐，包括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

首先，围绕着土地所有权的或大或小、或有或无，作家塑造了一系列的个性鲜明的乡村角色：拥有三十多英亩土地而仍被大地主歧视的，刚愎自用、精明能干的大农户波利那；好打官司、死抱住十五英亩土地不放、弄得骨肉分离的寡妇多米尼柯娃；原来如火如荼地恋爱、搏斗，几经波折，终于继承父业成为大农户、却丢了锋芒和锐气的安蒂克；被剥夺遗产，在白手起家、艰苦垦荒过程中，从窝囊废一变而为漂亮能干的庄稼汉的西蒙；傻头傻脑，颠三倒四，却处处受到姑娘们欢迎的、拥有十英亩土地的独生子雅斯耶克；把十英亩土地传给子女后成为到处打杂的女佣，因而时刻冷嘲热讽的雅姑斯叮卡；只有三英亩沙地，因为手脚不干净而被法院惩办的柯齐奥尔；家里没有土地、一年倒有半年在外乡的、多才多艺的马秀，经常要到远处“去见识见识天主所创造的世界”的巧匠巴尔特克，同样心灵手巧、年迈时只能在教堂

当杂役的、贪杯风趣的可怜人安姆勃罗司；参加起义回来后忠心耿耿为东家卖命、衣服穿烂了都没钱买的老年长工古巴，服兵役回来后难免要调皮捣蛋的青年马夫彼特；不知父母是谁的、稚气而又聪明善良的放牛娃维蒂克；开始沦落为巡礼乞丐的别列察老头儿，以巡礼乞丐终其一生的阿伽沙老婆子……

其次，作家刻意经营，创造了不少年青女性的动人形象。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村子里最美丽的少女雅格娜，她的遭遇之不幸正同她的美丽成了正比例：热恋着已经有了妻室的儿子，却被嫁给了他的六十岁的父亲；私情被识破后给剥夺了主妇的地位，还得苦恼地守着那长期昏迷不醒的丈夫；寂寞中又遭到乡长勾引玩弄；后来同风琴师的儿子之间刚产生一点彼此也还没有完全觉察的感情时，就被风琴师的老婆伙同乡长太太煽动群众，把她绑起来丢在粪车里、作为荡妇驱逐出列普卡村了。（有的文学史家从全书的气氛和艺术效果着眼，把《农民》比之英国作家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小说"，把雅格娜的遭遇比之苔丝姑娘的悲剧。苏联的评论家则认为雅格娜被驱逐出村子的场面，堪与高尔基的《出妻》媲美。）还有汉卡这个人物，作家也花了不少笔墨：她在痛苦复杂的夫妻感情的旋涡里，在反复变化的翁媳关系里，在飞来横祸的遭遇里，在艰难辛苦的农活和家务劳动中，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媳妇变成了独力掌管二、三十英亩庄稼和繁重家务的主妇，这一性格的发展过程的描绘，把人物维妙维肖地写活了。此外，一往情深，坚决嫁给没得到遗产的青年，在荒山野地成家创业的娜斯特卡，新婚不久丈夫便长期服兵役，自己年幼无知而一度失足的特雷莎，以及被人始乱终弃、抱着孩子有怨无处伸的艾娃等，虽然着墨不多，写来也都发人深思。

作家还写了两个犹太佬和两个巡礼乞丐。一个犹太佬开酒

店，设舞场，买卖农副产品，放账放债，重利盘剥；另一个推小车，走乡过村，收破烂儿，卖零星杂货。两人地位不同，性格迥异，即使是市侩气也各具特色。巡礼乞丐中，一个是靠大户人家吃得胖胖的盲丐，一个是披着巡礼乞丐外衣的神秘人物罗赫。罗赫不住高门大院，颈子上挂着念珠在农民中间做工作，他扶危济困，给孩子教波兰文，宣传波兰的历史，抵制沙俄的统治，"为人民要求真理和正义"，深信"时机到了，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和乡村，从茅屋和庄园，揭竿而起"，用鲜血和生命，建设起人们"所希望的神圣的教堂"。农民把他看作是救世主似的圣人，官府则千方百计地要追捕他。在罗赫这个人物身上，既反映了彼时彼地波兰农民的阶级觉悟的程度和民族民主的要求，又寄托了作家莱蒙特的希望和憧憬；而塑造这样的人物，寄托这样的憧憬，又同时体现了作家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总之，作家莱蒙特把他从小就十分熟悉、深切了解的波兰农村中的各种人物，把列普卡村里的全体人马，连同盲马、家犬和鹳鸟，都写进他的小说里去了。他真实而鲜明地刻划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描绘了他们或她们的思想感情，有时甚至触及了她们的潜意识活动；即使是次要人物，稍稍勾勒几笔，略加点染，也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一系列农村人物的塑造，加上一系列风俗画、风景画的配合，使作品弥漫着当时当地的生活气息，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不论从认识作用或美学鉴赏来看，都是现实主义的胜利，都是作家丰富积累和辛勤劳动的成果。

小说里的风俗画是丰富多采的。作家不仅写了圣诞节和复活节的农村盛况，而且写了万灵节扫墓祭祖，圣体节礼拜大典，圣马可节为村子的地界祝福等等，鲜明而生动地使读者感觉到

宗教礼拜、宗教仪式、宗教习俗乃至宗教感情已经深入渗透波兰的穷乡僻壤，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因素，并且在农民心灵上留下了他们自己还意识不到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细心的读者因而也就明白了神父为什么会成为乡村中大部分人迷信崇拜的权威人物，他的布道和谴责为什么会那么震撼人心，他同官府和地主沆瀣一气，他的极端自私和极端伪善，又为什么长期不被大部分人识破；同时，也就明白了农民们在大地上播种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那么虔诚的感情，老人们在送葬时为什么有那种哲学冥想，少女在爱情萌芽时为什么会把意中人和圣像联系在一起，寻求正义的农民为什么又把巡礼乞丐罗赫当作救世主。莱蒙特若不是长期在农村生活、并且在钦斯特霍瓦当过修道士，这些风俗画的章节是写不出也写不深的。此外，作家还描绘了殡殓、守灵和葬礼，结婚的仪式和喜筵上一系列的习俗。老乞婆阿伽沙深感安慰地盛装着等死的景象，令人酸鼻；波利那喜筵上种种排场和活动，衬托出了大户人家的阔气。莱蒙特不是为风俗画而风俗画，他笔下的风俗画都是为人物和主题服务的。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着重指出：风景的描绘，是莱蒙特的长篇小说《农民》的一大特色。一年四季绚烂多彩的田野和森林，风、云、雨、雪的变化，曙光、丽日、夕照和明月繁星的交替，构成了小说的背景、作品的诗情画意。莱蒙特笔下的风景不是静止的，他写出了大自然的动静变幻。季节时令的变异，固然都写得有声有色，即便是一个特定的场面，也总是写出了它的动态、气氛、情趣和诗意。例如他笔下的大雪之夜：

“夜如今是白茫茫的一片浑沌，是闪闪烁烁的珍珠般的一片洁净的曙色，宛如最精美的漂白过的羊毛。这种亮光闪烁来自无垠的天宇——倒象是繁星的闪闪寒光，从天空下射之际，凝

聚在一起，磨成了粉末——如今纷纷洒落在整个田野里了。松林不久就把白色尸衣披上了，牧场消失了，大路隐没了，整个儿村庄都溶化在银色雾霭和眩目的粉末里了。除掉川流不息地筛下来的雪花，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雪花寂静地滑溜地轻柔地飘洒而下，仿佛是月明之夜的樱花！”

莱蒙特笔下的景色，往往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通过特定的人物的眼睛看出来的，在大自然本身的色彩之外，又用人的感觉和情绪予以点染。例如，小说刚开头的时候，矛盾斗争也还没有展开，读者对人物所处的环境也还陌生，作家莱蒙特便让怡然自得的神父，“瞧一眼沉睡在秋天的宁静里的茫茫景色，又极目凝望淡蓝色的天空，或是漫看在他指挥下俯身犁田的农民”，正是由于神父无忧无虑，才能感到、看到“空气里到处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恬适和宁静，一片阳光照彻的尘埃，蔚为金雾，弥漫在刚收割过的田野上……”因而作家也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摇动镜头，摄取列普卡村远远近近的景色，使读者一开始就亲切地看清这个波兰村庄的全貌及其周围环境。再如：莱蒙特写严冬的威力，首先从大风落笔，以云霾、积雪的变幻为陪衬，写出了“大风象千军万马似的呼啸而过，象洪流似的急泻而下，无可阻遏”的那种声势，他不仅对声势作一番客观描写，而且让破旧茅屋里的农民们彻夜无眠地感觉到这种咄咄逼人的声势，为之忧心忡忡，因而大风也就格外猛烈地在读者的心灵上激荡呼啸着了。同样，列普卡村的男劳动力都给关在监牢里了，春天田野里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都是通过在外地行乞归来的巡礼老婆子的眼睛看出来的，因而格外触目惊心，令人感慨万千。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例子都说明：莱蒙特不仅借人物的眼睛和感受来点染大自然的景物，使他笔下的风景画色彩鲜明，达到了动人的情景

交融的境界；而且还有意识地借以烘托大自然对小农经济和贫苦农民的影响、威胁和打击，反映庄稼汉靠天吃饭的不可靠。自然，莱蒙特也写了风和日丽，农民们耕耘和收获时的喜悦，但他更多的笔墨是写大自然的严酷的，例如干旱、大雨滂沱等等，这是符合那个时候的波兰农村的真实的。莱蒙特懂得农民的甘苦，他没有把《农民》写成“田园诗”一样的东西，这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顺便说一句，大自然的景物是那么贴近作家莱蒙特的心，几乎和人物占了同等的地位，他不仅经常以拟人化的手法写自然景色、风云变幻，而且喜欢借用自然景物来写人的外形和内心感受。例如：他把老乞婆皱纹凹凸不平的脸，譬喻为“好象新耕耘过的秋天的田地”，让人们从肃杀的秋天去联想老婆子脸上的气色。他把一对情人的幽期密会，又作了这个独具匠心的描绘：“他们现在就象那些繁花盛开的辽阔原野一样，浸润在欢乐的光辉与和谐里；他们精神焕发，眼睛好比绽开的花蕾；他们的灵魂呼应着浴在阳光里的草原的炽热芳香，呼应着小溪流水的闪光，呼应着小鸟又低又轻的啁啾。他们悸动的心跟这春意盎然的境界和谐一致。他们说的话，寥寥几句，也听不大清楚，却充满了意义；这些话是从他们的灵魂深处涌出来的，正如幼芽在五月早晨的曙光里从母树的躯干上长出来一样。他们的呼吸好象吹拂稚嫩麦穗的微风。他们的灵魂好比春天里的日子——灿烂如正在欣欣向荣的麦叶，歌唱之多不亚于云雀，充满了光明、悄悄的私语、眩目的苍翠之色，以及不可抗拒的生命的喜悦！”尽管这对情人是在严冬寒夜的积雪田野里相会的，作家却写出了他们的冬天里的春天。这里丝毫没有庸俗的低级趣味，有的是诗情画意。

莱蒙特是描写日常生活的能手，他把周而复始的农村日常生活写得那么清新，那么富于情趣和色彩，那么诗意浓郁而又引人入胜，除了由于人物画、风俗画、风景画三者的巧妙安排之外，也还有整个戏剧结构上的匠心创造：雅格娜的曲折而又复杂的爱情纠葛及其悲惨结局，构成了贯串全书的扣人心弦的主要戏剧情节；而围绕着土地的各种欲望、打算、矛盾和斗争，则形成了一条比较隐蔽的辅助线索，因而在这样的戏剧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间，得以从容地展开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景象，嵌进了生和死、贪欲和虔诚、爱情和财产、阴谋和搏斗、镇压和反抗等各种插曲，从而深刻地广泛地反映了波兰农村生活的真实，赋予作品以高度的社会意义。

莱蒙特年青时在跑码头的戏班子里当过演员，当年戏剧实践的经验，在《农民》里也结出了丰盛的果实。他熟悉他的材料，也善于剪辑他的材料。人物的上场下场，场景的转换，是那么自然而然，就象在生活里一样，一点也不生硬、勉强，丝毫斧凿痕迹也看不出来。全书之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有时波澜迭起，有时又风平浪静，正如四季的流转、阴晴雨雪的变化一样。紧接着戏剧性的情节，往往出现抒情的篇章；而诗情画意之后，却又响起了紧锣密鼓，闪出了刀光剑影。莱蒙特驾御着一切情节、场面和具体细节，细致而又从容地进行剪辑和配置，浓和淡，疏和密，起和伏，动和静，热和冷，都调节得既错落有致、又相映成趣，既自然和谐、又引人入胜，从而使贫困农村日常生活的描绘，取得了史诗般的壮丽，有不少地方还达到了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效果。

列宁在论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时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末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莱蒙特以他的如椽之

笔在长篇小说《农民》里写出了波兰农村，写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波兰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问题，写出了异族统治下波兰农民热爱祖国和民族的思想感情，写出了风景如画的乡村里农民的生活、习俗、苦难和方兴未艾的斗争，写出了原始的农民民主主义情绪，农民的仇恨、渴望和未成熟的幻想，而且写得那么形象生动、有声有色，确实不愧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这个译本是根据一九二五年在美国出版的 Michael H. Dziewicki 的英译本转译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曾先后出版过前面二卷，《秋》和《冬》。后来一搁就是十多年。这回四卷一起出齐，《春》、《夏》二卷是新译的，前面二卷也从头至尾作了修改。感谢出版社编辑同志对全书重新进行了仔细的校订，使疏漏错误之处得以改正。

吴 岩

一九七九年岁尾

第一章

"赞美耶稣基督！"

"永世赞美！①——啊，可不是我们的好阿伽沙吗？如今你流浪到哪儿去呢？"

"到世界上去，神父，到广大的世界上去！"她用拐棍儿自东至西地划了一下，回答道。

神父机械地依着她所指的方向转眼瞧去，却冲着西方天空里令人目眩的太阳，闭上了眼睛。然后他又用比较低沉的、多少有点儿踌躇的口气说道：

"克莱姆巴家把你撵出来了？还是只不过彼此之间一场小小的吵嘴呢？"

她把身体稍稍挺直了一点儿，放眼瞧瞧光秃秃的秋天的田野和果园环绕的村舍，然后答道：

"不，他们没有撵我！他们怎么会撵我呢？他们是好人，又是我的近亲。说到吵嘴，可一次也没吵过。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离开的好，这就是了。'硬挤在别人的车上，还不如跳海的好。'……所以我得走了；压根儿没有我干的活。冬天是来了，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给他们干活儿的时候，难道他们白给我东西吃、白给我一块地方睡吗？再说呢，他们刚让小牛断了奶；小鹅

① 教徒希望在天上永生永世地赞美和侍奉天主。

也得在夜里关进屋子去，因为天在冷起来了。我得把地方让出来。可不吗，畜生也是天主创造的生物啊。……不过，他们是好心肠的人；至少他们在夏天收留了我了，毫不小气地留出一角屋子给我住，留出一口食物给我吃……到了冬天，我就跑到广大的世界上去，求人施舍。……我只需要很少的一点儿东西，这一点儿东西，好人会给我的。凭着耶稣保佑，我可以勉强拖到春天，而且还可以积存一点儿东西。我有把握，温和慈善的耶稣决不会抛弃穷人的。”

“说得对，耶稣决不会抛弃穷人的，”神父用认真的口气给她保证，一面默默地把一个小钱塞到她的手里。

“多谢，多谢，天主保佑神父！”

她深深一鞠躬，摇摇晃晃的脑袋直低到对方的膝盖，这时候，大颗的泪珠沿着她的脸——沿着那皱纹凹凸不平、好象新耕耘过的秋天的田地一般的脸，滚下来了。

神父感到惶惑失措。

“去吧，天主保佑你一路平安，”他一面扶她起来，一面结结巴巴地说道。

她用哆嗦的手划了十字，拿起她的布袋和尖头的拐棍儿，开始顺着车辙很深的广阔大道朝森林走去。她时常回过头来瞅一眼村庄，瞅一眼这时候正有人在掘马铃薯的田地，以及从牧人们的篝火里升起来、低低地飘浮在庄稼残根上的烟氲。

神父原先是坐在犁车上的，现在又坐了上去，他撮一点鼻烟嗅嗅，打开了祈祷书；可是他的眼睛不时离开书上红色的字体，瞧一眼沉睡在秋天的宁静里的茫茫景色，又极目凝望淡蓝色的天空，或是漫看在他指挥下俯身犁田的农民。

“嗨，伐莱克！那一畦弯了！”他大声喊道，一面挺起身来，两

眼紧盯着两头壮健灰色耕马的每一个步伐。

他再一次把眼睛回到祈祷书上来，他的嘴唇重新嗽动，可是他的视线不久又下意识地溜到了马儿身上，或是溜到了一群乌鸦身上。乌鸦伸出了嘴巴，小心谨慎地在新犁出来的田畦里跳动着，鞭子啪的一声或是马儿转过弯来的时候，才扑动翅膀飞起来，之后却又笨重地降落在犁头的后面，在那刚翻起来的、给太阳烤过的硬泥块上磨着嘴巴。

“伐莱克，把右边儿的母马轻轻打一下；它落在后面了。”

母马经过这番纠正，就和另一匹并驾齐驱起来，他瞧着微笑了；马儿跑到路边时，他跳起身来，掐掐它们的颈子，——牲口们把鼻子向他的脸伸过来，心满意足地用鼻子嗅嗅，回答他这一种爱抚。

“嗨——呀——啊！”伐莱克这时信口唱起来了。他把银光闪亮的犁镵从田畦里拔出来，敏捷地擎起犁，叫马儿转过身来，然后又把那闪光的钢铁扎到泥土里。鞭子啪的一响，马就拖动着犁，拖得木头横档咯吱咯吱地直响；它们继续往前，在那一大片土地上翻耕过去。土地伸展开来，跟大路成为一个直角，一畦畦的，倒是跟粗麻布的纬线十分相象；土地往下倾斜，一直延伸到掩映在果园红叶黄叶里的、地势低洼的村庄跟前。

季节是靠近秋末了，但天气还是温暖而令人慵倦。太阳依旧是够热的，太阳挂在西南方的森林之上，使灌木和梨树，甚至坚硬干燥的泥块，也投下了浓重阴冷的黑影。

空气里到处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恬适和宁静，一片阳光照彻的尘埃，蔚为金雾，弥漫在刚收割过的田野上，而在上面蔚蓝的天空里，大朵大朵的白云零零落落地飘浮着，仿佛是大堆大堆为风暴所苦的积雪似的。

下面，眼睛所能望得到的地方，绵亘着一片茶褐色的田野，苍苍的树林给它镶上边儿，宛如一个巨大的盆子；一条河流，象一束丝线似的在阳光下灿然闪烁，在两岸赤杨和杨柳之间，飞星溅沫，逶迤穿过盆地。到了村庄中间，河流便漫衍成为一泓长方形的大泽，然后又穿过山中缺口，向北方流去。溪谷深处，湖水周围，座落着村庄，阳光映照着村里果树园中斑斓的秋色。从村庄起，一直到森林的边缘，绵亘着一长条一长条的耕地，一片又一片的灰色的田圃，田圃之间是网丝一样的小径，小径上长着梨树和李树。在通体灰色之中，点缀上了变化多端的色彩：一簇簇芬芳馥郁的羽扇豆的金黄色，山涧干涸河床的暗银色，以及伸展到山岭和树林的、为成行成列的高大白杨所蔽荫的幽静道路的沙土色。

对着这一片景色静观冥想的神父，突然给惊醒了。从不太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悠长而悲哀的牛鸣，鸣声使乌鸦扑动翅膀、斜飞着往掘马铃薯的人们逃去，飞动的黑色影子跟着它们掠过了播种过一部分的田地。神父用手遮着眼睛，朝着太阳和森林那一面望过去，他看见一个小姑娘在向他走过来，手里用绳子牵着一头红色大母牛。当她走近时，她说：“赞美耶稣基督！”她本来是要走过来吻神父的手的，可是母牛却把她拖走了，而且重新鸣叫起来了。

“你把这牛拉到市场上去吗？”神父问。

“不，只是把它带到磨坊里小牛犊儿身边去。——安静点儿，你这讨厌的东西！你给鬼迷了吗？”她大声嚷嚷，上气不接下气的，竭力要拉住那牲口，可是牲口却把她拖走了，终于小姑娘和母牛都在一团尘埃中消失无影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拾荒的犹太人，推着一辆手车，跨着沉着

的脚步，打沙土大道上走过来了，车子载得太重，他不得不时常歇下来喘一口气。

“莫希克，可有什么消息啊？”神父大声说道。

“什么消息？对那些有关的人，倒是好消息。感谢天主，马铃薯产量很大；裸麦丰收，卷心菜也会收得很多。种马铃薯、裸麦和卷心菜的人，都是好福气哪。”他在神父的袖口上吻了吻，调整了一下手车上的带子，比较轻快地继续赶路了——现在他走的是缓缓倾斜的下坡路。在他的后面，在道路中央被他滞缓的脚步扬起的尘雾里，来了一个瞎眼的乞丐，一头有绳子牵住的、喂得肥肥胖胖的狗儿给他带着路。接着是一个拿着酒瓶的青年从树林那一边走近来了。青年瞅见神父在大路边，就来一个退避三舍，穿过田地，抄一条捷径往村子里的酒店走去。

接着，一个从邻村来、到磨坊去的农民，一个赶着一群鹅的犹太女人，也经过这儿。大家都感谢天主，神父用和颜悦色与好言好语跟他们互相打过招呼，他们就继续赶路了。

这时候太阳快要落山了。神父站起身来，对伐莱克说道：“你耕到了桦树那边，就回家吧。可怜的牲口已经挺累了。”

神父沿着田畴间的小径走去，嘴里轻声作着祷告，不时用他那和蔼发亮的眼睛，眺望四周的景色。采掘马铃薯的地里，干活的妇人们缀成了灿烂的红色行列，把她们采在篮子里的马铃薯，隆隆地倒进了货车。这儿那儿，到处都是为了播种而正在翻耕的土地。休耕地上，一群斑斓的母牛正在吃草。由于农作物已经在抽芽发叶，某些土地的苍灰色里已经开始透出了淡红的色泽。牧场上刈割过的褐色草地里，露出了鹅群，好象白色的雪片。远远地传来一头母牛的鸣声。篝火已经点起来了，长长的蓝色烟云在麦田上飘浮而过。别的地方，铁耙都在忙着翻土，每一条铁耙后

面都扬起一团暗沉沉的灰土，随即又沉落在山脚下了。在一团团灰土之下，仿佛从云霾中冒出来似的、光头赤脚的农民，腰上缠着盛满麦种的布袋，正一面从容不迫地向前行走，一面抓起一把把的种子，用一个庄严的姿势把它们纷纷撒落在土地上，好象给人祝福似的。走到耕地的尽头，他就转过身来，慢慢地走上坡去，他那茅柴似的蓬乱的头发首先出现在地平线上，然后是他的肩膀，最后是他的整个儿身体，他仍旧保持着庄严的姿势，把播种者的祝福撒在土地上——仿佛是件圣物似的，金色的种子以半圆形纷纷落在他的周围。

神父的脚步愈来愈悠闲了：他不时停下来吸一口气，瞧瞧他的两头灰色马儿，瞅瞅正在向一棵大梨树扔石子的几个孩子。孩子们成群地向他跑来，把手缩在背后，纷纷吻他法衣的袖口。

他抚摩他们的黄发脑袋，又添上一句警告的话："留神别打断了树枝，不然明年你们就没有梨儿吃了。"

"我们打的不是梨儿，"一个比别人胆大的孩子说道，"树上有个红脚乌鸦的鸟窠。"

神父带着和善的微笑走过去了，不久就走到了掘马铃薯的人们中间。

"天主保佑你们工作顺利。"

"愿天主赐福你！"他们齐声答道，一齐上来吻他们所敬爱的神父的手。

"今年大概天主赐给我们许许多多马铃薯吧，"他说道，一面把他那打开的鼻烟壶递给大家；大家恭恭敬敬地撮了一点，却不敢当着他的面送到鼻子上去闻。

"是啊，马铃薯跟猫脑袋一般儿大；每一棵都长的很多。"

"啊，那末猪也要涨价了；你们大家都要养几头吧。"

“现在猪的价钱已经够贵的了。去年夏天一场猪瘟，我们得跑到普鲁士去买猪才成。”

“是啊，是啊。你们在这儿掘的是谁的马铃薯呀？”

“当然是波利那的罗。”

“我没看到他和你们在一起，所以我捉摸不透啦。”

“公公跟我丈夫一起在森林里。”

“啊，汉卡，你在这儿哪？过得挺好吗？”他转向脑袋上裹着红头巾的漂亮年青妇人，说道。她走上前来，因为两手搞得挺脏的，就先用围身布裹上了，再拉住神父的手吻一下。

“哦，收割的时候，我给他洗礼的你那个娃娃，可好吗？”

“天主保佑神父，娃娃又健康又活泼。”

“天主与你们同在！”

“天主与神父同在。”

神父往右边走过去了。右边儿有一个墓地，挨着种植白杨的一条大道，就在村庄的那一面。他们默默地凝望着他的背影好些时候，直到他那瘦瘦的微微有点儿驼背的身子，走过低矮的石头围墙，进入赤杨和枫树浅黄淡红的叶簇所蔽荫的礼拜堂时，大家才重新开起口来。

“世界上没有比他再好的人了，”有一个女人说道。

“是，的确如此，”汉卡附和道，一面把满篮的马铃薯，倒在新耕过的泥土和干燥根茎之上那堆显眼的黄澄澄的收获物上去了。“他们本来要把他从我们这儿调到城里去的，可是我公公跟乡长一起去求主教，他们这才没有把他调走。不过，你们掘吧，掘吧；白天也好，田里的活儿也好，都快要到尽头了。”

他们又默默地动手干活儿。只听见锄头掘到硬土里嘎扎嘎扎的声音，偶尔还有钢铁碰到石头时尖厉的叮当之声。

在那儿干活的不到二十个人，大部分是老婆子和长工。不远的地方，插着两副交叉的竿子，吊着两个用布包裹的婴孩，好象睡在吊床里似的；婴孩时常大哭大叫。

"如此说来，老婆子已经出去流浪了，"过了一忽儿，雅姑斯叮卡说道。

"老婆子？谁呀？"安娜一面挺直身体，一面问道。

"当然是老阿伽沙呀。"

"怎么，要饭去吗？"

"当然要饭罗！不，不是乐意要饭的。她一向辛辛苦苦地给她的亲戚干活儿，侍候了他们整整一个夏天；现在他们让她走了——去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明年春天她会回来的，带着满满的好儿篮砂糖和茶叶，此外还有些现钱。啊，那时候，他们就会喜欢她了，让她舒舒服服地睡在被窝里了，还会跟她说，她不必干活，只要休息就是了。是啊，他们会管她叫'姑妈'，叫到他们把她的钱骗光为止。可是等到秋天再来的时候，又没有地方给她住了，连过道里，猪栏里，都没有她住的地方！啊，这些吸血的亲戚！这些没有人性的畜生！"

雅姑斯叮卡愤愤地破口痛骂，说话时脸都发青了。

一个年迈的长工——一个愁眉苦脸、精疲力尽的人——说道："你们瞧，俗话说得真对：'风总是往穷人脸上吹。'"

"喂，好人哪，请你们掘吧，"汉卡连忙插嘴道；她不喜欢大家正提到的那一类话。可是雅姑斯叮卡没法儿闭嘴，她立刻抬起头来说道：

"派吉斯家的那些人——他们都上了年纪了；他们脑袋上的头发都稀稀朗朗的了。"

"可是，"另一个女人插嘴道，"他们仍旧是光棍呢。"

“这儿也有许多姑娘老大了呀，再不然就是被迫上别处去当佣工了！”

“然而除了磨坊那边的牧场，他们还有二十多英亩土地哩。”

“是呀，可是你以为他们的母亲会让他们结婚吗？如果他们结婚了，会给他们什么东西吗？”

“对了，那时候谁来挤牛奶、洗衣服、照料猪和庄稼呢？”

“他们得管家，为他们的妈，为雅格娜。不然的话，雅格娜怎么能象她现在那样当阔小姐呢？简直是位小姐嘛，老是在打扮，洗澡，照镜子，一天到晚老是在编她的辫子！”

“而且老是在找男人睡觉——谁都可以，只要年青力壮的就行。”雅姑斯叮卡怀着恶毒的讥诮补充道。

“约瑟夫·班代赫派了两个求婚的人，送伏特卡上她那儿去过的[①]；可是她不愿意嫁他。”

“这娇生惯养的野丫头，真是该死！”

“那个老太婆也该死。老是呆在教堂里捧着本祈祷书祷告，而且哪儿有布施[②]，就上哪儿去！”

“虽然如此，她还是个妖精。请问，是谁使瓦甫雷克的母牛没有奶的？还有，雅希克的小孩偷了她果园里的梅子，她就对他念咒，他可不是立刻得了‘纠发病’，手脚都蜷缩起来了吗？”

“啊，这样的家伙住的地方，天主怎么会降福呢？”

“从前，”雅姑斯叮卡说道，“我还在给爸爸照料牲口的时候，他们总是把这样的家伙，从我们中间撵出去的……可不吗，这

---

① 波兰风俗，这两个人受了年青求婚者的委托，跑到姑娘的家里，以那年青人的名义，把伏特卡送给姑娘；如果姑娘为这年青人干杯，她就算是订了亲的未婚妻。

② 也是波兰的风俗，每个教区，每年都有一次布施，那些上教堂去的人都可以得到饮食款待。

对她们也没有什么损害，她们不是没有人保护的。”接着，雅姑斯叮卡便放低了声音，往斜刺里对那在最前列忙着掘马铃薯的汉卡看了一眼，然后喊喊喳喳地跟她身旁的人说道：“第一个会给她撑腰保镖的就是汉卡的丈夫；他象只狗似的到处钉着雅格娜。”

“天哪！请你别说了！你说的是多么可怕的事！咳，那是触犯天条，那是罪孽！”长舌妇们一面跟她低声说话，一面弯着肩膀继续掘地。

“再说，难道光是他一个人吗？嘿，所有的小伙子都在追她，就跟雄猫追雌猫一样。”

“的确，她长得漂亮：胖胖的象只养肥了的小母牛，脸蛋儿白得象奶油，眼睛就跟亚麻的花儿一般。而且身强力壮，许多男人不及她。”

“她除了吃饭睡觉还干什么呢？怪不得她会漂亮啊。”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这时候她们正把篮子里的马铃薯倒在一堆上。谈话后来就转到了别的事情上，说呀说的，看到波利那的女儿犹兹卡从村庄那儿穿过玉米田奔跑过来，话就停住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老远就大声嚷道：

“汉卡赶快回家，母牛出了毛病啦。”

“真糟糕！哪一头牛呀？”

“红白斑牛。”

汉卡松了一口气。“天哪！你真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是我的那一头牛呢。”

“维蒂克刚把牛带回来。管林人把牛赶出了树林。它跑得太快了，——它又是那末胖，——就在牛栏外边儿倒下了。它不吃不喝；光是滚来滚去，叫唤。不得了啊！”

"爸爸回家了没有?"

"不,他没回家。天哪! 而且是那末好的一头牛! 挤起奶来,一次就有一个多加仑。啊,回去吧,赶快回去吧!"

"好,好,赶快——立刻就走!"

她立刻从吊床一般挂着的布包里抱起孩子,动身就走;这个消息搞得她十分慌张,为了干活而把衣服束到膝盖以上的围身布,也忘记解下来了。当她一路跟着犹兹卡跑去的时候,她那白晰的腿在田野里时隐时现地闪动着。

在两脚之间用锄头掘马铃薯的人,活儿干得更慢了:再也没有人来催促和责骂她们了。

太阳现在完全落到西边去了,红光灿烂,仿佛是被急速的行程累得挺热似的,它挂在又高又黑的树林上,象一个巨大的猩红圆球。暮色渐深,暮色正在景物上蔓延开来:充塞田畦,躲进沟渠,凝聚在丛林之下,慢慢地涌遍了大地;暮色减弱、涂抹、扫除着一切光彩,终于只有树顶、教堂屋顶和尖塔闪耀着瑰丽的色彩了。许多劳动者已经在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去了。

叫喊和嘶鸣,吼声和货车轧砾声,愈来愈响,充满在宁静的黄昏空气里。可是,钟楼上不久便传来一阵朗朗钟声,宣告晚祷的时刻到了;一听到这宏亮、激荡的钟声,一切的喧哗都静下来了,只听见晚祷的低语有如落叶的微声。

现在牛群乱成一团,伴着欢乐的叫喊和歌唱被赶回家来了,它们沿着大路走来,扬起了那末大的一片烟尘,只是偶尔看得到它们强壮的大角脑袋从烟尘里冒出来。

羊也一样,到处在叫;从牧场上飞走的鹅群,在西方的夕照中消失无影了,只有它们尖锐刺耳的鸣声透露了事实:它们还在扑动着翅膀飞呢。

“那红白斑牛还怀着牛犊呢，真是可惜。”

“好在波利那并不穷。”

“不过，死掉那末好的一头牲口，总是可惜的。”

“波利那没有老婆，漏洞太多，他家里的东西，件件都保不住。”

“可不吗，就因为汉卡不是个管家的人。”

“啊，她可是个管家的人——光管她自己的家。他们跟她的公公住在一起，就象他们是长工似的；人人都眼红地瞧着能从他手里搞到什么东西。至于波利那的财产，让狗去看管吧！”

“犹兹卡还是个娃娃，什么也不懂。她能干啥呀？”

“哦，波利那还不如把他的土地给了安蒂克，不是么？”

“是啊，的确不错啊，以后就靠他们答允给他吃的那一份饭过日子吗？”雅姑斯叮卡辛辣地反驳道。“瓦甫雷克，你年纪不小了，可是你还是个大傻瓜。嚯，嚯！波利那还很健旺：他可以再结婚呀。如果他把家产都分给了子女，那末他就是个大傻瓜了。”

“他虽然健旺，可是已经过了六十岁了。”

“不用担心，瓦甫雷克；哪一个姑娘都会嫁给他的，只要他去向她求婚就是了。”

“他已经送终了两个老婆了。”

“说不定他要送终第三个，然后，天主保佑他！他活着的时候，千万别给他的子女一小片土地；——不，一英尺也不给。这种烂死尸！他们会给他一份儿好饭，他们会给吗？强迫他在田里干活，要不就挨饿，或是出去要饭！你试试吧，把你的家产给你子女吧；他们就会给你钱，正够你买一条绳子吊死自己，或是缚一块石头在颈子上。”

"哦，天黑下来了；该回家啦。"

"是啊，该回家啦，太阳落山了。"

于是她们就赶快扛了锄头，拿了篮子和饭盒，排成单行，沿着小径走去，老雅姑斯叮卡始终在气愤地数落着——她自己和别人的子女。

有一个小姑娘，在同一方向的另外一条小路上走回家去，她赶着一头母猪和几只小猪，用尖锐的声音，唱着歌：

不要走近车子，
不要摆弄车轴，
不论小伙子说什么好话，
不要让他亲你嘴巴！

"听这傻丫头大号大叫的，倒象人家在活剥她的皮呢！"

第二章

这时候已经有许多人聚集在波利那家的院子里了。院子三面有农舍环绕，一面隔着一个果园与大路为邻。硕大的红白斑牛正倒在牛栏外的肥料堆上打滚，好几个女人惊异地瞅着牛，给出着主意。

一条有点儿瘸腿的、身上东一块西一块褪了毛的老狗，一忽儿冲着牛嗅嗅，叫将起来，一忽儿跑到篱笆那边，把爬在篱笆上好奇地向院子里张望的男女孩子赶回大路上去，一忽儿又走到躺在茅屋附近的母猪那儿去了。母猪呢，一面温和地咕哝，一面正给四头白色小猪喂奶哩。

汉卡一到家就向母牛跑去，立刻动手抚摸母牛的面颊和脑袋。

“可怜的，可怜的亲爱的红白斑牛啊！”她痛哭流涕地嚷道。

女人们不时地把治疗病牛的新方法介绍给她。她们一忽儿给它灌盐水，一忽儿又把牛奶和着祭神蜡烛的油给它灌下去。这一个主张给它喝溶在乳浆里的肥皂，那一个建议给它放血。可是那母牛并没有从那些万应灵方得到什么好处。它时常抬起头来，好象求救似的，哞哞地叫唤，直到眼白泛红的美丽大眼睛变得暗淡蒙眬了，方始没有了声息。接着，痛苦得实在精疲力尽了，它就垂下它长着角的脑袋，伸出舌头来舐汉卡的手。

“说不定安姆勃罗司能有点办法吧？”这是一个女人的建议。

"对呀，对呀，他治病倒很有一手的。"

"犹兹卡，快跑去找他。他刚打过晚祷钟，大概还在教堂附近。天哪，公公回到家里，一定很生气！"汉卡呜呜咽咽地说道。"可是，这可不是我们的过错。"

于是她坐到牛棚的门槛上，一面露出丰满雪白的乳房，给哭着要吃的婴孩喂奶，一面十分忧急地呆望着闹病的牲口；心里想着波利那快回来了，这就不安地把眼睛转向篱笆外，瞧上一眼两眼。

不多一会儿，犹兹卡回来了，说是安姆勃罗司来啦——而安姆勃罗司也几乎立刻就走到了。他是个快满一百岁的老人了，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走道，身体可依旧挺得笔直，象支箭似的。他的脸，又干又皱，象是春天的马铃薯，刮得光光的，可又留着伤痕。他的头发，白得象牛奶一样，长长的一缕缕地覆在额角上，披拂在肩膀上。他径直向母牛走去，十分仔细地检查着母牛。

"噢！"他说，"依我看啊，你们就要有鲜肉吃了。"

"啊，求你想点办法治好它吧！"约几亚大声说道。"价值三百多兹罗提① 的一头牛哪……而且正怀着牛犊哩！一定帮个忙吧！天哪！天哪！"

安姆勃罗司拿出刺络针，在靴子上磨了磨，冲着天空瞧了瞧针锋，就往斑牛肚子上血管里戳进去。可是没有血液喷溅出来；只是慢慢地渗出了几滴起着泡沫的黑色液体。

大家都站在周围，伸长着颈子，气也不透地凝神注视。

"来不及了，"他悲伤地说道。"咳，这可怜的牲口快要咽气了。一定是牛瘟，或者是跟瘟疫差不多的毛病。你们一看到有

---

① 波兰币制名，合一百格罗什。

什么不对头，就应该立刻来找我。这些个妇道人家啊！净是些爱抱怨的东西，只会哭，啥也干不了。要拿点什么办法出来的时候，她们就妈呀妈呀的哭起来了。简直是一群母羊嘛！”

他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再一次看了看母牛的眼睛和舌头，把他血污的手在滑溜溜的牛皮上擦了擦，就准备动身了。

“我不给它打丧钟了；你们敲敲锅子算是丧钟吧。”

“爸爸和安蒂克来了！”犹兹卡大声嚷道，赶紧迎了上去；这时候，远在池塘尽头传来了马车隆隆的声音，接着，长长的车子和马匹也出现了，黑魆魆地在夕阳映照下灼灼生光的红尘里浮现出来了。

“爸爸，爸爸！红白斑牛快要死了！”她大声叫唤。他正从池塘边绕过来。安蒂克已经从车子后面跳了下来；装在车子上的松树是很长的一棵树，不得不把它托起来。

“别乱叫乱嚷胡说八道了，”他一面鞭打马匹，一面咆哮着回答道。

“安姆勃罗司给它放过血——不管用。蜡烛油灌下去——也不管用。盐——没有用处……这准是牛瘟，错不了。维蒂克说，管林人把牲口赶出树林子，红白斑牛就立刻倒了下来，呻吟起来了；所以他就把牛牵了回来。”

“红白斑牛，我们家里最好的母牛！你们这些缺德的畜生！你们竟这样的照料母牛，真他妈的该死！”

他把缰绳丢给儿子，就拿着鞭子跑上前来。

妇人们散开了。自始至终非常镇静地收拾屋子的维蒂克，吓得头昏眼花，跑到果园里去了。甚至汉卡也从门槛上站了起来，惊惶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老波利那对着母牛瞧了好久，这才大声叫喊道：

"咳，它是没有命了，都是她们招惹出来的！这些邋遢的懒婆娘！一天到晚总是想吃，可是照料牲口呢——却从来不肯干！这样好的一头牛呀！我简直不能离开家门一步，我一走，就一定出岔子出乱子。"

汉卡喃喃辩解道："可是我一下午都在外边儿掘马铃薯啊。"

他怒气冲冲地向她转过身来。"你！哪一件不对头的事情你看出来过？我的东西，你哪一件放在心上过？这样的一头母牛是难找的了，——可不吗，哪怕在大地主家里也找不到！"

他继续长吁短叹了好一会儿，他仔细检查着母牛，设法使它站起来，又瞧瞧它的口腔内部。母牛呼吸沉重，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它的血液已经几乎停止往外流了，凝成了坚硬发黑的血块，好象煤渣一样。

"怎么办呢？一定得把它杀了：我至少要尽可能捞回牛肉钱才是。"

他这样打定了主意，就走到储藏室去拿镰刀。磨刀石放在牛棚屋檐下，他在那石头上把镰刀磨了几下以后，就脱掉外套，卷起衬衫袖口，动手做那残酷的事情。

红白斑牛好象感到它的死期已到，抬起了它沉重的脑袋，有气无力地呜咽着，它终于给割断了喉管，跌翻在地上了；这时候，汉卡和犹兹卡就哭起来了。母牛的腿痉挛地抽搐了一两次就不动了。

狗舐着血，血已经在开始凝结。

刚到家的安蒂克，愤愤地对他哭泣着的老婆说道：

"傻瓜，你有什么好哭的？爸爸的牛是爸爸的损失，可不是我们的损失。"

他把马从马车上卸下来，维蒂克就把马拉到马房里。

“马铃薯的收成可好吗?”波利那在井旁洗手的时候，问道。

回答是：“怎么会坏呢？二十包，或是二十包上下。”

“今天就得把马铃薯运回家来。”

“那就你自己去运吧，”安蒂克说道。“我累死了，快倒下了。右边的那匹马，一条前腿也瘸了。”

“犹兹卡，去跟古巴说，别掘马铃薯了。叫他调那小母马来代替拉车，今儿个就把马铃薯运回来。天说不定要下雨哩。”

愤与恨在波利那的心里翻腾着。他不时去瞧瞧杀掉了的母牛，狠狠地咒骂一番。接着他又大踏步地走过院子，瞅瞅牛栏、储藏室和一切棚屋，他被损失搞得心烦意乱，也不晓得自己在干些什么。

“维蒂克！维蒂克！”他终于大声吆喝道，一面把围在腰上的阔皮带解将下来。可是维蒂克没有应声。

所有的邻居，感到这么大的损失所引起的烦恼，大概终于要用拳头来收场的，而波利那又是个无时不想打架的人，所以都纷纷走开了。可是，今天波利那却光是一味地咒人骂人罢了。

他向茅屋走去，冲着打开的窗子叫唤道：“汉卡，给点儿东西我吃！”这就走进他自己的房间里去。

房子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小屋，由一条十分宽阔的走道分成两排。后排对着院子，前排的四个窗子，面临果园和大路。波利那和他的女儿犹兹卡住在挨着园子的那一排房子里；安蒂克跟他的一家人住在另外一排房子里；牧人和长工就睡在马棚里。

房间里现在暗起来了，因为只有很少的光线能够穿过屋子外果园的树木和低垂的屋檐，打那小窗子里漏进来。可以看得见的，只有挂在粉墙上黑沉沉的一排排圣像的玻璃镜框的光辉。房间虽然很大，看上去却很小，因为房顶低矮，支持房顶的横梁

粗大，家具很多，把整个房间塞得满满的，仅仅紧挨着过道墙壁的巨大庇檐壁炉附近才有一点儿转身余地。

波利那在这儿脱下靴子，然后走进一间昏暗的小室，随手把门关上了。他把一扇小窗子上的百叶窗打开，夕阳血红的光辉立刻洋溢全室。

这是一个小小的杂物间，塞满了家用什物。横搁着的几条竿子上，挂着好几块条子布和好几件“苏克曼那”[1]，还有一堆堆灰色的纱，卷成一捆捆的、弄脏了的羊毛，以及一袋袋的羽毛。他拿起一件白色的“苏克曼那”，一条猩红色的腰带；接着便在几个装满五谷的桶里摸索半天；随后又在一个角落里，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摸索着，那儿皮革和铁片都搅和在一起了。可是他听到了汉卡在隔壁房间里，就立刻把百叶窗关上，重新在麦桶里摸索起来了。

他的晚餐，一大锅肥咸肉炖白菜汤，正在窗下长凳上冒着热气。汤的香味，跟它旁边的一大碟炒蛋的香味，在空气里混成了一片。

“今儿早晨维蒂克把牲口带到哪儿去的？”他一面问，一面从一块大得象最大的筛子一般的面包上，切下一大片来。

“到大地主的树林里去了；守林人把牲口撵了出来。”

“臭死尸！杀死红白斑牛的原来是他们！”

“是啊，母牛跑得太累太热，肚子里就烧坏了。”

“这些个要饭的奴才！我们有权利在那边放牛的。白纸上写着黑字，文契上的字就有公牛那么大；可是他们老是把我们撵出来，而且说我们没有在那边放牛的权利。”

---

① 波兰农民穿的长外套。

“他们对付别人也一样。他们也打了伐莱克的孩子，打得挺厉害的。”

“啊！我要告到法庭上去，不然就告到专员那儿去。要说值钱的话，我那头牛就值三百个兹罗提。”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汉卡随声附和道，看到公公对她不大生气了，心里就安定得多。

“去嘱咐安蒂克，大家把马铃薯一运回家来，就立刻去侍弄母牛——把它的皮剥下来，把它的肉切好。我从乡长那儿回来以后，我也要来帮上一手的。把臀肉挂在椽子上，叫狗和老鼠什么的，都够不着。”

吃完晚饭，他站起身来穿上拜客的衣服；可是觉得心头沉重、身体困倦，便和衣倒在床上，稍稍睡上一觉。

汉卡把东西收拾干净，不时来到窗口探望安蒂克，安蒂克正在屋子前面门廊里吃晚饭。他彬彬有礼地坐得离大盆子不太近，一汤匙一汤匙地喝着，使劲而又从容不迫地刮着盆子的一侧。有时候他也瞧一眼池塘，池水闪烁荡漾出一圈圈紫红与金黄的颜色，在夕阳里蔚为虹彩。仿佛白云围绕彩虹，一群白鹅浮游在波光之间，呷呷地叫着，嘴巴里吐出川流不息的血红的珠宝。

村庄里熙来攘往，人群拥挤。池塘两边的大路上，尘土飞扬，车辆隆隆而过；哞哞鸣叫的牛群齐膝站在池塘里，悠闲地饮着水，它们抬起巨大的脑袋时，水滴便从嘴角边淌下来，仿佛一串乳白色的玻璃珠。同时，洗衣妇人正在稍远的水边干着活儿，她们挥舞着的木杵，捣得她们的衣服啪啪的响。

“安蒂克，替我劈一劈柴吧；我自己劈不了。”他的老婆胆怯地说道，因为这位丈夫，只要有一点儿借口，动不动就要对她破

口大骂，——不，甚至要饱以老拳。

他并没有回答，却装作不曾听到她的话。她不敢把自己的要求再说一遍，却走过去尽其所能地劈些零星小木柴，而他呢，在漫长的一天辛勤劳动以后，疲惫而又郁郁不乐，坐在那里凝望着池塘的那一边——一座返照着落日余辉的白粉墙玻璃窗的大房子，在那儿闪闪生光。一道低矮的石栏，环绕着园子，鲜明地兀立在大房子白墙头的背景之前；还有几簇大理花在石栏上点着头哩。可以看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打茅屋前面果园的树荫下走过，但在认得清是谁之前，已经在过道里消失无影了。

安蒂克在他所坐的门廊里，听到了他父亲的鼾声，便气愤地咕噜道："主人睡觉了；而你呢，还要拚命干活，长工哪，还要拚命干活！"

他走到院子里，又看了看那头母牛。

"它是爸爸的母牛，可也是我们的损失，"他跟他的老婆说道，她已经丢下劈柴的事，走到古巴现在赶回家来的车子跟前去了。

"藏马铃薯的地窖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得把它们堆在储藏室地上了。"

"可是爸爸叫你在那儿剥掉牛的皮，把牛切成四块，古巴给你帮忙。"

"牛也好，马铃薯也好，都放得下的，"古巴嘟喃道，一面使劲打开了储藏室的门。

"我又不是屠宰场的工人，"安蒂克说道，"叫我剥牛皮可不干。"

再也没有说什么话：马铃薯辘辘地倒在储藏室地上了。

太阳下山了，但深红和暗金色的霞光仍旧朦胧地反映在池

塘里；平静的水面偶一动荡，慵倦的涟波声里便闪出了明灭的红光。

不多一会儿，村庄便消融在黑暗里，沉浸在秋夜深沉的宁静里了。茅屋似乎缩小了，好象陷进了大地，或是溶化在梦一般笼罩它们的树木里了，再不然就与环绕它们的灰色篱笆成为浑然一体了。安蒂克和古巴正搬运着马铃薯。汉卡和犹兹卡忙于家务，正在把鹅赶回家来，或是喂着咕哩咕哩走进过道来找食吃的猪。接着，母牛要挤奶了。维蒂克刚带着母牛从牧场上回来，他放了一点儿干草在它们面前的饲草架上，这样，乳牛在挤奶时就会安静不动。

犹兹卡刚开始挤第一头牛的时候，维蒂克用低低的发抖的声音问她道："犹兹卡，东家很恼火吗？"

"啊，天哪！可恼火呢！他要用鞭子抽你哩！"她答道，她把脸转向有亮光的一面，把一只手伸了出去，因为母牛受到苍蝇的骚扰，正在挥动着尾巴，尾巴打到她脸上来了。

"可是，守林人撵我们，难道还是我的错吗？他也会把我打一顿的，可是我逃跑了。接着，母牛就躺倒了，又是叫又是呻吟的，所以我就带着它回来了。"

他不再说下去了，但她听见他悄悄地在唏嘘哭泣。

"维蒂克，你象小牛一样的在哭。别哭！爸爸用鞭子抽你，也不是第一次啊。"

"的确不是第一次，可是我受不了挨鞭子；我总是害怕。"

"多傻！那末壮的一个大汉，还害怕？不过我会把全部事情解释给爸爸听的。"

"你真的肯解释，犹兹卡？"他高兴得叫了起来。

"我一定解释，维蒂克；可别再害怕了！"

“如果你肯去解释——，那末，我就把这小鸟送你，”他低声说道，心里十分快乐，随即从胸口掏出一个奇妙的玩具。“你瞧它怎么走动的——全是它自己在动啊！”

他把玩具放在门槛上，上好了发条。那鸟儿便举起长长的腿，摇晃着脑袋，走动起来了。

“天啊！是头鹳鸟！走起来就象活的一样！”她惊奇得大声叫了起来；她把牛奶桶摆在一边，蹲下身子，狂喜地紧盯着它直瞧。

“呀，你做出来的，多聪明哪！它自己会动，可不吗？”

“它自己会动，犹兹卡；我不过用木钉开一下发条。你瞧！它大模大样走着，就象个吃饱了饭的绅士！”他把鸟转了一个身。鸟儿举起长长的腿子，作出可笑而庄严的样子，一前一后地晃动着颈子，大踏步地走动起来了。

两个人被鸟儿的动作逗得十分开心，都哈哈大笑起来；犹兹卡还不时地对那男孩子钦佩地看上一眼。

突然，波利那提高了嗓门儿，从农舍外边叫唤着犹兹卡。

“我在这儿呀，”她回答道。

“到我这儿来。”

“我来不了；我在挤奶。”

“好吧，”他说，“我到乡长那儿去了，”他补充道，一面往黑洞洞的棚子里张望。“那，那个小杂种，他不在这儿吗？”

“噢，你说的是维蒂克吗？他跟安蒂克走了，”她心慌意乱地连忙回答道，因为维蒂克吓得蹲到她背后来了。

“他逃走了！……下贱的畜生……竟把那末好的牛断送了！”他怒吼道，一面走回屋子去穿上新的白色“苏克曼那”，戴上很高的黑帽子，扣上了猩红色的腰带，他就朝着磨坊那边走去了。

“还有那末多的事情要做！”他一边儿走一边儿自言自语地说道。“整个冬天用的劈柴，都得搬进来；有些田里还没有播种；卷心菜还没有收到屋子里；马铃薯田也得翻耕；燕麦田也得翻耕。天哪，人的事情永远干不完，就象套上车轭的牛一样。而且还有那一场官司哩！……一点不错，她是个烂污女人；我的确跟她睡过觉！……烂掉她的舌根，这下贱的臭货！”他恶狠狠地啐着唾沫，在烟斗里装上烟草，好容易才在他裤脚管上擦亮了一根潮湿的火柴。

接着他就磨磨蹭蹭地一路走过去，心里仍旧想着他的各种烦恼，想着母牛的死亡。

如今他象道旁的路牌一样孤独。没有一个可以向她说说话诉诉苦的伴儿。……他得独自考虑一切问题，独自打定主意，独自关心一切事情——他过的简直是狗的生活！……永远对谁都不能说什么，永远也得不到谁的什么忠告或是帮助……结果是雪上加霜，损失再损失。

村子暗下来了。从洞开的门窗里（因为黄昏是温暖的）送来了熊熊炉灶一缕缕的红光，以及煮马铃薯和炸咸肉末儿粥的香味。许多人在过道里，甚至在屋子外面吃着晚饭，他们在汤匙叮当声中兴高采烈地谈着话。

波利那的步子放慢了。刚才经历过的激动，使他心力交瘁，回想起今春亡故的妻子，又使他欲哭还休。

“啊，不！如果她——我今夜多么想念她啊！——如果她还在的话，红白斑牛就不会死了。是啊，她确实是个主妇，难得的主妇。说实在话，她嘴巴可厉害，对哪一个也没有一句好言好语；虽然如此，她还是个好主妇，好管家。”接着他就为她的亡灵祈祷，想起过去的日子，心里十分哀痛。

他往常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时，她总是把一切最好的东西给他吃；她时常瞒过孩子们，给他留下些美味的香肠，悄悄地递给他。不知怎么的，那时候他们的家业很兴旺。牛犊呀，小鹅呀，乳猪呀，多起来了；赶集的日子，总有许多东西带到城里去卖；手头总是有着现款，钱都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而现在呢？

安蒂克仍旧只顾他自己，就跟他的铁匠女婿一样——老是想占点儿他的便宜。犹兹卡吗？——一个身体瘦弱的孩子，脑袋里装的不是脑子，而是一团糠麸；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她还没有满十岁哩。汉卡吗？她象只飞蛾一样的扑来扑去，老是在生病，啥也不干，光是象狗一样的哭。

所以，一切都搞得糟透了。红白斑牛当天就得宰掉，收割的时候又死了一头猪；乌鸦抓去很多小鹅，现在只剩下了一半光景。这样的损失！这样的灾殃！他所有的东西，都给糟蹋掉了，象水一样的从筛子里漏掉了。

"但是，我可不愿屈服！"他几乎大声叫了起来，"只要我的手脚能够行动，谁都休想搞到我一英亩地！"

"赞美耶稣基督！"有人在他走过时向他招呼道。

"永世赞美！"他本能地回答道，这时候他从大道转入了一条长篱小巷。小巷尽头，离大道稍远一点的地方，耸立着乡长的房子。

窗子明晃晃的发着光。波利那笔直走到最好的房间里去时，狗吠叫起来了。

"乡长在家吗？"波利那向一个壮健的妇人问道，她挨着摇篮跪在那里给孩子喂奶。

"不在家，可是他就要回来的。请坐，玛蒂亚斯；还有个人在

等他呢。”妇人用下巴颏儿指向那坐在炉子边的乞丐——就是我们刚才遇到过的、由一条狗牵引着的瞎眼老人。在炉子里燃烧着的柴爿，把一片强烈的淡红火光，投射在他剃光的大脸上、秃顶上和张大的眼睛上。他的眼珠上蒙了一层白翳，在灰白的眉毛下木然不动。

“天主从什么地方把你引导到这儿来的，”波利那在炉子对面坐下，开口问道。

“在江湖上东闯西跑的，就上这儿来啦，老爷；难道我还有别的办法吗？”这是一个慢吞吞的、唉声叹气的回答，说话的人一面注意地倾听自己的每一个声音，一面掏出了一只鼻烟盒。

“老爷，请吸一点吧。”

玛蒂亚斯接受了他的好意，抓了一大撮，闻得打了三次喷嚏，眼睛里泪水也淌出来了。

“好厉害的鼻烟，”他用肘拐儿擦掉眼泪，说道。

“彼得堡的鼻烟，闻了眼目清凉的。但愿它对你的眼睛也有这好处。”

“明儿到我家里去吧，好不好？我杀了一头牛。”

“多谢你。你是波利那吧？”

“啊，你猜得很准。”

“听声音和说话，就知道是你了。”

“哦，你在江湖上东闯西跑的，可有什么新闻吗？”

“啊！可多啦！新闻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平平常常。世界就是这个样儿。到了给乞丐一点儿东西的时候，大家都诉苦哭穷了；然而喝伏特卡的钱，他们始终有的是。”

“你说得对；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哈哈！我在天主的这个世界上流浪的年头不少了，够我懂

得一点世道人心了。”

“去年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弃儿，”乡长的妻子问他道，“他怎么了？”

“啊！这个坏东西！他跑了，从我的头陀袋里偷走了好大一笔钱。有几个好心肠的人给了我一点儿钱，我正要拿到钦斯托霍瓦圣母院去做弥撒，这恶鬼就偷了跑了……别嚷嚷，勃雷克！大概是乡长回来了！”他拉一下系狗的绳子，狗就不叫了。

他说得不错。乡长进来了，站在门口，把鞭子丢在角落里，大声叫道：

“老婆！吃晚饭啦！我肚子饿了。玛蒂亚斯，你好啊？还有你，老头儿，你可需要什么？”

“我来问问明天我要露面的那件事情。”

“我听候你打发，先生。把我安置在过道里，对我就很好啦。如果因为我老了，你把我安顿在炉子旁边，我就坐在那儿。给我吃点儿你的马铃薯或是一小片面包，我就为你祈祷平安，就跟你给了我一两个戈比一模一样。”

“坐下吧。你要愿意，你就可以在这儿吃晚饭，也可以在这儿过夜。”

乡长坐了下来，他面前是一盘刚做得的热气腾腾的拌上许多炸咸肉末儿的马铃薯泥，紧挨着马铃薯，摆着一盆酸牛奶。

“请坐，玛蒂亚斯，一起吃一点吧，”乡长的妻子一面把第三只汤匙放到桌子上，一面热诚地招呼道。

“不，谢谢。我打森林里回家的时候，吃得饱饱的了。”

“至少吃一调羹吧；黄昏愈来愈长了。”

常作祈祷，多饱口腹，

永远无恙，始终有福。

乞丐用格言插进来说道。

波利那客气了一会儿，但冲到鼻子里去的咸肉香味终于占了上风。所以他也就坐下来开始吃饭，但他吃得又慢又文雅，十分讲究礼貌。

瞎子的狗现在开始不安定地跑来跑去，急不及待地汪汪叫着要吃东西。

"安静点儿，勃雷克！现在庄稼人正在吃晚饭；不用担心，你会吃到你那一份的。"瞎子一面在炉火上烘着手，吸着鲜美的香气，一面这样安慰他的狗道。

第一阵饥饿平复下去了，乡长就向玛蒂亚斯转过头来，说道："好象艾娃告了你一状呢。"

"她！哦，怪了！难道真的没给她钱吗？天在头上，我给了——而且超过了她所应得的。可不吗，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心甘情愿地给神父送去了一袋燕麦，当做洗礼费。"

"可是依她说，是你——"

"呀，那可是颠倒黑白的话！嘿，难道她是疯子？痴子？"

"哈哈！你虽然年纪很大，倒还是个有手腕的能干人哩！"乡长和他的妻子都哄然大笑了。

"年纪大，见识就广；"瞎子插嘴道，"见识广，人就能干。"

"可是她撒谎就跟吉普赛一样！我从来没有碰过她，这骚货！她没有家，是个流落江湖的女人，她求我们收留她——只要给她吃，给她一个地方住就行了，因为冬天快来了。我不肯这么办，可是我那死了的老婆说，还是收留她的好。她可以干屋子里的活儿。身边已经有一个人，干么还要雇一个佣人呢？我不喜欢

这种人——又要多一个吃饭的人，何况又是冬天，要干的活儿总是少一点。可是我老婆说：‘你放心好了；细布粗布她都会织呢。我要留神不让她闲着，总是会有这个活儿那个活儿叫她干的。’这末着，她待在我们家里了，身体也强壮起来了；不久她就怀了孩子。不过，问题是谁给她生的孩子？”

“照她说，是你。”

“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就要杀死她！这个卑鄙的撒谎的人！”

“不论怎么样，你总得在法庭上露面啊。”

“我要出庭的。多承转告，愿天主保佑你。我以为是关于她工资的事哩：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我已经付给她了。瘟死她！一个泼妇，而且又是个叫化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哪！我真受不了这一切。斑牛非杀不可。田里的活儿还没有干完。就是我孤零零的一个在这儿，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帮我一手。”

“为了死去的老婆哭泣的人，就跟被狼包围的羊一样。”老乞丐说道。

“母牛的事我听到了；村子里的人告诉我的。”

“说到这件事，我要控告大地主哩。我知道，是管林人把牛撵出来的。它是我家最好的一头牛，价值三百个兹罗提，还怀着牛犊儿，它逃那末快，气也喘不过来啦，我不得不把它杀了。不，我不会把这件事放过的，我要起诉。”

但，跟大地主亲近的乡长，却竭力使波利那的气愤平息下来：愤怒始终是个坏顾问，总得留神别做出卤莽轻率的事情来。接着，为了改变话题，乡长对他的妻子眨眨眼睛，说道：

“朋友，你该续娶才是，也好有个人照料家务。”

“我说，你这不是笑话吗？咳，上回圣母升天节的时候，我已

经五十八周岁了。你还做什么梦呢？她在坟墓里也还尸骨未寒呢！”

“你只要娶个老婆，娶个年纪相当的老婆，玛蒂亚斯，就会重新万事如意了。”乡长的老婆说道，准备收拾食桌了。

“因为，一个善良体贴的妻子，确实是她丈夫终生的洪福。”瞎子补充道，一面摸索着主妇摆在他面前的盆子。

波利那坐在那里诧异：以前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呢。个把女人一定找得着的；而且不论哪个女人，也比没有女人好。

“有的女人，蠢头蠢脑，不会说话；”老乞丐一边儿吃一边儿继续说道，“有的女人爱吵架；有的女人拉孩子的头发；有的女人老是跳舞，或是决不放过酒店里的音乐。不过，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总比没有女人，日子过得好。”

“可是人家会怎样想法呢？”波利那反对道。

“想法？不论人家怎样想，人家会偿还你母牛，或是帮你什么忙吗？”乡长的妻子十分热烈地反驳道。

“或是给你把床焐得暖暖的吗？”乡长大笑着说道。“这儿村子里姑娘多得很，有个男人在茅屋附近走来走去，她就热得跟火里的煤一样。”

“啊！这坏心眼儿的！你瞧他！他现在看中了谁啦？”

“格利哥里的女儿，索菲亚，就很不错；一个苗条的漂亮姑娘，还有一大笔嫁妆哩。”

“玛蒂亚斯是这儿最有钱的农民，他还要嫁妆干么？”

“土地财物，谁还嫌多来着？”瞎子反问道。

“不，”乡长判断道，“格利哥里的女儿跟他不配对儿，——太年轻，太孩子气了。”

“那末安德烈的女儿卡塔林娜呢？”乡长的妻子又提出第二

个建议。

“已经订亲了。罗赫的儿子亚当，昨天派人去求婚的。”

“那末，还有斯泰赫的女儿薇隆卡呢。”

“那是个多嘴多舌、东游西荡的姑娘，半个屁股歪歪扭扭的。”

“可是汤马斯的寡妇怎么样呢？我看她倒挺合适。”

“可怜的汤姆给她留下了三个孩子，四英亩地，二头牛，还有一张老羊皮。”

“阿达尔培特的女儿乌利西亚，就是住在教堂附近的那个姑娘，也许行吧？”

“她嫁给年青的光棍倒行。她的孩子大得可以看牛了。可是玛蒂亚斯自己有牧童，一个放牛娃也不需要了。”

“待嫁的姑娘还有呢；只是我要给他找个合适的。”

“可是，娘子，你漏掉了正好和他相配的人了。”

“是谁啊？”

“是雅格娜，多米尼克的女儿。”

“一点儿不错，正是一对儿；我把她忘了。”

“一个茁壮高大的姑娘，没有人不被她的魅力压倒的。”

“雅格娜！”一直静静地听着这一场提名的波利那，把这名字重复了一遍，说道：“可是，据说她乱追男人呢。”

“谁看见过呢？谁知道底细呢？爱嚼舌头的人，就因为爱嚼舌头，因为妒忌，总要闲言闲语的。”乡长的妻子急忙辩护，大声说道。

“啊，我并不说她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大家都在这样说罢了。哦，现在我要走了。”他整了整腰带，用火炭点着烟斗，吸了两三口烟。

“几点钟开庭？”

“九点；白纸黑字，区法院规定得明明白白的；如果你走去的话，你得早点儿起身。”

“我骑着小马，慢慢儿跑去。多谢你的款待和对我这邻居的忠告，天主保佑你。”

“愿天主也保佑你。把我们刚才跟你说的话好生想想吧。只要你开口，作出决定，我就替你送伏特卡到那老太婆家里去；圣诞节以前就可以举行婚礼了。”

波利那没有回答一个字，他用一个可以作任何解释的眼色，跟他们告别了。

“老头儿跟小姑娘结婚，魔鬼是高兴的，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利了。”瞎子乞丐吃完马铃薯泥，便发表了这一番意见。波利那缓步走回家去，心里认真地考虑着人家给他的忠告。在乡长家里，尽管这个忠告正中自己的心意，他还是小心地不露一点声色。他怎么会露马脚呢？他是个庄重的垂老的农民，可不是个年青冒失的小伙子，一提到结婚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大喊。

夜色已经笼罩大地。星星在天空幽暗深处闪闪烁烁，好象是银色的露珠；除了偶尔有一两条狗的吠声以外，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几点灯光，朦朦胧胧地，在果园的树木间一明一灭的斜穿过去了；时而有一阵潮湿的风从草原上吹来，吹得树枝微微摇晃，树叶低声细语。

波利那从另外一条路走回家去。这路直接通向桥头；翻滚着向磨坊流去的池水，在桥下发出空虚的汩汩之声，涌入溪流。他走过桥，绕着池塘走去。池水发出幽暗的闪光，池边上的树木把黑魆魆的阴影投在水面上，给它镶上了乌黑的框框；可是在靠近池塘中心、阴影比较淡些的地方，却反映出闪烁的星星，象是

在一面钢镜里一般。

玛蒂亚斯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现在不直接走回家去，却宁可绕道而行呢？难道他要想在雅格娜家门前经过吗？可能他只是想把纷乱的思想集中起来，在脑子里把事情考虑一下。

“的确，这不会是件坏事。他们所说的关于她的话，都是确确实实的。是的，她真是个壮健的姑娘！”

他打了一个寒噤。池塘附近又潮湿又寒冷，而他又是刚从乡长家舒服的火炉边出来的。

“家里没有一个女人，我必定不是破产，就是田地都落到了孩子们的手里，”他想，接着又转念想道：“她是个健美的姑娘，漂亮得跟图画一样。今天我丢掉了我最好的一头牛！谁知道明天又要丢掉什么呢？也许我该物色第二个老婆；我第一个老婆留下不少衣服可穿呢。不过，多米尼克的这个老寡妇……她可是个恶毒婆娘！——三个人，十五英亩田：大概五英亩田是归雅格娜的，再加上她分到的那份房子和牲口。五英亩田——就在我自己的那块马铃薯田旁边。跟我的合在一起，就快到三十五英亩了。就是好大的一片田地了！”

他搓搓手，曳曳腰带。“比我富有的，就只剩磨坊老板一个人了。明年，我要多加肥料，把所有的田好好耕一下，都种上麦子。我还得再买一匹马。也要买一头母牛，代替那可怜的红白斑牛。——啊，不过那时候她会带一头母牛过来的……”

他这样的继续考虑盘算，做着农民的好梦，直想得他自己也觉得头昏脑胀了。因为他不脱聪明农民的本色，每一件小事都在细细安排，并且考虑自己会不会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些混帐东西，他们会对这件事大吵大闹的！”想到自己的子女，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是他想到这里，就有一股不屈不挠

的自信心涌了上来，立刻充塞了他的灵魂，坚定了他的目的；在这以前，他是犹豫未决的。

“土地是我自己的。别人谁敢强占我的财产，就让他试试吧！如果他们看不顺眼，他们不妨……”他想到这儿就中断了，因为这时候他正站在雅格娜所住的房子门前。

灯还没有熄掉，长长的一缕亮光，从开着的窗口经过大理菊丛和篱笆，照耀到大路上。波利那站在阴影里，往房间里瞅去。

显然炉子里正燃着熊熊的火，因为听得见松木爆裂的声音。庞大的房间内，虽然角落里是昏暗的，其他各处却都充满了红漾漾的光彩。老妇人紧挨炉火蹲着，正大声朗诵着什么；雅格娜只穿一件衬衫，脸转向窗口，袖子直卷到肩膀附近，正忙着拔掉一只活鹅身上的羽毛。

“好一个标致的姑娘！”他想。

雅格娜不时地抬起头来，静听朗诵，发出深深的叹息。接着她又动手拔鹅毛了，可是拔得很粗暴；鹅痛苦地呷呷大叫，从她手里挣脱出来，满屋子乱扑，羽毛飞得到处都是。可是她不久就使鹅安静下来了，她紧紧地把鹅夹在两膝之间，鹅只是发出一两声轻微的叫喊——与此相呼应，过道里和院子里的鹅也叫起来了。

“她可真是个漂亮的姑娘。”他心里想，他加紧步子走开，因为他的脑子里已经充血了。他用手按着额角，一面走一面勒紧腰带。

他已经走进自家的大门、翘过篱笆了，却又回头张望正好在池塘对岸的雅格娜的屋子。有个人刚从屋子里走出来，因为打开的门里倏的闪出亮光，照亮了池塘。听得见沉重的脚步走过去的声音，水桶里溅泼之声也清晰可闻；最后，在那从牧场上升

腾起来的黑暗与雾霭之中，有人用缓慢的调子唱起歌来了：

要想接吻隔条河，
波涛滚滚奈若何？
树叶子上亲个嘴，
载送深情渡过河。

波利那听了好久；但歌声再也听不见了，一会儿以后，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正好是满圆的月，已经在树林上方升起来了，它给树顶披上银色，又把光辉渗过树枝，投进池塘，更窥探着农舍的窗子。狗不再吠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寂静，笼罩了村庄，笼罩了万物。

波利那在院子里绕了一圈，望望马儿(马一面嚼着粮秣，一面喷着鼻息)，又把头探到牛棚里看看(因为天热，牛棚的门开着)，牛都躺着反刍，发出牲口特有的含糊低沉的鸣声。

他关上谷仓的门，脱下帽子，走进他的房子，压低着嗓门儿作他的晚祷。大家都睡了。他悄悄脱下衣服，立刻上床睡了。

可是他没法睡去。被头太热了，他把它从脚上拉开。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叫人为难和烦恼的思想。此外，他身体也并不顶好。

"正如我常说的，"他嘟囔道，"晚上吃酸牛奶是不好的。"

接着他便想到了自己的子女，考虑到了有关雅格娜的种种说法，结果是这一切都在他脑子里变得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几乎要象过去的习惯一样，要叫那睡在另一只床上的人给他出主意了。

"玛丽亚！ 我要不要结婚呢？"

可是他及时地记起了他的玛丽亚从春天起就一直躺在教堂

的墓地里了。那张床上睡的是犹兹卡，她睡熟了，鼾声很大。而他是个可怜、孤独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给他出主意。所以，他深深地叹口气，划个十字，为他亡妻的灵魂和炼狱里一切信徒的灵魂，念了几声“福哉玛利亚！”

第 三 章

当黎明开始把光辉洒落在农家屋顶上，驱散夜色，使星星黯淡的时候，波利那家附近已经有人在走动了。

古巴从马棚里走了出来。地上有雪白的霜，还不过是灰蒙蒙的黎明哩；可是东方泼出了火烧一样的红色，披着霜的树冠也同样红光焕发。他舒畅地欠伸身体，打了几个呵欠，就到牛棚里去叫醒维蒂克，因为是起床的时候了。而那小家伙只是抬一抬瞌睡的头，低低地说一声，“就起来了，古巴，就起来了，”又倒头睡去了。

“咳，可怜见的，再睡一忽儿吧！再睡一忽儿吧！”古巴给他盖上一件羊皮外套，便一瘸一瘸地走开了；他以前在膝盖上挨过一颗子弹，因此终生成了瘸子。他在井边洗脸，用手指在夜间睡乱了的、稀稀朗朗的头发里爬梳，接着便跪在马棚门口，开始祷告。

主人还在床上睡觉，这时候，房屋的窗子在早晨红色的霞光里映成了一片紫绛。念珠在古巴的手指间滑过去；他祷告了好久，可是他的眼睛却在东瞧西瞧：院子，窗子，树干上的霜还没有融化的果园，长满了跟他拳头一般儿大的果实的苹果树。接着，他把一小块东西丢在拉帕的白脑袋上；拉帕就睡在附近的狗窝里，它可只是叫了一下，又蜷缩着身子睡去了。

“啊，你这混蛋！难道你要睡到太阳出来吗？”他大声叫道，

一小块又一小块地把东西扔过去，狗终于伸伸腿子，打打呵欠，摇摇尾巴，从窝里跑出来了；走近古巴时，它又开始搔搔身体，用牙齿清理起它那毛毵毵的外套来了。

“主啊，我向你，向一切圣徒，献上我这一番祈祷。阿门。”

他拍了好几次胸膛，这才站起身来，对拉帕吆喝道：

“啊，你这讲究干净的狗哪，你搜寻虱子，就跟小姑娘去参加婚礼一样。”

他是个勤劳的人，他现在就动手干活：他把车子从棚子里拉出来，给轮轴上油，给马饮水，给马槽里添满稻草，马儿高兴得用鼻子喷气，用前脚搔地。接着，他从谷仓里拿来了拌上许多好燕麦的糠秕，把它送到雌马的马槽里去：因为雌马单独住了一间马棚。

“吃吧，老姑娘，吃掉吧！你要生仔马，你需要力气啊。吃掉吧！”他摸摸它的鼻子，它把脑袋搁在他肩膀上，玩笑地用嘴唇吮他蓬乱的头发。

“中午以前，咱们去把马铃薯运回来，然后在晚上去装干草。不用害怕；一车干草是没有多大分量的，用不着发愁的。”

“可是你呢！你这懒惰的畜生，一顿鞭子等着你呢！”他对那站在附近、从分隔马槽的木板间探过头来的公马说道。

“你这贪心的，你这犹太人！吃好的燕麦，你是挺乐意的；可是走一步路呢，你可不干——除非挨了鞭子！”

他走了过去，向墙边的马槽里张望；一头栗色小雌马，额上有块箭镞似的白毛的，已经在这里伸出脑袋看了他好一会儿了，它发出一声温和的嘶鸣。

“安心，小家伙，安心好了！把肚子吃个饱吧；你要送主人到镇上去呢。……”它胁腹上给弄脏了，他就用一束干草给它擦干

净。“那末大的一匹雌马，可以找公马配对了……可还是那末脏！老是在污泥里打滚，就象母猪一样！”

他继续唠叨着走过去，转到猪栏跟前，去把叫着闹着要吃东西的猪放出来。拉帕跟着他，有所期待地盯着他的脸直瞧。

“想吃点儿东西，是么？那就拿去吧——给你这一小块好吃的面包吧！”他从胸口掏出一块面包，抛在空中。拉帕接住面包，跑到它的狗窝里去了，因为猪会把面包抢走的。

“哈哈！那些猪，它们就跟有些人一模一样：都想抢走人家的东西。”

在储藏室里，他对那挂在梁上的肢解了的斑牛，看了好久。

“一头什么也不懂的畜生。挨到它送了命了。明儿它要放到锅子里去了。可怜见的！你临到末了，竟成了我们礼拜天的丰盛大菜。”

想望着快要吃到的好菜，他叹了一口气，便走去叫醒维蒂克。“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起来，把牛赶去吃草。”

维蒂克可不想起来；他把羊皮外套裹住身体，嘴里咕咕哝哝的。但他终于站起身来，迷迷糊糊地在院子里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

主人自己睡过了头；因为太阳逐渐升起来，使白霜成了红宝石粉，每一块窗玻璃和池塘成了火的镜子，然而还没有一个人从房子门口出现。

维蒂克坐在牛棚的门槛上，搔着痒，大声打着呵欠。麻雀已经从屋顶上飞到井边，现在正在水槽里洗澡。他拿了一个梯子，爬上去瞧瞧屋檐下的燕子窠；因为燕子窠寂静无声地悬在那里，他生怕燕子冻死了。几只燕子躺在窠里，都冻僵了。他轻轻地把燕子取出来，放在自己胸口衬衫里。

“瞧，古巴，瞧！燕子死了！”他把僵硬的尸体给古巴看。古巴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拿起来，放到自己的耳朵上听，向它们的眼睛上吹气，然后说出了他的意见。

“它们是昨儿夜里才冻僵了的。真是些笨东西，至今还没有飞到暖和的地方去。啊，真笨！”说罢又干他的活儿去了。

维蒂克坐在房子面前；阳光泻在粉墙上，苍蝇已经在爬动着了。他掏出那些被体温焐得有点儿复苏的燕子，对它们吹气，拉开它们的嘴喙，用自己温暖的嘴唇喂它们喝唾沫，燕子终于复活过来了，张开眼睛，扑动着翅膀想飞走。接着，他迅速地捉住了墙上的一只苍蝇，想喂了一只鸟就放它走。

“飞走吧，飞到你们的妈妈那儿去吧！”他说道，这时候，小燕子们躲在牛棚椽子上，用嘴巴理着羽毛，仿佛还在啁啾道谢哩。

拉帕屈着后腿坐在那儿非常有劲地观看着，不时呜呜呜地鸣叫，每一只鸟飞走时它总要追上去捉它，追了两三步又退回来看望。

“你还不如去捉风吧，”维蒂克说道，他专心一志地使燕子复活，不提防波利那来到房子附近，站在他的面前了。

“嘿！你这混帐亡八蛋，在玩儿燕子哪？”

小家伙跳起身来想跑；可是波利那一只手紧紧地揪住了他的领子，一只手解下了束腰用的宽而坚韧的皮带。

“呀，可别打我，求求你，别打我！”这就是那可怜虫所能说出口来的话了。

“嗨，你是什么样的放牛娃呀？——嗨，你是这样看牛的吗？——嗨，竟替我断送了最好的母牛！——你这小杂种，你！——你这华沙呆鸟！”他猛烈地抽打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抽到哪儿是哪儿；皮带在空中呼呼作响，小家伙象条鳝鱼似的扭动

着身体，大声号叫求饶。

"别打呀！天哪！他打死我了！东家呀！基督救命啊！"

汉卡探出头来，看是怎么一回事；古巴厌恶地啐着唾沫，缩到马房里去了。

波利那继续用足全身力气鞭打维蒂克，要在小家伙的肉体上出气雪恨，抵偿自己的损失；维蒂克拚命提高了嗓门儿大叫大喊。这可怜虫终于从主人的手里挣脱了身子，双手捧着屁股，向篱笆跑去，一面跑一面号叫道："他打死我了！我的天哪！他打死我了！"还留在他怀里的几只燕子，这时跌了出来，撒在路上了。

波利那仍旧气咻咻地骂着维蒂克，回到屋子里，探头张望安蒂克的房间。

"怎么！"他一看见安蒂克就叫了起来。"太阳出来了那么久——还睡在床上吗？"

"我得休息啊。昨儿累死了。"

"我要到法院去。你把马铃薯运回家来；干完了这桩活儿，就派家里的人去搞干草。你自己不妨把木条运回来，给房屋做个防冬栅栏①。"

"你自己去做吧；我们住的那一边没有风。"

"随你便吧。我那一边的我自己一定要做的；而你这位懒虫少爷，就要挨冻。"

他砰的关上门，然后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火是生起来了，犹兹卡正要去挤牛奶。

"马上给我早饭吃；我得出去。"

---

① 波兰农民为了在冬天保持房屋的温暖，在房屋四周筑一道木板条栅栏，高约一码多，中间塞满干草、枯叶、树枝等，有时也夹杂些泥土。

“我没法儿分身，也不能一下子干两件事。”

她说罢就走出去了。

“没有一分钟安静的时候！我不得不咒骂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顶撞，”他自言自语，在极其恶劣的心境里开始穿戴起来。跟儿子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吵架，每一句话都想臭骂对方，再不然就更糟，说的话就跟小刀般的刺痛你！他左思右想，心境愈来愈坏，禁不住悄声儿骂了出来，把靴子东一只西一只地乱丢在地上。

“他们应该服从我，可是他们不服从。为了什么缘故呢？”他问自己道。

“因为，跟他们打交道，毫无疑问，必须要用棍子，又粗又大的棍子。我老早就该用棍子的。可是我不想在村子里引起诽谤，我打不定主意这么办。因为我不是个要饭的庄稼人；我有三十英亩田。我也不是家庭出身卑微的人；波利那是个有名的姓氏。——可是我对他们的一片慈爱是白费了！”接着，波利那就想起了他的铁匠女婿：这位女婿策动大家反对他，而且不断地硬要分去六英亩麦田和一英亩森林，他还说：“其余的财产，我愿意等待……”

“那就是说，直等到我断气的时候！”他痛苦地想道，“对啊，你不得不等待，家伙！在我活着的时候，我的田地你连闻也休想闻一下！你聪明过头了！”

犹兹卡挤奶回来时，马铃薯已经煮开，早餐不久就做得了。

“犹兹卡，你要亲自去卖牛肉！明儿是礼拜天，人家知道我们杀了牛，所以他们一定会来买的。可是记住啦，概不赊欠！留下后腿，我们自己吃。你去叫安姆勃罗司来腌一下。”

“可是铁匠也会腌肉啊。”

“叫铁匠腌肉他就要分一份了——狠狠地分去一大份！”

“可是，不分给他的话，玛格达要伤心了。这是我们家的牛，难道她一点儿也捞不着吗？”

“那就切下一块肉来，送给玛格达；可是不要把铁匠叫来。”

“亲爱的爸爸，你的心肠真好！”

“这可没有什么，小东西。好好留神着这儿的东西吧，我从镇上回家时给你带个面包卷或是什么的回来。”

他饱吃了一顿，束好腰带，梳光稀疏紊乱的头发，拿起鞭子，在房间里四处打量了一下。

“我可忘了什么东西没有？”

他本来要往小室里看一下，可是犹兹卡的眼睛在瞅他；所以他只是划了个十字，便走出门去了。

坐在车上，一手拉起缰绳的时候，他又给站在门廊里的犹兹卡发了一道命令：

“他们掘好了马铃薯，就派他们去耙干草；许可证就放在像片后面，你一找就找得到的……还要关照他们斫些小枞树或是角树，快要用得到这些东西了。”

车子走到篱笆跟前时，维蒂克在苹果树间出现了。

“我忘了……维蒂克，泼尔尔罗，泼尔尔罗！喂，维蒂克！你把母牛带到牧场上去……好好的照料它们，不然的话，你就要挨一顿永远忘不了的鞭打。”

“啊，你不妨亲亲——”小家伙放肆地答道，说罢就在储藏室的那一边没了影儿了。

“不许说这种无礼的话！如果我跳下车来，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波利那向右转弯，进入了教堂旁边的那条大路。太阳现在升到屋子的上方了，发射出愈来愈强烈的光线。雾霭从茅草屋

顶上升腾起来，水珠涓涓滴滴地往下淌去；但在沟渠里和篱笆的阴影里，霜还是雪白的躺在那儿。池塘之上，稀薄的晨雾更加稀薄了；池水汩汩地在阳光中闪耀。

村庄里，日常循环不息的劳动正在开始。在这清朗凉爽的早晨的空气里，人们比平常更加生气勃勃：有的带着锄头、鹤嘴锄和饭篮，成群结队地到田里去掘地；有的出去翻耕收割过的田地；有的车上载着耙子，袋子里装满了谷种；有的肩上抗着草耙，走到树林里去耙草。大路上立刻挤满着给赶去吃草的牲口，池塘两岸的喧声大起来了；狗在吠叫，人在吆喝；夜来的露水只把浓密的尘土压倒了一部分，现在尘土又在大路上飞扬起来了。

波利那小心地从牲口群中穿过去，时常啪的挥动鞭子，驱开那可能闯到小母马面前的路上来的牛羊；他终于躲开了一切牲口，走近了教堂。一大排菩提树和法国梧桐，以其暗黄色的叶子，堡垒似的把教堂遮荫着。他从这儿又走上一条更加宽阔的大路，大路两旁都种着巨大的白杨。

教堂的钟声已经在响了，宣布弥撒正在开始，低沉的风琴声从教堂里传来；他脱下帽子，默念着虔诚的祷告。

路上寂无行人，落叶遍地，仿佛用一条暗金色的毯子，盖满了深深的窟窿、车辙和隆起在地面上的树根；太阳斜照在路上的时候，白杨树投下阴影，这就成为一条有条纹的毯子了。

"前进啊，我的小马，前进啊！"他啪啪地扬着鞭子，因为，虽然坡度不大，走的毕竟是上坡路。路是通向森林的，森林在远处蔚为黑色。

寂静引起波利那的睡意；他透过成行成列的白杨，凝望着浴在玫瑰红的光彩里的田野，竭力想起艾娃的控告和红白斑牛的死亡；但他还是禁不住睡意袭来。鸟儿在枝头啁啾，风穿过树顶

低语，这儿那儿飘下一小片叶子，象一只金色的蝴蝶，转了一圈，便落在地上，或是落在一丛灰蒙蒙的野蓟上。蓟花对着太阳勇敢地张大了火焰般的眼睛。而白杨呢，先是互相高谈阔论，接着便摇曳着树枝柔声絮语，随后又寂静无声了。

走近森林，马儿停步时，波利那才完全醒过来了。

"这儿的麦子长得挺好啊，"他朝着太阳那边灰色的田地上望去，看到出芽的黑麦蔚为铁锈色的雾霭，心中便赞叹起来。

"好一块土地，而且紧挨着我的田——倒象是故意安在这儿似的！——这黑麦，大概种的也还不久呢。"他向那新近耕种的土地羡慕地看了一眼，然后叹一口气走进了森林。

可是，森林里一股阴冷的寒风扑面吹来，把他的空想完全吹散了。

森林是十分古老十分宏大的。悠久的年代和茁壮的力量互相结合，透出一片庄严气象，密密层层，巍然耸立。差不多全是松树；但间或也出现一棵亭亭如盖的古老橡树，几棵身披白皮、让杂乱的黄色叶簇在空中摇摆的桦树。下层丛林——榛树、矮小的角树、颤栗的山杨——围住了粗大的红松的树干，密密层层，枝丫交错，阳光很难射到地上，而难得漏下的一点阳光，就象色彩鲜艳的昆虫一样，仿佛是在苍苔和淡红色的枯萎的羊齿上爬行似的。

"这一切都是我的。共有四英亩地呢。"他心里想，他的眼睛好象要一口把它吞下肚子去似地瞧着树林，心满意足地瞅着那些上好的木材。

"啊！天主不让我们吃亏！我们也不让人家给我们亏吃！大地主以为我们的家产太多了，我可认为太少了。——让我算一算吧：我有四英亩地，雅格娜有一英亩地；四英亩加一英亩……走

啊！笨畜牲！害怕喜鹊吗？"他狠狠地抽打马儿，鞭策它前进；因为钉着基督像的枯木十字架上，有许多喜鹊在那儿猛烈叫噪，使得小马竖起耳朵、停步不前了。

"鹊噪必雨，"他喃喃地说道，又轻轻地打了几鞭子，使小马由慢步变成了快步。

波利那走到蒂姆夫的时候，该是八点多钟了，因为田里的人们正坐下来吃早饭。蒂姆夫是个小镇，街道又空又窄，两旁排列着破破烂烂的房屋，象是一行行摆摊儿的老婆子一般，道旁的沟渠里到处是垃圾、猪仔和肮脏的犹太孩子。

他刚走进小镇，成群的犹太男女便围了上来，急切地往他车子里张望打量，在那撒在车上的干草里——甚至在座位底下——东摸西摸，寻找他要出售的东西。

"滚开！贱骨头！"他大声喝道，转身向市场而去。在市场的广场中央，几棵逐渐死去的老朽栗树的树荫下面，停放着靠近二十辆马车，马儿都已经卸下了。

他把自己的车子也赶到那儿停放；拍掉外套上的干草，便立刻走进莫尔德珂理发店里去修面。不久他就从理发店里出来了，脸上刮得光光的，仅仅下巴上有一条伤痕，贴了一小片纸，血还在从纸上渗出来。

法院的房子就座落在市场里，对面是一个很大的教堂。法院还没有开门，但房子前面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有的坐在年深月久的磨损的台阶上，有的在窗外散步。妇女们沿白墙蹲着一起闲谈，来时戴在头上的红色头巾，现在落到肩膀上去了。

波利那看到艾娃搀着她的孩子，被她的证人们团团围住着。他心里怒不可遏。他鄙夷地啐一口唾沫，退到毗连法院官吏家属宿舍的长廊里去了。审判厅在左边儿；官吏们住在右边儿。

就在这时候，小厮雅希克捧着茶炊走过宿舍门口，他拚命地吹着茶炊，茶炊象工厂烟囱似的冒着烟。在那烟雾熏黑的走廊尽头，时常有一个愤怒尖厉的声音在叫喊。

“雅希克！小姐的鞋子呢！”

“这就来，这就来！”

茶炊现在响起嘶嘶的声音，吐出火舌，象个火山似的燃烧起来了。

“雅希克，给老爷打洗脸水！”

“是，是，这就来，这就来！”

小厮满头大汗，心慌意乱，在走廊里跑来跑去，直跑到铃声再响起来；接着又回来吹茶炊，又重新跑出去；因为现在女主人又在尖声叫唤了：

“雅希克，你这混帐东西，我的长袜子在哪儿啊？”

“这该死的鬼茶炊！”

这种情况又继续了一个时候；但法庭的门终于开了，人们一拥而入，挤满了白壁大厅。

雅希克又在那儿出现了，现在他的身分是庭丁。他光着脚，却穿着铜钮扣的深蓝色上装和同样颜色的裤子。他红红的脸上大汗淋漓；黑色铁栅栏把大厅分成两部分，他从铁栅栏后面溜进去时，就用袖子擦着脸。他小心地先向隔壁房间里张望了一下，然后在绿瓷砖大火炉附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与此同时，因为他那茶色的头发披散在额角上，落到眼睛里，他就摇晃着脑袋，象受到牛虻骚扰的马儿一般。

进来了许许多多的人，房间里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把铁栅栏都挤得摇摇晃晃的。一会儿以后，他们谈起话来，嘈杂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犹太人在屋外窗下大叫大闹；女人们在屋子里哇啦哇啦诉说她们所受的冤屈，并且为冤屈而号啕大哭，但究竟这些冤屈是什么，谁也没法儿搞个清楚。大家摩肩接踵，好象田野里的一片红罂粟花或是黑麦，在风中摇摇摆摆，发出嗦嗦嗦嗦的响声；大家象花嘟噜似的挤在一起了。

就在这时候，艾娃瞅见波利那笔直地靠在铁栅栏上，便对他百般辱骂，直骂得他怒不可遏，愤愤地回骂道：

"闭嘴，你这娼妇根子；不然的话，我就给你一顿好揍，叫你的亲生娘也认不出你来！"

艾娃大怒之下，想要用手来抓他，她拚命从人群中挤过去；可是她的头巾掉下来了，她的孩子哇的哭起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上来；因为就在这当儿，雅希克突然站起身来，打开了里边的一道门，大声吆喝道：

"乡下佬，安静点儿！审判官出庭了。"

一点儿不错，魁梧的审判官拉西勃罗维奇出来了，两个陪审推事和一个书记也跟着出来了。书记在旁边的桌子边坐下，整理一下文件，对推事们看了一下；这时候陪审官把金链条挂到颈子上，在一张铺上红布的大桌子边就座了。

法庭里立刻肃静起来，可以清楚地听到人们在窗外闲谈的声音。于是，开庭了。

第一件诉讼是一个警察控告一个小商人，因为小商人在他院子里有违碍行为。——作了缺席判决。

第二件诉讼是孩子放马放到了苜蓿田里，因而挨了打。——判处和解；偿还母亲五个卢布；做给孩子一套新衣裤。

第三件诉讼是侵占耕地。——证据不足，不受理。

第四件是盗窃森林木材的案件；森林的主人就是法官。原

告是官儿,被告是罗基西尼的农民——判处罚锾,或二个礼拜的监禁。被告们说是要上诉,而且对判决的不公平大吵大嚷,申辩他们在森林里都有打柴的权利。法官对雅希克作了个暗号,雅希克就大声吆喝道:

"不要吵吵嚷嚷! 法庭里不许吵吵嚷嚷! 这儿不是酒店!"

好象一畦接着一畦地翻耕土地似的,案子就这样的一件又一件地审理下去,大体上都是够平稳够安静的,稍为有一些哭泣呜咽的声音,有时也有咒骂的声音,但这些声音都立刻给雅希克压制下去了。

有些人退出去了,但进来的人更多,他们象一束玉米秆儿似的挤紧着站在那儿。谁也动弹不了,室内愈来愈闷热,法官下令把窗子打开。

现在要审理列普卡村里的巴尔特克·柯齐奥尔的案件了,他被控偷窃安东尼的女儿玛蒂安娜·派吉斯的母猪。证人是前面说过的玛蒂安娜,她的儿子西蒙,巴尔巴拉·彼赛克等。

"证人都到了吗?"有一个陪审推事问道。

"我们在这儿啦,"他们齐声答道。

波利那原是挨着栅栏耐心地站在一边的,现在他走过来向派吉斯打招呼了;因为她不是别人,正是多米尼克的寡妇,雅格娜的母亲啊。

"叫被告到栅栏跟前来。"

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推开众人走上前来。

"你是巴尔特克·柯齐奥尔吗?"

庄稼汉似乎慌张失措了,他搔着浓密的圆顶式头发,剃得光光的干枯的脸上挤出一个愚蠢的笑容,红眼眶的小眼睛象松鼠似的从这个推事身上溜到那个推事身上。

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回答，法官又重复问了一声。

"是，是，他就是；对不起，青天大老爷，他就是巴尔特克·柯齐奥尔！"一个粗笨的妇人，一面向栅栏里边挤过来，一面大声答道。

"你要干什么？"

"对不起，我是那苦命人巴尔特克·柯齐奥尔的老婆。"她手掌向下地伸出手来，鞠下躬去，直鞠得她那绉边帽子碰到了法官们的桌子。

"你是证人吗？"

"你说的是证人？不，对不起……"

"庭丁，把她从栅栏里拉出去。"

"出去，老婆子；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他抓住她的肩膀，硬把她拉回去。

"对不起，青天大老爷，"她大声说道，"我丈夫的耳朵有毛病！"

"出去，再不走我就不客气了！"雅希克大声呵斥，而且把她推在铁栅栏上，老婆子痛得叫了起来。

"好生出去吧；我们会说得大声一点，叫你的柯齐奥尔听得见的。"

审讯开始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你们既然叫了我，你们当然知道的啦。你要问我的绰号吗？"

"傻瓜！把你的名字说出来，"冷酷无情的推事说道。

"叫巴尔特克·柯齐奥尔，青天大老爷，"他的老婆替他答道。

“多大年纪？”

“我怎么记得呢？老婆，我多大了？”

“明年春天是五十二周岁，大概是。”

“职业是农民吧？”

“啊，是个农民：三英亩沙地，一头牛，是个光景不坏的农民呢！”

“有前科没有？”

“什么前科呀？”

“以前坐过牢没有？”

“你的意思是判过罪没有？——老婆，我从前坐过牢吗？”

“巴尔特克，坐过牢的——为了一头死羊，可恶的大地主搞得你坐牢的。”

“啊，我是坐过牢的。——我在牧场上看到一头死羊。咳，难道让狗去把羊吃掉吗？所以我就带走了；他们就告我一状，硬说我偷了羊，法院就判了刑。他们把我关在监牢里，我就得躺在牢里啊。——不过，那可是冤枉——冤枉啊！”他低声说着话，斜眼看了一下老婆。

“你被控偷窃玛蒂安娜·派吉斯的母猪，你把母猪从田里赶出来，赶到了你家里，又把猪杀了吃掉了。你可有什么辩护吗？”

“我可没有吃。如果我吃了，我临死的时候，让天主抛弃我好了。我吃了猪吗？——嘿，怪了！”

“你有什么辩护？”

“啊……辩护吗？——老婆，我要说什么辩护呀？——啊，我现在记起来了。——是的：我没有罪。我没有吃那猪，这个玛蒂安娜，多米尼克的寡妇竟跟乱叫的狗一样嘛！”

“啊，有些人硬是赖得干干净净！”多米尼克的寡妇叹息道。

"派吉斯的母猪怎样跑到你屋子里去的呢？你说一说看。"

"跑到我的屋子里——派吉斯的母猪？——老婆，青天大老爷说什么呀？"

"怎么啦，巴尔特克，老爷问你那头公猪跟着你跑到我们屋子里来的事情呀。"

"啊，我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了。我求青天大老爷原谅我，听我现在把已经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这是一头公猪，不是母猪；一头白毛猪，靠近尾巴的地方有块黑斑……也许还在尾巴下面一点的地方。"

"哦，可是猪是怎么跑到你屋子里去的呢？"

"跑到我的屋子里？我要把真情实况说出来，让青天大老爷和聚在这儿的人知道：我是无罪的，多米尼克老婆子是个撒谎的吉普赛，是个该死的泼妇。"

"胡说八道……但愿圣母罚你没有忏悔就给天雷打死！"多米尼克老婆子不由自主地嚷道，深深叹了口气，瞧了瞧挂在墙角落里的圣母像。接着她就握紧了瘦骨棱棱的拳头，冲着他摇晃，嘶声嘶气地叫喊：

"你这个偷猪贼！你这个恶棍！"她张开鹰爪般的手指，仿佛要抓他似的。

这时候，巴尔特克的老婆尖叫着插进来了。

"那么你要怎么样？你要打他吗？你这烂污货，丑婆娘，虐待儿子的老虔婆！"

"安静点儿，"法官命令道。

"法官说话的时候，你们就闭嘴，要不然我把你们两个都从这儿撵出去！"雅希克随声附和道；他用手拉着裤子，因为背带不管用了。

现在法庭里恢复了肃静；差点儿要扑过去互相扼住喉头的两个老婆子，虽然眼睛里还放着凶光，呼吸时还吐着憎恨，现在也一声不响地站定了。

“巴尔特克，现在你讲吧，把全部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吧。”

“是的，要讲真相，讲真相本身，讲得明明白白，就跟水晶一样。就象我在忏悔一样——事情是这样的……”

“脑子里好生想一想，”他的老婆玛格达插嘴道：“要不然你就会把什么东西忘掉了。”

“我会好生想想的，玛格达。——事情是这样的。我正在路上走。（是春天，我挨着波利那的苜蓿田走着，就在狼洞的那边儿。）……我一边儿走着，一边儿念着祷告，因为天色在晚下来了。——这时候，在路上，我听到……是人声不是呢？我捉摸不透。是猪叫不是呢？……我向后边儿瞧瞧，可是什么也瞧不见；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是魔鬼在跟踪我吗？……我继续走路，害怕得发抖，嘴里念着‘福哉玛利亚’……又是一声——猪叫！所以我就跟我自已说，这不过是一头母猪，或许是头公猪……我往苜蓿田里让了两三步；我瞧见了什么呀？有个东西跟着我。我站住，它也站住。一头白白的长长的东西；矮矮的，站在那儿；眼睛冒着火光，象是野猫或魔鬼的眼睛。……我划十字，我浑身鸡皮疙瘩，我加快脚步。因为，我不晓得这样在黑夜里出没的，会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的，狼洞又是个闹鬼的地方。”

“是呀，那是实实在在的，”他的老婆说道；“去年，西可拉在晚上走过那儿，有个东西扼住了他的喉头，把他扔在地上，痛打一顿，害得他在床上躺了两个礼拜呢。”

“玛格达，你别说话。——我走啊走啊的，那个东西仍旧跟着我，而且还咕噜咕噜的叫！就在这时候，月亮光明朗地照出来了，

我一瞧——啊，是一头猪，根本不是什么魔鬼！……我生气极了，这傻东西这样吓唬我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就把一根棍子掷在它身上，回家去了，我穿过米哈尔的甜菜田和波利那的麦田之间的小路，又穿过汤马斯的玉米田和雅希克的燕麦田之间的小路走去。（去年他们把雅希克搞去当兵了，他的老婆昨天生了个孩子。）……可是那猪还是跟着我，跑得跟狗一样，接着就在我一边儿走着，进入了多米尼克的马铃薯田，一路上咕噜咕噜的直叫。我拐弯儿，走上田野里的一条倾斜小路：可它还是跟着我。——我简直冒火了。天哪！多奇怪的母猪！也许它不是母猪！我走到十字架附近，那猪跟着我。……我跳过沟，它也跳！我走到十字架那边的小丘上。……它还是跟着我！于是我就跑过梨树林子，它竟冲到我的两腿中间，把我绊倒了。……我怀疑它是头恶魔附身的猪！我才爬起身来，它就跑在我前头了，尾巴翘得高高的。'这就滚开吧，你这讨厌的畜生！'我说。可是它没有离开我：它竟笔直地跑到我的屋子，硬是跑到我的屋子里去了！它经过篱笆，青天大老爷！由此走进过道，从打开的门里跑到房间里去了。天主保佑我吧！阿门！"

"于是你就把猪杀了吃掉了，可不是吗？"推事微笑着问道。

"杀了？吃了？——哦，该怎么办呢？一天过去了，猪不愿意走。一个礼拜过去了，没法儿把它撵走：它总是叫叫嚷嚷地回来了。我老婆把她能给的都给它吃了。难道我们能让它挨饿吗？它跟我们一样是天主创造的啊……可是，我要求青天大老爷，用你们的聪明智慧，把这个问题考虑一下：我，一个穷苦的孤儿，该拿它怎么办呢？没有人来要回这头猪，我们又是贫苦的人；它吃啊吃啊……它的吃量至少有两头猪那末大。那末怎么办呢？再过一个月，我们的全部家产都要给它吃光了，连我们夫妻俩的皮

也要保不住了。那末，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个吃掉猪或是被猪吃掉的问题。——我们就来吃猪；可是我们只吃了一点儿；因为村子里的人听到了风声，多米尼克老婆子向村长告发，跟村长一起跑来，把猪肉统统拿走了。”

“真的把猪肉统统拿走了吗！”多米尼克老婆子愤愤地插嘴道，“猪的后腿又怎么样了呢？”

“那得问克鲁契克和别的狗儿。我们把后腿放到储藏室里过夜的。要知道，狗儿都看到的；门上有个窟窿；所以狗儿就爬进去，吃了一个饱……怎么控告我偷窃呢。”

“那末，母猪是自己跟着你跑去的，可不是吗？把你这话对白痴说去吧，可别在这庭上说！你这偷窃的惯贼！谁偷了磨坊老板的羊？谁偷了神父的鹅？你说，是谁？”

“你看见谁偷了？你看见了吗？”柯齐奥尔的老婆尖声嚷道，奔过来要用指甲抓人。可是对方毫不怜惜地继续说道：

“是谁盗窃了教堂里风琴师的马铃薯窖？村子里丢失的一切东西，不管是鹅啊，鸡啊，耙啊，锄啊，又是谁偷走的呢？”

“你这烂污货！你年轻时干的勾当，就是你的雅格娜现在跟乡下小伙子干的勾当——现在没有人跟你提了，你从前难道不是下贱的破鞋吗？”

这句话可激怒了多米尼柯娃。“你竟敢把我的雅格娜也拉扯上了！”她暴跳如雷地叫道。“你敢！我要打掉你的牙，叫你吞下肚去！”

“闭嘴，娘们！再吵我就把你们轰出去！”雅希克一手提着裤子，吆喝着使她们安静下来。

接着是传询证人。

原告多米尼柯娃先说话。她采取了低沉虔敬的语调，时常

呼吁钦斯托霍瓦圣母作证。她一口咬定母猪是她的，柯齐奥尔在它吃草的牧场上把它偷走的。她倒并不是因为这个才求法官老爷惩罚他——但愿天主判他在炼狱多待一个时候！——而是因为他当众对雅格娜和她本人百般污蔑(她说到这里把嗓门儿提到了最高腔)。

其后作证的是多米尼柯娃的儿子西蒙：他十指交叉的双手举到帽子跟前，好象在教堂里祷告的人一样，两只眼睛始终紧瞅着推事，用单调的哭诉声调说道：那头母猪是他母亲的，浑身白毛，尾巴附近有块黑斑，一只耳朵给波利那的狗拉帕撕坏了；拉帕在今年春天向那猪进攻的，猪大哭大叫，他在储藏室里也听得见。

接着就是旁的证人说话，他们都证实了西蒙所说的话；这时候，玛格达透过栅栏，吐出了不少否认和咒骂的话，多米尼柯娃的眼睛，盯着圣像或是柯齐奥尔直瞧，而留神静听的柯齐奥尔呢，视线一忽儿射到证人身上，一忽儿射到他老婆身上。

旁听的人们很有兴趣地听着，有时候发出一声低语，或是一句讽刺的评语，或是一阵哄然大笑，笑声被雅希克严厉地喝住了。

案子经过充分的审问，要退庭评议后才能处理。退庭时，人们就散到走廊和屋子外面去了，去呼吸新鲜空气，吃点东西，跟证人说说话儿，或是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的冤屈，还有人用毒辣的谩骂抱怨审判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退庭评议过了，当庭判决了，这就轮到波利那的案子了。艾娃站在法庭里，逗弄着她的娃娃。她泪如泉涌，诉说着她怎样的到他家里去做女佣，忙得连腿也要折断了，却从来没有一句好言

好语，没有一角睡觉的地方，连吃也吃不饱，不得不向邻居去要饭，而且他工钱也不给，却把她撵出来了，连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也一同撵到大路上来了。——说到这里，她就痛哭流涕，倒在推事的脚边，发出绝叫道：

“青天大老爷，我受的冤屈就是这样，这就是他的孩子。”

波利那愤愤地咕哝道：“她撒谎，她这种贱胎就是这样装腔的。”

“撒谎？列普卡村子里的人，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你是个淫荡的娼妇！”

“青天大老爷啊！他过去老是叫我艾芙卡，叫我别的更加亲热的名字哩。他从城里回来，就给我带来了念珠，好几次带来了面包卷儿，说什么：‘拿去吧，艾芙卡，拿去吧，我的最亲爱的！’……而现在……耶稣啊，耶稣啊！”

她说到这里便大声怒吼了。

“你这骗人的婊子！你为什么不说我还给你带来了一床羽毛被子，对你大声嚷道：‘睡吧，艾芙卡，睡在羽毛被子里吧！’”

大家哄堂大笑。

“怎么啦，你没说过？你哪一桩事情没有对我许过愿？”

“天哪！”波利那十分狼狈地喊道。“可恶极了！可她还没遭天雷劈哩！”

“青天大老爷，这是事实，大家都知道的：列普卡村子里的人都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叫证人说话作证好了！”她叫了起来，随即涕泪滂沱，哀号不绝。

实际上，证人们要说的不过是些流言蜚语罢了；所以她又重新提出她所掌握的证据。作为最后的一着，她把她的娃娃也摆出来了，她把娃娃送到法官面前，娃娃蹬着赤裸裸的双腿，哇哇

大哭。

“青天大老爷可以亲眼看出来，他是谁的孩子，”她大声说道，“这土豆一般的鼻子，这灰褐色的烂眼睛，是谁的长相呀？波利那和这孩子，就象两滴水似的一模一样。”

不过，这话可使法庭没法儿维持庄严了；旁听的人们把孩子和波利那比较时，也都哄然大笑，前仰后合。而俏皮话也出了许多。

“倒是个给你配对的姑娘啊。活象一头剥了皮的狗。”

“叫鳏夫波利那娶了她吧：孩子可以当个牧猪人。”

“啊，她的头发秃得象春天的母牛一样了。”

“她才是个美人儿哩！把她当作稻草人，搁在玉米田里，所有的鸟都会逃跑的。”

“她满头满脸都粘着油腻和尘垢。”

“因为她是个节俭的人呀：为了节省肥皂，一年只洗一次脸！”

“这也难怪；她那末忙，她得给犹太人生炉子呢①。”

大家的话一刻比一刻更加刻薄毒辣，艾娃哑口无言地站在那儿，呆看着四周的人群，眼睛里露出丧家之犬茫然的神色，脑子里迷迷糊糊地思量着一些事情；这时候，多米尼柯娃高声叫道：“别乱嚷嚷！嘲笑象她这样不幸的女人是罪过的！”于是，大家突然静下来了，不止一个人露出了明显的羞愧的神色。

可是艾娃的起诉却完全失败了。

波利那感到大为快慰。要不是起诉失败的话，尽管他无罪，

① 信奉正教的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许生火的，即使冬天也不许。因此，他们就雇个贫苦女人，在安息日给他们挨家生炉子。

他还是会深刻地感觉到定罪的耻辱以及奉命抚养孩子的负担；正如他心里想的，法律时常放过有罪的而处罚无罪的，你简直没法儿说。他见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了。

他立刻离开了法庭。他等候着多米尼柯娃和他同行，心里又开始考虑这件事情的始末了。艾娃这样的控告他，他捉摸不定她的动机何在。

“不，这不是她搞的把戏；她的头脑想不出这种把戏。另外有人教唆她的。——这人究竟是谁呢？”

他跟多米尼柯娃和西蒙一同到一家酒店里去喝点儿酒，吃点儿东西；因为已经过了正午了。多米尼柯娃暗示道，这整个儿事情都是他那铁匠女婿搞的鬼；波利那却无法相信这一点。

“这样搞，他能有什么好处？”

“叫你烦恼、呕气，给大家取笑，他心里就痛快了。这家伙会活剥人家的皮，就为了剥皮很有趣！”

“艾娃的这种怨恨——我也没法儿明白。我哪一方面也从来没有亏待她；正好相反，她那小杂种洗礼的时候，我还给了神父一袋燕麦！”

“可是，她在磨坊老板那儿干活呀；磨坊老板跟那铁匠是狼狈为奸的。——你不明白这一点？”

“我明白，可是我没法儿解释。——再喝一杯吧？”

“好，我奉陪；可是玛蒂亚斯，你先喝。”

他们喝了第二杯，又喝了第三杯，又吃完了一磅香肠，半个面包。波利那给犹兹卡买了许多面包卷儿，准备动身了。

“多米尼柯娃，跟我一起走吧；我们可以谈谈天。一个人走太无聊了。”

“好的。可是我必须先到教堂去，做些祷告。”

她很快就回来了，他们也就动身了。

他们走到森林的时候，太阳正在向西方落下去。

他们时常交谈一两句，但也只是出于礼貌：沉闷地坐在一起，对他们是永远不合适的。然而他们说话不多，不过防止打瞌睡，象谚语所说的，“免得舌头干燥”罢了。

波利那鞭打着小马。小马现在浑身大汗，又是累，又是太热，走得实在太慢了。波利那时而吹口哨，随即又落入了沉默，心里左思右想，反复盘算；还不时偷偷地对那老婆子看上一眼。老婆子的脸干枯粗糙，死板板的，皱纹很深，透着白蜡似的颜色。她那没有牙齿的下巴颏儿微微牵动，好象在默默地祷告一般。有时候她把那系在颈子上的红头巾拉到她的额角上，因为阳光正好照在她的脸上。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有灰褐色的眼睛在闪动。

“你的马铃薯都掘好了吧？”他终于问道。

“我们掘好了。收成挺好呢。”

“你养猪就更容易了。”

“我正养了头肥猪；狂欢节的时候就用得着了。”

“是啊，是啊——听说拉法尔的儿子伐莱克派人送伏特卡上你那儿去了。”

“是的，旁的人也送过。可是他们都白费了钱了。不，我的雅格娜是不嫁给他们那号人的。”

她抬起头来，象鹰隼似的炯炯地对着他直瞧。但波利那是饱经世故的人，他可不象小伙子那样的给搞得慌慌张张的。他用平静和莫测高深的沉着态度对待她的眼光。有好一个时候，两个人谁都不说话儿；好象彼此都要用沉默来互相竞赛似的。

由波利那先开口谈到这件事，是不相宜的。他怎么能说呢？

他已经过了中年，又是列普卡村子里第一流人物，怎么能向她透露他已经看中了她的雅格娜呢？但他是个性情暴躁的人，处在这种不得不旁敲侧击地来刺探对方意思的情况下，他觉得胸中怒气直冲。

多米尼柯娃看到他生气，也知道他为什么生气；然而她不愿意说一句话来帮助他把心事透露出来，她还是默不作声地瞧着他。可是，为了好歹说点儿什么，她终于开口道：

“你看上去挺热的，好象这是收割的时候似的。”

“因为我实在是热啊。”

天气也的确很热。森林把他们团团围住了。枝繁叶茂的屏障，不让一丝风流通；太阳猛烈地燃烧着树梢，被阳光烤炙的树梢因此都萎垂在大路之上；从干涸的池塘里和地上橡树的落叶堆里，又升起了一股淡淡的象菌似的臭味，叫人的鼻子里刺激得难受。

“你可知道，”老婆子说道，“我，还有别的人，时常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象你这样的人，我们中间的一个名气很大的人，又有钱，又比大部分人能干，却丝毫没有弄个官儿做做的野心呢？”

“你说得对，我没有野心。那样的官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在这儿当过三年村长：害我赔了不少钱。我损失很大，我老婆因此对我生气。”

“她很有道理。当个官儿就应该是名利双收的事。”

“多谢！我得对警察鞠躬，对每一个书记每一个法庭上的小厮哈腰，这可真是好大的光荣啊……如果捐税没有缴，桥梁没有修好，如果一头狗给车辕撞疯了，又是谁的不是呢？咳，总是村长不是！说到利呢！我不得不送给文书和区里的官儿的鸡呀，鹅呀，鸡蛋呀，又有多少！”

“你说得对；可是这儿的乡长彼得却没有什么好埋怨的。他买了地，还盖了一间储藏室。”

“是呀；不过，他不再当乡长的时候，他怎么办呢？”

“那末你以为……”

“啊，我睁开眼睛瞧着的，我多少看得出点名堂。”

“他最自以为了不起哩；他跟神父很不和睦。”

“如果他真是搞得飞黄腾达，那也是仗着他老婆的本领；她才是真正的乡长，所有的牌都操在她手里。”

又是一阵沉默，——相当于念一个长的主祷文的时间。

“请你告诉我，”她终于不慌不忙地说道，“你可打算派人把伏特卡送到什么人家去吗？”

“咳，我是个老头儿了，对女人是不再存这个心了。”

“哪里的话。一个人，再也走不动了，自己没法儿把汤匙送到嘴边了，只能挨着火炉坐坐了，这时候才是老了。说到你啊，我看见过你扛着一袋黑麦呢！”

“就说我还强健吧；又有谁愿意嫁我呢？”

“这一点哪，你没有试过就不会知道的。”

“再说呢，我的子女都长大了，我不能碰上第一个姑娘就随便娶了来啊。”

“立下赠与财产的文书，就是最好的姑娘也不会不肯嫁你的。”

“赠与财产的文书！一个姑娘，为了到手一英亩地，哪怕是教堂门口的乞儿，她也愿意嫁他。”

“男人又怎样呢？难道他们不愿意娶个有赔嫁的姑娘吗？”

他没有回答这话，却鞭策小马快步前进。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他们走出森林，走上了白杨并列的

大道时，才把沉默打破了，波利那这时候突然叫道：

“象现在这样的世界，见他妈的鬼吧！一切事情，哪怕是一句好话，你都得为它付出代价！世道是糟得不能再糟了。连子女也起来反对他们的父母了；哪儿也没有孝顺的事，人人都要把别人吞下肚去！这些狗东西！”

“他们都是傻子，忘了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躺到圣地里去的。”

“孩子刚开始长大成人，就胆敢反抗老子，嚷嚷着要分老子的一块地了。而且，年青的光是一味嘲笑年老的。混帐东西！他们以为自己的村子是个破烂地方，他们瞧不起一切古老的规矩，有些人甚至以为穿上庄稼汉的衣服是可耻的哩！”

“这都是因为他们不敬畏天主的缘故。”

“是这缘故也罢，不是这缘故也罢，反正是不对头。”

“而且一定不会改好的了。”

“一定要改！可是谁能强迫人改邪归正呢？”

“天主的审判！你瞧着吧，末日要到来的，天主会惩罚他们的！”

“是的，不过末日到来之前，又有多少人要误入歧途啊。”

“时势太坏，比瘟疫也不如。”

“时势坏，可人也坏哪。铁匠是什么名堂？乡长又是什么名堂？他们跟神父吵架，煽动人们反叛；他们引诱人们，糊涂虫还相信他们哩。那个铁匠，虽然是我的女婿，可真是要我性命的毒药啊。”

他们一面继续齐声慨叹世道的败坏，一面透过道旁的白杨树眺望他们正渐渐行近的村庄。

远远地看得见教堂墓地外有一排弯倒着身子的女人：透过笼罩她们的一层薄薄的尘雾，隐约可辨；从低洼的牧场上吹过来

的微风，把喀啦喀啦的打麻器沉闷单调的打击声，送到了他们的耳边。

“正好是适宜打麻的气候。我要下车去跟她们说话，因为雅格娜也在那边。”

“我送你到她那边去吧；我又不费事儿。”

“玛蒂亚斯，你今天对人真亲热啊，”她带着狡猾的微笑说道。

他们从白杨大道转入了经过田野通向墓地的小路。围住墓地的灰色石头矮墙外，桦树和枫木的树荫下，以及斜靠在墙头的几个十字架的阴影下，有近二十个女人正在十分忙碌地打着干麻；一层纤维的雾浮游在她们头上的空气里，有几缕粘在黄澄澄的桦树叶上，挂在十字架的黑色胳膊上。再下面的地方，土坑里已经点上了火，坑上架着棍棒，湿麻正放在棒上烤着。

打麻器在紧张地工作，所有的女人都俯仰着身子迅速地挥舞着胳膊；不时有一两个女人挺直了身体，把一束麻上的木屑打掉，然后把它卷起来，丢到摊在她前面的一块麻布上。

现在太阳正在森林顶上，光线直射在她们的脸上，可是她们满不在乎；工作、欢笑和快乐的谈话，一刻也没有停顿过。

“天主祝福你的工作！”波利那向雅格娜大声说道，雅格娜正用足力气打着麻。雅格娜只穿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红裙子，头上裹了块头巾，挡住灰尘。

“谢谢你的祝福，愿天主祝福你！”她欢乐地回答道，抬起她深蓝色的眼睛瞧了对方一眼，微微一笑，使她那晒黑的美丽的脸显得更为妩媚。

“亲爱的，麻挺干燥吧？”她的母亲拨弄着打过的麻，问道。

“干得象胡椒子一样了；挺脆挺脆的。”

雅格娜又含笑向那老家伙瞧了一眼，瞧得他浑身都酥软了。他啪的舞动鞭子，驱车走了；虽然再也看不见她了，他还是再三地回过头来瞧她——因为他心灵的眼睛还是看得见她的。

“一个象母鹿一样文雅的姑娘啊！”他喃喃自语道，“呀，正是如此！”

第　四　章

礼拜日又来到了：是个明朗的九月的礼拜日，天空里游丝无数，阳光灿烂。

波利那家的牲口都在储藏室那边刈割过的田地上吃草，古巴在一棵亭亭如盖的玉米的阴影里留神地看守着牲口，同时又在把他的祈祷文教给维蒂克。

“用心听着我教给你的祈祷文，”他庄重地说道；“这些都是神圣的词句啊。”

“我正听着呢，古巴，我正用心听着呢。”

“那末你为什么瞧着那些果园？”

“我看到克莱姆巴家的树上还留着一些苹果呢。”

“啊！那末你想吃那苹果吗？苹果树可是你种的吗？——得了，把信经再念念吧。”

“你也没有孵鹧鸪呀；可是你把整窠的鹧鸪都捉来了。”

“傻孩子！苹果是克莱姆巴家的；但鹧鸪是属于天主的啊。你明白吗？”

“但你捉鹧鸪的那块田地，是属于大地主的啊。”

“田地也是天主的。你可聪明过头了。——现在念信经吧。”

他就念，可是念得急急忙忙的，因为跪得太久，膝盖都痛了。

“小马大概闯到米哈尔的苜蓿田里去了！”他大声叫了起来，准备去追那小马。

“别管它，你念你的祷文吧。”

他终于把祷文念完了，可是他得跪在那里，他就左右旋转扭动着身体。一群麻雀栖息在附近的一棵树上，他向它们丢了一块泥巴，却又立刻懊悔得捶起自己的胸膛来了。

“哦，‘奉献’的最后几句是怎样的啊？我看是象只熟梨似的囫囵吞下去了吧？”

他念完“奉献”，立刻跳起身来，叫醒拉帕，跟它一起玩儿。

“小牛犊儿似的自作聪明的人。老是跑来跑去！”

“你要把鹧鸪送到神父那儿去吗？”

“唔，我要去的。”

“就在这儿烤了吃的话，味道有多美啊……”

“你有马铃薯可以烤来吃。还要别的干么？”

“你瞧，他们已经到教堂去了！”维蒂克大声说道，眼睛透过篱笆和果园的树林，瞧着那红色围巾闪烁生光地沿着大路过去。

天气十分温暖，家家的门窗都大开着。这儿那儿的屋子门口，有些人还在洗脸，梳头发，编辫子，或是拍打着那在箱子里委屈地放了一个礼拜的漂亮衣服；有的却已经动身了，她们穿着火红的罂粟花色的、洋红的大理花色的、或是金莲花色的衣服。花枝招展的妇人和姑娘，长工，小孩子，庄严的庄稼汉（他们穿着白色的带兜儿长外套，叫人联想起一大束黑麦），都沿着那通向池塘的大道缓缓地向教堂走去。池塘映着阳光、象是一个金色的盘子。

大钟欢乐地鸣响，告诉人们今天是礼拜日，是休息和祈祷的日子。

古巴本来想等到钟声停止以后再走的，可是他忍耐不住了，便把鹧鸪藏在带兜儿长外套里，说道：

"维蒂克！钟声一停，你就把牲口赶回牛棚里，然后上教堂来吧！"

于是他就沿着大路动身了；大路旁边都是果园，路上撒满了菩提树黄色的落叶，所以他仿佛是走在斑驳的淡棕色毯子上似的。因为自己瘸得厉害，他尽力快跑着。

神父的住宅座落在教堂对面一个大果园的深处；园里树上还结满着青色的梨和红色的苹果。门廊上面连连绵绵地长着一棵野葡萄树，叶子如今已蔚为一片绚烂的深红。古巴站在门外，局促不安，胆小地向窗子和走廊里张望。他不敢走进屋去，就待在一个大花坛旁边；花坛上盛开着玫瑰、紫罗兰和翠菊，十分芳香馥郁。一群白鸽，从苍苔染绿的屋顶上飞下来，停在门廊上。

神父正在果园里散步，作着每日必作的祈祷；但他有好几次摇动苹果或梨树的树干。果子哗啦哗啦地象雨一样的落下来，神父都兜在他的法衣里了。

古巴走到他面前，恭敬地抱住他的膝盖。

"你有什么事情啊？——哦，原来是波利那家的古巴！"

"是我。我给神父捎来了几只鹧鸪。"

"谢谢你的礼物，到这边来吧。"

古巴遵命走进了走廊，但又在房间门口停住了。他怕走进去，只想从开着的门里瞧瞧挂在墙上的各种图画。他划着十字，发出虔诚的叹息，他目睹的富丽堂皇使他眼花缭乱，泪水涌到了眼睛里，心中很想作个祷告。只是他不敢跪到光滑雪亮的地板上去，生怕把地板弄脏了。

神父立刻从房间里出来了，递给他一个兹罗提，说道：

"天主嘉奖你，古巴；你是个好人，又是个虔诚的信徒，礼拜日没有一次不到教堂望弥撒的。"

古巴又抱住了神父的膝盖，他欢喜得精神恍惚，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门、怎样来到大路上的了。

“怎么，不过几只鹧鸪，就给了那末多的钱！我真是敬爱神父！”他瞧着给他的钱币，低声说道。他不止一次地送过神父小鸟，小兔儿，或是蘑菇；但从来没有拿到过那末多的钱，至多也不过是十个戈比和一句好话罢了。可是这一回啊！天哪！竟是整整的一个兹罗提！——而且，神父还叫古巴到他房间里去，说了那样温和的话。主啊，主啊！

“关心穷人的，就只有神父一个，除了他就再也没有别人了！——愿天主和钦斯托霍瓦的圣母保佑他健康！——是的，你是个好人，是个慈悲的人！——村子里的人，长工也好，地主也好，都替我起了绰号——管我叫瘸子，老废物，寄生虫。除了神父，谁跟我说话都没有丝毫善意和同情。……大家都不关心我，却去关心马和狗。然而我出身诚实可靠的家庭，是农民的儿子，不是什么捡来的弃儿。”

他想到这里便昂起头挺起胸膛，几乎是目空一切地望着他身边那些向教堂墓地走去的人们，望着围墙外驾在车上的马匹。他戴上帽子，遮住脑袋上蓬乱的头发，摆出庄严堂皇的神气，慢慢地向教堂走去；虽然他一瘸一瘸地搞得尘土飞扬，他还是把两手插在腰带中间，摆出象个农民的模样来。

不。今天他可不愿象往常一样待在教堂入口的地方了。他大胆地分开人群走进去，甚至挤近了围绕大祭坛的栅栏——那儿一向只是地主们站的地方，如今站在那儿的是他的东家波利那，乡长，在巡行瞻礼中给神父撑圣体伞的人们，以及那些手中执着蜡烛在举扬圣体时围住祭坛的人们！

他们惊异而又生气地看着古巴。他不止一次地听到辱骂和

叱责的话，受到恶狠狠的白眼——就象狗到了不要它去的地方遭到白眼一样。但今天他却置之度外。他的拳头里紧握着金钱；他的心灵里充满了甜蜜、温和的感情。他有一种舒畅的感觉，好象他现在才忏悔受赦一般；不，他甚至感到了比忏悔受赦还要舒畅的感觉。

礼拜开始了。他挨着圣餐桌跪下，跟别人一起唱赞美诗，眼睛虔诚地凝望着祭坛。祭坛上面，可以看到天父的圣像：一个白发的贵人，神色严厉——就象德伽斯戈瓦·伏拉的大地主一样。祭坛中央，钦斯托霍瓦的圣母穿着镀金丝衣服，在向他俯视。

四面金光灿烂，蜡烛生辉，红色的花束灼灼欲燃。头上围着光轮的庄严圣像，从墙上和彩色玻璃窗上向他俯下身来，一条条金黄、紫红和青莲的光芒，把虹一样的色彩泛滥在他的脸庞和脑袋上，他感到好象是在日落之际，跳进了那水面映照着天空的池塘一般。面前是一片怡悦心情的壮丽景象，他因而落入了极端兴奋的境界，满怀敬畏之情，连身体也不敢动弹了。他一动也不动地跪在那里，凝望着钦斯托霍瓦圣母美丽慈祥的黑沉沉的脸，用干燥的嘴唇接二连三地作着祷告，用狂喜的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力量和热情，高唱着赞美诗，可以听得出来，他那没有调子的嘶哑的声音，压倒了大家的声音。

“古巴！你象犹太人的山羊一般在咩啊咩的大叫哪！”有人在他身旁低声说道。

“为了耶稣和圣母！”他答道。

神父现在走到讲道坛上去了。来做礼拜的人都抬起头来凝望那穿着白色法衣的人；他俯身向前，对着大家朗读这个礼拜日的福音。读完福音，布道就开始了：他讲得很长，可是十分有力，许多人流泪哭泣，许多脑袋悔恨地低了下来。古巴的眼睛对着神

父象对着圣像似地呆看，他心里为一件事纳闷：刚才跟他说话、把一个兹罗提给他的难道就是这个人吗？因为这个人现在一变而为乘着光华灿烂的车子的天使长了。他提高声音，痛斥人们的罪恶，痛斥贪欲和酗酒、淫乱和怨毒、对长者不敬、对天主冒渎，这时候，他的脸色发白，他的眼睛里闪出光芒。神父的声音震响着，呼吁他们，要求和请求他们悔过；后来，古巴想到这种种罪恶，想到罪恶的可怜可哀，吓得大声哭起来，而全体信徒（不仅是妇人，壮健的庄稼汉也一样），也跟着他哭起来了——整个教堂里充满了呜咽的声音。神父用忏悔结束布道，转向祭坛，跪了下来，这时便有一阵哭声响彻全堂；所有的人都俯伏在铺道上，好象是旋风吹倒的森林；一阵尘埃的雾霭，也从那一群这样趴着的、痛哭流涕、伤心悔恨、请求天主宽恕的人们身上升腾起来了。

接着又是一片寂静——是祈祷的寂静，是在心底里与天主感通的寂静；因为现在大弥撒开始了。风琴奏出低沉的、洋溢着敬畏之情的乐声；古巴的灵魂里充满了爱和天福，膨胀欲裂。

突然，可以听到神父的语声从祭坛上传过来，飘浮在俯伏着的人群的头上——奇怪的激动人心的声音，神圣而又神圣的言语啊。接着，雷鸣似的钟声一齐迅速地响起来了，香烟蔚为馥郁的烟柱冉冉升起，把信徒们笼罩在芳香的迷雾里了。啊，那时候古巴为幸福的狂喜所袭，只能叹息、伸开两臂、捶打胸膛了，因为他感到自己渺不足道而欢喜得几乎要昏过去了。

“耶稣啊，我敬爱的耶稣啊！”他茫然若失地喃喃而语。可是他的拳头紧握着那个兹罗提：因为举扬圣体已经结束，现在安姆勃罗司捧着盘子走过来了，他用钱币在盘子上叮叮当当地敲着，告诉人们他来为教堂的蜡烛募款了。古巴立起身来，把他的兹罗提丢在盘子里，又慢慢地从盘子里取回几个戈比——就象

他看见过的屡次这样做法的农民一样。他怀着无限的喜悦，听到安姆勃罗司说道：

“天主保佑你！”

不久就分发蜡烛，因为圣体已经陈列出来，以后就要排成行列，绕行教堂一周了。古巴伸出手来，心里很想拿一支大蜡烛：但他的眼睛遇到了跟雅格娜一起站在他近旁的多米尼柯娃冷冷的谴责的眼色，所以他就挑了一支小的蜡烛。他立刻把小蜡烛点上，因为神父手里捧着圣体龛，向人们转过来了。行圣礼的神父唱着诗篇，慢慢地走下祭台的台阶，进入了立刻为他腾出来的过道——一条唱诗者、摇曳的烛火、华丽的色彩和低沉的吟咏声所构成的过道。行列开始走动了，风琴大声轰鸣，钟声骚然应和，信徒们以庄严一致的信心扬声高唱。在群众的面前，在那蜿蜒前进的一行行荧荧的蜡烛的前面，有个银十字架闪闪生光，跟在十字架后面的是圣像，围着花朵、花边和箔饰，蒙着雾一样的白麻纱，隐约可见。行列走到了教堂的大门口，阳光射进门来，灿然照亮了它所穿透的、香烟的云雾；旗帜垂下来走过大门时，微风把它们吹得飘飘荡荡，仿佛是绿色和紫色大鸟的翅膀。

行列绕着教堂巡行，古巴一面用手护着蜡烛，一面拐着瘸腿，顽强地紧跟住神父；神父的头上，波利那、铁匠、乡长和汤马斯·克莱姆巴给撑着一顶红色圣体伞。圣体伞下面，金黄灿烂的圣体龛闪射出光芒熠熠，龛正对着太阳，可以看得见阳光照彻了龛中央半透明的圣体。

古巴全神贯注，心无余念，所以一再颠踬或是踩在别人的脚上。

“蠢货，留点儿神！”

“你这瘸腿的稻草人！”

但是他却没有听到这些个辱骂。赞美歌庄严地和鸣，高唱入云，正如那向圣体龛内苍白的阳光涌去，又在它四周迸散的、旋律的波浪。头上的青铜钟不绝地敲出朗朗的清音，送入空中，致使枫树和菩提树抖动着丫枝，时而有微红的叶子从树顶上飘落下来，象是头受惊的鸟儿。高高的，在上边儿很高的地方，在教堂尖塔和低垂的树木上空，一群受惊的鸽子在打着盘旋。

礼拜完毕，他们大家都拥到教堂周围的墓地上去，古巴跟其余的人一起去了。

虽然他知道这一天农舍里有顿好吃的，他可不忙回去，却待下来跟相识的人谈话，并且逐渐走近了他的主人们；安蒂克和他的妻子正站在那儿跟别人说话，做完大弥撒以后，他们惯常是这样的。

停柩门外的大路上，另外有一群人，以铁匠为首，聚在一起。铁匠是个壮健的汉子，从头到脚都是城里人的打扮，他穿一件带兜儿的黑色长外套（背上落了几点蜡烛油），戴一只深蓝色的帽子；长靴上套一条长裤，背心上装饰着一条银链。他面孔红润，头发鬈曲，胡髭通红，说话响亮。而且他的笑声也是响亮的：他是村子里最机灵的才子，如果他拿什么人开个玩笑——得，那个人的命运就难受了。波利那留神瞧他，听他说话。他听得出，铁匠连自己人也不肯饶过。难道他会饶过他的岳父吗？他为了老婆的陪嫁跟岳父大闹意见呢！但波利那没有能听到多少，因为多米尼柯娃刚和雅格娜从教堂里出来，现在正从他面前走过。她们走得不快，因为她们在墓地里停下步来，跟许多人打招呼，说话。他听到多米尼柯娃用低沉虔诚的声音，说了几句关于神父的话；雅格娜在这个时候就看望着周围的人们。她的身材跟在

场最高大的人一般儿高，因此很容易被人看到；许多长工也在看她，他们在停柩门外吸着香烟，对着她露出牙齿傻笑。她确实是个美人儿，衣着漂亮，风采动人，农村里许多富家女儿都赶不上她。

在雅格娜身边经过的姑娘和妇人们，都对她仔细打量，她们或者是出于羡慕，或者只是想一饱眼福，瞧瞧她的衣饰：上等料子做的条纹裙子，虹一般的色彩变幻万端；黑色的长统靴，红色的鞋带直结到露出精致白袜的地方；樱桃色天鹅绒胸衣，绣着金花，鲜艳夺目；丰满白晰的颈子上挂着琥珀与珊瑚珠的项链，还有一束色彩缤纷的缎带打颈子边飘垂在背后。

雅格娜对那些羡慕的眼色可全不在意。她深蓝色的眼睛东张西望，终于遇到了盯着她直瞧的安蒂克的眼睛；于是她的面孔涨得通红，拉住母亲的袖子要回家去。

"再等一会儿，雅格娜！"母亲一边儿在后面叫她，一边儿跟波利那打招呼。

她简直没法儿走掉了，现在长工们成群的围上来了，又是问安道好又是开玩笑的。——她就跟古巴说话，语气之间，不无辛辣的味道。因为古巴钉紧着她，象看着什么漂亮图画似的看着她。古巴装出鄙夷的神气，一瘸一拐地转身回家去了；他的主人们正踏上归途，他得去照顾马儿呢。

"是啊，她是张图画啊！"他在门廊里坐下的时候，话就从嘴里漏了出来。

正好犹兹卡把午餐端出来。她就问道："谁是图画呀？"

古巴垂下眼睛，他又是不好意思又是害怕，深恐泄露自己的秘密。可是午餐吃得很久，东西又丰富，他也就很快地把一切都忘了。

他们都从容不迫地吃着，态度庄重，一言不发，这样一直吃到饿火平息为止。现在不太饿了，他们就可以谈谈话儿了，用更加讲究的心情来欣赏他们的食物了。

犹兹卡今天担任主妇的职务，她留神着叫每个盆子始终得到适当的供应，时常去添些食物出来，以免哪一个盆子或许会露出盆底来。

在这样宜人的天气，他们正吃着饭的门廊显然是最好的地方。拉帕跑来跑去，呜呜地叫着要吃东西，甚至站起身来往盆子里张望，有人扔给它一根骨头，方才罢休。它衔着骨头跑了，主人喊它名字时就高兴得吠叫起来；麻雀躲在篱笆上想吃面包屑，它又跳起来想捉它们。

过路人兴高采烈地祝他们快乐：他们对这种良好的祝愿总是齐声一致地道谢。

"我听说你送了几只鸟儿给神父，"波利那说。

"是，我送了的。"古巴放下汤匙，告诉大家：神父曾经请他到房间里去，他看见房间里有许许多多的大书。

"他什么时候有工夫把这些书都读完呢？"犹兹卡满不明白地说道。

"什么时候？当然是晚上哪。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喝着茶，不断地读着书。"

"一定都是敬神的书，"古巴补充道。

"难道还会是别的书吗？当然不是拼法读本！"

"他看报，村代办所每天给他送去的报，"汉卡补充道。她的丈夫也接口道：

"是啊，看了报，我们就知道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了。"

"铁匠订了一份，磨坊老板也订了一份。"

“无疑是一份适合铁匠看的报纸吧，”波利那冷笑着说道。

“偏巧跟神父订的报纸是一样的，”这是安蒂克激烈的反驳。

“那末，你是知道的了？你读过吗？”

“是啊，我读过……还不止一次。”

“你听他的话，决不会变得聪明些的。”

“那末你以为谁是聪明的呢？一个有十七英亩田、八头牲口的人，也许是吧？”

“你趁早闭嘴，别惹我生气！老是跟我吵架！你面包吃得太多了，我的面包哪！”

“是呀，吃得太多，象鱼骨一样梗在喉咙里了！”

“那末去找更好的面包吧。汉卡的三英亩田，会给你面包卷的！”

“只有马铃薯；可是这些马铃薯谁都舍得给我的。”

“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给你的。”

“是么？我象头牛一样的干活，连一句好话也从来没有听到过。”

“别处的生活轻易些，白给你东西吃！”

“别处当然比这儿好。”

“那就到别处去试试吧！”

“怎么，空着手出去吗？我可不干！”

“我给你一根赶狗的棍子。”

“爸爸！”安蒂克大声叫道，一面跳起身来，可是又立刻倒下去了，因为汉卡抱住了他的腰。老人凶狠地瞅住他；接着，好象午饭已经吃完似的，划了个十字，离开吃饭的地方，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一面厉声说道：

“你以为我会把家业放手，靠你来供养我吗？我决不放手！”

大家都立刻站起身来，离开了门廊，只剩下安蒂克一个人待在那儿想心事。古巴把马牵到储藏室那边的苜蓿田里，自己便在麦秸堆旁边躺下睡觉。可是他睡不着；过饱的食物重重地压在心头。再说呢，他现在又想到一个念头：如果他有一支枪，他就可以把鸟打个够，而且说不定还能打到一两只小兔儿——每逢礼拜日，就可以送给神父。

铁匠是有办法给他铸造一支枪的。他给守林人做了一支；这支枪在树林里放射的时候，村子里也听得清清楚楚！

"一个头等的手艺人！——可是他做一支枪，就要五个卢布！"他落入了沉思。

"我到哪儿去搞那五个卢布呢？冬天就要来了，我一定得给自己买一件羊皮外套。我的长统靴，也穿不过圣诞季节的了。——哦，我可以到手十个卢布，两件衣服——裤子和衬衫。一件羊皮外套，不论怎么短，也得要五个卢布。长统靴，又要三个卢布。我必须买一只帽子；此外还得花去一个卢布，请神父给我死去的亲人做弥撒。这样一来，就一个子儿也不剩了！"——他大为失望，他在口袋里摸索着可能留下的一点儿烟草，这就碰上了他刚才忘掉的现钱。

"啊，我还有一些现钱在这儿呢！"——他再也不想睡觉了。从酒店里传来一阵遥远的音乐声，一阵叫喊的回响，都因为有一段距离而显得柔和了。

"他们正在那儿——跳舞、喝伏特卡，也在抽烟！"他叹息道；他重新俯伏在地上，远望那用绳子缚住的马儿，马儿已经聚在一起，正在互相轻咬着颈子。于是他就决定晚上也要到酒店里去，买些烟草，也看一下跳舞的人。

他不时地瞧瞧自己的钱又瞧瞧太阳，这一天太阳落山特别

迟缓，好象它也需要礼拜日的休息似的。现在他想到酒店去的欲望是那末大，他几乎没法儿忍耐下去；可是他不让自己现在就去，他翻身侧睡，心中暗暗叫苦。安蒂克和汉卡从储藏室背后出来了，正沿着田塍走去。

安蒂克走在前头；汉卡搀着小男孩跟在后面。他们慢慢地走着，有时交谈几句。安蒂克接着又俯下身来，抚摸那新抽的芽叶。

“发芽成长了——密得象刷子上的鬃毛一样，”他嘴里喃喃地说话，眼睛望着那儿英亩他亲手为自己种的庄稼——也就是他为父亲干活儿的报酬。

“密是密了，可是公公的庄稼长得还要盛呢。长得就跟树林一样。”汉卡一边儿说，一边儿看了旁边的麦田一眼。

“我们只要有三头母牛，田里的肥料就可以施得更好。”

“还要一匹我们自己的马……”

“是啊，我们还可以养点鸡鸭，送到市场上去卖。象现在这样的光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爸爸对糠秕都斤斤计较，连马铃薯皮也看得很重。”

“而且给一点儿吃的总要开口骂人！”

他们再也说不下去了。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太多的怨恨和苦痛，以及要想反抗的刻骨的悲愤。

过了一会儿，他又心不在焉地说道：“大约有八英亩地可以归我们的，如果……”

“不会再多了。有许多人哪，犹兹卡，铁匠的老婆，格利哥里，还有我们自己。”她一个一个的计算着。

“如果我们把钱偿还铁匠，留下房子和十六英亩地呢？”

“可是你有钱偿还他吗？”她大声说道，毫无办法的苦恼把她

压倒了；她凝望着公公的田地，泪水开始涌到了眼睛里。那一片象纯金一样宝贵的田地，可不吗，每一英寸上都会长出小麦、黑麦、大麦和甜菜来的啊。

“别哭，傻东西；无论如何，我们总有一天会有八英亩自己的地的。”

“呵，如果能有四英亩地，再加上房子和一块卷心菜地，那就好了！”她指点着一棵棵卷心菜蔚为青翠之色的那一长片土地；他们两个就向那边走过去。他们挨着卷心菜田，在一棵灌木下坐了下来。孩子开始哭着要吃奶，汉卡就来喂他；安蒂克卷一支烟，点上火，吐出烟来，把脸绷得紧紧的。

对于吞噬着他的痛苦，象炭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的痛苦，他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老婆提起。因为，他既没法儿告诉她，她也没法儿了解他：就跟女人们的通常情况一样。女人根本没有什么首创精神，对于事物的意义，既不考虑，又掌握不住，打个譬喻，她们不过象男子所投掷的影子一样地生活罢了。

“可是，”汉卡继续说道，“公公手头有现钱，难道没有吗？”

“他有！”

“可不吗，他给犹兹卡买了条珊瑚项链，足足值一头牛的钱；而且他老是托乡长把钱寄给格利哥里。”

安蒂克附和着，可是他的心思却转到别处去了。

“这是虐待我们大家呀！——还有你母亲留下的衣服！他都把它们锁起来了，连阳光也不让它们见一见：裙子罗，头巾罗，帽子罗，念珠罗……”她这样的继续说了好久，数说着各种各样这一类的东西，也诉说着委屈、悲哀和希望：可是安蒂克顽固地始终一言不发。最后，她忍不住了，就摇摇他的肩膀：

“你没睡觉吧？”

"没有，我听着呢。讲出来吧，你讲讲就好受些。你讲完了，就告诉我一声。"

汉卡天性是好哭的，何况还有许多伤心的原故，这时候她就痛哭流涕了。她哭着说：他跟她说话，就象跟他所看不起的姑娘说话一样，他根本不关心她，也不关心她的孩子。

听到这话，安蒂克就站起身来，轻蔑地答道：

"你大声儿号吧，那些东西，"他把脑袋向那些在他们身边飞过的乌鸦一晃。"那些东西会听见的，会可怜你的！"他把帽子往头上一戴，就大踏步地向村子里走去了。

"安蒂克！安蒂克！"她痛苦地在后面唤他；可是他连头也不回过来。

她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把婴儿包好，走回家去。——看来，他是不让她跟他说说话儿诉诉苦的了。啊，安蒂克，他是十分和善的，的确是十分和善的！老是干活儿，干活儿，干活儿；照料这件事，照料那件事，又照料其他的事；不离开家门一步！除此以外，可什么也没有了。根本没有体谅，没有同情，没有情谊！——别的女人到酒店里去寻欢作乐，或是去参加一个婚礼。——可是安蒂克啊！她就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有时候，他是那末温和，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了；可是，接着又一连好几个礼拜，一句话也不跟她说，一眼也不看她：自始至终老是在想啊，想啊，想啊。确实也有缘有故，够他想的……他的父亲，现在为什么不把田地传给他呢？……现在正是老头儿退休、让他们来供养他的好时候……如果他这末办，她就会象照顾亲生父亲一样尽心照顾他……

她很想跟古巴说说话；可是古巴靠在麦秸堆上，假装睡着了，虽然太阳光直逼进他的眼睛里。她刚在储藏室转角消失时，他就站起身来，拂掉衣服上的草屑，慢慢地取道果园上酒店去

了。

酒店在村子尽头，神父的住宅过去一点，白杨大道开始的地方。

酒店里人还不多。间歇地响起了音乐，可是没有人开始跳舞。小伙子和小姑娘们宁可在果园里跳跳蹦蹦，或者在房子附近、墙脚边上站站——那儿有许多妇人、姑娘，坐在一堆堆刚从森林里斫伐下来的黄色新鲜木材上。最大的房间里，椽子给烟熏得污黑，几乎是空荡荡的没有人影；尘封的小窗扉泛着灰白色，简直不让快要沉落的太阳把红光照射进来，所以难得有什么光线透过窗子、落在磨损了的高低不平的地板上；角落里面，幽暗是格外深沉了。

只有安姆勃罗司和乡村兄弟会一位道友在那里；他们手里拿着酒瓶，站在靠近窗口的地方闲谈着，时常互相干杯祝对方健康。

雅姑斯叮卡也在酒店里，搞得人人都见她讨厌，她毫不妥协地跟全世界的人生气，因为她的子女待她不好，她到了老年还得离开家庭去找活儿干。可是，谁也不答理她的谩骂；所以她就向那黑暗的小房间走去——铁匠和安蒂克，以及几个年青人正坐在那房间里。

灰暗的梁上挂着一盏灯，把朦胧的淡黄色的光芒照在长着又多又乱的金色头发的脑袋上。男人们围成一圈坐着，肘拐儿撑在桌子上。大家的眼睛都盯在铁匠身上；铁匠面孔通红，身体前俯，一忽儿伸出两条胳膊，一忽儿用拳头擂着桌子；但他说话却用压低了的声调。

外边儿，低音提琴在呜呜地响，象是撞进房间里的大黄蜂嗡嗡地飞翔的声音。小提琴也会突然发出强烈、响亮的声音，好象

是鸟儿在叫唤它的伴侣；再不然就是铜钹发出一阵锵锵震耳的喧声。接着，一切乐声又归于沉寂了。

古巴径直地向酒吧柜走去。酒吧柜后面坐着酒店老板犹太人杨开尔，因为天气温暖，他戴着便帽，光穿着一件衬衫，他摸着灰色胡须，摇晃着身体，正在诵读着一本凑在眼睛跟前的书。

古巴心里打着主意，一步步地走上前来，数好了钱，搔搔头皮，这才站定不动了；杨开尔终于看到了他，并没有打断祷告和停止摇晃身体，却把杯子叮叮当当的碰了一两次。

"八分之一升——可不要掺水的！"他终于开口道。

杨开尔默默地伸出左手来要钱，接着就把那生了铜绿的钱投在盘子里，问道：

"倒在酒杯里？"

"总不见得倒在靴子里啊！"古巴回答道。他退到酒吧柜的尽头，喝完了第一杯酒，往地上吐了口唾沫，便在房间里东看看西望望；倒了第二杯，他把酒瓶凑到亮光下一看，已经空了，就把它砰的放在酒吧柜上。

"再来一瓶！——还要一包烟草！"他说道；这回更加勇敢了，因为伏特卡使他充满了愉快的温暖和一种特殊自信的感觉。

"今儿领到工钱了吗，古巴？"

"倒不见得。今儿又不是新年。"

"喝点儿朗姆酒吧？"

"不。我不想喝朗姆酒。"他数着钱，伤心地瞧了一眼朗姆酒瓶子。

"但是我可以赊给你！难道我不认识古巴吗？"

"我不敢那末办——'买东西赊帐的人，立刻就要没有饭吃。'"他冷淡地答道。

但，杨开尔还是把朗姆酒瓶留在他手边了。古巴不想喝它，而且打算出去了；可是朗姆酒十分香洌，他终于忍耐不住，一时冲动，就大大地喝了一口。

“你这钱，是在森林里赚到的吗？”杨开尔耐心地追问道。

“网到了几只鸟；捎给神父六只。他给了我一个兹罗提。”

“六只鸟，他给一个兹罗提？哎，如果是我，我一只鸟就给五个戈比。”

“可是——可是——”古巴吃惊地大声说道，“犹太人吃鹧鸪，不犯禁忌吗？”

“别管这个；你只要大批送来，每一只我就给你五个戈比现款。你喝过的朗姆酒也一并奉送。这可好吗？”

“啊，杨开尔！五个戈比一只吗？”

“我的话不是乱吹的风。古巴，你那六只鹧鸪，可以换到的不是四分之一升的伏特卡，而是半升的伏特卡！外加朗姆酒，一条青鱼，一个面包卷儿和一包烟草。你明白吗？”

“我明白。半升伏特卡，还有一条青鱼，还有……我不是傻瓜。我统统明白。——一点儿不错。——半升伏特卡，朗姆酒，烟草，面包卷儿，还有一整条青鱼……”这时候，他多少被伏特卡的酒气搞得醉醺醺的了。

“古巴，你会把鸟儿捎给我吗？”

“半升伏特卡，一条青鱼，还有……是的，我一定捎来。——你瞧，如果我有一支枪，”他继续说道，他的脑子现在清醒了一点儿；但那时候他又计算起来了。“一件羊皮外套，哦，就要五个卢布……还有靴子，我也需要……得三个卢布。不，我没有办法：一支枪，铁匠要五个卢布——跟我要的是跟他向拉法尔要的一个价钱——不成！”他把心里的事情大声说了出来。

杨开尔用一段粉笔很快地算了一下，就凑到他耳朵边低声说道：

"你能打鹿吗？"

"用拳头——怎么能打呢？用枪，我能。"

"那末你能打得好吗？"

"你是个犹太人，杨开尔，所以你不知道这档子事；可是这儿的人，谁都知道我在上一次起义时跟主人一道去的：我就是这样给打坏了腿。啊，是的，是的，我能打枪！"

"我可以供给你枪和火药，还有你可能要用的一切东西。只是你打到了什么就得捎给我，古巴！一头鹿，我就给你整整一卢布！你听见我的话没有？整整一卢布！火药呢，你付我十五个戈比，我在每一头打到的鹿上扣除好了。至于枪的耗损，我要半蒲式耳燕麦的代价。"

"一个卢布一头鹿吗？火药要十五个戈比吗？……整整一个卢布吗？你怎么算出来的？"

杨开尔又细细地说了一遍。古巴可只明白一点。

"从马嘴里揩油燕麦？"他说。"那我可不干。"

"你干么这样搞法呢？波利那有的是燕麦……不光是马槽里才有啊。"

"不过——不过那就象是……"他紧瞅着杨开尔，竭力要把事情弄个明白。

"他们都干这一手的！你从来没有想到长工们是从哪儿搞到他们所有的钱的吗？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抽烟、喝一口酒、在礼拜日跳舞呢？"

"怎么？什么？你这卑鄙的东西！你说，难道我是个贼吗？"他突然大发雷霆，用拳头擂着桌子，玻璃杯震得叮叮当当地响。

“呵！古巴，你要跟我生气，是吗？那就付清帐，滚你妈的蛋吧！”

可是古巴既不付钱，也不走开。他一个子儿也没有了，而且还欠犹太人的帐。所以他心事重重地在酒吧柜上搭拉着脑袋，竭力要想把帐目算个清楚。而杨开尔却变得温和起来了，又给他倒了些朗姆酒；——这回是纯粹的了——而且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

现在愈来愈多的人拥到酒店里来了，因为暮色深沉，灯火都点亮了。音乐以更快的节奏鸣响着；人声也逐渐喧闹起来；人们围着酒吧柜，沿着墙壁，或是在房子的中央，一群群的聚在一起。他们谈话，闲扯，发牢骚；有的互相干杯。但通常总是难得干一杯的。他们怎么能不这么办呢？他们不是来大喝畅饮的，却只是——哦，只是跟邻居友好地碰碰头，谈谈心，打听打听可以打听得到的消息。今儿是礼拜日，稍稍放纵一点儿好奇心，这儿那儿地跟自己的熟人喝上一两杯酒，确实不是什么罪过；只要始终合宜适当，不触犯天主就行。神父本人也不加禁止的。举个例来说，哪怕是牛马，也在辛勤劳动之后，高高兴兴，需要休息一下的！所以，垂老的庄稼汉在桌子旁坐下了，有一些女人也坐下了，她们穿着红色的裙子，包着红色的头巾，人人看上去都象盛开的蜀葵花。大家立刻谈起话来了，嘈杂的声音立刻充满了全室，象是大树林里树叶的喧声；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就象禾场上连枷的打麦声一样；这时候，小提琴又用欢乐的音调唱了起来：

“谁要——谁要跟着我？”小提琴高声叫道；而低音提琴低声答复：

“大家必定跟着——跟着你！”同时，铙钹震荡出象是嬉笑的声音，它的小铃铛响起一片欢乐的叮玲之声。

跳舞的人并不多；可是他们那末热心有劲地蹬着脚，闹得地板叽叽嘎嘎地直响，桌子摇摇晃晃地摆动，酒瓶不时的丁令丁令地磕碰，甚至还有个酒杯给震倒了。

但这毕竟不是什么盛大的事情：这一天可不是什么特别庄严隆重的日子，不是在教堂里举行结婚或订婚仪式的日子。他们只不过是跳跳舞，寻点儿开心，使累了一个礼拜的两腿和背脊舒畅一下罢了。但，有些秋末要被征入伍的小伙子，他们因为心里悲伤而举杯痛饮。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不久就得投身异乡异土和陌生人中间去了啊。

在这些小伙子中间，闹得最凶的是乡长的弟弟，其次是马丁·勃耶莱克、汤马斯·西可拉、保尔·波利那，最后是弗兰尼克。保尔·波利那是安蒂克的堂兄弟。（安蒂克也是黄昏时分来到酒店里的，不过那天他没有跳舞，却跟铁匠及其同伴坐在小房间里。）从磨坊来的弗兰尼克，是个矮小结实、头发鬈曲的年青人，他们中间数他最会讲话，又是个最爱开玩笑的荡子，对女人过分多情，所以脸上难得没有打伤或抓伤的疤痕的。今天晚上他打头儿喝得酩酊大醉，现在他站在酒吧柜附近，跟那从风琴师家来的胖胖的玛格达站在一起；她已经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了。

神父已经在讲道坛上公开责备过他，而且劝他娶她做老婆。但是弗兰尼克不肯听神父的话，因为他秋天就得入伍了，他拿个老婆怎么办呢？

玛格达现在把他拉到一个角落里，正哭哭啼啼地说着话儿，可是他象平常那样回答道：

"你是个傻瓜。你说，难道是我引诱你的吗？我一定担负洗礼的费用，而且给你一两个卢布——我爱给多少就给多少。"他喝得傻了，他粗暴地把她推开，推得她倒在地上、古巴身旁了。古

巴正挨着炉子睡觉，脑袋枕在炉灰里。于是弗兰尼克又出去跟安姆勃罗司与农民们喝酒去了；农民们为了使他们的麦子早点儿磨好，都愿意替他惠钞。

“喝一杯，弗兰尼克，拜托你把我的东西快点磨好。我老婆在跟我唠叨——说是面粉不够再做团子了。”

“啊！我的老婆也不断在埋怨呢，因为我们没有燕麦片了。”

“我们养着猪，我的老婆一定要把麦片喂猪呢。”

弗兰尼克喝着酒，把一切都答应下来，而且对他能办到的事哇啦哇啦地吹起牛来。他说，磨坊里的一切事情，都是依着他的命令办的。磨坊老板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如果不顺从他的意思，瞧着吧！他，弗兰尼克，懂得一种法术，可以使面粉箱子里生长毒虫——使河流干涸——使鱼儿死掉，池水腐臭——糟蹋面粉，搞得它根本没有用处……

“如果你搞出这种名堂来对付我，我就扯掉你那公羊脑袋上的鬈毛！”一个声音嚷道：那是雅姑斯叮卡。她看到哪儿人最多，总是上那儿去，因为大概可以找到些长舌妇或者亲戚，怕她的贫嘴恶舌，请她喝点儿伏特卡的。弗兰尼克虽然喝醉，也还怀着戒心，他一句话没有回答她。关于他和他对磨坊的管理，她也的确知道得清清楚楚。她双手撑腰，洋洋得意，酩酊大醉；而且按着音乐的节拍，跳舞，蹬足，叫喊。

“我说的话是没有错儿的，”铁匠在隔壁房间里说道；“因为白纸上印着黑字——字就有公牛那末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这样生活的。没有一个！——你瞧，个个大地主欺压我们，个个神父欺压我们，个个官吏欺压我们。而我们却不得不干活，挨饿，对一切人低头服小，不然他们要打我们的耳刮子！我们自己的田地只有那末一点儿，结果呢，我们中间大多数人，不

久就连一小片地也会留不住的……同时，大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两个村子合起来还要多！——昨天他们在法庭上说，要来个重新分配土地呢。”

“谁的土地？”

“当然是绅士的土地。”

雅姑斯叮卡进来了，她俯在桌子上哈哈大笑。

“你把土地给了他们，结果你又把土地拿走！你对待别人的财产倒是极大方的！”

“人家有自治制度，”铁匠继续说道，没有理睬老婆子的插嘴。“那边，人人进学校，大家都住在绅士的房子里，而且大家都是绅士。”

“那会是什么地方呀？”雅姑斯叮卡问那坐在桌子尽头的安蒂克道。

“在温暖的国家里。”

“那末，铁匠自己为什么不去呀？”她愤愤地嚷道。“混帐东西！他在欺骗你们，跟你们撒谎……你们这些傻瓜还相信他呢！”

“雅姑斯叮卡，请你行行好，安静地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吧。”

“不，我可不走！酒店是为我们大家开着的；我虽然穷，我在这儿可跟你权利相同。你在这儿装做是老师哩！你给犹太人当差，拍官儿的马屁，看到大地主在一英里路外就脱下了帽子！你这高谈阔论的牛皮大王！啊，我知道……”她没有说下去。铁匠已经抓住她的腰部，用脚踢开房门，把她推到大房间里去了。她趴倒在大房间的地板上了。

她一句骂人的话也没有出口，站起身来，高高兴兴地叫唤道：“力气好大，真象匹马儿！我倒很愿意有这么一个丈夫！”

人们哄然大笑，她走出门去，独自默默地咒骂。

这时候，酒店里的人开始散了；音乐已经停止，人们正在走回家去。夜是温暖的，月光灿烂地照着；除了新来的酒客大叫大嚷、开怀畅饮以外，没有人待下去了。安姆勃罗司醉得厉害，他冲到了大路的中央，嘴里唱歌，脚下蹒跚，从这边儿晃到那边儿，又从那边儿晃到这边儿。

以铁匠为首的那一群人也走散了。

一忽儿以后，当杨开尔灭着灯的时候，新来的酒客也歪歪斜斜地走出来了，他们大家手挽着手，沿路走去，胀破喉咙唱着、号着、吼着，惹得狗儿对他们狂吠乱叫。

古巴一个人留在店里，在灰烬里睡得很熟，所以杨开尔不得不叫醒他。他可不愿意起来，他踢着脚，悬空打着拳头。

"滚开，犹太人！"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爱睡，就一定要睡。我是个种地的农民，而你——你是个卑鄙的流氓，是个坏蛋！"

一桶冷水把他浇醒了，他站起身来，诧异而又惊惶地弄明白了事实：他喝了一卢布的酒，欠了杨开尔一卢布的债。

"啊！四分之一升伏特卡，朗姆酒，一条青鱼，烟草，再加四分之一升：这些能要一卢布吗？怎么搞的啊？"他的脑袋都晕了。

但杨开尔终于使他相信这是事实，而且关于枪也谈妥了，由犹太人供给；不过古巴坚决不肯把犹太人所要的燕麦给他。

"我的父亲不是小偷；我也不是小偷。"

"现在走吧，古巴；是时候了，我还要做祷告呢。"

"这老假君子，说的好听！叫人去偷东西，还要做祷告！"他喃喃地说道，走回家去；他竭力把事情回忆起来，搞个明白，因为他总不能相信自己已经喝了整整一卢布的酒。然而他的酒还没有醒，夜间寒冷的空气又使他头晕脑胀；他摇摇晃晃歪歪斜斜地一路走过去，一忽儿撞在篱笆上，一忽儿跌在堆在房子外面的木

材上。他骂开了。

“混帐东西，竟这样挡着路，让魔鬼扭断你的颈子吧！你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喝醉了。是的，酒鬼！神父的警诫全是白说了……神父……”说到这里，他自己反省起来了；他认识到了自己所处的情况，他感到后悔不迭。他猛然站住，望望四周，看看可有什么合手的坚硬的东西。接着他又把这事忘了，他抓住自己蓬乱的头发，用拳头打自己的脸。

“你这酒鬼，你这瘟猪！我要把你拖到神父跟前，神父要在全体会众面前斥责你，骂你是狗，是不要脸的酒鬼；你喝了半升的伏特卡——整整一个卢布的代价——你是只畜生，连畜生还不如！”——一阵自怜自惜的波浪突然袭上心头；他坐在大路中痛哭流涕了。

月亮又大又灿烂，在黑暗的空间浮游而过；疏疏朗朗散布着的几颗星星，闪闪烁烁，象是苍空的银色小钉；一层稀薄的灰白色的雾霭，象个面纱似的，罩在池塘之上，又荡漾开去，把村子也笼住了。除掉一路上唱歌归去的几个行人，除掉间歇地听到它们吠叫的狗儿以外，一切都已落在秋夜深不可测的寂静里了。

酒店前面的大路上，安姆勃罗司也还在左右蹒跚，颤声歌唱：

说吧，我的玛露茜亚，
说吧，最好最忠实的人儿啊，
你酿造的是谁的啤酒哪，
说吧，我的玛露茜亚！

他反复不绝地唱着这支歌曲，不到酒醒的时候，是不会停止的了。

第 五 章

秋意愈来愈深了，浓了。苍白的白天过去了，懒散地走过空虚而没有声息的田野，在森林外消逝了；白天始终是愈来愈寂静，愈来愈苍白，仿佛是行将熄灭的朦胧烛光里的圣像。

早晨一天比一天姗姗来迟，好象被霜寒冻僵了似的，而忧郁的寂静和生命，又从土地里潮水似的退落了。太阳朦朦胧胧的，光芒尽失，红艳艳地从深渊里升起来；从东边儿什么地方起飞的乌鸦和穴乌，在太阳这圆盘四周飞翔；它们以漫长的低飞掠过田野，叫出沉闷悲伤的哀号。寒冷料峭的风，跟着乌鸦疾卷过去，搅动波浪，毁灭剩下的一切青枝绿叶，撕下道旁白杨树上最后的枯叶；这些叶子慢慢地落下树来，好象是涓涓滴滴的眼泪——夏天垂死时淌下的血泪。

每天早晨，跟上一天比较，村庄多少要醒得更晚一点，放出去吃草的牲口步子走得更迟缓，储藏室的门打开时也更少一点轧砾声；人们的声音在死寂空虚的田野里响着的时候，仿佛是给闷住了似的，而人们的生命的脉搏，现在也跳动得更加微弱了。他们不时地出现在茅屋外面或是田野之中，猝然站住，好久好久地凝望着阴沉沉的青灰色的远方。有时候，长角的大脑袋也会从黄色牧场的枯草上抬起来；牲口慢慢地反刍着，它们的眼睛同样也会呆望着遥远的、遥远的远方，也会有一声空虚的鸣声，间歇地响彻荒凉的原野。

早晨一天比一天冷了，暗了；炊烟在光秃秃的果园上空飘浮得更低了，蜂拥到村子里在谷仓附近找窠的鸟儿更多了。乌鸦停在屋脊上或是精光的树枝上，或者贴近地面飞翔而过，嘎声啼叫——好象是唱着冬天将临的哀歌。

中午照例是阳光灿烂的……可是那末寂静！树林里的天籁，远远听来好象是低声细语，而河水潺潺，也象是痛苦的呜咽。中午的寂静里有点儿死亡的意味，在那不大有人走的路上和叶子落尽的果树园里，又暗藏着一种深沉的悲哀，并且混杂着一种对于即将到来的事物的畏惧之情。

耕作快要完成了，有人在天色已经全黑时耕好了最后一畦地；把他们的活儿干完了，走回家去时，他们回头望望田野，指望和期待着明年春天早点儿到来。

时常在傍晚到来以前就下起冷雨来了；随着时间流逝，冷雨甚至一直不停地下到黄昏——漫长的秋天的黄昏，其时茅舍的窗子，象金色花朵一样红光照耀，冷落的大路上水坑闪耀如同玻璃，——雨甚至下到夜里，其时潮湿寒冷的夜风在果园树林间呜咽，把雨点溅泼到窗扉之上。

一只断翅的鹳鸟被迫留下来了，时常看见它高视阔步地在草原上走动；现在它开始走近波利那的麦秸堆，维蒂克挺有兴趣地给它吃东西，引它上钩。

现在打村子里经过的乞丐老头也愈来愈多了；不仅有普通的乞丐，而且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乞丐。普通乞丐背着瘪下去的头陀袋，念着冗长的祈祷文，从这家走到那家，家犬看见他们走近来总是狺狺狂吠。另一种乞丐走过许多遥远的地方，到过不少圣地，熟悉钦斯托霍瓦、奥斯特罗普拉马、卡尔伐里亚；在悠长的黄昏里，他们总是欣然给乡民们讲些故事取乐，讲到世界上

正在发生的大事，也讲到外邦的新奇古怪事儿。甚至还有些人纵谈圣地，讲述他们所渡过的大海的奇迹，以及他们所遭遇的惊险事迹，人们怀着虔诚的惊愕之感静听着，不止一个人无法相信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啊，现在是秋天了，是深秋了！

村子里再也听不到欢乐的歌唱、愉快的呼喊了，甚至也听不到小鸟的啁啾了，只有狂风呼啸着吹过茅草屋顶，冰冷的雨水把玻璃般的薄膜倾泻在格格作响的窗扉上，以及禾场上一天响似一天的迅速而沉闷的连枷声。

的确是秋天了，正在孕育着严冬的秋天了。

还有一种安慰存在。天气至今还没有坏到透顶，大路还没有化为一片泥泞，这样的情况可能维持到市集的日子。象参加乡村的节日一样，全列普卡村的人不久都要去赶集的。

市集要在圣柯杜拉节举行，因为这是圣诞节以前最后一次的市集，人人都已经作好了准备。

许多日子以前，大问题"应该出售什么？"已经争论过了：究竟是牲口呢，谷物呢，还是家禽呢？既然冬天已经在来了，买点儿东西也是十分必需的；而这些东西为数也不少。因此在家庭里就引起不少的吵嘴、怄气和倾轧：大家知道谁也没有积蓄很多的钱，而现款是一天比一天难于到手了。

此外，就在这个时候，国家的捐税得缴了，地方附加税也得付了，各种款子都得花出去，借来的钱多数要还清，而且往往佣人的工钱也到期要给了。所以，不止一个主人（哪怕是有十七英亩地的！）有时候也捉襟见肘，不知道怎么办才更好些。

所以，有人从牛棚里拉出一头母牛，用干草擦干净被粪便弄脏的两胁，夜间给它吃大量的苜蓿或是大麦煮马铃薯，想尽办法

使它胖一点起来；也有人拿完全不中用的又老又瞎的劣马来作实验，设法使它看上去至少有点儿象匹马的样子。

又有人为了及时准备好麦子，整天都忙着打麦。

在波利那家里，大家也都使劲干着活儿。由古巴帮忙，老人把他所有的麦子都打好了，犹兹卡和汉卡利用每一个空暇去喂肥母猪，或是喂肥挑出来要出卖的鹅儿。因为随时都可能下雨，安蒂克再三带着维蒂克到树林里去捡拾作草荐和燃料用的枯枝和木柴：这些东西，有的铺在牛棚里了，其余的要用来给房子做一个温暖的防冬栅栏。

这种强迫的劳动时间，一直延续到赶集前那天的深更半夜为止；直到麦子都盛到袋里、装在车上、运进储藏室，以及明天赶集的一切事情都准备停当了，他们才在波利那的房子里一起坐下来吃晚饭。

火焰欢乐地往烟囱里直窜，他们就着这火光，一言不发，从容而庄重地吃着晚饭；但，晚饭吃完了，女人们把锅子盆子收拾干净了，波利那就稍稍移近炉火，开口说道：

"我们天不亮就得出发。"

"当然罗，一刻也不能再晚，"安蒂克答道，动手给马具上油；而古巴正在给他的连枷削个短棒，维蒂克忙于把明天早饭吃的马铃薯去皮，可是他也还有办法逗弄躺在他身边捉虱子的拉帕。

好一会儿，除了木头的毕剥爆裂声，炉边蟋蟀尖锐的鸣声，房间外溅泼的水声，以及壶盆相碰的叮当声外，什么声音都寂然无闻。

"古巴，明年你打算仍旧在我这儿干活吗？"

古巴让手里的小刀掉下去了，良久地呆望着炉火，所以波利那又问他有没有听见他提出的问题。

“听到吗？我听到了：不过，我在想。——说也实在，你哪方面也没有亏待我。……不过……”他说到这里一阵心慌意乱，就说不下去了。

“犹兹卡！拿伏特卡来，还拿点儿吃的东西来。——难道我们象犹太人一样，空着嘴谈生意经吗？”

他这样的嘱咐了几句，就把凳子端得更挨近炉火。犹兹卡立刻拿来了一瓶酒，一块面包，一串香肠，放在凳子上。

“喝吧，古巴，喝吧，把你的话告诉我吧。”

“多谢，东家。——哦，我很想待在这儿，可是……可是……”

“也许是要加点儿工资吧？”

“这倒是好。因为，你瞧，我的羊皮外套整个儿都破了烂了，我的靴子也是这样；而且我还需要一件带兜儿的长外套。象我现在这副模样，如果到教堂去，我只好待在门廊里。穿着这样的衣服，我怎么能站到祭坛跟前去呢？”

“是的，”波利那严厉地插口道。“有一回礼拜日你就没有好生注意：你推推搡搡地挤到头面人物站的地方去了！”

“话是不错……是的，不过……”古巴结结巴巴地说道，他大为羞惭，脸都涨红了。

“神父亲自教训我们：应该尊敬尊长。——咳，古巴，喝吧，让我们取得很好的谅解，好生听着我说的话。你也很明白：长工并不是农民。每个人都有他的身分地位，那是我们的天主给安排好了的。耶稣也给你安排了你的身分地位。因此你要安分守己，不要硬出头，不要爬到别人头上去，因为这种行为是极大的罪孽。神父也会跟你讲同样的道理。这是必须如此的，否则世界上就没有秩序了。——你明白我的话吗？”

“我不是野兽，我明白话里的意思。”

“好吧，那末你就留神别爬到什么人的头上去啊。”

“不过我唯一的希望是更挨近些天主的祭坛！”

“不论你在哪一个角落里，天主都会听到你的祷告的：你什么也不用担心的。而且，既然这儿的人都认识你，你又为什么要硬挤到头面人物中间去呢？”

“你说得对，说得很对。如果我是个农民，我就该擎着宝盖拥着神父，坐在凳子上捧着圣书高声朗诵；可是，”他叹了口气，这样结束道：“因为我只不过是个长工——虽然是庄稼汉的儿子，你听着！——我就该站在门厅里或是外边儿门廊里，象一条狗一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注定了的，你打主意也改变不了的。”

“毫无疑问，我改变不了。”

“再喝一点儿吧，古巴，然后说说你要加多少工资。”

古巴喝伏特卡。现在他已经喝得差不多醉了，他立刻感到好象在酒店里，跟风琴师家的米哈尔或是别的好朋友坐在一起，彼此地位相同，可以无拘无束、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所以他就解开了带兜儿的长外套上的一两个钮扣，伸出了双腿，用拳头打着凳子，大声说道：

“加我四个纸卢布，再添一个银卢布，我就在你家里待下去！”

“我看你不是喝醉了就是疯了，”波利那不答应；不过古巴现在正大光明地开始追求他的希望和梦想，他没有把主人的话听到耳朵里去。他的幻想不再受到抑制，他的心灵开始插翅飞翔，他的自信心愈来愈强，任何农民可能具有的了不起之感，他都感到了。

“是的。加我四个纸卢布，再添一个银卢布的保证金，我就

待下去。如果不成，那末，去他妈的！我就到市集上去。我在市集上可以找到人雇我，哪怕只是在大地主家当马车夫。他们知道我——知道我是诚实的，能够干各种庄稼活儿，不论是田里活也好，家里活也好；许多农民可以从我这儿学到许多东西，怎样照料牲口啦——还有……我懂得怎样打枪，能够给神父或杨开尔捕鸟……还有……”

“瞧你！”老人怒喝道；“瞧这瘸子昂首阔步的，多神气哪！”

这个侮辱有效地使古巴的头脑清醒了，把他从梦想里唤醒过来了。他不再说自己能够干什么活儿了，不过还是固执地坚持着他提出的要求，丝毫不肯让步。波利那不得不一次次地让步，加他半个卢布或一个兹罗提，最后答允加他三个卢布，外加两件衬衫代替保证金。

“哈！哈！你真是个厉害的家伙！”波利那说道，他跟古巴喝酒敲定，虽然他心里对于不得不花那末多钱很是生气。不过，他也认为古巴值那末多钱，甚至还不止这些钱。干重活儿，他一个抵两个；而且诚实可靠，对他所照料的牲口，比了对自己还要细心周到；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十分熟悉庄稼活儿，不论是他自己干活，或是监督别人干活，都可以信托他。

把两三个次要的问题讲妥以后，古巴就要想走了。可是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来，吃吃地说道：

“那末，一言为定了：加我三个卢布和两件衬衫。可是……可是……我求你，别把小马卖了。我亲眼看它生出来的，而且还拿我的羊皮外套盖着它，不然它就要冻死了……看它受到虐待，也许是受犹太人虐待，我可受不了！……一匹那末驯良的马，人跟它比也算不了什么。……求你别把它卖了！”

“我从来没想到干这样的事。”

“人家在酒店里这么说，我听到了的。”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他们倒永远有最高明的主意。”

古巴十分高兴，如果他有胆量的话，他就会抱住东家的膝头了。他赶紧回去睡觉，因为夜已经深了，明儿早晨还要赶集哩。

第二天，鸡还没有叫第二遍，到蒂姆夫去的大道和小路上都挤满了上那儿去的人群了。

天明之前下了一场大雨。东方已经有点儿放晴，但天空里有茶褐色的密云，还是要下雨的样子。雾霭荡漾在低低的田野上，湿淋淋，灰蒙蒙，象是粗糙的帐幕一样；小路上闪烁着许多水潭水坑。

他们在天色微明时就从列普卡出发了。

从教堂后面直到远处树林子的白杨大道上，摆开了一字长蛇阵的慢慢移动的马车，一辆紧接一辆；大道两旁是红色裙子和白色长外套的斑斓的行列。

人头挤挤，好象是全村的人都上这儿来了。

比较穷苦的庄稼汉在徒步行走；妇人、长工和姑娘也在步行。有些普通的雇工和起码的帮工，因为这是个找寻或调换雇主的市场，也在步行而去。

有的去买东西，有的去卖东西，有的只是到市集上去逛逛的。

有的用绳子牵着母牛或是大牛犊；有的赶着一群剪过毛的羊；有的跟在一头母猪和它的小猪后面，或是许多缚住了翅膀的白鹅后面；有的骑着一头不中用的劣马跑过去了，还有不少围身布下面探出了公鸡的红色鸡冠。——马车和小车也都装得满满的。时常从车子中的笼子或是干草里冒出一个猪鼻子来，大声

号叫着，直叫得鹅儿惊惶地乱啼，跟在主人身边赶集去的狗儿也齐声狂吠。

可是波利那离开屋子时，白日已经完全升起，天色也已经十分晴朗了。汉卡和犹兹卡，带着母猪和肥猪，在天刚破晓的时候，比他先走了；安蒂克在车子上装了十袋麦子和五十磅红苜蓿子。唯独古巴和维蒂克留在家里，还有雇来作饭和挤奶的老婆子雅姑斯叮卡。

想去赶集的维蒂克，正在牛棚外边儿哭着闹着。

"这傻瓜是怎么一回事啊？"波利那嘀咕道；他划了个十字，就徒步出发了，心里指望路上能有人给他搭车。这个指望没有落空，因为刚走过了酒店，风琴师坐在两匹壮健的马儿拖着的四轮马车里，赶上了他。

"啊，玛蒂亚斯，你也步行吗？"

"是呀，活动活动两腿哪。——赞美耶稣基督！"

"永世赞美！"风琴师的妻子回答道。"跳上车来吧；有地方好坐呢。"

"多谢。我本来是要走去的，可是，常言说得好：'乘车心乐。'"——他背对着马儿，在前座上坐下了。

"如今小扬尼克不上学吗？怎么啦？"波利那向那跟长工一起坐在前面正赶着车子的小伙子问道。

"哦，我只是来赶集的呀！"小伙子快乐地回答道。他是风琴师的儿子。他的父亲轻轻敲着给波利那递过去的鼻烟壶说道："法国货；来一点儿吧。"他们两人都闻了一点儿，两人都庄严地打着喷嚏。

"哦，日子过得好吧？今儿卖掉些什么呀？"

"没有什么东西。先送去了麦子；随后女孩子们带了只猪

去。”

“不错呀，挺不错呀！”风琴师的妻子大声说道，“扬尼克，把毛围巾围上了，天冷哩。”

“哦，我不冷，”他答道；可是她坚持要他围上。

“可是，”波利那说明道，“想想我的花费吧；我负担不了啊。”

“玛蒂亚斯，别诉苦了；你没有理由诉苦。你富富裕裕的，该感谢天主啊。”

波利那不喜欢这样当着雇工的面受到责备，他赶紧俯身向前，悄悄地说道：

“扬尼克还要在学校里读很久吗？”

“读到复活节就毕业了。”

“以后打算怎样呢？待在家里，还是当个一官半职的？”

“我的老天爷，他待在家里干什么呢？我们孩子一大群，田地只有十五英亩。时世艰难——石头里榨不出油来！——洗礼倒不少，可是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另外一方面，”波利那讽刺道，“葬礼也短不了啊。”

“葬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死的只是穷人。一个农民死了，确实对我们有点好处，可是一年里也只有一两回。”

“还有许愿弥撒也愈来愈少了，”她补充道，“而且大家讨价还价的，象犹太人一样！”

“这个，”波利那解释道，“是因为现在时世不好，大家都穷。”

“也因为现在人们不重视布施济度了，不重视拯救炼狱里可怜的亡灵的责任了！”

风琴师说到这里又补充道：“就是地主方面，我们的进益也少了。过去，逢到收获的时候啦，献纳圣饼啦，圣诞节啦，新编了教区户口啦，我们出巡一次，总是直接往地主家里跑，他们也毫

不吝惜地给我们麦子、金钱和做点心用的面粉。可是现在哪，真是天晓得！人人都变得那末小气，如果给我们一小束黑麦，一定是老鼠咬过的；如果是一蒲式耳的燕麦呢，大部分都是空壳。如果我们没有一点儿田地啊，那就只好去要饭了。”他结束道，一面又把鼻烟壶给波利那递过去。

“对呀，对呀，”波利那答道，虽然他心里不相信。他知道得很清楚，风琴师很有钱，有的存在银行里，有的放债，高利贷给长工们。所以他听到风琴师的诉苦，只是一笑置之，重新问起扬尼克的事情来了。

“你要把他培养成个政府里的录事吗？”

“他吗？我的扬尼克——当个录事吗？为了让那可怜的孩子读毕业，我可没有少饿饭啊。不，不，我要他当神父去。”

“啊，当神父吗？”

“是的，有何不可呢？他当神父会有什么损失呢？他作了神父又损害了谁呢？”

“不损害谁，当然谁也不损害。”他尊敬地打肩膀上望着那小伙子，慎重地答道。“这是个光荣。而且，常言说得好：‘神父的亲戚朋友，永远发财发福。’”

“有人说磨坊老板的儿子斯泰和要进神学院，可是我听说他如今在大学里读医科。”

“啊！这样的坏蛋要当神父！你瞧，我家里的女仆玛格达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了——就是他搞的名堂！”

“据说是磨坊里的工人搞的。”

“不是的。他母亲是这样说，但这也不过是为了给他遮羞。咳，这样的一个浪荡子！……荒唐呀荒唐！……当个医生，他就满好了。”

波利那说道:“是的,是的,神父的职司是最高尚不过的了。”他继续奉承她,圆滑地听着她的闲谈,而风琴师却再三地脱下帽子说“永世赞美!”,回答着走过的那些人们的招呼。他们的车子跑得很快;扬尼克驾车的本领很高明,车子在运货马车、行人和散在路上的家畜中间穿过去,一直走到了森林跟前,那儿挤得不太厉害,路也宽阔些。

他们在那儿遇上了跟西蒙和雅格娜一起去的多米尼柯娃;系住牛角的一头母牛拖着车子,车子里伸出了雄鹅雪白的颈子,吱吱地叫着,象是许多毒蛇。

他们互相打着招呼,波利那尤其过分,两车并行的时候,他竟探出身子说道:“你们要赶不上了!”

“有的是时候,赶趟!”雅格娜笑着答道。

马车超过了牛车,风琴师的儿子又回头对她打量了好几次,终于问道:

“她就是多米尼柯娃的女儿雅格娜吗?”

“是啊,就是她,”波利那回答道,眼睛还瞧着已经落在后面很远的雅格娜。

“我记不大清楚,自从上一回看见她以来,已经足足有两个年头了。”

“啊,那时候她在放牛呢。现在她还是年纪很轻,可已经长得跟苜蓿喂大的小母牛一般儿壮健了。”

“哦,哦,她真是漂亮啊;大家喜欢她,个个礼拜总有小伙子打发人送去伏特卡——向她求婚。”

“不过她决不会嫁给他们的,”风琴师的妻子恶意地低声说道,“老太婆认为地主的管家会来求婚,所以把所有的农民都打发掉了。”

"哦，哪怕是做三十五英亩田的自耕农的老婆，她也够格的啊。"

"玛蒂亚斯啊，如果你这样的看重这个姑娘，那末你自己打发人去求婚好了，"她一阵大笑，说道。从此以后，波利那就一句话也不说下去了。

"你这个城里头长大的贱货，到这儿就成了大人物了——每一个农民养的母鸡，你都要往鸡屁股下面瞧瞧，找那供你享用的鸡蛋。——每一个农民的手掌里，你都要找钱来花——你竟拿我这个庄稼汉的后代挖苦起来了！你可别拿雅格娜来嚼舌头！"波利那这样想着，心情的确十分恶劣地紧瞅着前面多米尼柯娃的牛车；搭在头巾上的围身布闪闪生光，牛车显得明晃晃的，如今迅速地落后了。——那是因为扬尼克正使劲地鞭打着马儿，马蹄在烂泥上踏出了大窟窿。

那位好妇人继续东拉西扯地乱讲着。波利那只是点点头，含含糊糊地应一声，坚决不再开口说出什么话来。

他们一到达小市镇的形容不出的铺道，波利那就道了谢，跳下车来。

"我们傍晚的时候回家，"她说，问他是否要和他们一起回家去。

"多谢你们，"他答道，"可是我自己也备着马呢。人家会笑话我的——说我想当风琴师或是风琴师的助手了，而我连一句歌也不会唱，熄烛帽怎么用法也不知道！"

他们折进了一条小街，波利那踏着快步走上了一条大街，一直走到了市集的地方。这是个头等的市集，街道上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所有的大道、广场、胡同和院子，都充满了人群、车辆和各种各样的农产品，象是一片洪水，人流不断地往里边儿涌；密

集的巨浪滚过狭窄的胡同，仿佛要把房子也冲坍了，终于倾泻在修道院附近的一片大广场上。通向市镇的路上，泥泞比较少一点儿；可是这儿，被成千的脚所践踏，泥泞没到脚踝，车轮经过时，泥水便向四面八方飞溅开来。

喧哗的声音一刻响似一刻。除了断断续续的牛鸣，给"旋转木马"伴奏的手摇风琴声，巡礼乞丐的嘈杂的号叫，编篮手艺人的震耳的口哨以外，什么声音都听不清楚了。

的确，这是个很大很大的市集，那末拥挤，简直寸步难行。波利那走到中心广场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在摊子中间用足力气，推推搡搡地挤出一条通路来。

那儿的那些东西啊！简直是没有法儿说的，甚至也是没有法儿想象的。那末，怎么能形容描摹呢？

首先是搭在修道院前面的两排高大的帆布篷帐，都是专卖妇女用品的：亚麻布料和头巾挂在竿子上，都红得象红的罂粟花，使眼睛刺痛；紧挨着的另一个篷帐里，挂的也是同样的货色，但都是纯黄色的；再过去一个篷帐里，又都是甜菜根那样的深红色的了……可是，谁又能把这些东西全都记住了呢？

姑娘与妇女们站在那儿，密密层层的，没有一点儿空地方，正象俗话所说的，连一条手杖也没处放了。她们有的在讲价钱，有的在挑选东西，有的只是在旁边看看，欣赏一下那些美丽的玩意儿！

再过去是露天摊子，光芒四射地摆着念珠、镜子、金箔饰物、缎带和假花——绿的、金的、万紫千红的——还有帽子……天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啊！

另外的地方，出售圣像的人们，摆出了装着镀金镜框的圣像，虽然只是排在墙上甚至摊在地上，但依然灿烂夺目，不止一

个农民因而脱下帽子划起十字来了。

波利那给犹兹卡买了春天答应过她的头巾，退出身来，向修道院那边的毛猪市场挤过去。但因为挤得厉害，又看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所以走得很慢。

例如做帽子的手艺人，他们在店门口摆了只很大的梯子，梯子的踏级上，从上到下都陈列着帽子。

鞋匠们用搁凳和木架搭成了一条真正的胡同，架子上吊着挂着无穷无尽的一排排皮鞋：有的是要上了油才不至于漏水的褐色普通货品，有的是黑鞋油擦得雪亮、好象上了"凡立水"一样的皮鞋，有的是光泽美丽的、系红色鞋带的高跟女鞋。

再过去是马具摊子，许多木钉上琳琅满目地挂着一连串的马颈圈和挽具。

接下来是做绳索的、卖网罟的和兜售筛子的小摊儿；从这个市集赶到那个市集推销燕麦片的小摊儿；车匠和硝皮匠的小摊儿。

另一处是成衣匠和毛皮商摆出了各自的货物；保护毛皮的香料的气味，往人们的鼻孔里直钻，可是因为冬天快要来了，他们的顾客倒也不少。

接着是帆布篷帐遮荫之下的一排排桌子，桌子上摆着很大的一圈圈的赤豆色的香肠，有缆索那末粗大；还有一堆堆黄色的脂肪和奶油，棕色的肋条熏肉，整块的肚当肥咸肉，许多堆积成层的火腿；而在另一些摊子上，钩上挂着整只的鲜猪，身体剖开，嘴巴张大，鲜血一滴滴地往下直滴，狗都聚了拢来，非得把它们赶走不可。

紧挨着肉店，就是它们的兄弟铺子面包店：铺着的厚厚的一层层干草上，车子上，桌子上，篮子里，只要是能摆东西的地方，

都摆上了一大堆面包，每个面包都有小车轮那么大。糕饼也有，上面涂着黄澄澄的蛋黄；还有大大小小的面包卷儿。

玩意儿的摊子也不缺少。在这一些摊子上，有做成了各种模样儿的姜饼，野兽啦，兵士啦，鸡心啦，以及谁也捉摸不出是什么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在那一些摊子上，你可以看到历书，祈祷书，关于大盗和强徒的故事书。还有一些摊子上，出售着便宜的叫子、口琴、泥土做的会叫的鸟儿，以及诸如此类的乐器。出售这些乐器的犹太无赖们，把它们乱吹乱打，吵得人受不了：因为鸟儿啁啾地叫，喇叭呜呜地响，叫子发出又尖又长的鸣声，而洋铁小鼓有时也插进来冬冬地乱敲，这种嘈杂的声音，够使人脑子也裂开来的。

可是在市场的中央，树荫的下面，箍桶匠、铅皮匠和陶器贩子独立地形成了一个集团。那儿有着那末多的壶呀，锅呀，瓦罐呀，粥碗呀，你要一走而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些摊子的后面是小木匠的地区，陈列着漆好了的眠床、柜子、衣橱、架子和桌子。

现在，到处都坐着卖东西的女人，车子上也好，墙脚下也好，沟渠里也好，总而言之，哪儿找得到空地方，她们就坐在哪儿。她们带着洋葱，结成一串或是盛在篮里；带着自己做的棉织品或是裙子；带着鸡蛋、干酪、蘑菇、一块块用麻布包着的长方形的黄油。有的要出售马铃薯，有的要出售一对鹅，或是一只已经拔掉毛的鸡；有的要卖掉理得齐齐整整的亚麻纤维，或是几束纺好的麻线。人人都坐在她的货物旁边，跟她身旁的人愉快地闲谈着：赶集的人一向都是这样的。有一个买主出现的时候，她们就安静地、庄严地、不慌不忙地跟他打着交道，就象体面的农民那样，可不象那些犹太人：吵呀，叫呀，互相推撞呀，仿佛发疯一般。

在车子和摊子之间，可以看到处处有炊烟从洋铁皮炉子上袅袅地升起来。这边儿出售热茶。那边儿有食物：炸香肠，炸白菜，酸菜汤和煮马铃薯。

到处都有大群的巡礼乞丐走来走去：瞎子，跛子，哑子，一个胳膊也没有的残废者，一条腿也没有的残废者——就跟村子里的节日一模一样。他们手里拿着小小的提琴，奏出赞美歌曲，或是叮叮当当地摇着木碗里的钱，唱着敬神的歌。他们大家从房子的墙脚边，从许多马车的空隙里，从泥泞的街道上，走过来，胆小地求乞，讨一点儿钱或是实物。

波利那一面和遇到的熟人交谈几句，一面凝视着这一切东西，少不得时常有点儿羡慕。他终于走到了修道院那边的毛猪市场：一块很大的沙地广场，疏疏落落地盖了几座房子。在修道院花园依旧落满枯叶的墙垣附近，在墙内许多大橡树伸展过来的树枝的余荫之下，聚集了许多人和车子，还有带到市集上来出售的大量的猪仔。

波利那不久就看见了站在人群旁边的汉卡和犹兹卡。

"嗨！卖掉了吗？"

"啊，肉店里的人已经来讲过价钱了；可是他们给的价钱太贱了。"

"猪价高吗？"

"高？根本不高。来了那末多的猪，买的人却太少了。"

"可有什么从列普卡来的人？"

"克莱姆巴带来几头小猪；多米尼柯娃的儿子西蒙，也带来了一头。"

"哦，你们尽快卖了吧，也好逛逛市集。"

"我们已经等够了。"

“他们对那母猪出价多少？”

“三十块纸卢布。他们说喂得不好，骨头大，身上没有长膘。”

“那是胡说一气！它有四指厚的膘！”他大声说道，摸摸母猪的背脊和肚皮。“那小猪肚皮上不肥，可是后腿很结实。”他补充道，一面把半身陷在湿的沙土里哇哇大叫的猪拉了出来。

“三十五卢布就卖了。我现在去看看安蒂克，马上就回到你们这边来。——你们可想吃东西吗？”

“我们的面包已经吃掉了。”

“我另外给你们买一点香肠。只是要把猪卖个好价钱。”

“爸爸，你春天答应我的头巾，可别忘了买啊。”

波利那把手伸到怀里，却又顿住了，好象突然想到什么念头似的；他重新抽出手来，摇了一摇，光说了一句话：

“我要替你买的，犹兹卡。”

他立刻走开了，因为他在那些马车之间发现了雅格娜的脸蛋儿；但他还没有赶到她的面前，她就没了影儿，哪儿也看不见了。所以他就去找安蒂克：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从毛猪市场通到大广场的街道上，挤满了车辆，有的首尾相连，有的好几辆并列在一起，要十分小心地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车子赶过去。

可是他立刻跟安蒂克遇上了。安蒂克坐在麦袋上。马儿正从袋子里吃着麦子，犹太人的小鸡在向袋子跑近来；安蒂克一边儿用马鞭子赶着鸡，一边儿使气地答复买客道：

“我说七卢布，就得是七卢布，不打价。”

“麦子烂了，我给六个半卢布。”

“你这狗东西！我只要在你那丑八怪的脸上打上一拳，你的

丑脸就够烂的了；我的麦子可好得不能再好了。”

“也许吧；不过麦子很潮……用蒲式耳来量，我就买，价钱是六个卢布又五个兹罗提。”

“不。要称分量；我已经说过了——价钱是七个卢布。”

“可是，我的好农民，干么那末生气啊？买也好，不买也好，总是要讲讲价钱的呀。”

“如果你高兴，那就讲价钱吧，”安蒂克再也不理睬那些犹太人了，犹太人可走过来打开一只只的袋子，仔细打量着麦子。

“安蒂克，我要到代笔人那儿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啊？你要控告大地主吗？”

“你以为我吃了亏不恨吗？”

“抓住管林人，把他绑在松树上，用棍子打得他肋骨咯咯的响，这才公平哩！”

“是呀，他也活该受罚；可是大地主也必须判罪，”他用冷酷的声音答道。

“给我一个兹罗提。”

“作什么用？”

“吃点儿，喝点儿。”

“眼睛老是看着父亲的钱袋！你自己没有钱吗？”

安蒂克生气了，转过身去，嘲弄地吹着口哨；老人虽然老大的不愿意，还是掏出一个兹罗提来给他。

“是啊，血汗挣来的金钱，给大家花掉了！”他心里想道，一面向拐角上的一个大酒店挤过去。许多顾客已经上这店里来吃东西了。代笔人住在院子里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只穿一件衬衫，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嘴里却衔着一支雪茄，这时正坐在靠窗的桌子跟前。——角落里的垫子上躺着一个女人，身上盖了一件大

衣。

“你好，请坐！”他把椅子上的衣服丢到地板上，请波利那坐下。波利那立刻把全部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代笔人。

“就象天主经最后一句话一定是阿门一样，你一定会胜诉！什么！一头母牛死了，孩子吓得生病了！咱们准把官司打赢！”他擦着手，在桌子上寻找着纸张。

“不过孩子倒是身体挺好的。”

“反正也一样，他很可能生病的：管林人把他打了一顿啊。”

“挨打的不是他，是邻居的一个放牛孩子。”

“可惜罗；这样就更加好了。可是我们的状子要这样写：好象是母牛也死了，孩子也得了病了。叫大地主赔偿损失！”

“当然啦。我只要审判公平就行了。”

“我立刻就把你的状子写起来——弗兰卡，你这懒货！”他大声嚷道，使劲踢着垫子上的女人，女人抬起了她蓬乱的头。“给我们搞点伏特卡和吃的东西来！”

“格蒂克，我一个戈比也没有了，你也知道，人家不肯赊给我们了。”她咕哝道；她从乱七八糟的床上爬了起来，打着呵欠，伸着懒腰。她是个胖大女人，一副酒鬼的脸相，又是发肿，又是伤痕累累，声音却又尖又细，象个婴孩。

代笔人动手写起状子来了，钢笔唰唰地在纸头上草草地移动着。他呼着雪茄，把烟喷在波利那的脸上，因为波利那正在一旁瞧着。他时常停下笔来，搓搓斑斑点点的双手，把粉刺很多的瘦脸转向弗兰卡。他蓄着浓密的黑胡髭，门牙残缺，嘴唇苍白。

状子不久就写好了。代笔费一个卢布，外加印花税一个卢布；再付他三个卢布，他就答应把状子送到法庭上去。

波利那甘心情愿地答应了所需的费用；他深信这笔钱一定会由大地主来付，而且还要赔偿他一大笔损失哩。

“世界上不能没有公道啊！”起身要走时，他大声说道。

“如果我们在乡法院打不赢官司，就告到县法院去；县法院赢不了，就告到省法院；然后再告到大理院去；我决不屈服。”

“我干么要放弃我自己的东西啊？”他万分坚决地说道。“送给他们吗？送给那些大地主吗？他们的森林田地无边无际呢。我不干！”

当他走出门来进入市场的时候，脑子里充满了这样的思想；可是，正赶他走过帽子摊儿的时候，他遇上了雅格娜。

雅格娜头上戴着一只藏青帽子，站在那儿为另一只帽子还着价。

“你瞧，玛蒂亚斯！这个黄脸家伙① 硬要我相信这是顶好帽子；他可一定是在撒谎骗人。”

“一顶漂亮的帽子。是给安德烈买的吗？”

“是的。西蒙的已经买了。”

“他戴这帽子不太小吗？”

“他的头正好跟我的头一般儿大小。”

“你戴了这帽子，就成了个俊俏的牧童了！”

“啊，当真如此吗？”她得意洋洋地嚷道，把帽子推在脑袋的一边。

“我立刻就请你去给我帮工！”

“只是我要的工钱恐怕太高了，”她笑着说道。

“对别人，也许高了，对我可不高。”

---

① 农民们时常管犹太人叫黄脸家伙。

“不过我可不在田里干活。”

“啊，我替你干活儿好了，雅格娜！”他低声说道，他射在她身上的眼光是那末情急，害得她慌慌张张地退缩，价钱也没有讲，就把帽子的钱付了。

过了一会儿，当波利那比较能够克制自己，把那象强烈的伏特卡一样突然涌了上来的情欲压下去的时候，他又问她道：“你们的母牛卖掉了吗？”

“卖了，有人替叶尔佐甫的神父买去的。母亲跟风琴师一起走了，他要雇个长工。”

“哦，那末我们一起去喝点儿甜伏特卡吧。”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你冷了，雅格娜；喝点酒会暖和一点。”

“跟你去喝酒吗？……我能上哪儿去啊？”

“雅格娜，那末我去打点酒来，咱们在这儿一起喝吧。”

“多谢你的一片好意；可是我一定要找母亲去了。”

“雅格娜，我来帮你找她，”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说道。他走在前头，强有力地给她挤出一条路来，她就可以很容易地在人群中走过去。可是，当他们站在布摊跟前时，姑娘便放慢步子，立刻停下来了，对着眼前的各种东西，她欢喜得眉飞色舞。

“啊，好漂亮的东西！天哪，天哪！”她喃喃地说道，在缎带跟前站住不走。缎带挂在她头顶上，在空中飘飘扬扬，象是流动的、艳光照人的彩虹。

“雅格娜，挑一条你最喜欢的吧！”

“啊，那绣花的黄色缎带总得一个卢布吧，也许竟要十个兹罗提呢！”

“你可不用费心，买下就是了。”

雅格娜还是把缎带放下了（费了很大的劲，也确实很后悔），向第二个摊子走去。波利那在她背后不远的地方待了一忽儿。

现在她的眼光落在头巾、做胸衣的料子和短衫上了。

“天哪，天哪！多么好看的衣服啊！”她给摊子上的五光十色迷住了，低声地自言自语道；她不止一次地想把哆嗦着的手伸到那些红红绿绿的绸缎里面去，终于眼睛也迷糊了，心也欢喜得卜卜地乱跳了。

这些头巾包在头上多美啊！猩红的绸，四周全绣着绿色的花；或者通体都是金黄色；或者通体都是深蓝色，就象雨后的天空一样！还有那些最好的头巾，闪闪发光、变幻多彩的头巾，纯净得象是映着落日光的湖水，轻盈又赛过飘拂的游丝！……不，她实在没有办法了：她一定要把它戴到头上试试，摊子上的犹太女人给她打着镜子，她要在镜子里瞧瞧。

是的，这头巾跟雅格娜十分相配：头巾象灿烂的光轮一般围在她淡黄色的头发上，使她深蓝色的眼睛强烈地闪耀着欢喜的光芒，竟在焕发的容光里蔚为紫罗兰的色彩。人们都转过脸来瞧她：她显得那末漂亮，浑身都发出了青春与健康的光辉！

“她可是哪一位大地主的小姐乔装改扮的吧？”人们彼此窃窃私语道。

雅格娜对着头巾打量了好久，这才深深地叹息一声，从头上取了下来，开始讲起价钱来了：她倒并不想买它——那是不可能的——只是想稍为多享受一下美丽头巾的快感罢了。

可是，她的一团高兴立刻就冷了下来。犹太女人要价五个卢布！——连波利那也马上劝她不要买了。

他们在珠宝摊前又停下来了。项链真多！而且真好看！仿佛整个摊子上都撒满了宝石：辉煌灿烂！不去瞧它们的确是办

不到的：那些透明的金色的琥珀球，看起来简直象是芳香的松脂做成的；珊瑚珠就象是成串的血滴一般；雪白的珍珠就跟榛子一般儿大；而且还有金珠和银珠呢！

雅格娜试了好几条项链，要把最美丽的挑选出来。她终于看到一串可爱的珊瑚项链，便套到颈子上试了四次，她回过头来对老人说道：

“我戴着合适吗？老实告诉我。”

“漂亮极了，雅格娜！——可是，珊瑚项链在我看来可不是什么新奇东西。我家里柜子里摆着一个项链，有八个圈儿呢。那是我老婆的东西。每一颗都有最大的豌豆那末大。”他故意满不在乎地跟她说道。

“如果不是我的东西，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她扔下项链，赶紧走开了，心里又是生气又是懊恼。

“雅格娜，咱们坐一忽儿吧。”

“我一定要到母亲那儿去。”

“不用担心，她不会丢下你先回去的。”

他们一起在车辕上坐下了。

“这是个很大的市集，”波利那左右打量着市场，说道。

“不小，”她一面回答，一面对他们所走过的摊子伤心地看了一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为了摆脱心上的不快，她又开口道：

“啊，谁要是大地主，逛市场就有劲了！有一回，我看见伏拉的大地主的小姐，和几位太太在买东西，她们赶集总要买东西，买得那末多，叫一个男佣人给背着。”

“时常逛市场的人，眼看就要吃尽当光。”波利那说。

“这句俗话，对大地主可不适用。”

“只要他们还能向犹太人借钱的时候，就不适用。”他答道；口气十分辛辣，雅格娜不晓得怎样回答，就呆呆地瞧着他。他躲开她的眼光，低声问她道：

“有人替伏依蒂克的儿子米哈尔向你求婚来了，是不是？”

“来了又去了啊。这样的傻瓜，居然向我求婚来了！”

这时候，波利那匆匆忙忙地站起身来，从怀中掏出一块头巾和一点儿用纸头包着的东西。

“你拿着吧，雅格娜；我要到安蒂克那儿去了。”

她听到这名字眼睛就发亮了。“他在市集上吗？”

“是的，在那边胡同里出售麦子——收下吧，雅格娜，这是我送给你的，”看到她用惶惑的眼睛注视着头巾，他就补充说道。

“你送给我的？送给我——真的？啊，多漂亮啊！”她打开纸包。纸包里包的正是她刚才爱得着了迷的缎带。“你不是开玩笑吧？”她嚷道。“你干吗要送这些给我？它很贵哩，头巾完全是真丝的。”

“拿着吧，雅格娜，拿着吧，全是给你买的。要是有哪个农民来跟你喝酒，你不要跟他干杯。何必那么急呢？——好，我得走了。”

“这些东西是给我的吗？你不骗人吗？”

“我干么要骗你呢？”

“我真没法儿相信，”她说，她打开了头巾，接着又打开了那包缎带。

“再见了，雅格娜！”

“多谢你，玛蒂亚斯！”

他走掉了。雅格娜重新把东西打开来，心满意足地看着。然后她又把两件东西包在一起，要想追上去把东西还给他；因为她

怎么能从一个陌生人手里接受这样的礼物呢？可是他早已看不见了。所以她就慢慢地一路走过去找寻母亲，一面十分高兴地偷偷摸弄着藏在胸口的纸包。她满心喜欢，她的面颊发红，微笑时雪白的牙齿闪闪生光。

"雅格娜！施舍一点给穷人吧。府上都是善良的真正的教徒！我要为府上的亡灵祝福……雅格娜啊！"

雅格娜听到了这声音，仿佛大梦初醒，她睁眼看看是谁在说话，这就看到了阿伽沙；因为泥泞要没住脚踝，阿伽沙紧挨着修道院的墙头，坐在一捆稿草上。

雅格娜站住了，在衣服里掏着铜币；阿伽沙因为遇到了同村人，十分高兴，就问起列普卡村子里的情形来了。

"马铃薯都收好了吗？"

"完全收好了。"

"克莱姆巴家里还是老样子吗？"

"你怎么啦，他们把你撵出来要饭了……你还是惦记他们？"

"撵我出来？他们没有撵我；我自己跑出来的，因为这是必要的呀。我惦记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呀。"

"你现在干什么呢？"

"从这个教堂到那个教堂，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从这个市集到那个市集，到处奔走啊。好心的人们，这儿给我一角地方睡觉，那儿给我一片面包吃，有时候也给一两个铜板；来酬谢我给他们作的祷告。世人是慈悲的；他们不让一个穷苦的人挨饿，他们决不如此！"她的话中断了，她带点儿犹豫地问道："你可知道，克莱姆巴全家身体都很好吗？"

"他们很好，可是你呢？"

"咳，我可说不上健康了。我的胸口老是发痛，遭了凉的时

候，就口吐鲜血。我活不长久了，活不长久了！——如果我能勉强撑到明年春天，我一定回到村子里，当着自己人的面死去。我只求天主这一点……其他就没有什么请求了。”

“替我父亲的灵魂作个祷告，好吗？”雅格娜悄悄地把几个铜板塞到对方手里，低声说道。

“我要为炼狱里一切神圣的灵魂祷告的；事实上就是如此，我始终是为我所认识的一切人祷告的，不论是活着的或是去世的。——哦，……雅格娜！……他们没有派人给你送伏特卡去吗？”

“有的。”

“那末你对哪一个也不领情还敬吗？”

“一个也不，”她简短地答道。“天主与你同在，明年春天来看我们吧。”接着她就向母亲迎过去了，她看见她就在不远的地方，跟风琴师在一起。

波利那在回到安蒂克那儿去，可是走得很慢，一则由于人挤，二则因为他老是神思恍惚地想着雅格娜。在他看到儿子以前，铁匠却遇上他了。他们互相打了个招呼，便肩并肩的一路走下去，什么话也不讲。最后，铁匠用生硬粗暴的声音开口道：

“你打算不打算跟我把问题解决啊？”

波利那立刻就冒火了。

“解决什么？列普卡才是你跟我说话的地方。”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人家劝我打官司……可是……”

“打官司吧。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代笔人；是呀，你给他一个卢布，他就替你写一张状子？”

“……可是我认为，”铁匠狡猾地用缓和的口气继续说道，“最好是取得友好的谅解。”

“对啊。‘硬功得不到的，软功唾手可得。’”

“你说的真聪明。”

“硬功也好，软功也好，你都弄不到手的。”

“我总是跟我老婆说，丈人，你老人家是喜欢公道的。”

“人人都要公道……只要对他自己公道。我可不在乎，因为我没有亏负人的地方。”铁匠听到这些严厉的话，心里明白，如果采取刚才的策略就要一无所得了，所以他便改变办法。仿佛根本没有吵过嘴似的，他十分平静地说出了他的要求：

“你请我喝酒好吗？我很想喝一杯呢。”

“当然可以，最亲爱的女婿：哪怕你要喝一升都可以。”语调是很刺耳的，但他们还是一起走进拐角上的酒店里去了。他们在酒店里看到了安姆勃罗司，他并不喝酒，却怏怏不乐地坐在角落里。

“我觉得骨头痛；天气要变了。”安姆勃罗司预言道。

他们一再地喝酒，可是互相生着气，一句话也不说。

“你们喝伏特卡的样子，就跟人家喝送丧的酒一样，”安姆勃罗司说道；人家不请他喝酒，他心里觉得难受：因为今天早晨他几乎什么也没有下肚。

“我们怎么能谈话呢。老丈人今儿个卖掉了那末多的东西，他该盘算盘算，把现款放给谁生息最好啊。”

“玛蒂亚斯，玛蒂亚斯！”安姆勃罗司嚷嚷道，“我对你说，天主……”

“有人可以管我叫玛蒂亚斯，你就不可以管我叫玛蒂亚斯，你这莽撞无礼的家伙！瞧他这鬼相！告诉你，猪才乐意同猪倌称兄道弟！”

铁匠已经喝了两杯烈酒，他很想争辩一番。他压低了声音

说道：

“丈人，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所要求的东西，你究竟愿意给呢还是不愿意给？”

“你已经听到我回答过了。我不能把我的田地带到坟墓里去；可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一英亩田也决不放手。我不愿意叫你们来养我，我还想在这个世界上享一两年福呢！”

“那末你就折现款给我好了！”

“我已经说过了，你没有听见吗？”

“他正在物色第三个老婆呢，”安姆勃罗司低声说道。“他的子女与他有什么相干呀？”

“的确，大概是这么回事！”

“如果我想续娶，我就要续娶，”波利那插口道。“你反对吗？”

“反对？不，可是……”

“如果我想续娶，我就派人去求婚——准定这样办，而且决不迟过明天！”

“就那末办吧！我有什么要反对的？只要你把红白斑牛的牛犊子给了我，我甚至会尽我的能力帮你的忙呢。你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知道什么是对你最有利的。我跟我老婆提过好多次，你家里缺一个管家的女人。”

“米哈尔！你说过这话来着？”

“如果我没说过这话，我就不得好死！我确实这么说的。我给全村的人出主意，谁需要就给谁出主意，难道我竟不知道什么是对你有好处的吗？”

“你这家伙，你撒起谎来就象吉普赛人一样！——不过，你明天来吧，来把牛犊儿拿去吧……凡是求我给的，我可以给；可是当作权利来硬要，你要到的就只有一根打断的棍子了，——或者

比挨棍子还要糟糕的下场。”

他们继续喝酒，这一回是铁匠请波利那了，而且还邀请安姆勃罗司一起喝。安姆勃罗司欣然遵命，而且讲了许多快乐的故事和笑话，立刻大家都哄然大笑。

翁婿两人和好地分手。可是谁都一点儿也不信任对方。——彼此都把对方象玻璃窗一样的看透了，彼此都把对方象额上有星的马儿一样认清楚了。

安姆勃罗司还留在酒店里，指望聊天的人和老相识们会自动请他喝那末一口半口的。因为“一头饿狗是连一只苍蝇也想捉来吃的”。

市集快到收摊子的时候了。

中午的时候，太阳透出光芒来了，闪闪烁烁地照耀着世界，象是一面晃动着的镜子的闪光；接着，太阳又重新沉没到云层后面去了。黄昏还没有来，一切东西却已经笼罩在深沉的幽暗里；大块的浓雾一团团地滚滚而下，几乎触及了屋顶，一阵蒙蒙细雨仿佛透过筛子似的洒落下来……于是人们赶紧乘车走了，急于要在大雨倾盆和夜色降临之前赶到家里。

黄昏迅速降临了，暗淡而潮湿；市镇又变得空虚和寂寥了。

只是沿着墙脚疏疏落落的有几个巡礼乞丐正在如泣似诉地祈祷着；而酒店里喧哗和吵闹的声音却是响亮的。

波利那跟他家里的人驱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四合了。他们卖掉了他们带来的一切东西，买进了各种各样的物品，也畅快地逛够了市集。安蒂克用尽全力鞭打着马匹，车子在泥泞很深的道路上横冲直撞地驰过去；因为他感到寒冷，而他们大家都喝了很多的酒。老人虽然是吝啬的，为了一文小钱也要大惊小怪的，那一天他却用酒食和好言好语大大款待他们一番，所以大家

都觉得奇怪。

他们到达森林的时候，天色漆黑——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天正下着雨，雨点愈来愈大。一路上可以听到车轮轧轧响动的声音，醉汉高歌号叫的声音，在泥泞中跋涉而过的脚步的声音。

可是，在白杨大道的中央（道旁的白杨树萧萧飒飒地直响，好象是冻得发抖的样子），如今已经泥醉的安姆勃罗司，正在踉踉跄跄地走着，他从这边晃到那边，又从那边晃到这边，有时撞在树上，有时又倒在泥泞里，但是他很快地就爬了起来，往前走去，而且还象往常一样，大叫大号地唱着歌呢。

第 六 章

现在真的开始大雨滂沱了。

自从赶集以来，一切东西都沉浸在一片朦胧的灰色闪光里，只有森林和村庄暗淡的轮廓，幽然出现在灰色闪光之间，就好象是绣在一幅湿漉漉的画布上似的。

秋天的大雨唿喇喇地直泻而下，冰冷，刺骨，连绵不绝。

大雨仿佛是灰白色的鞭子，不断地抽打着大地，浸透了每一棵树木，叫每一茎草叶都颤颤抖抖，好象痛苦不堪的样子。

浓重的密云和阴沉的灰雨之下，时而现出一片片的田地，黝黑，萧条，潮湿；时而闪出一线冒着泡沫的流水，从田畦间流泻而下；时而冒出一些栽在小径上的、黑沉沉光秃秃的树木，湿到骨子里的、滴着水的丫枝，这时候仿佛在亡命地挣扎，抖落着最后的残余枯叶，就跟企图挣脱皮绦的猎狗一样。

寂无行人的大道现在变成绵延不断的泥沼了。

短促的、悲哀的、没有太阳的白天，慢吞吞地过去了；黑夜挟着无休无止的单调的潺潺雨声降临了，阴寒而又沉郁。

田野是无言的，村庄是喑哑的，森林是缄默的。房屋阴暗而毫无色彩，它和大地、篱笆以及丫枝摇曳呻吟的光秃秃的果园，溶化成为一体了。

一阵铅色的、滴溜溜打转的大雨，掩盖了大地，夺走了大地上一切颜色，消灭了它的各种色彩，把世界投入了朦胧的境界。

好象一切都混淆不清了，仿佛在梦里一样。从腐烂的田地里，从瘫痪的树林里，从死寂的荒野里，升起了一股悲哀之情；它象乌云似的浮游而过，荡漾在忧郁的十字路口，伸出哀悼的胳膊的十字架下，荡漾在树木好象害怕而突然发抖、又好象痛苦而呜咽的、荒凉大路上；它以茫然的眼睛凝视着每一个没有鸟的鸟巢，每一座坍倒的小屋；它徘徊在墓地上被遗忘的死人的坟茔和腐朽的十字架周围；它笼罩了整个村庄。

毛毛雨永远不停不歇地下着；可是当倾盆大雨哗啦啦地泻下来的时候，就把整个儿列普卡村都笼罩住了，只是难得能看到暗沉沉的茅草屋顶，湿淋淋的围墙石头，以及在烟囱上缭绕、在果园上飘浮的、乌黑紊乱的炊烟。

除了有些储藏室里有人在打谷以外，村庄是无声无息的。但打谷的人家很少，人们都到外边卷心菜田里去了。泥泞的道路荒凉地横在那里；而茅屋的周围也是荒凉的。如果偶尔出现了什么人，也好比雾中的鬼影，立刻就消失了，只能听见践涉在泥泞中的木底鞋声而已。时而有载着卷心菜的车子从泥煤田缓缓行来，驱散了涉水抢食掉下来的菜叶的鹅群。

池水在束缚着它的狭窄塘岸里挣扎着。池水在继续上涨；水还没有淹没靠波利那家的道路低洼部分，却涨到了围墙边上，就在房屋的墙头前面溅着水花泛着泡沫。

可是全村的人都出去了，忙着收割卷心菜，运回家来。到处都放着卷心菜，储藏室的地上，走廊里，房间内，有的甚至放在屋檐下，——但见翠绿的卷心菜，数以百计。

他们赶紧收割着，因为天继续不断地下着雨，道路很快就变成泥沼，不能通行了。

那一天，他们在多米尼柯娃的田里收割卷心菜。

雅格娜打大清早起就跟西蒙一起在田里干活，因为安德烈留在家里修葺屋顶。

黄昏快要到了，老婆子再三地走出屋来，向磨坊那一边张望，静听着他们回家来的声音。

可是磨坊那边低洼的菜田里，工作还忙着呢。牧场上浓雾弥漫；只有几处充满苍白混浊积水的大水沟闪着微光，而生长卷心菜的一条条较高的狭长地带，这儿透着湖绿，那儿透着暗红。在这些色彩中间，妇女猩红的裙子朦胧地晃来晃去，她们在堆积着刚收割下来的卷心菜。

在雾霭弥漫的远处，紧挨着在灌木丛中奔流而过的冒着泡沫的河流，耸立着许多暗棕色的泥煤堆。车子就停在这儿；因为泥土是烂糟糟的，车子没法儿再走近些了；每一布包的卷心菜，都得象一捆背在背上的行李似的运到车上去。

有些田里的收割工作已经搞完，人们正在走回家去；从这块田到那块田，人声在雾霭中响着，愈来愈洪亮了。

雅格娜刚搞完自己的工作。她精疲力尽，肚子很饿，而且浑身都湿透了。甚至木底鞋里也淌着水，因为暗褐色的泥煤土没过了脚胫；她时常不得不脱下鞋子来把水倒出去。

"西蒙！赶快吧！我的手脚都麻木了！"她疲倦地叫唤道；可是，看到那年青人没法儿把东西背起来，她就急不及待地抓住那一大包卷心菜，背到自己的背上，送到车子上去了。

"象你这样的大个儿——腰杆儿却跟刚生孩子的女人一个样儿！"她把卷心菜倒在车底干草上，鄙夷地说道。

西蒙很难为情，咕咕哝哝，搔搔脑袋，给车子套上了马。

"赶紧哪，西蒙！"她大声叫道，迅速地把一大包一大包卷心菜背到了车上。

可是黑夜降临了，阴影愈来愈黑，雨下得更大，倾泻在烂糟糟的地上和沟渠里，发出谷粒落地般的声音。

“犹兹卡！今儿搞完了吗？”她向波利那的女儿喊道。犹兹卡一直在跟汉卡和古巴一起收割。

“是的，我们搞完了。该回家了；天气讨厌极了，我浑身都湿透啦。你也要回去了吧？”

“是呀。天色立刻就要黑得找不着路了。其余的只好留到明天了。——呀，你们的卷心菜真好啊！”她大声嚷道，弯过身去，对朦胧地出现在雾中的几堆卷心菜看了一眼。

“你们的卷心菜也挺好啊，你们的大头菜比我们的大得多哩。”

“啊，是一种新种子，神父打华沙买来的。”

“雅格娜！”——那是犹兹卡的声音，她又在雾中叫唤她了。“你可知道，约瑟夫的儿子伐莱克明儿要派人去向玛丽亚·波西亚蒂克求婚了。”

“啊，那个小姑娘吗？她年纪不太小了吗？她大概去年也还在放牛呢。”

“不，她年纪够大了。再说呢，她有好多英亩田地，小伙子都急急忙忙的要娶她呢。”

“犹兹卡，你也一样，过不多久，小伙子们也急急忙忙的要娶你哩。”

“除非你老子又娶了个老婆，”雅姑斯叮卡打第三块田里大声说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汉卡用吃惊的声调说道。“他春天才把她妈妈埋葬呢。”

“这对一个男人有什么关系？每个人甚至都象猪一样；吃得

怎么饱，总是准备把猪鼻子伸到新鲜猪槽里去的。哈哈，一个老婆的尸骨还没有冷，不，甚至还没有咽气，丈夫就去追逐另一个女人了。——男人是狗，他们男人都是狗。西可拉不是这样吗？他埋葬了第一个老婆才三个礼拜，就娶了第二个老婆。”

“的确：不过那时候他有五个孩子要照顾。”

“是象你这样说的。不过只有傻瓜才相信他是为了孩子们才结婚的。他为了自己！——他愿意跟一个女人同睡一个被窝呀。”

“可是，”犹兹卡费了很大的劲插口道。“我们不让父亲那么办的。决不让！”

“你是个傻娃娃！土地是你老子自己的；心里的主意也是你老子自己的。”

“然而也得考虑考虑他的子女啊；子女也有他们的权利哪。”汉卡又参加谈话道。

“与其挡住别人的车子，不如自己跳水的好。”雅姑斯叮卡咕咕哝哝地说道。

雅格娜没有参加这场谈话，她一面搬运卷心菜，一面暗自微笑。她想起了市集上所发生的事情。

车子一装满，西蒙就立刻驾车向大路行过去了。

“愿天主与你们同在！”雅格娜向邻居们大声说道。

“与你同在！我们也马上要走了……雅格娜，你到我们家来剥菜叶，你肯来吗？”

“告诉我日子，我就来了。”

“下礼拜日，小伙子们在克莱姆巴家开音乐会，你可知道吗？”

“我知道，犹兹卡，我知道。”

“如果你遇上安蒂克，”汉卡要求道，“劳驾告诉他赶快来吧。我们等着呢。”

“好的。”

她迅速地跑上去追车子，因为西蒙已经动身，听得见他在诅咒马儿。车子困在软绵绵的泥煤地的泥潭里；泥泞陷过了车轴；所以他们两个人不得不使劲帮助马儿走过那些最烂的泥坑。

谁也不跟谁说话。西蒙牵着马，留神不让车翻了，因为路上到处是深深的窟窿。雅格娜在后面用肩膀抗着车子，始终是在考虑着到波利那家去剥菜叶时该怎么打扮。

天那末黑，马也看不清楚了。雨势稍为小了一点儿，可是雾又浓又湿，风呼呼地在他们头上吹过，鞭打着他们正在走上去的堤岸上的树木。

这是段艰难的上坡路，路面又陡又滑。

“车装得太满，一头马拉不了。”堤岸上有个声音叫道。

“安蒂克，是你吗？”

“当然是啦。”

“那末你就赶紧去吧；汉卡在盼着你呢。——不过，现在你先帮我们一下忙吧。”

“等一下，我得先下来才行。——天那末黑，你什么也没法儿瞧得见。”

他们立刻就上了堤岸，因为帮助推车的推得十分有力，马儿立刻就腾跃起来，到了顶上才停住脚步。

“衷心感谢你，”她说，“可是，真了不得，你真是身强力壮啊！”

她伸出手来跟他握手。

他们默默无言。车子在前面走着，他们在后面肩并肩地步行，找不到话说，两个人都兴奋得奇怪。

“你要回去吗？”她低声悄语地问道。

“我只是陪你走到磨坊那边，雅格娜；那边积水闹成了个大水坑。”

“天黑得很，可不是吗？”她说。

“你怕吗，雅格娜？”他喃喃地说道，身子挨得更近了。

“我干么害怕呢？”

他们又默默无言了，肩并肩、身体挨着身体地走着。

“你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多亮啊！……象是狼的眼睛。”

“礼拜日你到克莱姆巴家听音乐吗？”

“妈妈会答允我吗？”

“一定来吧，雅格娜，一定来吧！”他用一种压制住的嘶哑的声音向她恳求道。

“那是你的心愿吗？”她凝视着他的眼睛，柔声问道。

“当然是啦！是我从伏拉请来了提琴手，这都是为了你啊；为了你，我恳求克莱姆巴把房子借给我们用。”他说话的声调低低的，他的脸跟她的脸挨得很近，他的呼吸十分急促，所以她稍稍退后了一点儿，激动得浑身都发抖了。

“现在走吧——她们在等着你呢——有人会看见我们的。——走吧！”

“你一定来吗？”

“我一定来——一定来，”她反复说道，回过头来瞧着他走去：可是雾霭吞没了他；只听得他在泥泞很深的路上走过去的叭哒叭哒的脚步声。

于是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然而在她心上和脑子里吹过的，却是一股火也似的热风。她不知道她临到的是什么事情：她的两眼里充满火焰，她的呼吸上气不接下气，她没法儿使热烈的

心跳平静下来。她本能地伸出胳膊，象是准备拥抱似的；接着全身又僵住了，突然猛烈地一阵颤抖，她简直要大声叫喊起来。但她走到了车子旁边，抓住车子，不必要地把它猛烈地往前一推。车子发出轧砾的声音，歪歪斜斜地行过去了，有好几棵卷心菜掉进了烂泥里。可是她依旧看到他的脸浮现在她的眼前，啊！还有那一双眼睛，那末明亮、那末充满热情的眼睛啊！

“他不是一个男人，他是一股旋风，”她茫然地沉思道。“全世界能有这样的第二个人吗？”

经过磨坊，听到水车的声音，流水打轮子上水闸下澎湃而过的声音，雅格娜才从神思恍惚中清醒过来。由于水位很高，水闸给冲开了，流水喧闹地奔腾翻滚而下，激起了一团团发酵似的泡沫，在辽阔的河面上形成了白色的长链。

就在大路旁边的、磨坊老板的房子里，透过挂着窗帘的窗子，可以看到一盏洋灯已经点亮了，放在一张桌子上。

“他们果然有一盏洋灯，就象神父或是大地主家里一样！”

“因为他们不也是有钱人家吗？”西蒙说道。“他们的田地比波利那的还多；他们把钱放出去生息；他们给我们磨麦子的时候，又处处欺骗我们！”

“他们生活得象大地主一样……象他们这种人是有福气的……他们在房间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在沙发上懒洋洋地靠着，他们吃好东西，叫别人替他们干活。”雅格娜这样想道，可是并没有妒忌之感，也不注意西蒙在继续说些什么。西蒙平常是缄默，现在却对这个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意见。

他们终于到家了。在他们明亮温暖的屋子里，炉火正燃烧得挺欢。安德烈正削着马铃薯的皮，他们的母亲在准备晚饭。

靠近炉火，坐着一个白发斑斑的老人。

“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雅格娜？”

“只剩下三大捆卷心菜还没有割下。”

她走进内室去换衣服，立刻又回出来准备开饭；她始终注意地好奇地观察着老人——老人静坐不语，眼睛凝视着炉火，而嘴唇微微噏动，念珠一颗颗地从手指间盘过去。当他们坐下来吃饭时，老妇人给他放了一把汤匙，请他和他们一同吃饭。

“愿天主与你们同在；我走了。”他答道，“可是我要上这儿来看看的，也许我要在列普卡待上好一段时候呢。”

他在房间中央跪下，在圣像前膜拜，划了十字，就走出去了。

“他是谁呀？”雅格娜问道。

“一个德行很高的巡礼者。他是打耶稣圣墓来的。我认识他有好几年了。他到这里来过不止一次，老远给我带来了圣物……至今三年光景了……”

安姆勃罗司走进门来，她的话便给打断了。他打过日常的招呼，就在炉火边坐下了。

“天气那末冷，那末潮湿，连我的木腿都感到麻木了！”

“这样的天气，又是这样的黑夜，干么那末东跑西跑的呢？”多米尼柯娃嘟囔道，“不如待在家里做祷告，要好得多了。”

“待在家里我就厌倦；所以出来看几个姑娘；雅格娜，我第一个就来看你。”

“只有死神才是和你匹配的姑娘。”

“啃，她吗！她完全把我忘掉了；她宁可和年青人跳舞。”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多米尼柯娃问道。

“神父刚把圣餐[1]给河对岸的巴尔特克送去呢。”

---

[1] 圣餐：就是临终受的圣体。

“啊，我就在这回赶集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体还是挺好的嘛！”

“他被女婿用棍子毒打，打得肝脏都破裂了。”

“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缘故？”

“当然是为了土地呀。这六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吵架，今儿个中午就一了百了了。”

“呵，”雅格娜大声说道，“对于这样的杀人犯，难道天主不会裁判他吗？”

“天主会来裁判的，”她的母亲严肃地答道，一面抬起眼睛瞧着圣像。

“是的，可也不会起死回生啊，”安姆勃罗司喃喃说道。

“请坐，跟我们一同吃饭吧。”

“吃饭我倒老实不客气了。我还可以吃上一盆——只要是够大的一盆就行。”

“你啥也不想，就是一味的打趣开玩笑。”

“我在这广大的世界上啥也没有，我干么要担心呢！”

凳子上摆着两盆菜：马铃薯和酸牛奶；他们围着凳子坐下，开始进餐，跟往常一样，沉思凝想，默不作声。安德烈留神着使大家的盆子都添得满满的。只有安姆勃罗司不时说些笑话，而且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神父在家吗？”快吃完饭的时候，多米尼柯娃问道。

“这样的天气，还上哪儿去呀？当然在家里啊，象个犹太人似的，读着书哩。”

“一个有学问，最有学问的人。”

“而且为人那末好！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雅格娜随声附和道。

“是啊。毫无恶意。……关心自己，可又不伤害别人。”

“安姆勃罗司，话可不是这样说的！”

他们吃完饭了。雅格娜和她母亲一起跑到摆在火炉前边的纺线杆那儿去了，她的兄弟们照例收拾食具，把盆子洗涤摆好。多米尼柯娃始终用铁的纪律管教她的儿子们，从小就教他们干姑娘干的活儿，这样就可以使雅格娜美丽的手不至于变得粗糙。

安姆勃罗司点上烟斗，吹旺炉火，加上木柴，拨动火炭，偷偷地向女人们瞧上一眼。他心里正想着件事情，琢磨着怎样开口提起这件事情来。

“我想你一定已经有一两个求婚的人了吧？”

“还不止呢。”

“自然罗。雅格娜漂亮得象图画一样。神父说，全村里就数她最漂亮了。”

雅格娜高兴得脸红了。

“神父那末说的吗？”老婆子问道。“愿天主保佑他健康！我老早老早就把钱积起来，要做一场许愿弥撒；我立刻就去做它一场。”

“有人很想向你提亲，可是他有点儿不好意思。”

“是个长工吗？”多米尼柯娃问道，她迅速地转动着纺锤，直转得纺锤在地上跳动。

“一个有家业的人。也是好出身，不过是个鳏夫。”

“怎么，去带领别人生的孩子吗？我可不干。”

“不用担心，雅格娜；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

“她年纪还轻，干么要嫁给一个老头儿呢？让她等到有年青人上门求婚再说吧。”

“啊，多的是。年青人可不少！小伙子身体笔直，抽着烟卷

儿，在酒店里跳着舞，大口喝着伏特卡，不论哪一个有点儿田地有点儿钱的姑娘，他们的眼睛决不放过。可惜都是些穷苦的庄稼汉，中午起身，下午用独轮车运大粪，耕田用的是一把锄头！”

“我决不让雅格娜自卑身分嫁给这种穷汉的！”

“大家说你是我们之中最聪明的；大家说对了。”

“另外一方面——老头儿不大会讨小姑娘欢喜的。”

“她会找到讨她欢心的小伙子的——人数还不少呢。”

她严厉地瞅了他一眼。“身为老长辈，说话还是这样不三不四！”

接着是一阵沉默。

“他是个可敬的老人家，也不贪图人家的钱财。”

“不，不！这种亲事只会造成罪孽的！”

“哦，可是他会作出授与婚姻财产的安排的①。”他继续说道，这回可说得十分严肃认真。他把烟斗里的灰敲出来。

老婆子的答复说出口时，是带着犹豫的。

“雅格娜自己的财产也足够了。”

“他给的，要比陪嫁多；一定多得多。”

“你说的啥？”

“我说的是我所知道的情况。既不是空穴来风，又不是随便胡诌；我是代表他上这儿来的。”

又是沉默。老婆子好久才把乱麻在纺线杆上理直了；她沾湿了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把长长的麻丝抽出来，她的右手转动着纺锤，使它象个陀螺似的在地上飕飕地旋转。

“那末，他可以叫朋友们给她送伏特卡来吗？”

---

① 即结婚时授与妻子遗产的安排。

“他？谁呀？”

“你不知道吗？他就住在那边啊！”安姆勃罗司指点着波利那家里的灯光——灯光在池塘里闪烁荡漾过来。

“他家里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会反对的。再说呢，他们也有分得一份家产的权利。”

“不过他总是可以把他自己手里的财产授与妻子的！他是个好人，又不是什么等闲的农民；而且虔信天主教。身体又结实壮健！我看见他肩上抗一袋麦子，两蒲式耳还不止呢。除了鸽子的奶，世界上不论什么东西，你家雅格娜都可以要啥有啥。再说呢，小伙子安德烈明年就该入伍了。波利那对官府的事情都很熟悉，知道该请托什么人，对你家会很有用处的呢。”

“可是，雅格娜，你对这门亲事有什么意见呢？”

“我无所谓。——如果你说嫁给他，我就嫁给他。这个主意要你来拿，我不拿。”她说得很轻，她的额角抵在纺线杆上，她茫然地凝视着炉火，静听着木柴欢乐地爆裂时的声音。

“成了吧？”安姆勃罗司站起身来，问道。

“叫他的朋友来吧，”话从老婆子的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订婚还不是结婚啊。”

安姆勃罗司划了十字，走出去了；他一直向波利那家走去了。

雅格娜默默无言、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最最亲爱的雅格娜啊，你对这亲事可有什么意见呀？”

“什么意见也没有；我反正都一样。如果你中意，我就嫁给波利那；如果你不中意，我就跟你一起过日子……在你身边；我日子过得很好。”

她的母亲一面继续纺着麻线，一面用压低了的声调说道：

“我的亲爱的，我愿意尽一切力量，为你攀最好的亲。他的确是年纪大了，可是身体仍旧强壮，精神仍旧饱满。再说呢，他会体贴地对待你，不象别的农民那样会亏待你。你会变成他家里的主妇和当家人。他授与婚姻财产的时候，我也要把事情安排妥当，使他分给我们的田地跟我们家里的田地是连接的。……而且，哪怕只给六英亩地——你要想想啊，雅格娜！又是六英亩地哪！——而且你要记住啊：你一定得出嫁，一定得出嫁！干么叫全村里说闲话的人嚼舌头诽谤你呢？……我们该把那头猪杀了……”她说到这里便停住了，在心里继续安排着别的事情；因为雅格娜机械地纺着麻线，好象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

雅格娜默默地想：她待在母亲身边不幸福吗？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难堪的话。几英亩地啦，财产授与啦，财产所有权啦，乃至丈夫啦——这一切，她才不放在眼里哩！追求她的小伙子，难道为数还少吗？如果她心中有意，她就可以使他们大家都在同一个晚上跑来向她求婚。……她的心意是一点儿一点儿逐渐形成的，就象她纺的麻线一样；正如麻线只朝一个方向转动一样，她也注定要走上一条道路——如果她母亲关心这门亲事，她就嫁给波利那。是的，她喜欢波利那胜于喜欢其余的人，他不是给她买了一条缎带和一块头巾吗？——的确是这样；然而，安蒂克也好，其他的人也好，如果他们跟波利那一样有钱，他们同样会买那末多的东西给她的。——不，不：让母亲来选择吧，对于这种事情，母亲是很精明的，她自己可是没头没脑的。

雅格娜向窗子望去，枯黑的大理花丛，被大风刮得拍打着窗子。渐渐的，她忘掉了大理花，忘掉了一切，忘掉了她自己，落入

了一种幸福的木然的境界，就象在那些死寂的秋夜里她周围的大地的处境一样。因为雅格娜的灵魂简直就象大地一样；象大地一样有着朦胧混沌的深渊，谁也不知道的深渊。她的灵魂是浩瀚的，然而不知道自己的浩瀚；是强大有力的，然而既没有意志，又没有欲望或是憧憬——是没有生气的，然而又是不朽的。她的灵魂也象大地一样，被猛扑、席卷和任意摆弄她的每一阵巨风所扫荡……同样，在春天，温暖的太阳会使她苏醒，使她生命横溢，使她充满了欲望与爱情的抖动的火焰；就象大地一样，她的灵魂会怀胎——只能如此；会生活，歌唱，统治，创造，然后把创造物消灭——只能如此；会生存——也只能生存！神圣的大地就是这样，雅格娜的灵魂就是这样，就跟那大地一模一样。

她这样地坐了好久，默不作声；只有她的那双眼睛象春天正午平静的水面一样闪闪烁烁，象星星一样的发着光彩。

她突然从梦幻中醒过来：有人推开大门。原来是犹兹卡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了。

犹兹卡一边儿摇动木底鞋，抖掉淌在里边的水，一边儿说道："雅格娜，明儿我们家剥菜叶，你来吗？"

"当然要来的。"

"我们要在大房间里干这活儿。现在安姆勃罗司正和我爸爸坐在大房间里说话，所以我就设法溜出来告诉你。乌利西亚，玛丽亚，维特卡，还有波西亚蒂克家别的姑娘们，全都要来的。小伙子们也要来的。彼得答应带着提琴来呢。"

"彼得？他是什么人呀？"

"住在乡长家过去一点的那个米哈尔的儿子。开始掘马铃薯的时节，他从军队里回来了；现在他说起话来真古怪，简直听

不懂他说的话了①。”

犹兹卡这样的闲聊了一阵以后，就跑回家去了。

房间重新又落进了静默的境界。

雨点拍打着窗玻璃，象是一把把的沙土撒将上来。大风呼啸着在园子里动荡，或是从烟囱里倒灌进来，吹得炉底承灰石上燃烧着的木柴四散飞扬，一阵阵浓烟直钻进房间里来。然而纺锤还是在地上不停地呼呼转动。

漫长的黄昏就是这样沉闷地拖延下去，雅格娜的母亲终于用轻微的颤抖的声音唱起来了：

“但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

雅格娜和她的兄弟们也用十分高亢的音调合唱，使得栖息在过道里的家禽都齐声咯咯而啼了。

---

① 波兰青年那时要在俄国军队里服兵役四年，服役的地方，往往在俄罗斯的腹地，日子一久，就大大影响了他的波兰语言，回到家乡说波兰话时，就古怪得叫人听不懂了。

第 七 章

第二天和上一天一样，阴沉暗淡，大雨连绵。

时常有人从屋子里走出来，焦急地探望那一片烟雨迷蒙的世界，看看天色是否开朗了一点儿。可是触目所及，却只有蓝灰色的彤云，低低地碰到了树梢。而雨继续不断地下着。

人们困守在茅屋里，给搞得没精打采的。有那末一个两个的，走出家门，穿过泥泞和大雨，上邻居家里诉苦去了：说什么某某人把牲口睡觉用的稿草留在森林里了，没有能搬出来；另外一个人还没有把生火的木柴捡到家里；许多人，几乎是全村的人，地里还留着卷心菜，现在没有法儿去收割了，因为池塘里的水夜间涨了好多，不得不把闸门打开，把水放进河里去，结果是河水大涨，泛滥了牧场，而所有种卷心菜的田地，处在土黄色的冒着泡沫的漩涡里，就象阴沉沉的小岛一样了。

多米尼柯娃也没有能把留在田里的卷心菜运回家来。

打大清早起，雅格娜就十分心烦意乱，她从房间的这一角跑到那一角，看看窗外如今已被大水冲倒的大理花丛，以及大雨滂沱的全部景色，口中吐出一声声烦躁苦闷的叹息。

“天呀，我多闷哪！”她说道，不耐烦地等着白天终了，好跑到波利那家去。时间慢吞吞地过去，仿佛是老人在泥泞中跋涉——那末缓慢，那末困倦，那末沉闷，到了叫人不堪忍受的地步。她变得十分烦躁，不断地骂着她的兄弟，摔着正好近在手边的东

西。同时，她的头痛起来了，她不得不用麦片调成温暖的糊药，洒上酸醋，敷在头顶上，来消除头痛。然而，现在虽然痛得好些了，她却感到浑身不舒服，她的活儿从她手里落下来了，她的眼睛几次三番地望着汹涌的池塘。池塘象一只巨大的鸟儿，展开庞大的翅膀，扑动着，挣扎着要飞起来，泡沫直冒，池水腾涌，水花四溅地冲到了大路上——差点儿飞腾到天空里去了。

多米尼柯娃大清早就出门了，给叫到村子很远的一头去照料一个临产的妇人去了；因为她懂得许多药草，知道怎样治疗各种不同的病症。

所以雅格娜这时候感到格外烦躁不安。她很想出去看看什么人；可是，每逢她把围身布包在头上，凝望着门外的泥泞和倾盆大雨的时候，她的希望就被打消了。最后，实在无以自处，她打开箱子，把她所有的节日穿的漂亮衣服都拿了出来，摊在床上：条纹的裙子、上衣和围身布等，把房间映得红红的。不过，这一天她对哪一件衣服都不希罕。她用疲倦的冷淡的眼睛，凝视着她的这些个衣服；可是她从箱子底下抽出了波利那送的东西，——头巾和缎带——把自己打扮起来，对着镜子瞧了一番。

“挺合适。今儿晚上我就围上这个吧。”她打定了主意；可是她又匆匆忙忙地取了下来，因为有人在向房子走近来，在挨着篱笆蹑手蹑脚地走近来了。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马秀。马秀走进来时，雅格娜惊惶地叫了起来：就是为了这个男人的缘故，村子里的人讲了雅格娜许多坏话，说她多次在夜里跟他在果园里或是别的地方幽会。他是个三十多岁的人，早过了青春时代了，可还是个独身汉，因为他不想结婚，家里有姐妹们管着（或者不如按照雅姑斯叮卡恶毒的说法，因为姑娘们和邻居的老婆倒很中他的意）。他是个魁梧的

人，强壮得象棵橡树，十分自信，结果是变得十分骄傲刚愎，几乎人人都见他害怕。他多才多艺，会吹笛子，会做马车，会造房子，会砌火炉，天下哪有他不会做的事情？而且，不论他干什么活，都干得挺好，所以他的手头始终有着活儿，从来不闲着。手上的钱可不然了，不论他挣多少钱，他总是立刻花掉：自己喝酒，请人喝酒，还要把钱借给朋友。人家管他叫“鸽子”，虽然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火暴的性格里，有着更多的鹰隼的性质。

“马秀！”

“是啊，是我，雅格娜！”

他抓住她的双手，他的眼睛紧盯着她的眼睛，他的眼光里透出急不及待的热情，使她脸涨红，不安地向门口张望。

“这六个月你一直在外边儿啊，”她吃吃地说道。

“仔细算起来，那就是六个月零二十三天。”他握住了她的双手不放。

“我去点个灯！”她大声说道；因为天色的确在暗下来了，而她也想挣脱他的双手。

“给我一个欢迎的接吻吧，雅格娜！”他小着声儿要求道，并且想伸出手来抱住她的腰。她溜脱了他的拥抱，跑到火炉边去点灯，生怕她母亲看到她在黑暗中和马秀在一起。可是他的脑子机灵极了，他抓住她，把她抱得紧紧的，狂野地猛烈地吻起她来了。

她象只落在网中的小鸟似的挣扎着，可是她无法挣脱那饿兽似的男人，他紧紧地拥抱她，抱得她的肋骨都快折断了，他象雨点似的拚命吻她，吻得她昏昏然；她的眼睛迷糊了，象蒙上面纱似的；她连气也透不过来了。

“马秀，好马秀，求你放了我吧！”

“再等一忽儿，雅格娜，再等……因为我疯了！”他直吻得那姑娘柔弱如水，四肢无力地垂倒在他两臂之中，方才罢休。但那时候他听见过道里有脚步走动的声音；所以他就放开雅格娜，点亮火炉上边的洋灯，然后一面卷一支烟，一面用迸发出喜悦的火星的眼睛，凝视着雅格娜。

安德烈进来了，他把炉子里的火吹得熊熊的，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很少开腔说话了，可始终都在交换着充满了饥饿的情欲的、热烈的眼色。

不多一忽儿，多米尼柯娃进来了。一定是有人在什么事情上触怒她了，因为她在过道里就把西蒙痛骂一顿。看到马秀，她向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也不答理他的招呼，便走到卧房里去换衣服。

“走吧，”雅格娜恳求道，“不然的话，妈妈出来时，就要咒骂你了。”

然而他光是求她出去和他相会。

多米尼柯娃走进房间里来了。“你……你！又回来了？”她问道，好象她刚才没看见他似的。

“是的，又回来了，妈妈，”他温和地答道，想去吻她的手。

“你叫我妈妈，难道我是野狗吗？”她愤愤地摔开手，大声嚷道。“你来干么？我斩钉截铁地说过，我们这儿不要你来！”

“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雅格娜，”他用一种挑战的神气答道；他也按捺不住了。

“我说，你得永远跟雅格娜断绝关系！跟她断绝！人家就不会因为你的缘故说她坏话了！……你滚吧，滚到我看不见你的地方去吧！……”

“干么这样大叫大嚷的？全村的人都要听见了！”

“让他们听见！让他们跑来！让他们知道你缠住雅格娜就象牛蒡粘住狗尾巴一样——得用个灶灰耙把你从我们这儿撵出去！”

“啊，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就会为这番话挨揍！”

“那就揍吧，你这狗男人！你倒试试看，你这恶棍，你这暴徒！”她说罢这些话就抓起了拨火棍。

这就结束了这一场吵架。马秀愤怒地向地上啐了口唾沫，立刻跑将出去，砰的把门关上。因为，他怎么能跟妇道人家打架，把自己闹成个笑柄呢？

老婆子这就转向雅格娜，把怒气都出在女儿身上。她拿她好一顿责骂，把胀破肚子的怨毒都发泄出来了！雅格娜起初哑口无言地坐着，吓得失魂落魄；可是母亲的恶骂不久就刺痛了她。她把脸埋在身旁的床上，泪水泉涌，放声大哭。她心痛欲裂。……她犯了什么过失呢？……她又没有请马秀进来；马秀自己跑来的呀……母亲提起春天的事……不错……他曾经跟她在篱边相会过……当时一阵晕眩袭来，她怎么能从这样一条猛烈的火龙手里挣脱出来呢？……在那以后……她又怎么能摆脱他呢？不可能的嘛！……她的情况经常是这样的：当一个男人紧盯着她直瞅的时候，或是强有力地拥抱她的时候……她的内心里就发抖了，她的力气就消失了，她的神志就昏迷了，她就什么都再也不知道了。难道她就因此非受责骂不可吗？

她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地用哽咽的声音说出了这些抱怨的话；她的母亲终于对她软化了，慈爱地擦擦她的脸和眼睛，摸摸她的鬈发，安慰她道：

“得了，得了，雅格娜；安静下来吧，别哭了。哦，你的眼睛快要跟兔子的眼睛一样了，你怎么能到波利那家去呢？”

“现在该是去的时候了？”过了一会儿，她问道，心里稍为好受些了。

“是时候了——现在去穿衣服、打扮起来吧。——有许多人会在那儿，连波利那也会注意你呢。”

雅格娜立刻站起身来，准备去打扮自己。

“要我给你煮点牛奶吗？”

“我根本不想吃东西，亲爱的妈妈。”

“西蒙！你这窝囊废！母牛啃着空槽，——你竟在炉子边烤火！”老婆子大声嚷道，把最后一口怒气发泄在小伙子身上；小伙子生怕挨打，跑掉了。

“照我看来，”老婆子一面帮助雅格娜打扮，一面说道，“铁匠已经跟波利那和解了：我遇到他从老头儿农场上牵了一条牛犊儿回家去——真可惜啊，这条牛犊儿至少值十五个卢布。不过，也许他们两人意见相合是件好事；因为铁匠的嘴巴很毒辣，而且还懂得法律……”她退后几步，疼爱地瞧着女儿。“咳，他们已经把小贼柯齐奥尔从牢里放出来了；现在我们又得留神了，得把每一扇门都锁好了。”

雅格娜动身了；但她刚走了几步路，就听见母亲在痛骂安德烈，因为他没有把猪关进猪栏，又让鸡栖息在树上。

雅格娜走到波利那家时，许多人已经在那儿了。

炉火跳动，直窜到烟囱里，照得大房间雪亮，玻璃镜框闪烁生光，熏黑的肮脏椽子上挂着的许多用彩色圣饼做成的圆球，仿佛也在摇晃。房间中央放着一堆卷心菜，周围许多姑娘和一些中年妇人列成一个大半圆形，面向火炉肩挨肩地坐着，把卷心菜外面的老叶剥掉，然后丢到铺在窗下的一大块布上。

雅格娜在炉火上烘了烘手，脱下木底鞋，立刻就在这半圆人

的最下首，挨着雅姑斯叮卡老婆子坐下，干起活儿来了。

又进来许多男人和女人，房间里不久就热闹起来了。有几个男人跟古巴一起帮着把卷心菜从储藏室搬到房间里来；然而大部分男人却只是吸着烟，冲着姑娘们嘻嘻地笑，或是一起说说笑话。

犹兹卡虽然还不过十几岁，却指挥着工作和玩笑，因为老波利那还没有回家来，而汉卡又象往常一样，飞蛾似地到处乱窜。

“嗨，这房间象一大片红罂粟花田似的发着光彩！”安蒂克大声叫了起来。他刚把几只圆桶推着滚到了过道里，现在把切卷心菜用的铡刀放到火炉旁边稍稍偏向一面的地方。

“嘿！她们打扮得象吃喜酒似的！”一个老妇人说道。

“雅格娜看起来好象在牛奶里洗过澡似的，”雅姑斯叮卡用恶毒的口气说道。

“不要说我，好不好？”姑娘低声说道，脸涨得红红的。

“你们姑娘们该高兴啊，”老婆子继续说道；“因为马秀在外边儿跑了一阵，又回来啦。现在，又是音乐、跳舞和果园里的幽会开始的时候了！”

“他整个儿夏天都不在村子里。”

“是的，在伏拉盖一幢农场住房。”

“一个大建筑师：能够盖空中楼阁哩，”一个长工说。

“而且不到九个月就搞出一个娃娃来，”雅姑斯叮卡道。

“你总是说人坏话！”有一个姑娘抗议道。

“你留点儿神，不然我就要说你了！”这是老婆子顶回去的话。

“你们听说过巡礼老人又到列普卡来了吗？”

“今儿夜里他要住到我们这里来，”犹兹卡夸耀道。

“他三年不到这儿来了。”

“是的，他在耶稣圣墓上呢。”

“胡说罢了！谁看见他在那边的？他象吉普赛人一样的撒谎骗人，只有傻瓜才相信他。就跟那铁匠一样，把他从报上看到的外国事情跟我们胡诌。”

“别说这种话，雅姑斯叮卡。神父亲口告诉我母亲，他是到过圣墓的。”

“啊，我们都知道多米尼柯娃还有一个家，那就是神父的家，神父不论什么时候肚子痛了，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雅格娜一句话也不说，可是她心里真想刺她一刀，因为老婆子的嘲笑，是引起哄堂大笑的信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格利哥里的老婆乌利西亚探身问克莱姆巴娃，老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什么地方？老远老远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她俯下身去捡起另一棵卷心菜，一面削掉老叶，一面用较大的声音说话，好让大家都听得见。“每隔两年，到了第三年冬天，他就上列普卡来了，住在波利那家里。他让人家叫他罗赫；可是罗赫一定不是他的名字。他是个巡礼乞丐，可又根本不是什么巡礼乞丐；谁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然而，他是个虔诚的好人，倒是没有疑问的；他只不过头上缺一圈圣光，不然他就跟图画里的圣人一模一样了。他颈子上挂一串念珠，那是接触过耶稣圣墓的念珠。他把圣像分送给孩子；对某几个孩子，他也把从前统治过我们国家的国王的像片送给他们。他还有祈祷书，其他写着世界上各种事情的书……他读过几本这样的书给我们的伐莱克听。我跟我丈夫，也静静地听过：可是听不明白，我就把它们忘了。……而且，他真虔诚啊！他一跪下去就是

半天；走到十字架前面，或是田野里，他又跪下了；除了望弥撒，他从来不上教堂去。神父请罗赫住在他家里，他总是这样回答：

"'我住的地方是在普通人家里，不在高门大院里。'

"虽然他说话跟我们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个农民。他是多么有学问呀！他能跟一个犹太人随口讲德国话；在德伽斯戈瓦的庄园上，住着一个到温暖的乡村来养病的年轻太太，他就用一种外国话跟她谈天！——除了一点儿牛奶和一小片面包，他不愿意向任何人要什么东西，而且他还教育我们的孩子呢。据说……"说到这里，她的话便被大伙儿的捧腹大笑打断了。

原来古巴捧着一大包卷心菜走进来，给人一推，四肢着地的摔倒了，卷心菜滚得房间里到处都是。他竭力要站起身来，可是他刚爬起来，给人一推，又倒下去了。

犹兹卡支持古巴，终于帮助他站了起来；可是古巴大为生气，破口大骂。

不过，兴趣立刻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大家一下子都说起话来，虽然没有人大声嚷嚷，却象是离窠起飞前蜂房里的嗡嗡喧闹一样。但听得一阵阵欢乐取笑的声音。眼睛光芒四射，说话逐渐大胆，工作也愈来愈快了。刀削到菜梗上轧轧的响，卷心菜落到帆布上象是继续不断的炮弹；卷心菜越堆越高。把一个大圆桶滚到炉子附近，安蒂克就在大桶上挥动着刀。——他脱掉了衣服，只穿一件衬衫和一条条纹短裤，脸色渲红，头发散乱，大汗淋漓，然而又十分漂亮，雅格娜的眼睛饱餐着他如画的美丽体态。他时常停下来喘一口气，对她看上一眼，于是她就垂下眼睛，面孔也涨红了。可是，这种光景，除了雅姑斯叮卡，谁也没有注意到；雅姑斯叮卡假装啥也没有看见，心里却想着怎样把这个消息在村子里传布开去才好。

“据说玛蒂安娜生孩子了，”克莱姆巴娃说道。

“这可不算新闻，她每年都要生个孩子的。”

“这女人是头野牛！若不是看在她生的孩子面上，她一定会挨刀子的！”雅姑斯叮卡咕咕哝哝地说道，若不是别人责备她在姑娘们面前讲这种事情，她已经说下去了。

“不用为姑娘们担心，”她答道。“她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比我说的还多得多呢。现在你跟一个牧鹅的孩子说，婴儿是鹳鸟送来的，就没有法子不叫他当面讥笑你。从前的时候啊，可就不一样啦。”

“哦，你牧牛的时候，你无论如何是什么都懂得的了，”瓦甫雷克的老婆十分庄重地说道。“你放牛时候的一切行为，难道我都忘了？”

“如果你没有忘，你就记住好了！”雅姑斯叮卡气得粗暴地嚷道。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让我想一想：跟马修吗？不，跟米哈尔，瓦甫雷克是我第三个丈夫。”她喃喃地说道，对雅姑斯叮卡这母夜叉年轻时放荡行为的日期，记不大清楚了。

这时候，马秀的妹妹娜斯多西亚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房间里来，大声叫开了：“怎么，你们都还坐在这里，你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四边儿的人都盯着她直瞧，都问她什么事情。“哎呀呀，”她说，“磨坊里的马给偷走了！”

“什么时候？”

“不过两分钟以前。我们的马秀刚从杨开尔那边听来的。”

“这种事情，杨开尔总是第一个先知道——说不定出事情以前几分钟，他就先知道了。”

“从马房里偷出去的。长工到磨坊去取草料，他回来的时候，马房就空了，马和马具统统没有了！而且发现狗给药死在狗窝里。”

“冬天在来了，奇怪的事情就出在冬天。”

“因为对窃贼压根儿没有什么惩罚。可不吗，窃贼又吃到了什么苦头呢？一间温暖的牢房，吃的东西又很多，还可以从同行那里学到不少窍门，出狱的时候，他们的本事就大了一倍，作恶的程度也大了一倍。”

“啊，可是，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马，让我抓住，我就要把他象只疯狗似的当场杀死！”有一个长工大声说道。

“只有傻瓜才在这世界上指望公道。随便哪一个人，只要他能办得到，都会为自己报复的。”

“如果这样一个人被许多人捉住了，杀掉了，这许多人当然不会受到处罚的：不可能把大家都处罚啊！”

“我记得，类似这样的事，我们这儿也发生过的，……”瓦甫雷克的老婆说道，“那时候，我嫁了第二个丈夫——不，让我想想看，那时候，马修还活着……”

波利那走了进来，她的回忆被打断了。

“啊，”他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你们聊天儿的声音，隔着池塘也听得见呢！”他脱下帽子，一个又一个地跟客人打招呼。可能他已经有点儿醉了，脸红得象甜菜根；而且一反往常的习惯，他解开了带兜儿的长外套，大声说了好久的话。他很想走过来坐在雅格娜身边，可是他不敢；在他们之间的事情没有安排停当的时候，这样做法是不行的。所以他只是欣赏着她的美貌——那末标致，打扮得那末漂亮，而且还围着他给她买的头巾哩！

维蒂克和古巴端来一条长凳，放在火炉前面。犹兹卡用一

块干净麻布把长凳擦了一下，立刻就摆上了吃晚饭时必要的盆子和汤匙。

波利那从食品室里拿出一只大肚子酒瓶，里面盛着四夸脱伏特卡，他走了一圈，向每一个客人敬酒，跟每一个客人干杯。

姑娘们却装出厌恶的样子退后去了，临了有一个长工大声嚷道："她们喜欢伏特卡就象猫儿喜欢牛奶一样，躲躲闪闪不过是装个样子罢了！"

"没希望的酒鬼！自己老在杨开尔酒店里，就以为大家都跟他一样了！"

结果她们也不再躲闪，硬是喝起来了：先转过头去，把双手掩在脸上，然后按照一定的礼节，把最后几滴酒倒在地板上；把酒杯还给波利那时，每个人都做了个鬼脸，大声说道："这酒挺厉害啊！"

只有雅格娜一个人不肯喝酒，不论怎么劝她，她都不喝。

"我根本不知道伏特卡的味道怎样，我也不想知道。"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请坐，吃点儿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晚饭吧。"敬过酒，波利那这样邀请道。

经过循规蹈矩的礼节，他们大家都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吃饭，互相谈话。

吃的东西十分精美，使许多客人惊异。有马铃薯煮肉汤，有肉煮大麦片，有卷心菜和豌豆拼盘：主人十分殷勤地款待客人，他不仅嘴上说请，而且强迫客人吃喝。

维蒂克在炉火里堆上干燥的树根，树根噼啪噼啪的发出欢乐的爆裂的声音。当大家正吃着的时候，古巴搬进来一堆新鲜卷心菜，他一面把卷心菜堆起来，一面贪馋地闻着桌子上好菜的香味，叹息着。

“这些个家伙！”古巴心里喃咕道，“大家都象饿马一样的大吃大嚼！看上去他们连一块骨头也不会留给人啃的！”

可是晚饭立刻就吃完了，大家都站起来对请客的主人说道：“多谢多谢！”

“包涵，包涵！”主人照例答道。

接下来是几分钟的骚动，有的跑出去透透空气，伸伸手脚，有的去看看天色是否放晴；而长工们都站在大门口跟姑娘们开着玩笑。

古巴这时坐在门槛上，膝上放着一盘菜，食欲旺盛地狼吞虎咽起来，虽然猎狗拉帕温和地向他暗示，他却毫未在意；拉帕觉得在这个地方搞不到东西吃了，便向过道里跑去。过道是留给客人们带来的狗占用的，它们正啃着犹兹卡丢给它们的骨头。

大家正要重新干活儿的时候，罗赫在大门口出现了，他说：“赞美耶稣基督！”

“永世赞美！”大家回答道。

“‘留神别来得太晚了，赶上盆子里有菜的时候才好，’”波利那引证谚语道。

“请犹兹卡给我点儿面包和牛奶，这就行了。”

“还留着一些肉呢！”汉卡怯生生地说道。

“不用了，谢谢；我从来不吃肉的。”

起初，大家都默不作声，怀着友好的好奇心凝视着罗赫，可是当罗赫坐下来吃饭时，他们又重新说说笑笑了。

只有雅格娜怀着惊异的神色，再三地瞧着巡礼老人；她心中纳罕：这样一个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人，竟拜谒过基督圣墓，走过半个世界，见过那末多的奇迹。那末，他所熟悉的大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人要上那儿去，该往哪儿走呢？她

的周围只有村庄、田野和松林，再往外边，还是伸展着田野、松林和村庄。一定得走上几百里格[1]，或者走上几千里格，她想。她奇妙地给吸引住了，很想问老人几个问题；可是她怎么能问呢？人家只会笑话她的。

刚从军队里回来的、拉法尔的儿子，带来了他的小提琴；现在他调好了弦，开始一曲又一曲地拉起来了。房间里寂静下来；只听见敲着窗玻璃的雨声，门外呜呜咽咽的狗吠声。

他连奏几支歌曲，曲曲不同：弓在琴弦上拉过去，在它的爱抚之下，旋律仿佛自动地涌了出来。起初，他奏的是宗教音乐，好象是向巡礼老人致敬；老人的眼睛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小伙子。接下来是别的完全世俗的歌曲，例如，关于“约翰打仗去了”的歌曲，就是姑娘们时常在田野里唱惯了的；他把调子奏得无限凄凉，使听的人背脊骨里都冷冰冰的，打起寒战来。正如极少数的人一样，雅格娜对音乐十分敏感，她觉得泪水涓滴不绝地从面颊上流下来了。

“啊，别拉了！”娜斯特卡叫道，“你把雅格娜招哭了。”

“不，不，听到音乐，我总是要哭的。”雅格娜用围身布蒙住了脸，低声说道。

可是眼泪直流，她想忍住，却没法儿忍住；她内心里一种奇怪的渴慕招来了眼泪——渴慕什么？她不知道。

年青小伙子继续演奏，只不过小提琴现在倾泻出来的是喧闹的马佐尔舞曲和活泼的渥勃列克舞曲了，姑娘们必须勉强夹紧抖动不安的双膝，才能仍旧坐在那儿，而小伙子们却兴高采烈地蹬着地板，哼着歌子，整个房间里语声和笑声闹成一片，连窗

---

[1] 里格：长度。一里格相当于三英里。

玻璃也在震动。

突然，一条狗在过道里发出了一声悲惨的动人心弦的号叫，房间里立刻变得象死一般的寂静无声。

“怎么啦？”

罗赫蓦地冲了出去，险些儿绊倒在刀子上。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安蒂克向过道里看了一看，大声说道，“有个孩子在大门口夹住了一条狗的尾巴。”

“我看一定是维蒂克干的好事。”波利那说道。

犹兹卡十分认真地给那孩子辩护：“怎么，难道维蒂克捉弄起狗来了吗？决不会的！”

罗赫现在回来了，神色大为激动。可能他已经把狗儿放走了，因为听上去狗已在门外紧挨着篱笆呜呜地吠叫。

“一条狗，也是天主创造的生物，”他激动地说道，“狗受到虐待也感到痛苦，就象任何一个人一样。天主也养了一条狗，谁也不许虐待它的。”

“啊？耶稣基督也养了一条，就跟人一样吗？”善于怀疑的雅姑斯叮卡问道。

“天主的的确确养了一条狗：狗的名字叫勃雷克。”

大家听到这说明都齐声惊叹了：“哎唷唷！——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可能呢！”等等。

罗赫沉默了一会儿，这才抬起那前额剃得又短又齐、后面却留得长长的、白发苍苍的头，用那仿佛被许多泪水洗净了色泽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炉火，一面手中数着念珠，一面慢悠悠地讲起来了。

“在远古时期，当天主耶稣还在这世间行走、亲自管理万国的时候，发生了我就要讲给你们听的事情。

“却说耶稣到姆斯托夫教区去参加当地的宴会。没有通衢大道通到那儿，只有穿过荒凉灼热的沙原的路径；太阳热辣辣地烤着沙土，空气简直就跟暴风雨将临的情况一样。

“而且，哪儿也没有什么树荫或是隐蔽的地方。

“天主耐心地向前走去；可是，他虽然没有走近森林，他的神圣的两足却因为疲乏的长途跋涉而十分麻木了，他感到渴得十分厉害。所以，一路上他再三地在小丘上歇下来休息；然而炎热愈来愈甚，寥寥几支毛蕊花茎的阴影，给空中一只飞鸟作个庇荫之所也是不够的。

“天主坐了下来，但没有空气呼吸，很是难受。瞧哪，恶魔——象丑恶的苍鹰猛扑疲倦的小鸟一样——扑了下来，用蹄子踢起沙土，象肮脏的野兽似的在沙土中翻滚；于是腾起了烟尘滚滚，遮得昏天黑地，一切东西都看不见了。

“天主如今既不能好生呼吸，又确实不能行动（天那末黑暗），但他仍旧站起身来，向前走去。那恶魔要想使他迷路，使他不能参加当地的宴会，拯救有罪的人，天主只是讥笑和鄙夷这愚蠢的东西。

“耶稣走之又走，一直走到了森林。

“在森林里，在树荫下，天主休息了一阵，喝了点水，吃了点头陀袋里的食物，借此重新振作精神。……接着，他折下树枝当作拐杖，划过十字，便进到森林里边去了。

“却说那森林年代久远，最为繁茂，到处是深沼大泽，乱丛棵子纠结不清，林薮矮树密密层层，几乎连小鸟也飞不过去。毫无疑问，恶魔本人就住在这森林里，然而耶稣进到这森林里去了。

“不过，恶魔什么事干不出来呢？恶魔震撼森林，大呼狂啸，因为恶仆暴风尽力帮助他，他就借着风力把大树劈成两爿；他吹

倒橡树，撕掉树枝，象个疯子似的在森林中吼叫而过。

“而且，天色暗下来了，暗得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一边是一阵鼓噪，那一边是一阵喧哗，另外一边是一阵旋风。妖魔鬼怪在天主周围奔跑跳跃，露出长牙，瞪着眼睛，咆哮嗥叫，差点儿要伸出爪子抓住耶稣了。只是它们不敢那末做，因为它们对耶稣圣体存着敬畏。

“可是，当天主因为急于要去参加当地的宴会，对那些愚蠢的妖怪感到厌烦的时候，他就冲着他们划十字——但见所有的恶魔和给恶魔帮忙的妖怪，立刻都消失在林薮中了。

“瞧！只留下了一条野狗；因为那时候狗还没有变成人的朋友。

“这狗并不逃走，却追随天主，向天主吠叫；它跟在天主后面，拉他的带兜儿的长外套，抓他的头陀袋，很想抢袋子里的肉。……但天主是仁慈的，不愿意伤害他所创造的任何动物，天主对它说道：

“‘蠢东西，饿狗，你瞧着！这是给你吃的肉！’天主从头陀袋里掏出一些肉来，丢给狗吃。

“可是那狗却愈加愤怒了，在一阵狂怒之中，它露出牙齿，狺狺吠叫，向天主扑过来，把天主穿的长袜子撕破了。

“‘我给你东西吃；我并不伤害你：然而你还是撕破我的衣服，毫无用处地乱叫。我的小狗啊，你是愚蠢的，你不认识你的天主！因为你做出这样的事来，所以你将要做人的仆役，从此离开人就毫无办法。’

“天主说这话的时候，说得很响，狗蜷着后腿坐下了；接着，狗怔怔地夹着尾巴，跑到广大的世界上去了。

“当地的宴会上，聚了许许多多的人，密密层层，象是草原上

的草叶。

“只有教堂里是空空的。人们在酒店里狂饮，在修道院里设了一个盛大的市场，纵情酒色，犯下冒渎天主的罪，就象我们现在也发生的情况一样。

“天主到达的时候，大弥撒已经结束了。他看见人们乱哄哄的，象风中的麦子一样。他们跑来跑去，有的挥动鞭子，有的从篱笆上抽出木桩来，有的找寻石子；妇女们锐声叫喊，急匆匆地爬过篱笆或是爬进车子；孩子们大哭大闹。

“他们都在大声嚷嚷：‘瞧，一条疯狗！一条疯狗！’

“狗在汹涌的人群中飞驰而过，因为大家都给它让路。所以那狗伸出了舌头，向天主耶稣直窜过去。

“天主并不怕它，他知道它就是从森林来的那条狗；他解下他的外套，跟狗说话；狗就立刻不再往前冲了。

“‘到这儿来吧，勃雷克，’天主说，‘这儿，在我的身边，要比你一向在森林里安全呢。’

“天主把他的外套盖在狗身上，摊开双手按着狗儿，说道：

“‘人们啊，别杀它！你们瞧，它是神所创造的动物，饥饿狼狈，受到追逐，却没有一个收留它的主人。’

“然而农民们还是大声叫了起来，嘴里咕咕哝哝的，用棍棒打着地面。

“‘这是一条野蛮的狗，它抢过不少鹅和羊羔，没完没了地作恶。它也根本不尊重人，却张牙舞爪地咬人，谁不拿一根棍棒，谁就没法儿出门去。因此，必须杀掉这狗。’

“可是耶稣生气了，他怒喝道：

“‘谁也不许动！——你们这些酒鬼哪，你们怕一条狗，难道不怕你们的天主吗？’

“因为天主用洪亮的声音说话，农民们就吓得往后退去。于是天主继续说道：‘他们是作恶的人，为酗酒作乐而来，一味的在酒店里喝酒，亵渎天主，毫不改悔；是不敬神的人，是该死的人，是窃贼和互相折磨的人。不过，他们都逃不了神的审判！’

“天主说完这些话，便拿起手杖，好象要走了。

“然而农民们现在知道他是谁了，他们跪在天主面前，大声叫喊，痛哭流涕，他们说道：‘跟我们在一起吧，天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吧！我们这些酒鬼，不敬神的人，作恶的人，只要你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今后就一定忠实于你！罚我们，打我们，都可以，就是不要抛弃我们：我们是无助的孤儿，无主的子民啊！’他们哭得那末痛苦，他们吻着天主神圣的手和足，哀求得那末诚恳，所以天主的心软了下来，他在人们作些祈祷之时，待下来向他们大家说教，听他们忏悔，赦免他们，并且给他们大家祝福。

“天主从他们之间离开的时候，说道：‘这狗曾经作过什么对你们有害的事呢？你们瞧着，从今以后，狗要作你们的奴仆，看守你们的鹅群，看管你们的羊群，如果你们之中这个人或那个人睡熟了，喝多了酒了，狗就是你们小小家财的守卫者，就是你们的朋友。’

“‘只是你们要好生待它，千万不要虐待它。’

“耶稣这就动身了，离开他们了。耶稣回过头去，看见狗正坐在他刚才站在它旁边保护它的地方。

“‘勃雷克，你愿意跟我去呢，还是住在这里做你的蠢事呢？’

“狗听到这话就站了起来，从此它始终跟着耶稣，它沉静，忠心，警惕，就象最好的仆人所能做到的一模一样。

“从那个时候起，耶稣和那狗始终在一起。

“如果世界上什么时候发生了饥荒，狗会捉来一只小鸟，或一只小鹅，或一只小羊，以此维持他们两个的生存。

“有不少时候，耶稣疲倦休息了，勃雷克就驱除恶人和猛兽，不让他们加害耶稣。

“但，到了卑劣的犹太人和他们的残酷的法利赛人抓住耶稣把耶稣处死的时候，这可怜的忠心的动物勃雷克，就向他们大家扑过去，尽力用它的牙齿来保卫耶稣。

“可是，为了神圣的受难而屈身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却对勃雷克说道：

“‘你无能为力的；你瞧，他们的良心，比起你的牙齿来，会把他们咬得更深更痛的！’

“当他们把耶稣在残酷的十字架上处死的时候，勃雷克坐在十字架旁边哀号吠叫。

“第二天，所有的人都走开了，圣母和圣徒也不在那里的时候，勃雷克独自待在耶稣的身边，再三地舐着给钉子洞穿的、耶稣垂死的神圣的脚，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哀号吠叫。

“第三天到来的时候，耶稣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十字架旁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只有勃雷克在可怜地呜咽，在舐他的双脚。

“于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最神圣的天主，在他最后一刻里仁慈地瞧着狗，用他最后一口气说道：

“‘勃雷克，跟我来吧！’

“狗就在这时候咽了最后一口气，跟着耶稣去世了！

“阿门。

“亲爱的人们啊，全部事情的经过就象我刚才讲过的那样，”

罗赫愉快地结束道。他划了十字，走到汉卡已经给他准备下一角睡觉的地方的、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了，因为他是十分疲倦了。

当时死一般地寂静了一会儿。大家都沉思着这神奇的故事。有几个姑娘——雅格娜，犹兹卡，娜斯特卡也在内——在偷偷地把眼泪擦掉；因为基督的命运，野狗勃雷克所尽的本分，使她们的情绪激动得厉害。而世界上曾经有过比人更好、对天主更忠诚的狗，这件事实也给了她们大可反省深思的东西。她们慢慢儿地，起初是小声儿地，对这一神奇的天命，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评论；而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静听的雅姑斯叮卡，这时候抬起头来，冷笑着说道：

"荒唐，荒唐，真荒唐！——一个胡扯加上两个胡扯，就是三个胡扯！我来讲一个高明得多的故事给你们听吧：讲一个人怎样创造了一头大公牛。

"天主从前只把牛犊来创造，
没把公牛来创造；
可是有人拿起一茎草——
瞧，大公牛就出来了！

"我讲的故事，至少跟罗赫讲的一般儿真实可靠，"她说着就哈哈大笑。她周围的人也同样笑了起来，于是房间里立刻就充满笑话、打趣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了。

"啊，雅姑斯叮卡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的！"

"她再三学习过的呀；她不是葬送了三个丈夫吗？"

"是呀。第一个丈夫在早晨用鞭子教她，第二个丈夫在中午用皮带教她，第三个丈夫在晚上用棍子教她！"拉法尔嚷嚷道。

“我还要嫁第四个丈夫哩，可不嫁给你：你那样笨头笨脑的小伙子还不配呢！”

这时有个小伙子说道：“正象天主的狗没有人就不行一样，女人不挨打也就不行：雅姑斯叮卡那末恶毒，就是因为缺少了挨打的缘故。”

“你是个蠢小子，”她狠狠地咆哮着反击道。“你把你老子的麦子偷到杨开尔铺子里去，你要留神别让人看见啊。别管寡妇的闲事，你对这种事情啥也不懂！”大家都一声不响了，怕她在一阵愤怒之中会把她可能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她的的确确是个牛劲儿最大的女人，对每一桩事情都固执己见，而且时常会说出叫男人们心惊肉跳、毛发悚然的话来。她对啥也不尊敬，哪怕是神父和教会也不放在眼里。神父曾经不止一次地训诫过她，可是没有效果；相反的，她甚至还在村子里说神父的坏话哩。

“哎呀，只要我们是正直的人，没有神父，我们也能和天主打交道的！——叫神父还是对他的女管家多留点儿神吧：她现在又第三次怀胎了，不久她又要跟从前一样，把孩子丢在什么地方了。”

雅姑斯叮卡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大家正要散去的时候，村长和乡长一同进来了，命令农民们明天去修理磨坊旁边给雨水冲坏的大路。乡长一走进来，就伸开两臂，大声说道：

“嗨，老头儿把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都请来了！”

的确都请来了，都是出身于最好的家庭、身体壮健、青春焕发的姑娘。

乡长和波利那密谈了一阵，谁也听不出他们说的什么话。乡长还要去叫半个村子的人明天修路去，他跟姑娘们说了几句玩

笑的话，便出去了。不久之后，她们也都走了，因为夜已经深了。

波利那和每一个人告别，甚至把老太婆们直送到门口。

雅姑斯叮卡临走时，提高了嗓门儿说道：

“谢谢你的好菜，愿天主赐福给你。但是，一切都还不如理想。”

“真的吗？”

“你需要一个人给你管家，玛蒂亚斯，没有这样一个人，事情怎么能搞得好呢？”

“朋友，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女人死了，这是天主的意思啊……”

“我们村子里没有姑娘吗？每逢礼拜四，大家都在等着你向她们中间的哪一个求婚呢，”她说道，狡猾地想摸波利那的底。但波利那只是搔搔脑袋微笑，本能地望着正在走出去的雅格娜。

安蒂克盼着雅格娜出来；所以他赶快穿好衣服，先溜出去了。

雅格娜不得不一个人回家去：她的同伴们都住在磨坊那一边。

安蒂克突然从篱笆边上闪将出来，低声叫道：“雅格娜！”

她站住了，她听得出这是安蒂克的声音，情绪立刻激动起来。

“我送你回家去，雅格娜！”他向四周看了看。夜是黑暗的，星光也没有。风在他们的头上呼啸，在树顶上疾扫而过。

他的手臂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腰；他们互相偎依着，一同在黑暗中消失了。

第 八 章

第二天，波利那和雅格娜之间安排婚事的消息，在列普卡村子里轰传开来了。

乡长负着求婚的使命到雅格娜家去了。他曾经严厉地嘱咐过他的妻子，在他带着答复回来之前，不准透露一点风声。她一直等到晚上，便借口借盐，到一个熟人家里去串门儿了；临走的时候，她把她的好朋友拉到一旁，喊喊喳喳地说道：

"你可知道吗？波利那刚派人向多米尼柯娃的女儿雅格娜求婚去了。可是，小心别告诉人家，我丈夫根本不许我提这档子事呢。"

"这怎么会呢？"那个女的吃惊得气也透不过来了。"难道我会把这样的事情在村子里乱说乱讲吗？……那末一个老头儿了，居然娶第三个老婆！……还有他的子女，他们会怎么说呢？……咳，这是什么世界啊！"

乡长的老婆刚走，那个女的就立刻用围身布裹着脑袋，匆匆忙忙地穿过果园，上克莱姆巴家去，"去借点儿麻屑来擦擦东西。"

"你听到了没有？波利那要娶雅格娜做老婆了，就是多米尼柯娃的女儿呀！就是现在，他请人替他求婚去了。"

"决不可能！你说的什么话呀？不会的；他子女都长大成人了，他自己也年纪大了。"

“的确，他年纪不小了。可是人家也不会因此拒绝他的。……一个名气这样大的农民，一个这样有钱的人！”

“哎，可是那个雅格娜呀，她有她乱搞的对象，而且还不止一个哩！做这儿村子里首屈一指的农民的老婆哪！你说，世界上还有什么公道呀？同时，还没有结婚的姑娘有好多好多呢——譬如说，我的妹妹！”

“或者，我的寡嫂……或者，柯普茹伐家的姑娘们……或者，娜斯特卡，还有别的许多姑娘。——不，这桩婚事不恰当，不合适，不对头；你说是不是？”

“她一定会神气活现，象只孔雀似的大摇大摆呢！不是吗？”

“必定会遭天罚的：她当上后母，铁匠也好，波利那的子女也好，都不会容忍的。”

“咳，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土地是波利那自己的，就跟他心里的主意一样，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根据法律，确是这样；可是从道义上说来，土地也是属于他们的。”

“我的亲爱的朋友，道义总是偏袒有力量把它搞到自己这一边来的人的。”

她们这样继续说着话，抱怨、非难着人世和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随即走散了。而消息也就跟着她们在村庄里传遍了。

要干的活儿不多，又不是十万火急的，道路泥泞，仿佛是许多沼泽，所以人们都待在家里；家家户户都在议论着那可能成功的婚事。大家都热心地期待着可能发生的事。他们很清楚：波利那十分刚愎自用，他自己打定了主意是不肯改变的，哪怕神父也劝他不了。而安蒂克骄傲成性，不肯退让，他们也是一明二白的。

甚至给派去修理磨坊旁边的大路的人们（那儿的水闸已经溃决了），也在工作中停了下来，谈论这末一件重大的事情。

大家议论纷纷；最后，聪明而受人尊敬的农民老克莱姆巴，作了严正的判断。

“全村的风气，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更加糟糕的！”

“安蒂克决不会容忍这桩婚事的，”有人说。“怎么，还要多供养一个人口吗？”

“多供养一个人口，这倒无所谓。可是财产的继承啊！那才是难题哩！”

“管保必定是订立了授与婚姻财产的文书的。”

“说得对；多米尼柯娃是个精明人，她会把这事情安排好的。”

“她是母亲呀，”克莱姆巴插口道，“哪怕是母狗，也要保护它的小狗呢。”

整个儿下午，村子里的人们就是这样的谈论着这桩事情。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波利那一家原是庄稼汉中家世最好的，而玛蒂亚斯既拥有老远以前就属于他的祖先的田地，又承继了世代相传的精明强悍和财产；所以，不论愿意或不愿意，人人都得把他放在眼里，不敢小看了他。

可是，谁也不敢把消息传给波利那的子女，连铁匠也不敢让他知道：这个消息会引起极大的愤怒，传播消息的人会给痛打一顿的。

那时候，波利那家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事实上，比平常还静得厉害。从早晨起，雨就停了，天空也开朗了。吃过早饭，安蒂克便跟古巴和妇人们一起，立刻被派到森林里去了，为的是去搞些干燥的柴薪，并且看看能否耙到一些松针。

波利那本人留在家里。打大清早起，他就脾气坏得古怪，心情烦躁得出奇，焦灼和不安包围着他，他老是在找人出气。他打了维蒂克，因为对方没有在母牛的身底下铺上干草，结果母牛的肚子陷在牛粪里过了一夜。他跟安蒂克吵了一架。他骂了汉卡一顿，因为她的小孩子在屋子外边玩儿的时候弄得很脏。他甚至跟犹兹卡说话也是粗声粗气的。

终于剩下波利那独自一人和雅姑斯叮卡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就再也不知道怎样才好了。（雅姑斯叮卡是隔夜雇来的，要她今天给照料牲口。）波利那再三地回忆着安姆勃罗司所讲的多米尼柯娃接待他的情形。然而他还是觉得放心不下，他怀疑这老头儿：为了喝到一杯伏特卡，老头儿什么谎话都能说出口来。波利那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一忽儿从窗口，一忽儿从门口，向雅格娜家眺望着。好象乞丐等待施舍一样，他等待着黑夜到来。

波利那几次三番地想跑到乡长家去，催他早点儿去说亲；然而他还是留在家里了。雅姑斯叮卡的眼睛不断地盯牢着他，半开半闭的，透露出嘲笑的意味，这种眼色把波利那牵制住了。

“这母夜叉！”他心中说道，“她的眼睛简直象锥子一样。”

这时候，雅姑斯叮卡胁下挟着卷线竿，在房间和过道里走来走去，这儿那儿地照料着事情。她把纺车摇得呼呼呼的在空中转动；接着又把线卷了起来，走出去看鹅，看猪，看牛栏，狗儿拉帕懒洋洋地没精打采地跟着她走来走去。虽然她十分明白是什么事情这样地折磨着他，她却一句话也不跟这老头儿说，甚至还帮他围着墙头打起桩子来，准备做那给房子保暖的防冬栅栏。

可是她时常在他的面前站住不走；她终于说道：“你今天好象干活儿没有劲头似的。”

“见他妈的鬼！不成哪，我没有劲儿。”

“啊！”她走了开去，心里想道，“这家人家会吵得天翻地覆……天翻地覆！——不过，老头儿娶老婆是对的，对得很。如果他不娶老婆，他的子女一定会供给他膳宿——就象我的子女对待我一样！……一点也不错，我把足足十英亩最好的田传给了他们。而现在我却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她愤愤地啐着唾沫。“现在我必须出来干活儿，住在别人的房子里！”

老头儿終于再也没法儿忍耐下去了，他把斧头一扔，大声叫道：“该死的活儿！”

“你心里有点儿烦恼吧。”

“有，有！”

“然而你根本没有理由烦恼。”

“你满明白！”

雅姑斯叮卡走了过来，紧挨着墙头坐下，她拉出一根长线，把它缠在纺锤上，然后慢慢地不无战栗地说道：

“不用担心。多米尼柯娃很明白事理，雅格娜也不是傻瓜。”

“你说什么呀！”他高兴地大声叫道；便在她旁边坐下了。

“我有眼睛，我看得出的。”

说话停顿了好久，大家都等待着对方会说出什么话来。

“你大喜的时候可得请我啊；我要给你们唱一个跳跃歌[①]，这歌会叫你家里九个月以后就生一个娃娃……”她这样的开了个头，可是看到老头儿愁容满面，她就改变了口气。

“玛蒂亚斯，你办的正是你应该办的事情啊。我丈夫死的时候，如果我再找了一个，现在我就无须住在别人家的屋子里了。啊，决不会！……然而我是个傻瓜；我相信我的子女，我以为他们

① 一种很古老的婚礼之歌。

会供我膳宿的。我把我的田地都交给了他们；可是现在呢？”

“可是，”他用严厉的声音答道，“我决不放弃一点儿土地。”

“对啊。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官司从这个法院打到那个法院；我手头的一点儿钱都这样地花光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一个公平的审判。现在我年纪一大把了，倒沦落成为一个打杂的妇人了！上礼拜日我到他们家里去，只不过是再一次地去看看我的老家，看看我亲手种的果园；我的媳妇真该死，她竟说我是去窥探她的！窥探，天哪！……我简直气得要倒下送命了！我跑到神父那儿，求他为了这些恶言恶语，在讲台上当众训斥他们；可是神父跟我说，他们亏待我的地方，天主会使我得到补偿的。是啊，是啊！当然是啊。对于在世上一无所有的人，甚至天恩也是值得要的；但是我宁可要地上的财产，宁可在温暖的房间里、羽毛被子的床上睡个酣畅，吃上许多黄油和肥肉，过我的快乐逍遥的日子！”

她继续不断地对世界上一切事情发着牢骚，气愤得厉害，波利那便丢下了她，拔脚向乡长家赶去。因为黄昏已经近在眼前了。

“呵，你就要出发了吧？”

“马上就去；西蒙立刻就上这儿来了。”

西蒙来了，三个人就一起到酒店里去，喝上一杯，再买一瓶求婚用的朗姆酒。……早就比他们先到的安姆勃罗司，立刻跟他们一起喝上了；可是他们不能喝得太久，因为玛蒂亚斯一直在催促他们快走。

“我在这儿等你们。如果她们干杯回敬，那就把她们带到这儿来吧——赶快带来吧！”他们出门的时候波利那在后面叫唤他们，补充道。

他们在大路中间溅着泥泞走过去。黄昏深沉了，黑黝黝的灰色游丝的网，笼罩在大地上；村庄不久就再也看不见了，只有茅屋里的灯光开始在昏暗中闪烁，看门的狗在农家的院子里吠叫。

“做媒的伙伴啊!”过了一会儿，乡长喊道。

“怎么啦?”

“我想，波利那的婚礼一定很阔气吧。”

“大概会这样，”那一个阴阳怪气地答道，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一定会的，我保证，——我，一个乡长，一个你可以信赖的人，我给你保证。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媒……哈哈!”

“如果母马看不中公马，母马就会撒野的。”

“那可跟我们怎么也不相干。”

“可是他的子女——他们一定会咒骂我们的。”

“我这个乡长给你保证：万事大吉。”

他们走进了多米尼柯娃的家。

房间里点着灯，而且仔细地打扫过了；是指望着他们来到的。

做媒的人赞美了天主，挨个儿跟在场的人打过招呼，便靠近火炉坐下，开始谈话。

“天气冷了；好象霜冻近在眼前了。”

“大概要有霜冻了；这不是春天，离春天还远着呢!”

“你们的卷心菜都收割了吗?”

“都收割了，只剩一点儿现在没法收进来，”老妇人眼睛瞅着雅格娜，冷淡地答道。雅格娜坐在窗子附近，理着一束纺好的麻线；她看上去那末美丽，以致还在壮年时代的乡长先火辣辣地瞧

了她一眼，这才开口说道：

“道路又脏又滑，夜来的空气又是湿渍渍的，我跟这位西蒙村长就想到顺道上你屋里歇一歇。看到你这样友好地欢迎我们，大娘，说不定我们还能跟你拉拉，商量一件事情呢。”

“总要有东西可拉，才能商量啊。”

“说实在的，大娘，我们倒已经在你家里找到了可拉的东西了：牲口，最好的牲口。”

“啊，”她高兴地大声说道，“那末，让我们来商量吧。”

“譬如说，我们愿意拉拉你府上的小母牛。”

“啊唷！那倒是非同小可，用你们手头的第一根绳子是拉不走她的！”

“说到绳子，我们为她准备了一根神圣的银绳子，谁也拉不断的绳子，哪怕他有十个人的力气也不行。——哦，大娘，要多少聘礼呢？”他随手从衣袋里拿出了一瓶朗姆酒。

“多少聘礼？——这可难说了。她年纪轻轻的，来春才十九岁；人品好，干活勤。她还可以留在老母牛身边待上一两年呢！”

“留在母牛身边一两年，也不会生小牛啊，大娘；那是虚度年华！”

“啊，”西蒙低声说道，“如果不是她这样的小母牛，那末，即使跟老母牛待在一起，也会生出小牛来的！”

乡长放声大笑。老妇人的眼睛愤怒地闪烁着，她立刻回答道：

“那就另找小母牛吧。我们家的可以等一等。”

“她可以等；不过我们哪儿也找不到象她这样的品种好、相貌美丽的另一头小母牛啊。”

“那末依你怎么说呢？”

“说话的是我这个当乡长的人，所以你要相信我跟你说的话。”——他拿出一只酒杯来，在外套的下摆上擦了一擦，在杯中注满朗姆酒，庄重地说道：“多米尼柯娃，现在你留神听着我说的话。我是当官儿的。枝头的小鸟不妨咭咭喳喳叫一阵就飞掉了：我的话可决不如此。——西蒙也一样：这儿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稻草人，而是一个庄稼人，一家之长，又是我们的村长！因此，你要好好考虑，到你门上来的是怎样的人物，他们又抱着什么目的；你要好好考虑这一点。”

“我是在考虑呀，彼得，而且十分仔细地在考虑呢。”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因此你也一定知道，或早或晚，雅格娜一定要离开娘家，自己成家去的，就象天主所规定的那样。父母养育子女，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公共幸福。”

“啊，大娘！

“你不妨爱她、宠她、护她，
可是你还得把她出嫁；
谁娶了你的女儿呀，
你就得祝福他！

这话可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人生是这样安排好了的，没有改变可言。——哦，大娘，咱们可以一起喝这酒了吧？”

“我怎么能答复呢？我不愿意强迫她。——雅格娜，你愿意喝这酒吗？”

“我……我不知道，”她细声细气、结结巴巴地说道，把火烧一般的脸转向窗外。

“这姑娘是听话的，”西蒙庄重地插嘴道。“‘一头驯服的小牛，无疑的会上膘发胖，吃许多奶，长得结结实实。’”

“哦，大娘，我把酒杯给你递过来了？”

“跟您干杯，当然可以；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求婚的人是谁啊，”多米尼柯娃说道：她按照规矩办事，媒人没有说出来之前，她就得装作好象不知道似的。

“谁？”他大声说道。“除了波利那还有谁呢！”说着他举起了杯子。

“啊呀，一个老头儿！还是个鳏夫！”限于责任所在，她照例反对道。

“他老了？这样说是罪过的！他老了？只有现在才嫌他老呢。”

“我知道：只是我家的孩子跟他不相配。”

“怎么会不相配呢？一个这样有名气的人，难道他去跟随便哪个姑娘结婚，却不跟最好的姑娘结婚吗？——喝吧，大娘，这是你的酒杯！”

“我乐意喝；不过他是个鳏夫——年纪又大，说不定他不久就要归天了；他归天了，怎么办呢？晚子晚女会把雅格娜赶出来的。”

这时候西蒙插了进来，咕咕哝哝地说道：“玛蒂亚斯说过，必须立一个授与婚姻财产的文书。”

“当然在结婚以前就立好文书。”

乡长又倒满了一杯酒，拿着酒杯转向雅格娜。

“来吧，雅格娜，喝吧，跟我们干杯吧！我们给你做媒的那个求婚者，强壮得象棵橡树一样：你将要作他的太太，他的管理家业的人，那是全村里第一份大家业啊！你瞧，雅格娜，我敬你一

杯：别害羞了！"

雅格娜脸涨得红红的，转过身去；但终于把围身布兜住了脸，浅尝了一口酒，把剩下的都倒在地上了。

于是酒杯在大家的手里转了一圈。老妇人拿出来面包和盐，最后又拿出了一些风干的熏肠下酒。

他们接连喝了几巡酒，说话也马上就随意起来。不过雅格娜逃到里屋去了，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眼泪簌落落地掉下来，呜咽的声音，透过隔板传到外面。她的母亲很想跟着她进去，可是乡长把她拦住了。

"小牛，断奶离开母牛的时候，总是掉眼泪的。这是常见的事。她不是嫁到外地去，不，甚至也不是嫁到邻村去啊：你们将来仍旧可以见面聚首。说这话的，是我这个乡长：她不会吃亏受苦的，你相信我的话好了。"

"是呀，可是我总是盼望有外孙来给我安慰啊。"

"这可不用发愁。来年秋收之前，就有第一个外孙出世了！"

"将来的事情，只有天主知道，我们这种罪人是不知道的。我们为雅格娜的订亲干过杯，然而我的心很沉重，倒象是个葬礼似的。"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一个独生女儿，应该适当地替她伤心的……再喝一点儿，驱散你的悲哀吧。——啊，你可知道，让我们大家都到酒店里去吧。雅格娜未来的丈夫在酒店里等着我们，心中煎熬，正急不可耐呢。"

"难道我们要在酒店里庆祝这件事情吗？"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这乡长说了的。"

雅格娜和多米尼柯娃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于是大家一起走了。可是乡长注意到她的兄弟们露出失望的神情，便说道：

“啊，叫小伙子们留在家里吗？今天是他们的姐妹订婚的日子，他们也该快乐一下呀。”

“我们不能走空了人、让天主来看家啊。”

“那就把阿伽沙从克莱姆巴家叫来；她会照看这地方的。”

“她求乞去了。我们在路上会找到人来看家的。喂，西蒙和安德烈，来吧；可是把带兜儿的外套穿上。难道你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家常衣服去吗？……还有，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个喝醉了……他也不能忘记！——母牛还没有照料一下，猪吃的马铃薯你们也得捣烂——你们可别忘了。”

“我们一定忘不了，妈妈，忘不了！”他们两人一同大声叫道，他们害怕得发抖，虽然两个人都是大小子了，跟种在田边上的小梨树一般儿高了。

于是他们立刻就到酒店里去。

夜是阴沉漆黑的，秋雨之夜通常都是这样的。风在头上呼呼地怒吼，吹得树梢东摇西摆，几乎打着了附近的篱笆。

他们走到的时候，酒店露出一种阴沉沉的景象。窗上的一块玻璃打破了，一阵阵刮进去的风，把挂在酒吧柜上方绳子上的一盏小灯，吹得摇来晃去，象是一朵金花。

波利那跑过来欢迎他们，热烈地拥抱他们，心里知道雅格娜已经是他的自己人一般了。

“我们的天主说过：‘你这虫豸一般的人啊，你娶一个老婆吧，你这可怜虫因此就不会遭受孤独之苦了。’”安姆勃罗司这样说道，或者不如说咩咩地叫道；因为他已经喝了一个多钟头，不论说话或是走路，哪一方面都不行了。

犹太人杨开尔立刻在他们面前摆上了朗姆酒、甜味伏特卡和“地道纯酒”；也摆上了腌青鱼，用番红花调味的面饼，以及用

罂粟子做的十分精致的其他点心。

“你们吃呀，喝呀，十分亲爱的道友们，真正的教徒们！”安姆勃罗司大声叫道，竟充当主人请起客来了。“我曾经有过一个老婆——可是我现在根本记不得是在哪儿了——在法国，大概是的，——不，在意大利！不，也不在意大利——不过现在我可失去了老婆，成了鳏夫了……真的，我们的祖先总是这样的大声呼喊：‘立正！’……”

这时候波利那打断了他的话。“朋友们，尽量喝呀！……彼得，你来做个榜样！”接着他给雅格娜买了整整一个兹罗提的牛奶硬糖，塞在她的手里。“拿着吧，雅格娜，挺甜的，拿着吧！”

她作出好象不愿意接受的样子。“这糖挺贵的，”她说。

“不用担心，我买得起的……以后你就明白了。——噢，如果鸽子的奶用钱可以买到的话，亲爱的，我也愿意给你买一些来！你跟我一起生活，真是幸福啊！”他挽住她的腰，硬要她把眼前的东西样样都吃一点。她照办了，样样都吃了，然而态度是冷淡的，漠不关心的，倒象是别人的订婚日子一样。她只是在心里想道：“老头儿在市集上告诉我的那个珊瑚项链，他会在婚礼举行之前给我吗？”

现在他们认真地喝起酒来了——交叉地喝着朗姆酒和甜味伏特卡，大家同时说起话来。甚至多米尼柯娃也醉得厉害，她东拉西扯，讲出来许许多多的事情，乡长也对她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感到惊奇。

她的儿子们同样也喝得醉醺醺的，因为安姆勃罗司或乡长都再三地劝他们再喝。“一口干了这一杯吧，小伙子们，这是雅格娜订婚的日子啊。”

“是，是，我们知道，”他们答道，想去吻那教堂老司事的手。

就在这时候，多米尼柯娃把波利那拖到旁边，跟这人作个直截了当的谈判。

“雅格娜是你的了——是的，玛蒂亚斯，是你的了！”

“多谢，丈母娘，多谢你把女儿嫁给我。”他伸手围住她的颈子，拥抱她。

“我听说你答允给她立个授与结婚财产的文书。”

“干么还需要这个呢？我的一切财产都是她的了。”

“为了使她可以大胆瞧着她的晚子晚女，嘲笑他们的咒骂。”

“如果他们作梗的话，但愿他们遭难！一切都是我的，一切都是雅格娜的。”

“说得好。只是你要注意一点，你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再说呢，我们都不是神仙。你要知道：

“谁也没法儿拒绝死神，
死神不加选择，
忽儿一头羊，忽儿一个人，
夺走他能夺走的众生！”

“啊，可是我身强力壮——还可以活上二十年哩。你不用害怕！”

“常言说得好：‘胆大不怕，还是被狼吃掉。’”

“哦，你说出来了，我也高兴！你愿意我把挨着路边的那三英亩地分给雅格娜吗？”

“常言道：‘饿狗连苍蝇也想捉来吃，’但我们可并不饥饿。雅姑西亚① 除了一块林地以外，她老子还传给她五英亩土地。你分

① 即雅格娜。

六英亩地给她——挨着大路、夏天你种马铃薯的那六英亩地。”

“我的最好的田地！”

“雅格娜也是村里头挑儿的姑娘。”

“的确，她是头挑儿的；因此我才请人上你这儿求婚的。可是，我的天哪！六英亩地！那简直是一片农场呀！”他不知所措地搔着脑袋；因为想到要送掉那末多最好的土地，他很心疼。

“我的好朋友，你是个聪明人，你好生想想，你就会明白，订这个文书，不过是给我女儿一个保护。你活着一天，就没有人能把土地从你手里拿走；而雅格娜父亲传给她的田地，却立刻变成你的了。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去请个土地测量员来，那时你就可以在那田里播种了。你看到了这种安排不可能对你有什么损害，你就会高高兴兴地把那六英亩地给她了。”

“好！我一定给。”

“那末，什么时候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也行！——不，还是礼拜六吧，我们在教堂里贴出了结婚预告，然后就直接到城里去。总而言之：‘一只山羊只死一次——只此一回啊！’”

“雅格娜，亲爱的女儿，上这儿来吧！”她叫唤着女儿；乡长正把雅格娜推向酒吧柜，一面还跟她说了些叫她哈哈大笑的话。

“雅格娜，玛蒂亚斯要把大路旁边那六英亩地给你呢。”

“多谢了，”她喃喃地说道，并且把手伸给他。

“大家为雅格娜，为最可爱的雅格娜干杯吧！”

大家干杯了，玛蒂亚斯伸出手臂挽着她的腰，把她带到聚起来的别的客人那儿去，可是她溜掉了，跑到正和安姆勃罗司喝酒聊天的、她的兄弟那边去了。

酒店里，喧闹的声音愈来愈响，因为闯进店来的人多起来

了。有许多人是听到了声音，跑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的；有些人，也只是来讨杯酒喝喝罢了。甚至那瞎眼老人，也由他的狗带进酒店，坐在一个大家都能看到他的好地方。老人一忽儿静听大家说话，一忽儿高声祈祷。祈祷声那末响亮，多米尼柯娃听见了，便给了他一些伏特卡，一些食物，外加几个戈比。

大家继续干杯痛饮；不多一忽儿，大家立刻都互相成为好朋友和亲兄弟了，逢到这种场合，往往是这样的。

唯一保持缄默的是开店的犹太人。他穿来穿去，不断地在客人面前添上烧酒和一瓶瓶的啤酒，并且在门背后用粉笔把账目统统记上。

波利那喜不自胜，自己接二连三地喝酒，也劝客人们喝酒，说话之多，也是他生平几乎不曾有过的现象；他不断地绕到雅格娜的身旁，给她好吃的东西，摸摸她美丽的脸庞，用手臂围着她的身子，把她带到昏暗的角落里去。

多米尼柯娃不久就认为该是回家去的时候了，她叫喊着儿子们，要他们跟她一起走。

西蒙现在完全喝醉了；所以多米尼柯娃说话的时候，他就勒紧腰带，用拳头擂着桌子，大声嚷道：

“什么话！我是个农民，我！谁想回去，就回去好了。如果我要留在这儿喝酒，我就一定不走。——犹太人，再拿伏特卡来！”

“别作声，西蒙！别作声呀，要不妈就会打你的！”安德烈拉着哥哥的外套，呜呜咽咽地这样说道，眼睛里都是喝醉后的泪水。他也是醉得一塌糊涂了。

“孩子们！”多米尼柯娃威胁地怒喝道：“家去，回家去！”

“我是个农民。我！如果我不想走，你瞧，我就留下喝酒……

娘的规矩，我受够了。……你要阻挠我，我就撵你出去！一切都去他妈的！”

可是老婆子在西蒙的胸膛上打了一拳，西蒙摇摇晃晃，清醒起来了。安德烈给他戴上帽子以后，就把他带到大路上。可是冷空气重新使西蒙的酒醉加剧了：他只往前走了几步，就站立不稳，撞在篱笆上，又是叫喊又是呻吟地倒下去了。

“岂有此理！我是个农民。财产是我的，我想喝酒，我就喝；我想干活，我就干！——犹太人，再拿朗姆酒来！——你阻挠我，我就撵你出去！”

“西蒙！西蒙！看在天主面上吧！”安德烈大哭而特哭，抽抽噎噎地说道；“回家去吧，妈在后面追上来了！”

的确，老婆子立刻和雅格娜一起赶到了。她们一同把小伙子们从篱笆脚下拉了起来——小伙子们正在那儿软弱无力地企图抗拒打架哩。

他们一家人走了以后，其他的人也出来了，酒店里的喧闹也多少减弱了一点儿了。终于大家都走了，只剩下波利那，他的两个媒人，以及安姆勃罗司和瞎子乞丐，他们现在都围着一张桌子喝着酒。

安姆勃罗司确实醉得厉害。他在他们中间站了起来，一忽儿唱歌，一忽儿大声叫喊。

“他黑得厉害——黑得象锅子一样！他瞄准……可是打中了我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是我——我用刺刀扎进他的身体，我把那刺刀咯嚓一转。我听见他肚子里汩汩地响！——我们这就住了手——住了手！队长带着更多的人亲自跑来了。——啊！队长！‘弟兄们，’他说，‘弟兄们！’”

“‘立正！’”老头儿用雷霆似的声音大声叫道。接着他就把

身子挺得直僵僵的，又慢慢地退后去，木腿在地板上沉重地拖动着。"彼得，为我，为我这个孤儿干杯吧！"他羊叫似的说道；但当他走近墙头时，却突然跑出门去了。可是他们仍旧能够听到他在门外拉开嗓门儿歌唱，发出驴叫也似的声音。

就在这时候，磨坊老板走进酒店里来了：他是个彪形大汉，面孔渲红，眼睛小而锐利，穿的是城里人的服饰。

"喝吧，兄弟们，一起喝吧！——呵，呵，乡长，村长，波利那！——是结婚吃喜酒吗？"

"不，不是的。——磨坊老板，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波利那说道。

于是又喝了一巡伏特卡。

"哦，你们三位正好在一起，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使你们立刻醒酒的消息。"

大家茫然若失地对他呆呆地瞧着。

"不到一个钟头以前，大地主把维尔契·杜里的开垦地卖掉了！"

"卑鄙的家伙！恶棍！怎么，把属于我们村里的开垦地卖了！"波利那大叫，一阵气愤，把一瓶酒在地板上摔得粉碎。"卖了，他卖了？可是有法律——大地主和我们大家都要遵守的法律啊！"西蒙结结巴巴地说道；他完全醉了。

"消息不可靠！我说的，你们的乡长说的，相信我的话吧，消息不可靠！"

"卖了！嘿！——我们决不让任何人占有这块地，只要天上有天主，我们就决不干休！"波利那愤愤地说道，他的拳头擂着桌子。

磨坊老板回去了；波利那他们在酒店里一直呆到深夜，一起商量计议，并且说些威吓大地主的气话。

第　九　章

雅格娜举行订婚礼后不久，万灵节[①]就到了。

从清晨起，列普卡村教堂的钟就悠悠不绝地敲打着；哀伤愁苦的钟声，荡漾在荒凉的田野上，用万灵节深沉的悲痛之音，把人们召唤到一起。万灵节的曙光苍白地升起来了，包裹在一片浓雾之中。浓雾一直弥漫到遥远的地平线上——天地相接，形成茫茫然深不可测的一片空虚的深渊，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

现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依然红光迸发，象是融化的正在冷却的紫铜；于是立刻有成群结队的乌鸦和穴乌，扑动着翅膀，从苍白的云霾背后，飞过来了。

它们飞得很高；高得叫人眼睛看不大清楚它们的形态，耳朵听不大清晰它们的叫声——狂野，忧郁而又嘶哑，听上去象是秋夜啼哭之声。

而教堂钟楼上，仍旧继续响彻着钟声。

这哀歌深沉的音调，沉重地穿过浓密多雾的空气，响彻了整个田野，于是人呀，田地呀，村庄呀，好象都合成了一颗巨大的心脏，随着凄凉的悼歌而怦怦跳动。

鸟群还在有增无已，甚至使人们也吃惊发怔了；因为它们现

① 十一月二日，是天主教的万灵节，也就是祭亡灵的日子。

在飞得较低，数量愈来愈多，仿佛漫天撒满了煤烟屑子一般；而沉闷的鼓翼和啼叫之声，现在也更响、更闹、更乱了，好象是正在逼上来的暴风雨一般。它们在村庄上空兜着圈子飞行；而且象被大风吹刮的枯叶似的，打着转掠过耕耘了的田地，下降到森林里，挂在骷髅似的白杨树上，占据教堂四周的菩提树，歇在墓地的树木上。

"看来冬天要冷得厉害，"人们说。

"乌鸦正在向树林飞去——天快要下雪了。"

乌鸦现在更多更多的飞近茅屋来了；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有那末多乌鸦聚在一起的。人们瞧着乌鸦，唉声叹气，生怕有什么不祥之兆；有人在额头上划着十字，以防止灾难临头，接着就穿上衣服，出发到教堂去了。钟继续发出阴郁的轰响，邻村的人已经赶来祈祷了。

一种浸透一切的凄凉之感充满了每一个人的灵魂；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保持着一种奇怪的伤心的静默：悲痛悼念的静默——悼念那些去世的人，躺在弯曲的白桦树下的人，躺在墓地里斜侧着的黑沉沉阴森森的十字架下面的人。

"我的耶稣啊！我的受人敬爱的耶稣啊！"他们喃喃地说道，接着就抬起灰白色的脸，不再害怕，沉浸在来世的神秘里了。他们平静地走上前去献上供物，为死者祈祷。

全村仿佛沉溺在严肃伤心的、寂静的大海里了；只有教堂门口巡礼乞丐的哀吟断断续续地打破了寂静。

波利那家里，特别静；然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压抑着大家的即将爆发的天翻地覆的先兆。

这时候，他的子女们统统都知道了。

上一天是礼拜日，第一次结婚预告在讲坛上公布了。礼拜

六，波利那跟雅格娜一起到城里去，当着公证人的面，他把六英亩地过户到雅格娜名下。他很晚回来，脸上给抓坏了。他喝醉了酒，对雅格娜有过非礼的举动；可是他只领教了她的臂力和指甲的尖利。

他回到家里，跟谁也不说一句话，却穿着靴子和羊皮外套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犹兹卡埋怨他让污泥弄脏了羽毛褥垫。

“别管我吧，犹兹卡，别管我吧！”他高兴地答复她道。“这样的事情，哪怕没有喝酒的人，有时也会发生的。”

早晨他就跑到雅格娜那儿去了，呆了一整天；家里，午饭和晚饭都白白地等着他。

这一天，他也起得很晚，天亮了好久才起身的。他穿上最好的带兜儿的外套，叫维蒂克把他最讲究的长统靴抹上油，垫上新割的麦秸，由古巴给刮了脸，这就围上腰带，拿起帽子，穿过篱笆溜出去了。这天就再也看不见他的人影儿了。

犹兹卡一天到晚的哭。愈来愈厉害和痛苦的折磨，把安蒂克俘虏住了，他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怎么也无心干活儿。他至今还感到茫茫然，不能完全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他的脸色阴沉发黑，但他的眼睛却变大了，玻璃似的炯炯发光——仿佛是充满了凝固硬化的眼泪。他不得不咬紧牙齿，否则他就要大叫出声、破口大骂了。他在房屋左右和周围，在篱笆附近，在大路上，不断地走来走去；走回家来的时候，他就一屁股坐在门廊里长凳上，一动也不动地坐上好几个钟头。愈来愈难堪的痛苦，煎熬着他的心。

家里是凄凄凉凉的，不断地响着哭声，就象躺着死人的家里传出来的呜咽和叹息一般。牛棚和猪栏的门都大开着，牛和猪自由自在地在果园里蹓跶，有的甚至在窗口往里边儿张望。谁

也不想去干涉它们，只有老狗拉帕吠叫着想把它们赶回去，可是没有成功。

古巴坐在牛棚里有脚轮的矮脚卧床上，正擦着一支枪，而维蒂克一面抱着心中纳罕的敬畏之情紧瞅着古巴，一面留神守望着院子，生怕有什么人闯了进来。

“啊，枪声真响呀！天哪！我以为是大地主或是守林人放的枪呢。”

“是呀。我好久没有放枪了；我装进去的火药太多：它就象大炮一样隆隆地响了。”

“你是一到晚上就去的吗？”

“是的，我到靠近树林的大地主的田里去的。獐子喜欢从这条路到种了麦子的田里去吃青苗。天很黑，我得等很久。就在天刚亮的时候，来了一头獐子。我躲得很好，獐子离我才五步路。可是我没有打枪。它大得象公牛一样，我知道我没法儿把它背走。所以我放过了獐子；隔了不多一会儿，几只母鹿出现了。我选定一只最好的，我瞄准。好大的枪声啊！我装了很多火药：枪的反冲力很大，我的肩膀上还有一块冲伤的地方哩。母鹿倒下了，可是它还踢呀蹴呀的，而且发出了可怕的叫声，我恐怕给守林人听见，我不得不把它的喉管割断了。”

维蒂克十分热心地听着。

“那末——你把鹿丢在森林里了？”

“我把它丢在我丢的地方了；你不用多管闲事。如果你把这件事跟不论哪一个人漏了一点儿口风……我就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如果你不许我说，我就不说；不过，我可以告诉犹兹卡吗？”

“不能说。一说，全村的人马上都会知道的。——这五个戈

比给你吧，给你买东西用。”

“不给钱，我嘴巴也会很紧的。——不过，亲爱的，亲爱的古巴啊！哪天你带我一同去吧！”

“吃早饭啦！”犹兹卡在房子前面叫唤他们。

“放心好了，维蒂克，我一定带你去。”

“你还要让我放枪——一次，只放一次？”他恳求道。

“傻小子！你以为人家是白给火药的吗？”

“可是我有钱哪，古巴，我有钱哪。上次赶集，东家给了我两个兹罗提，我留着作追悼供物的，可是……”

“好吧，我教你放枪好了，”他拍拍孩子的脑袋，低声说道，他被孩子的请求打动了心了。

吃完早饭，他们就立刻一起到教堂里去。古巴一瘸一瘸地尽力赶路，维蒂克却慢吞吞地落在后面：他没有靴子，不得不光着脚上教堂去，他因此感到不好意思。

“不穿靴子，走进法衣室去，可合适吗？”他低声问道。

“你太傻了。难道天主不注重一个人的祷告，倒注重他的靴子吗？”

“你说得对；不过穿上靴子不是更恭敬吗？”他伤心地小着声儿说道。

“啊，你总有一天会穿上靴子的。”

“我会穿上的！但愿我长大成为一个长工，我就马上到华沙去，在一家马房里找个差使。在城市里，大家都穿靴子，古巴，可不是这样吗？”

“是的。维蒂克，你还能记得一些华沙的事情吗？”

“当然记得啊。柯兹洛娃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时候，我是五岁；所以我完完全全记得……是的，我们光着脚走到车站，我在

车站上看到没完没了的雪亮的灯光……还有房子都是紧紧地互相挨着的，都跟教堂那末高大。”

“胡扯一气！”古巴瞧不起地大声说道。

“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没法儿瞧见屋顶，屋顶太高了。窗子也一直通到地上。整个儿墙上都是窗子！到处钟声不断地响。”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华沙有那末多教堂啊。”

“除了教堂，别处哪儿能有钟声传来呢？”

现在他们一声不响了——他们已经走进了教堂的院子，往密密层层的人群里挤，那些人挤不进教堂，都留在教堂附近。

巡礼乞丐从教堂到大路排成了一条小胡同，有的大号大叫，有的大喊大嚷，有的口诵祷告，有的哀求布施，各人有各人的一套；有的在拉着提琴，用哀伤的调子嗡嗡地唱着赞美诗；有的吹着六孔木箫，或是拉着手风琴：大伙儿闹成一片喧哗之声，震耳欲聋。

法衣室里也挤满了人：满得人都在桌子上挤痛了身体。风琴师跟他上过学堂的儿子，正在桌子上一一记下接受追悼供物的亡灵的名字。

古巴从人群中挤过来，向风琴师报了一长串亡灵的名字，风琴师一一记下，每个亡灵收费三个戈比，如果没有现金的话，收取三个鸡蛋。

维蒂克不能往前跑得那末快，因为他的光脚给踩痛了，可是他手里握着钱，尽力挤过去。当他发现自己站在桌子旁风琴师面前时，却突然感到不知所措，话也说不出来了。啊！但见周围都是农民和农民的老婆——几乎是全村的农民……？连磨坊老板的妻子也在那里，戴的帽子活象地主太太的！——还有铁匠和

乡长，带着他们的女人——大家报着他们要追悼的亡灵的名字；有的报了几十个名字——整个儿家族，他们的父亲和老祖宗们。——而他呢，……他能报出什么名字来呢？他自己的父亲，他的母亲——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他能说得上来吗？那末，他的供物该献给谁呢？……"我的耶稣，我的小耶稣啊！"他在灵魂深处大声呼唤道；但是他的嘴巴老张得大大的，站在那儿象个自作聪明的人。他的心悲痛得象在绞一样，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他觉得头昏眼花，快要象个死人似的倒下来了。可是他没法儿在那儿待下去；人群把他挤到了一个角落里圣水盆下面；为了使自己不致倒下去，他蹲下身子，把脑袋靠在洋铁盆上，这时候泪如泉涌，簌落落地掉下来，象是一串凄凉的念珠。他竭力要把眼泪忍住，可是无济于事；他那末激动，那末四肢无力，他连咬紧牙齿站起身来的力气也没有。所以他就爬到人家看不见的一个角落里，痛哭流泪——流下无父无母的孤儿的苦泪。

"妈妈，妈妈啊！"有个声音在他的胸中号哭，并且把他的心撕得粉碎了……他没法儿想得明白，为什么别的孩子人人都有父亲和母亲，唯独他既无父亲又无母亲——他失去了——而且是怎样失去了双亲的啊！

"耶稣，我的耶稣啊！"他象一只给扣在网罗里的可怜的小鸟似的呜呜咽咽地叫唤。……就在这时候，古巴遇上了他，说道：

"维蒂克，你献上了你的追悼供物了吗？"

"还没有，"他回答道；突然擦干眼泪，重新挤回桌子边去了。是的，他要报出名字来。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没有父母，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是个弃儿，让他是弃儿好了。——他因此鼓起勇气，擦擦眼睛，大胆地报了名字：约瑟芬，玛莉安娜，安东尼——想到什么名字就报什么

名字。

他付了钱，拿了找头，跟古巴一起走到教堂里，作祷告，听神父念着亲爱的亡灵的名字！

教堂中央竖立着一个灵柩台，上面放着一口棺材。灵柩台周围点着许多蜡烛，神父在祭坛上高声念着冗长的亡灵名单。他有时停顿一下，全体会众就念着天主经、圣母经和信经，为虔诚的亡灵解除苦难。

维蒂克在古巴身边跪下；古巴拿出一串念珠来，他数着念珠，背诵着神父所推荐的全部祈祷文。维蒂克也念了一些祈祷文；可是，单调的声音不久就使他昏昏欲睡，会场里的闷热和刚才的一阵痛哭流泪，又把他弄得很疲倦，不多一会儿，他就把头倒在古巴身上，沉沉睡去了。

下午，波利那全家的人都来参加墓地小礼拜堂里一年一度的晚祷。安蒂克和他的一家人，铁匠和他的一家人，由雅姑斯叮卡陪伴着的犹兹卡，维蒂克，以及一拐一拐地跟在后面的古巴，都来到了，决心要竭尽全力纪念万灵节。

暮色正在四合，正如一个人闭上疲倦的眼睑，沉入黑暗的深不可测的阴影里一样；风响起凄厉悠长的声调，把许多恶臭四溢的腐叶的气味吹送开来了。

乡村是寂静的，蕴藏着周年祭的悲痛所引起的、那种忧郁而不可思议的肃静。人群好象是在充满痛苦的缄默之中走着路；他们的靴子踏出滞重的死气沉沉的跫音：路旁的树木不安地摇动着树枝，在人们的头顶上响起了悲哀忧郁的簌簌声。

停柩门前，沿着墙的坟墓附近，摆着一排排的木桶，紧挨着木桶，有许多巡礼乞丐。人们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到墓地来的。暮

色已经笼罩大地，撒下一片苍茫，虽然苍茫中有灯火明灭。那是用黄油当作灯油的乡村小灯，闪出摇摇曳曳的黄色火焰。每个人走进墓地时，就从布袋里掏出东西来，面包啦，干酪啦，一块咸肉啦，一条香肠啦，或者是一束线啦，一把理好的麻啦，有时候竟是一串干的蘑菇。他们把这些东西虔诚地放在打开着盖子摆在那儿的桶里；这些供物是给神父、圣器看守人安姆勃罗司、风琴师以及巡礼乞丐的。没有实物可给的人，就放几个戈比在巡礼乞丐张开的手里，并且低声说着亡灵的姓名，要他们为之祈祷。

于是，停柩门附近就有了继续不断的音韵之声，呼唤亡灵的名字啦，祈祷啦，念经啦，断断续续，杂乱无章。人们向前走去，不久就在坟墓之间消失了。小小的灯火，象许多萤火虫似的，立刻在幽暗的丛林里和枯草上闪动起来了。

到处听得见充满敬畏之情的低沉颤抖的祈祷声，打破了仿佛是从大地里吐出来的寂静。时时从坟上传来一声肝肠寸断的叹息；有时从十字架附近的曲径上升起了一阵恸哭；接着又突然冒出一声短促的绝望的叫喊，象闪电似的冲破天空；而阴暗的灌木丛里又可以听到孩子们无力的哀泣，好象巢中羽毛未生的雏鸟的鸣声。

间歇地，有一种沉郁凄凉的寂静蔓衍在墓地之上，这时候听得见的，就只有树木不祥的簌簌声，因为人间的不幸、愁苦和惨痛之声，已经飘送到天国里去了。

他们一声不响地在坟墓附近走动，心惊胆战地凝望着昏黑的不知道的远方。

"大家都要死的啊！"他们用迟钝麻痹、听天由命的口气喃喃地说道，接着又向前走去，坐在祖先的坟头上，不是念着祷告，就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沉浸在幻想里。这种幻想，既麻痹了对生

的热爱，又麻痹了对死的恐惧——不，甚至还麻痹了对痛苦的憎恶。他们象树木一样，在风暴中低倒着头，而且也象树木一样，他们的灵魂朦胧地颤抖着：惊惶而又麻木不仁。

"耶稣啊！仁慈的天主啊！圣母呀！"这就是从他们痛苦的灵魂里发出来的呼声。他们仰起他们的脸，——现在因为悲哀而毫无表情了——用他们茫茫然的眼睛凝望着十字架，凝望着那些睡意蒙眬而又不断摇晃的树木，然后又跪倒在受难的基督的脚下，流着听天由命的眼泪，把诚惶诚恐的心呈献在天主的面前。

古巴带着维蒂克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但是，当天色变得很黑的时候，古巴就慢慢地再往前走去——走到古老的墓地去。那儿埋葬的是被遗忘了的人们——关于他们的回忆，老远以前就已经随着他们的生平，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一切过去的历史，一起给忘记得干干净净了。那边只有不祥的鸟儿发出嘶哑的啼声，只有挨近着零落幸存的腐朽十字架的那些乱丛棵子哀悼地飒飒作响。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肩挨肩地埋着整个儿家族、整个儿村庄、整整一代的人们：再也没有人上这儿来祈祷、哭泣和点灯的了。只有大风猛烈地吹过树枝，把最后的枯叶刮下来，抛到夜空里，消失无遗。呼啸的声音不成其为声音；移动的阴影——难道它们只是阴影吗？——胡乱地撞在树木上，仿佛它们是瞎了眼睛的鸟，而且好象是在呜咽和哀求怜悯！

古巴从怀中掏出几片他特地留存的面包。他跪下来，把面包撕碎，撒在坟墓之间。

"信徒的亡灵啊，这是祭你们的食物！"他低声说道，态度十分真诚。"我晚上也忘不了你们。——这是祭你们的食物，生前受苦的亡灵啊！——这是祭你们的食物！"

“他们会吃这个吗？”维蒂克恐惧地问道。

“当然会吃的，毫无疑问！——咱们的神父不许这么办。——别人都把食物放在那些桶里，那些可怜的亡灵就啥也吃不到了。嘿！难道神父和巡礼乞丐的猪有得吃，而我们的亡灵倒流离挨饿吗？”

“啊！他们要上这儿来吗？”

“是啊，所有经受过涤罪之火的信徒的亡灵——都要来的。耶稣让他们在今天回到人世上来，跟亲人会面。”

“跟亲人会面！”维蒂克浑身发抖，把话重复了一遍。

“别害怕！这一天，一切邪恶的东西都没有力量害人；追悼供物把他——把恶魔赶走了！灯也一样。而且天主亲自来到人世，天主——可敬可爱的牧羊人——来调查多少人信教，并且从中挑选。”

“啊，难道天主耶稣今天到世上来吗？”维蒂克瞧瞧四周，轻轻地说道。

“你想见到天主吗？只有圣徒才能见到——还有冤屈很大的人们也能见到。”

“你瞧，你瞧，那边儿有灯光；那边儿也有人呢。”维蒂克惊惶地叫了起来，他指点着紧挨篱笆的一长列坟墓。

“啊，那边埋着我们起义时给杀死的人。可不是吗，我过去的东家埋在那儿，我母亲也埋在那儿。”

他们穿过乱丛棵子，在乱冢边跪下。乱冢已经塌毁，跟旁边的地面一样高低，几乎连痕迹也辨认不出来了。坟上没有十字架作标志，没有树木遮荫。有的只是光秃秃的沙地，以及几支毛蕊花的枯茎而已；到处是寂寥、遗忘和死亡。

安姆勃罗司，跟雅姑斯叮卡和老克莱姆巴一起跪在那些塌

毁的坟墓旁边。几个安在沙地上的灯明灭生光；一阵阵的风吹得灯火摇曳颤抖，并且把他们的祈祷吹送到夜的黑暗里去了。

“啊，这儿埋着我的妈妈呀，”古巴说道，这倒不是他说给维蒂克听的，而是他自己告诉自己的话。维蒂克觉得寒冷彻骨，已经爬过来挨近古巴的身体了。

“玛格达伦娜是我妈妈的名字。我爹自己有几英亩地；他在大地主家当马车夫，除非驾上种马送地主老太爷出门，他可一向不赶车！……后来，我爹死了……他叔叔拿走了他的田地，我就成了大地主家养猪的……是的，玛格达伦娜是我妈的名字，彼得是我爹的名字；我爹姓索哈，我就姓索哈……后来大地主叫我当马车夫，驾上他的种马赶车，跟我爹干的活儿一样……我不断地跟着东家和别的老爷们一起去打猎；我自己学会了打枪，打得挺好；大地主的少爷给了我一支枪。……

“我记得清清楚楚。……大地主们都去参加起义的时候，把我也带去了……我打了整整一年的仗；打死了不止一个俄国灰狗……甚至还不止两个呢……大地主的少爷给打中了肚子。他的肠子都淌出来。他是我的少东家，又是个好人；所以我把他背起来逃走……后来，他从一个地方逃到了暖和的乡村，可是他首先交给我一封信，叫我送给他父亲。好吧，我就动身了。我累极了，倦得要命……路上给打中了腿，伤口又不肯好；因为我老是在露天里，在星光下睡觉。……再加上大雪，可怕的霜冻——我记得清清楚楚！……总算回来了……在黑夜里……东找西寻，找大地主的家。——啊，真是晴天霹雳呀！——庄园没有了——谷仓没有了——连篱笆也没有了……什么都烧光了，烧成了白地了……地主老太爷……老太太……还有我的母亲……还有做丫头的约瑟夫卡小姑娘……统统都给杀死了，躺在花园里！——耶

稣啊！耶稣啊！——啊，我记得清清楚楚！——圣母啊！”最后几句话他说得很低；那一夜的景象重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发出深沉的叹息，大颗大颗的眼泪象泉水似的从他面颊上涌下来，他也顾不得加以掩饰了。

黑暗愈来愈浓重；大风愈来愈猛烈地刮着树木，桦树枝的长条抽打着附近的坟墓，桦树干白得象裹着尸布的幽灵，朦胧地浮现在幽暗之中。人们正在离开墓地，灯火灭了，巡礼乞丐唱赞美诗的声音消失了。现在肃静笼罩着坟地，打搅肃静的，只有阴森可怕的飒飒声和毛骨竦然的沙沙声了。墓地里仿佛黑影幢幢，乱丛棵子也呈现出可疑的形态；这儿有的是微弱的呻吟的旋律，阴惨的颤音的海洋，黑暗中无定形物的进退摇动，压抑着的凄厉呜咽的突然爆发，以及使人心胆俱寒的、神秘而又恐怖的惊叫。全村里响彻着狗儿悠长绝望的号叫。

只有在万灵节这一天，列普卡村是静悄悄的。大路上寂无人影，酒店门户紧闭。有几家雾气朦胧的小玻璃窗里，看得见灯火照耀，也听得见神圣的赞美诗的歌声怯生生地荡漾出来，中间还有祈求天主保佑虔诚的亡灵的、响亮的祷告声。

人们诚惶诚恐地在茅屋外面溜过，诚惶诚恐地谛听树木静静的叹息，诚惶诚恐地向窗口张望，——生怕遇到一个根据神的意旨和自己的渴望，在这一天到世界上来走动的亡灵，——生怕在四条大路交接的地方，听到亡灵痛哭，——生怕看到亡灵忧伤地向窗子里窥望。

在某些茅屋外面，庄稼人按照古老的习俗，放着吃剩下来的晚饭，送给饿鬼们吃，他们划着十字，喃喃地说着施食的词儿：“仍旧留在炼狱里的信徒的亡灵啊，给！这是送给你们吃的食物！”

万灵节的黄昏，就是这样地在寂静和悲伤中，在回忆和恐惧

里结束了。

罗赫，这个到过耶稣圣墓的巡礼乞丐，坐在波利那家中，安蒂克的屋子里，读了讲了许多虔诚的神圣的圣徒故事。

聚在那儿的人倒不少：因为安姆勃罗司、雅姑斯叮卡、克莱姆巴来了，古巴、维蒂克、犹兹卡、娜斯多西亚也来了，只有老波利那一个人不在场，他在雅格娜家里一直待到深夜才回来。

除了蟋蟀的鸣声，壁炉或炉火里松节的爆裂声外，房子里象死一样地寂静无声。

他们全围着火坐在凳子上；只有安蒂克一个人坐着望着窗外。罗赫时常用拐杖把殷红的火炭拨在一起，一面用轻微的声音这样说道：

"死，并不是可怕的。——并不可怕的啊！

"正如鸟儿在冬天飞向温暖的国土，我们疲倦的小小的灵魂同样渴望飞到耶稣那儿去。

"树木在冬天虽是光赤裸裸的，然而天主在春天却给它们披上了苍翠的叶子和芳香的花朵；人的灵魂啊，我们同样要到耶稣那儿去，在耶稣那儿找到欢乐、愉快、春天以及万古的苍翠！

"正如太阳拥抱我们这疲倦的大地，拥抱这因为生长果实而累坏了的大地，我们的天主同样的要拥抱每一个灵魂，使它忘记掉过去了的、痛苦与死亡的冬天。

"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烦恼、哀痛、愁苦以外，便一无所有了！

"而恶却增长繁殖了，就象树林里的蓟草一样！

"一切事情都是空虚的，徒劳无益的……象火绒一样，象被风在水面上吹起而又吹破的泡沫一样！

"除了天主以外，世界上无可信奉，无可希望！"

第 十 章

"我布道的时候，我对每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我都讲到这一点……"风猛烈地灌进神父的喉咙，打断了他的这句话，而且呛得他好一阵咳嗽。安蒂克默不作声。

大风愈刮愈猛，从大路上疾卷下来，鞭打着白杨树，在树木间呼啸骚动，使树木弯倒了身体，愤怒地呻吟叫喊。

"小伙子，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神父继续说道，"我亲手把母马带到池塘边去的……它的眼睛瞎了，说不定它会闯到丛林里，迷了路，也许还折断了一条腿。"——这桩心事使神父脸色发白，他继续在每一棵树木下张望，在每一块田里找寻他的马儿。

"哦，不过它老是没有人管束、随意走动的啊。"

"它很熟悉到池塘边去的路。哪一个人都会给它找个桶喝水，然后帮它掉转头来；它自己就会走回来了……伐莱克！"他以为他看到白杨树后面有人，突然大声喊道。

"我看到伐莱克在池塘这一边；不过那是在黄昏以前呢。"

"说不定是去找马了：找得太晚了一点儿了！……是匹二十岁的老马哪！我到这村子里来后不久，它就出世了，该发发慈悲让它养老了……而且真是可爱，赶得上不论哪个最可爱的人……天哪！万一这可怜的牲口遭到了灾难怎么办呢！"

"难道会出什么岔子吗？"安蒂克咕哝道，心里挺不高兴。他原是到神父这儿来诉苦和请他出主意的；神父却不仅责备他，而

且还叫他去找那丢失的母马！毫无疑问，一匹那末又老又瞎的马，是应该可怜的；可是，难道不应该先照顾一个人的事情吗？

"至于你呢，你应该控制你自己；你听到了吗？你不要咒骂他！他是你的父亲啊！"

"啊，那个，"安蒂克十分痛苦地说道，"我满明白。"

"如果你咒骂，那就是很大的罪孽，就是对天主的冒渎。谁在愤怒之中举起手来殴打父亲，破坏戒律，谁就不会得到祝福！"

"我要的是公平合理；再也没有别的要求。"

"不，你寻求的是报复。……我的话说错了吗？"

安蒂克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一头驯服的小牛，无疑的会上膘发胖，吃许多奶，长得结结实实。'"

"驯服！这两个字可梗在我喉咙里，我驯服的地方太多了。难道仅仅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就得容忍这个人把我百般虐待吗？难道做子女的，就不能为他们受到的虐待，求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吗？——天哪！如果这就是所谓规矩的话，那末，我宁可和这规矩告别，跑到随便什么地方去，躲避这个规矩。"

"那就走吧；有什么在阻挡你啊？"神父突然发怒，大声嚷道。

"我满可以走；如今这儿还有什么有我的份儿呢？"他喃喃地说道，几乎要哭出来了。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人家连一点儿田地也没有，也还是安心待下来，干着活儿，并且因为有活儿可干，感谢天主哩。你最好还是安定下来干点事情，不要象个女人似的哭诉埋怨了。你身体壮实，人又能干，而且手头还有点财产。……"

"是啊，一点不错，整整三英亩田！"这就是安蒂克讽刺的答复。

“还有一个妻子和孩子，他们也是属于你的——你可别忘了。”

现在他们走到酒店门前了；酒店里窗子通明，从他们所站的路上，就听得见里边儿的声音。

“啊！又是大吃大喝吗？”

“是夏天中选的新兵们，他们在喝酒振作精神呢。下礼拜日俄国人就要把他们带走，带到世界那一边的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们在寻找安慰啊。”

神父已经站定在白杨树附近，他在那里可以透过窗子望见酒店里拥挤的情况。“啊，酒店里人都快挤满了！”他大声说道。

“今天他们要开个会，一起商量一下大地主把森林里的开垦地卖给犹太人的事。”

“可是他只卖了一半啊。”

“这桩买卖我们没有同意，那就一棵树也不能出卖！”

“你说什么呀？”神父用急躁的声调问道。

“我们不答允；那不是很明白吗？我爸爸要去打官司；可是克莱姆巴跟其他拥护他的人们，都不愿意打官司。他们不许斫下一棵树；如果全村的人不得不起来抗议，他们就一定起来抗议——对，而且手里还拿着斧头。凡是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决不放弃。”

“慈悲的老天爷啊！求天主保佑不要发生暴行才好啊！”

“没有的事！不过是几个大地主的脑袋劈成两爿罢了；那才公平合理呢！”

“安蒂克！你气愤得发疯了吗？我的好小子，这可是无法无天的话！”

安蒂克不愿意听他的话，他转过脚跟，在暮色四合中消失

了。而神父也听到了车轮的辚辚声和母马的嘶鸣声，他赶紧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安蒂克要避免走近雅格娜家，他就从磨坊的那一边绕过去。

雅格娜牢牢地生根在他的心里，成为他没法儿根除的一个溃烂的创伤。

远远的，灯光从雅格娜家里明晃晃地照出来。屋子里一片欢乐气象。他站定了再张望一次，尽管只不过是愤愤地要咒骂她。突然有种情绪袭上心头，象风暴似的，把他席卷而去。

"现在她是我父亲的了！——我父亲的了！"

他绕到他的姐夫铁匠家里去，倒不是想请铁匠出主意，不过是想找个伴儿，在外面多待一忽儿，晚点回到父亲的家里去。——啊，神父会教训他好好干活儿的，一定会教训他的。自己毫无烦恼的那些人，教训人家是容易的啊！——"记住你的妻子和孩子！"——难道他真的会把他们忘记了吗？她！……哭哭啼啼，低头伏小，如怨如诉的闪闪生光的眼睛，他才讨厌她哩！……要不是为了她……如果是独身的话！——天啊！他深沉地唉声叹气；一阵疯狂的愤怒兜上心头，他真想抓住什么人的咽喉——掐死他——把他撕个粉碎！……

可是，抓住谁呢？他不知道。他的愤怒突然消失了，正象愤怒突如其来一样。他茫茫然地凝望着黑夜，谛听着大风呼啸。然后他又往前走去，踏着沉重的步子，几乎拖不动自己的身体了；因为，现在他觉得心上压着悲哀、疲乏和沮丧之感的大山，他再也不知道要上哪儿去，为什么要去了。

"雅格娜是我父亲的了——是我父亲的了！"他反反复复地说道，声音一次比一次放低。

铁匠铺里，一个学徒正使劲拉着风箱，风打在轰隆隆发响的

闪光火炭上，使火炭发出血红的火焰。铁匠站在铁砧旁边，满脸污黑，帽子推在脑后，身上裹着皮围身，光着胳膊，正捶打着一根炽红的铁棒，直打得铁砧当当的响，铁锤下火星纷飞，嘶嘶地落在铁匠铺潮湿的泥地上。

“怎么啦？”等了一忽儿，铁匠问道。

“哦，怎么吗？”安蒂克靠在一辆柳条马车的车骨上，含糊不清地说道。有好几辆车子摆在旁边，要修理铁骨。他盯着炉火直瞧。

铁匠继续干着活儿，使劲地打着白热的铁条，接二连三地打，铁锤打在铁砧上时有板有眼的；还需要更大的风力的时候，就帮助学徒拉风箱。不过，他也不时地偷偷对安蒂克瞧上一眼，红色的胡髭下面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哦，你又上神父家里去过了吧，可有什么结果吗？”

“怎么会有什么结果呢？什么结果也没有。我在教堂里也会听到完全一模一样的话。”

“你还打算听到别的什么话呢？”

“咳，神父见多识广，为人乖巧呀，”安蒂克给自己辩护道。

“他哪，乖进不乖出。”

安蒂克不想反驳他。

“我要上你家里去，”沉默了一忽儿，他说道。

“去吧；我立刻就来了，因为乡长也快要来了。烟草放在橱顶上，你自己找来抽吧。”

安蒂克没有怎么听清楚他的话，因为他立刻走到对面的房子里去了。

他的姐姐正在生火，她的大儿子坐在桌子旁边读着一本拼法读本。

“他在读书了？”他问；因为那孩子正用尖棒指着每一个字母，高声朗诵着。

“是呀。掘马铃薯的时候开始读起来的。磨坊里的一位年轻小姐在教他，因为我丈夫太忙了。”

“罗赫从昨天起，也开始在父亲那一边的房间里教起书来了。”

“我也想把我们的琼尼送到罗赫那儿去的，可是米哈尔不赞成。他说她高明得多，因为她在华沙上过学。”

“是啊，是啊。”他回答道，为了总得说点话儿。

“琼尼第一册念得很快，那位年轻的小姐也大吃一惊。”

“啊，当然啦。他是铁匠的嫡血，你瞧——是那么一个聪明人的儿子啊……”

“你在取笑人嘛。可是，他告诉你，父亲活着的时候，父亲是可以把他赠给随便哪一个人的财产收回的。——他这话难道说得不对吗？”

“咳，那是想从狼嘴里抢东西吃！……六英亩地！我老婆和我，就象是他的长工一模一样；你瞧，他倒把田地送给了他碰上的第一个陌生女人了！”

“你跟他吵架，跟他顶撞，找人出主意反对他；结果是他会把你从家里赶出去的！”她这样说着，一面胆小地向门口张望。

“这话谁告诉你的？”

“轻点儿，别嚷嚷呀！那是人家在这么说的。”

“他办不到的！如果他有办法，让他硬把我撵走好了！我一定要去告状。可是，说到屈服，我可决不屈服，决不！”

“哦，那你就跟公羊一样，用脑袋撞石墙，石墙可永远撞不碎，可不是吗？”铁匠闯了进来，说道。

“那末，怎么办呢？你给大家都出了好主意，也给我出个主意吧。”

“反对老头儿打定了的主意，是永远不会成功的。”铁匠点上烟斗，着手解释起事情来了，他替波利那辩白，粉饰着真相，安蒂克终于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大声叫道：

“你——你是在帮他说话！”

“我要说公平话。”

“为了这件事，他已经给了你好处了。”

“无论如何，也不是从你口袋里掏出来的。”

“我的财产是我的，用不到你来替我放弃。没有疑问，你已经到手了一大笔财产，不忙再多争了。”

“我到手的，不比你多。”

“啊，不比我多吗？你不是分到了牛肉吗？你不是从父亲那儿偷偷地拿走了各种衣服，各种零星东西吗？我倒忘了，鹅呀，小猪呀，……还有……还有……说不完的东西哩！啊，还有他在前几天给你的那一头牛犊，难道那算不了什么吗？”

“跟我一式一样，你也可能搞到手的。”

“我不是吉普赛人，也不是贼！”

“贼！你骂我是贼吗？”

他们两个人都冲上前来，准备扑到对方身上去。可是他们停住了，因为安蒂克更加沉静地继续说道：

“我不是在骂你。可是哪怕搞得破产，我也决不放弃我的权利。”

铁匠冷笑着插口道：“你这样走上极端，我想，倒不是为了田地。”

“那末为了什么呢？”

“你要的是雅格娜，你现在要失掉她了，所以你生气！”

“你可曾看到……？”他大声说道；铁匠的话击中了他的要害。

“有人看到的……而且还不止一次。”

“但愿他们的眼珠从眼窝里掉出来！”可是他这咒骂声音压得很低；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乡长走进房间里来了。可能他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争吵，因为他立刻为那老头儿的行为辩护起来了。

“你袒护我父亲，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给你吃过很多香肠和酒哪！”

“请你不要说轻率的话；是我这个乡长在跟你说话呀。”

“乡长是什么东西，我把他当作断了的手杖一样！”

“什么！——这人说的什么话？”

“就是你听到的话；如果你没听到，你就要听到更加厉害的话了。”

“你有胆量的话，那末，你就说吧！”

“我就说。——你听着，你是酒鬼，犹大，伪君子；你把村子里的公款喝酒乱花，你得了大地主不少钱，让他们把我们的森林地卖掉……你还要我说下去吗？”他愤愤地又添了一句，随手抓起一根棍子来。“我要说话的，我不用嘴巴，我倒要用棍子。”

“安蒂克，你留神，你做的事可别后悔；我是当官儿的！”

“不要在我家里打人！这儿不是酒店！”铁匠大声嚷道，挺身挡在乡长前面。可是安蒂克现在激动得愤怒透顶，他连珠炮似的咒骂他们两个人，砰的碰上大门，走出去了。

“现在，”第二天早晨，安蒂克吃着早饭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道，“现在他们大家都要反对我了！”正这末说着的时候，看见

铁匠进来，他怔住了。他们象平常一样地打了个招呼。

后来安蒂克到储藏室里去切草料，铁匠便跟着他，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道：

“我真不明白我们干么要吵架……多半是说漏了嘴，讲出蠢话来了。所以我先来找你，跟你握手，讲和。”

安蒂克事实上也跟铁匠握了手，可是带着不大信任的神气，委屈地说道：

“是啊，咱们俩说了些急躁的带火气的话，可是我倒不怨你。那乡长可叫我气疯了。……他不要管人家的闲事，管他自己的事情就是了，不然的话……”

“乡长要跟着你出来的时候，我就这样告诉他的……”

“他要跟我打架？——我要象对付他的表兄一样的揍他一顿，那个家伙自从收获的时候起就给打垮了！”

“这件事我也跟他提过的，”铁匠说，露出假装郑重其事的神气和狡猾的眼色。

“可是我还是要跟他算帐的，……跟他这个大人物，这个作威作福的芝麻绿豆官儿！要叫他知道我的厉害！”

“他不值得你费神，随他去吧。——我想出了一个主意，现在特地来告诉你的。咱们必须这么办。……今儿下午我老婆要上这儿来，你就跟她一同到老波利那那儿去，把这件事彻底谈一谈……躲在坑坑角角里抱怨有什么用呢？当着他的面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你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可是，无论如何，事情总会搞出个结果来。”

“可是，如今授与财产的文书都签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要明白，凭着吵嘴，你可什么也弄不到手的。是的，他签了文书。可是，只要他活着的时候，他就有权力废除这个文书。

你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不要惹他生气的理由。他要结婚：好吧，就让他结婚好了。他要享福：干么不让他享享福呢？”

听见铁匠提到结婚，安蒂克就脸色发白，身体抖得厉害，切草料的工作也停顿了。

“不要公开反对他。要赞成他。既然他要这么办，就说他签这个文书是对的；只是要求他答允把其余的财产给我们——那就是说，给你，给我，而且要当着公证人的面答允我们，”他狡猾地想了一下，补充道。

“对啊，可是犹兹卡呢？格利哥里呢？”安蒂克勉强地问道。

“他们可以拿现钱，不拿土地。格利哥里自从到军队里去以来，每个月拿到的钱也不少。——可是你好生听着，你按照我告诉你的话办去：你将来就决不会后悔。我处理事情的办法，会使全部土地最后都落到我们手里，我可以用生命来担保。”

“‘毛皮商人哪，羊活着的时候，休想缝羊皮啊。’”

“听着，——叫他当着公证人的面答允下来：我们就有把柄可以抓住了。我们就还有条退路，可以告到法庭上去。此外还有一点：他得了你妈妈陪嫁过来的土地。”

“的确，倒大有可为呢：四英亩地，分给我和你的老婆……整整四英亩地哩！”

“可是这些土地他都还没有给你、没有给我啊，这多少年来，他在这些土地上播种，从这些土地上收了庄稼！因此他得好好的酬谢你，可不吗，而且还得按成酬谢呢！……我再一次关照你：根本不要反对老头儿。去参加婚礼；不要不肯对他说好话。我们会把他掌握住的，你瞧好了。如果他归根结底还是不肯答允，那末法律就会来强迫他答允。你跟雅格娜挺熟的，她会对你很

有用处：只要跟她说通了就行了。要说服老头儿，叫他回心转意，没有人能比她更有成效的了。哦，你同意了吧？因为我得赶快走了。”

“同意了！——你快滚吧，不然我就要打你耳光，轰你出去了！”安蒂克咬牙切齿地说道。

“怎么……你怎么搞的啊？”铁匠被对方脸上的神气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道。安蒂克放下铡草刀，走上前来，眼睛可怕地闪闪发光，脸色苍白得象尸布一样。

“贼！臭死尸！奸细！”他一面嘴角上冒着憎恨的口沫厉声臭骂，一面走上前来；铁匠因此干脆逃跑了。

“这家伙疯了吗？”铁匠刚跑到大路上，就这样说道。“我是在给他出个挺好的主意呀……而他呢——噢，可不吗？那是你要的把戏！你要打我，撵我出门，因为我想和你平分土地，因为我象到一个朋友和兄弟那儿去似的到你那儿去！那是你的把戏……你想把土地独吞？哈哈，好家伙，你这一生见不到这个日子的！虽然你那末机灵地骗我把心事说出来了，可是我要叫你吓得发抖，抖得那末厉害，跟它比较，打摆子的发抖就不算什么了！”铁匠想到安蒂克叫他上了个大当，想到安蒂克会把这个阴谋诡计全部告诉老波利那，——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他就愈来愈生气、愈来愈愤怒了。

“这可得立刻防止！”铁匠迅速地作出了决定；虽然害怕挨安蒂克的打，他还是回到波利那家去了。

“你们东家在家吗？”他问维蒂克道。维蒂克在屋子对面，往池塘里丢着石子，把鹅群赶上岸来。

“他上磨坊去了：去请人家参加婚礼的。”

“我走那条路过去，说不定我们会遇上的，”他心里想道，就

向磨坊走去了；可是他先回家去，嘱咐老婆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孩子，听到第一响午祷钟声时，就到安蒂克那儿去。

“他会告诉你怎么办的……你自己别拿主意，因为你并不聪明；只要在合适的时候哭上一场，抱着你爸爸的膝头恳求他，这就是了。可是要好生注意安蒂克说的话和你爸爸回答的话。”他这样地继续教了她一个时候。

“现在我要到磨坊去看看，也许我们的面粉磨好了。”他心里局促不安，不能再在家里待下去，他走出门来，慢慢地走着，时常停下步来考虑问题。

“这家伙恫吓我，可是，我想，他还是会照着我跟他说的话办事的。最好是我老婆在场，我却不在场。——除了照我的话办事，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结果是——吵架——给波利那从家里撵出去！”

他胜利地微笑，戴正帽子，扣上外套的钮子，因为从池塘那边吹来了一阵刺骨的冷风。

“一定要有霜冻了，不然就要有大风大雨了，”他站在桥上打量着天空，对天气作了预测。天空中正卷过一簇飞驰的云层，跟一队泥污未洗的羊群倒很相象。池水时而冲激着岸头，发出一种低沉的澎湃之声。岸上，低垂的黑沉沉的赤杨和哀泣着的杨柳之间，疏疏落落地出现了洗衣服女人的红色轮廓，喧闹的捣衣声从两岸升腾起来了。大路上是空荡荡的，只有无数沾着发硬的泥浆的鹅群，在那充满枯叶和垃圾的沟渠里爬出爬进。孩子们在屋子外边大叫大嚷；公鸡在篱笆里啼鸣——这些天气预报者在报告着天气的变化哩。

“还是在磨坊里等他的好！”铁匠咕噜着顺着下坡走去了。

铁匠走了，安蒂克就动手铡草料，他干得如疯如狂，除掉干的活儿，什么都忘了。古巴从森林里回来，就大声叫道：

“天哪！够牲口吃上一个礼拜的了！”于是安蒂克就从沉思默想中醒过来了，他把铡草刀丢在一边，欠伸一下身体，走到房子里去。

“必须要办的事，就要去办，”安蒂克想，“今天我必须跟父亲说个明白。——铁匠这家伙是个撒谎的奸细；虽然如此，他的话也许有点道理。不，其中一定有些鬼名堂。”他向父亲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立刻就缩回来了。有头二十个孩子坐在那儿。罗赫正在教他们，很注意他们的举动；他手里盘动着念珠，耳朵听着他们读的功课，嘴里有时候改正着他们的错误。他偶尔也拉拉这个孩子的耳朵，拍拍那个孩子的脑袋，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耐心地坐着，讲解着课本，提着问题——孩子们都尽快地赶紧齐声回答，吵吵闹闹地象是一群给惹得生气的火鸡。

汉卡一边动手把午餐准备好，一边跟他的父亲别列察谈话；因为老是生病，走动很不方便，别列察难得上这儿来。

他挨着窗坐着，下巴颏儿和双手都搁在拐杖上；头发雪白，嘴唇抽搐，尖尖的嗓门儿象鸟叫似的，再配上气管里的一股喝哧喝哧的微弱的喘气声。

“你吃过早饭没有？”她问。

“说实在话，薇隆卡把我忘了。”

“啊，她连狗也叫它饿肚子！狗时常到我这儿来吃东西，”她大声说道。自从去年冬天起，她的姐姐跟她就把关系搞坏了。那时候她们的母亲死了，薇隆卡把母亲遗留下的东西统统抓在自己手里，什么也不肯放弃；这件事情使她们彼此疏远了。

别列察用微弱的声音为薇隆卡辩护。“他们自己也很拮据。

斯泰和给风琴师家里打麦子，他们供他吃，另外每天给他二十个戈比工钱。家里食口多，马铃薯不够大家吃的。的确，他们有一对乳牛，拿黄油和干酪到城里去卖，也换到一点儿钱；可是，她时常忘了给我吃饭。然而我也不要吃得多，每天只要吃一点儿，到时候有得吃，就行了……”

“你既然和那臭女人搞不好，明年春天就上我们这儿来吧！”

“不过我也不抱怨，不用大惊小怪的；只是……”他的声音低下去，变成沉默了。

“跟我们在一起，你可以看鹅，照料小孩子。”

“汉卡，”他低声说道，“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干的。”

“这儿有地方给你住；我要给你搭个床，叫你睡得舒舒服服的。”

“啊，汉卡，只要我能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回到他们那儿去，我睡在牛棚里马房里都情愿。”他用嘶哑的恳求的声音回答道。“他们拿走了我的羽毛褥垫；她说孩子们没有东西垫哩。的确孩子们是冷的，所以我叫他们和我一起睡。可是我的羊皮外套稀烂了，根本不能保暖了；我睡的地方又没有火，她什么木柴也不肯给我，我吃的每一汤匙的东西，她都斤斤较量，她撵我出来要饭，我年老力衰，好容易才慢吞吞地走到你家里啊。”

“天哪！你从来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为什么呢？”

“我怎么能说呢？她是我的女儿呀！——而他是个好心肠的人，可是他又难得在家里，——我怎么能说呢？”

“她是个母夜叉！她分到了一半土地，一半房子，还有其他的东西……难道这就是答应供给你的食宿吗？我们一定要去打官司：他们应该供给你食物，柴火，还有衣服。——而我们每年该给你十二个卢布：你说，我们有没有照诺言办事？”

“当然啦！因为你们是正直的人。——不过，我节省下来准备作安葬费的那有限的几个钱——我也不得不让她们拿走了。我无可奈何。”他不再说下去了，却蜷缩着坐在那儿，不象一个人，倒象一堆破烂儿。

吃过午饭，铁匠的老婆带着孩子们来了，跟汉卡说话招呼的时候，老人挟起一捆女儿给他准备好的东西，便人不知鬼不觉地走掉了。

波利那没有回家来吃午饭。

然而铁匠的老婆决心要见到波利那，即使她得等到夜晚也在所不惜。汉卡在窗子附近摆了个织布机，她就在那儿动手干起活儿来，孜孜不倦地把大麻的纬线织在经线上，却小心翼翼地很少参加安蒂克和他姐姐之间的谈话。他跟她抱怨诉苦的谈话可也没有谈多久，因为雅姑斯叮卡闯了进来，用没头没脑的口气说道：

“我刚从风琴师家里来，他们家要我替他们洗衣服。玛蒂亚斯刚才还在那儿，带着雅格娜一起去的，去请他们来参加婚礼。他们要来的。是的，有钱人到有钱人家作客，大家都是门当户对。他们也邀请了神父呢。”

“啊！他们竟敢请神父哪！”汉卡大声嚷了起来。

“这样说来，难道神父竟是那末神圣的人吗？他们邀请了他，他说他可能要来的。干么不来呢？姑娘难看吗？菜不好吃吗？酒会少吗？磨坊老板和他的老婆女儿已经答允要来了。嘀，嘀！自从有了列普卡村到现在，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喜酒哩！——我知道，因为我要和磨坊的艾娃一起做菜。安姆勃罗司为他们杀了一头猪，现在正做着香肠……”她的话突然中断了，因为她注意到谁都不向她打听，谁都根本不说话。她向四周的人看看，他们

都阴郁地坐在那儿，她注意地打量着他们，大声叫了出来：

“哎呀！这儿有一场大风暴要起来了！”

“有大风暴也罢，没有大风暴也罢，跟你有什么相干？”铁匠的老婆回答道，话说得那末辛辣，触怒了雅姑斯叮卡，她站起身来，走到别一个房间里犹兹卡那儿去了。孩子们刚走开，犹兹卡正在收拾椅子和长凳。

“爸爸对自己是不大会有什么舍不得的。”铁匠老婆用一种伤心的调子说道。

“噢，他手头宽裕，满可以做到的！”汉卡插嘴道，看到安蒂克狠狠地瞧着她，她就蓦地住嘴了。——他们几乎完全默默无言地坐着等候波利那。偶尔也说上一句半句，接着，沉闷的、不祥的、压倒一切的默默无言，又再一次地来到了。

“爸爸的现款一定是够多的：他经常出售东西，可从来不花钱。”

对他姐姐的话，安蒂克唯一的回答，就是摆了摆手；他走出房间，去呼吸新鲜空气了。他觉得愈来愈心神不安，可也说不出是什么缘故。现在他盼着父亲回来，对他的迟迟不归感到急不及待；心里却又因为还没有碰到父亲而高兴。——“你生气，不是为了田地，而是为了雅格娜！”——前一天铁匠说的那些话，如今他又突然想起来了。——“胡说八道的狗东西！”他的嘴唇里冲出一声怒骂。接着他就动手构筑着从院子那一边给房屋挡风的保暖栅栏。维蒂克给他从草堆上取来了稿草；安蒂克打上木桩，筑成墙架，然后把稿草塞在木桩中间。可是他的手在发抖，他不得不一再地停顿。他靠在茅屋的墙上，透过落尽叶子的树木，眺望着池塘那边雅格娜家的房屋。——不，现在他心里腾涌着的不是爱情，而是无数的愤怒与憎恨的波涛！她，这烂污女人——她，这可

恨的贱人！——人家丢给她一块骨头，她就跑过去追逐骨头了！

他的思想就是这样。可是，回忆接着就风起云涌地来了，——从哪儿来的，他也不知道，——回忆围攻着他的心，萦绕着他的灵魂，甚至声音笑貌都可闻可见……他的额上沁出了汗珠，他的眼睛闪闪烁烁地发亮，他浑身上下兴奋得发抖。——啊，在果树园里！啊，接着是在森林里！还有一次，他们一起从镇上回来！

他立刻头晕目眩了；他又重新看到了热烈的红喷喷的脸，深蓝色的眼睛，奇妙的丰满的红唇；他听到了她的热情急促的呼吸，听到了她又低又哽、亲热而狂喜的声音在叫他："安蒂克！安蒂克！"而她又在俯身向他偎依过来，偎得那末近——他感到了她心跳着的整个肉体的接触！……可是他擦擦眼睛，驱除那太甜蜜的幻象，于是他的深仇大恨又冷冰冰地从他的心里流出来了，正如春天的阳光照在屋檐下冰柱上、爱情重新苏醒的时候，从冰柱上流下来的水滴一样。在他的灵魂里，痛苦的渴望又一次地抬起了戴着荆冠的头——这种渴望是那末辛酸，所以他很想抓住随便什么痛苦来缓和这种渴望，或是大叫大喊，唤起死人于地下。

"但愿天雷打她！"他叫了出来；但他突然使自己镇静下来，赶紧向四周看了一眼，生怕维蒂克会明白他指的是谁。

最近三个礼拜，他是在有所期待的、焦灼不安的心境中度过的，他等待着奇迹的出现。说到他自己，他无能为力，办不成什么事，也阻挡不了什么事！

最近，疯狂的思想，还有疯狂的决心，时常在他的心灵里汹涌翻腾。他时常跑出去找机会遇见她，有好几夜，他在大雨和寒冷中守在她的屋外。可是她没有走出门来——她躲避着他！

不，不，不！他对雅格娜的愤恨，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愤恨，一刻比一刻强烈。她是他父亲的！——一个奇怪的女人，一个女骗子，一个抢走他的土地（一切财产中最宝贵的东西）的盗贼！他要打她——是的，要把她打死！

他不止一次地下决心要和父亲对抗，要当面告诉父亲："你不能娶雅格娜做老婆；她是我的！"但一想到这点，他的头发就直竖起来，——他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全村的人会怎么说呢？

而现在呢，她，就是这个雅格娜，就要做他的继母了——他的继母……那样的继母啊！这怎么成呢？难道这不是一种罪孽，一种不可救药的罪孽吗？他怕想起这件事：想到天主严厉的审判近在眼前，他就心胆俱裂……然而，什么也不说——把一切都藏在心里，就象人们把烧炙到骨头的炭火藏在胸中一样，——那可不是人所能忍受的啊！

而距离举行婚礼的日子，又不过一个礼拜了！

"东家来了，"维蒂克大声说道；安蒂克觉得自己害怕得在发抖。

天在暗下来了。

天也在冷起来了；地面在结冻。空气凛冽刺骨，然而十分爽朗，下霜时通常是这样的；声音的传送十分顺当，驱向水边的牲口的吼声和蹄声，门户开关和吊桶上下的轧轹声，孩子们和狗儿的喧闹声，隔着池塘都听得清清楚楚。有几家窗子里已经闪耀着灯光，斜斜地在水面上投下了长长的、断断续续的、动摇不定的倒影；而森林背后呢，硕大的红色满月正在慢慢地升起来。

波利那关心庄稼活儿，他走进院子，就严厉地责骂古巴和维蒂克听任牛犊儿走出牛棚闯到母牛秣桶那边去了；所以波利那踏进房子里时，他的客人们正在恭候他呢。客人们一句话也不

说，只是看了他一眼，便低头看着地下；这时候，波利那突然在房间中央站住，瞅瞅客人，轻蔑地说道：

“大家都来了？啊，来审判的吗？”

“不，决不是的，”铁匠老婆畏怯地回答道；“我们有事来求你的。”

“可是，你丈夫干么不到这儿来啊？”

“他很忙，来不了。”

“哈哈！忙……是呀。”波利那会意地微笑，把外套丢在一旁，脱下靴子。刹那间大家都张口结舌的，不知从哪里说起。铁匠老婆干咳了一下，把她的孩子们拉近身边；汉卡坐在门槛上给她的小娃娃喂奶，用局促不安的眼神瞧了几瞧安蒂克；安蒂克坐在窗口，考虑他该说什么话，激动得浑身发抖。只有犹兹卡是平静的，正在炉火边削着马铃薯的皮。

“哦，你们要说的话，现在就说出来吧，”老人被大家的沉默惹得生气了，他厉声叫道。

“安蒂克，还是你先说吧——关于那授与财产的文书；然后我们接下去说，”铁匠老婆结结巴巴地道。

“文书？我可以告诉你们：文书是签好了，婚礼在礼拜日举行。”

“我们知道；不过我们上这儿来，是为了别的缘故。”

“什么缘故？”

“你给掉了整整六英亩地！”

“我愿意给才给的：如果我高兴，我可以把一切财产都给她，而且现在立刻就给！”

“如果一切财产都是属于你的，你不妨给她。”安蒂克反驳道。

“不是我的，又是谁的？——谁的呢？”

“你的子女的。我们的。”

“那是胡说。土地是我的，我爱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或许不是你的，你不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你要阻挡我？”

“我要……我们都要阻挡的；阻挡不了的话，我们有法律保护我们。”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冒火了。

“啊！你用法律来恐吓我吗？真的吗？——你趁早别吵吵闹闹惹我生气了，不然你就要后悔了。”

“你不能欺负我们！”汉卡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她要的是什么呀？——她？——她嫁过来才带了三英亩地，一块帆布；她竟敢在这儿唠唠叨叨的！”

“你给安蒂克的可更少：连他妈妈陪嫁的土地也不给他；我们就象是你的长工一样！”

“可是你们的活儿也不是白干的，你们得了整整三英亩田的产物。”

“我们干的活儿，价值三十英亩地的产物也不止。”

“如果我错待了你们了，那就上别处去过更好的日子吧。”

这时安蒂克嚷道：“我们决不上别处去！土地是我们的，是爷爷和老祖宗传下来的。”

老波利那对他瞪着眼睛，可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在炉火边坐下，拿起火钳，拨弄木柴，直搅得火星纷飞。他气得脸通红；他的头发一再落到他的眼睛里——磷光闪闪，好象是野猫的眼睛；但他仍旧还有些克制自己的能力。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只有急促的呼吸声打破房间里的寂静。

“我们一点儿也不反对你结婚；你要结婚的话，结婚就是了。”

“如果你有点儿反对，对我就大有关系啊！”

“只要你取消那个文书！”汉卡流着泪，补充道。

“啊，这暴躁的母狗！老是象个傻瓜似的唠唠叨叨！”他愤怒地拨弄着炉火，火星飞得满屋子都是。

“你留神！她不是你的女人，你不应该对她说出这种话来！”

“那末，干么她就应该多嘴多舌呢？”

“她有说话的权利！”安蒂克大声喊道；“她是为我们应得的权利辩护。”

“如果你坚持的话，就让那文书成立也好，”铁匠老婆喃喃地说道，“不过，你把其余的财产给了我们吧。”

“瞧这蠢头蠢脑的东西！来瓜分我的财产了，是不是？不，我要留着财产，我决不从你们手里去要吃的住的。——我斩钉截铁地说过了。”

“我们决不让步！我们要法律起诉！”

“我只要拿起棍子来揍你们，就给了你们公平审判了！”

“你敢碰我们！你倒试试看——你休想活到结婚的日子！”

现在大家吵得认真起来了；挺身而出，声势汹汹，用拳头捶桌子，把肚子里一切怨恨和气愤都大声骂了出来。安蒂克在愤怒之中忘其所以，竟再三地抓住父亲的肩膀，他暴跳如雷，甚至掐住了父亲的咽喉；但老人却还能自制。老人不愿意打架，只是把安蒂克推开，对辱骂也不理睬，他不愿全村的人来参与他的私事。但房间里的吵闹和骚扰愈来愈响：因为两个女人轮流地哭着骂着，孩子们大声叫着，所以古巴和维蒂克都从院子里走来，从窗外向里边儿张望。

汉卡靠在炉子的遮檐上，一边儿泪水滚滚，一边儿滔滔不绝地说道：

"是啊，我们只好出门要饭去了！天主啊，慈悲的天主啊！……我们象牛马一样的干活！……如今我们的劳动又落得了什么呢？……啊，天主会替我们报仇伸冤的！……你会遭到天罚的！……送掉了整整六英亩地——还有母亲的衣服和念珠也给了人了……一切东西都给了人了！给的又是什么人呢，真是天晓得！……给了那猪婆娘！……啊，实在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是个娼妇呀！你这样狠心地对付我们，你将来不得好死！"

"你说什么？"老人大声叫着，气势汹汹地向汉卡冲过去。

"我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是个娼妇，——全村的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

"你这该死的！我要打烂你的臭嘴！"波利那抓住她，使劲摇她；但安蒂克窜过来保护她，这下子可挨到他来吆喝了：

"我也这么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是个娼妇——谁有意思，谁就可以操她！"——可是安蒂克没说下去。波利那一时性起，一拳打在安蒂克的脸上，安蒂克倒下去，脑袋磕在被他撞倒在地上的玻璃橱上，把玻璃也磕碎了。他立刻跳起身来，鲜血直流，向父亲冲过去。

父子两人象疯狗似的互相猛扑厮打，你揪住我，我揪住你，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在房间里冲过来冲过去，把对方往床上、大箱子上、墙上推，摔，直到他们的脑袋里又都嗡嗡地响了。女人们发出一阵可怕的叫喊，要想把他们父子两人拉开来；可是他们滚到地板上去了，恨入切骨地互相揪得紧紧的，交替地翻上来，翻下去，大家都拚命地要把对方掐死压死。

幸运得很，邻居们跑来了，来得正是时候，把他们父子两人拉开了。

安蒂克给硬拖到别的房间里，用凉水冲醒；由于玻璃划得很

深，失血过多，精疲力尽，他晕过去了。

老头儿根本没受什么伤；只是短外套上撕破了一点儿，气得发青的脸上抓破了一点儿……他痛骂跑来的邻居，把他们关在门外，自己就在炉火边坐下了。

但是什么也不能使他的心情平静下来。

他们骂雅格娜的话，他没法儿从记忆中抹掉；这些话象刀子一般刺着他的心。

"那狗东西！我决不饶恕他，决不！"那就是当时他对自己起的誓。"我的雅格娜！他怎么能这样说她呢？"——可是，接着他就想起了过去他听到过却没有在意的关于雅格娜的流言。他浑身发热，觉得气也透不过来了，一种沮丧之感兜上心头。如果他的亲生儿子说出这种话来，怎么去堵住人家的嘴巴呢？咳，这混帐东西！就是这些话的回忆，象火也似地烧灼着他。

犹兹卡把打架后杂乱的痕迹收拾干净以后，给波利那送去晚餐。虽然很晚了，他还是想吃，可是吃不下；他把汤匙放下了。他问古巴："你给马喂过草料没有？"

"当然喂过了。"

"维蒂克——他哪儿去了？"

"去找安姆勃罗司给安蒂克治脑袋的。他的脸肿得象个瓦锅，"他补充了一句，就赶紧跑出来了；因为他选定这个月明之夜出去打猎。

"'狗吃的东西太多了，就要打架的，'"他愤愤地说道。

老人沉重地走到村子里去，虽然雅格娜的窗子里灯火辉煌，他却抑制自己，不去看她。他就在她家门口转过身去，绕到磨坊那儿去了。这是一个料峭的繁星满天的夜，十分皎洁澄澈，所以整个池塘璀璨生光，好象耀眼的水银。寂无人影的大路上，树

木投下了长长的摇曳的影子。夜已深了，人家屋子里的灯光熄灭了，如今雪白的粉墙更加清晰地在果园落尽叶子的树木间凸现出来了。寂静和黑暗吞没了整个村庄，只有单调的水车隆隆、流水潺潺之声。玛蒂亚斯向前行走，跨到对岸去了。他一路上走着的时候，心里的愤怒愈来愈强烈，而憎恨也随之增长。他走进酒店，便把乡长请了来；他们两个人直喝到深更半夜。然而他还是无法用酒浇掉刻骨铭心的痛苦。他只是在这时候打定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早晨，他一起身就到另一头的房间里去了。安蒂克躺在床上，他的脸上缚着一块血迹斑斑的破布。

“马上从我家里滚出去！”他说，“你的东西，一丝不留，统统带走！如果你要跟我干一场，如果你要打官司，那你就打好了；你告我一状，把你的财产搞回去吧！你自己种的庄稼，明年夏天你可以来收割。现在，现在你替我滚！让我再也看不见你！你听见了吗？”他怒吼道。安蒂克慢慢地动手穿衣服。

“中午的时候，你们得离开这儿！”他在过道里向他们叫唤着补充道。

安蒂克仍旧闷声不响，好象他没有听见似的。

“犹兹卡，把古巴叫来：叫他给车子套马，把他们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去！”

“不过古巴有点儿问题。他躺在草荐上哼哼唧唧的，说是他根本起不了床，他的瘸腿痛得厉害。”

“懒虫，光想躺在床上！”波利那就亲自去料理庄稼活儿了。

古巴可的确病得厉害，虽然东家逼着他，他也不愿意说出来是怎么一回事。他躺在那里，大声呻吟，连马儿也走到他的身边，用鼻子闻他的脸，用舌头舐他；维蒂克给他提了一桶水来，并

且偷偷地在河里洗涤一些血污的破布。

波利那全神贯注在安蒂克和他的家眷搬走那件事情上，根本没注意到上述种种情形。

安蒂克他们走了。

没有吵闹也没有骚扰，他们把一切东西收拾好，把属于他们的东西搬出来，把包裹捆好扎好。汉卡因为这场不幸几乎昏了过去；安蒂克给她喝点儿水，使她定定神，催她赶紧抓紧，以便他们尽可能赶快离开这个父亲的家。

安蒂克不愿意拿父亲的马，却向克莱姆巴借了一匹，并且把一切东西都搬到村庄尽头酒店后面汉卡的父母家里去了。

从村庄里来了几个农民，带头的是罗赫，想劝他们父子和解；可是，不论父亲也好，儿子也好，都不同意和解。

"不，"老头儿说道；"让他去试试，看他怎样享受他的自由，吃他自己挣的面包！"

安蒂克对他们的劝告一句话也不回答；却举起拳头，发出了可怕的咒骂，吓得罗赫脸色发白，缩到房子附近为数众多的妇女群中去了；妇女中一部分在帮汉卡的忙，但大部分的人却纷纷唉声叹气，唠唠叨叨，乱出主意。

犹兹卡满面流泪，把午饭端给父亲和罗赫吃的时候，他哥哥一家人就带着所有的东西离开这个地方了。安蒂克甚至从来没有回头看看他的房子；他只是划了个十字，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就鞭打马匹前进，因为车子载重过大，他用肩膀抗着车子。他吃力地往前走去，脸色发白，眼睛冒出火来，表露着固执的决心，牙齿格格地发响，好象在打摆子一般，可是一句话也不说。汉卡无力地跟在车子后面走着，她的大儿子拉着她的裙子号哭，她的小儿子紧抱在她的胸口。她赶着一头母牛、一群鹅、两只瘦猪

往前走，她咒骂和悲叹的声音那末响，人们都从屋子里走出来，象仪仗似的跟着她走。

在波利那家里，大家肃静无声地吃着午饭。

老狗拉帕在门口吠叫，追着车子，又跑回来号叫。维蒂克叫它，它可不理会。它嗅着院子，走进安蒂克的空房间，转了一两个圈子，又冲进过道，重新吠叫，哀鸣，对犹兹卡摇着尾巴，重新东奔西跑，仿佛心烦意乱似的：接着又蜷着后腿坐了下来，露出一种痴头痴脑的奇怪的神情——最后，终于夹着尾巴，跟着安蒂克的踪迹走掉了。

"连拉帕也跟着他们走了。"

"不用害怕，犹兹卡，"她的父亲温和地答道；"拉帕不久就要回来的。他们没有东西给它吃。哦，别傻里傻气的抽抽噎噎地哭了，去收拾房间吧，罗赫要住进去。去叫雅姑斯叮卡帮你的忙……现在你一定要把家务管起来了；作一个管家的人，你就有许多事情要操心的了……别，别，亲爱的，别呜呜咽咽地哭了！"他双手捧着她的脑袋，抚摸了一阵，慈爱地把她抱在胸口。

"我到镇上去的时候，我要给你买双鞋子。"

"啊，爸爸，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我一定买给你，还给你买许多别的东西。只是你要做个好姑娘，好生照料这个家。"

"你肯替我买一件象娜斯多西亚一样的长袖长衫吗？"

"当然罗，亲爱的，我要给你买一件。"

"也还买缎带吗？——可要长的那一种……我想在你结婚的时候带的。"

"小姑娘，你要什么就说出来吧，准给你买……凡是你要的，统统给你买！"

第十一章

"雅格娜，你还睡着吗？"

"我怎么睡得着呢？天蒙蒙亮我就醒了……心里想到我今天要出嫁了。"

"你心里难过吗？我的心肝，是心里难过吗？"她小着声儿说道；她自己的心里交织着希望和恐惧。

"为什么呢？我得离开娘家，到我自己的家里去，——难道我为了这个心里就要难过吗？"

多米尼柯娃抑制住听到这话时突然感到的痛苦，没有马上答话。她从床上起来，漫不经心地穿上衣服，走到外边，去叫醒睡在马房里的小伙子们。这些年青人多少睡过了头了：昨儿晚上在屋子里庆祝过"散发"①大典哩。天色已经大明了，披着白霜的早晨，使大地上洋溢着灿烂的银光。

多米尼柯娃在过道里洗过脸，悄悄地在屋子里来往走动，不时窥望一下雅格娜。卧房里还是黑压压的，阴影中看不清楚她的脸庞。

"躺着吧，我的心肝！安安静静地躺着吧！在你娘家睡这最后一次吧。"她喃喃地说道，疼爱与悲伤在她的心里三翻四复地

---

① 波兰习俗，姑娘们的辫子，结婚以后就剪掉了。在结婚前夕，举行一个小小的家庭庆祝会，会上便把辫子解散，以便于剪去。邀请参加这个会的，仅限于姑娘们。

搏斗着。她眼巴巴地盼望的，现在盼到了；然而她又感到那末苦恼，不由得在此中痛苦之前畏首畏尾，她在床上坐下了。——波利那……是个好人，对待她的女儿，是会相当尊敬的……而雅格娜呢，也可以要波利那怎样就怎样：在整个儿世界上，波利那的眼睛就只看见雅格娜一个人！

不。她害怕的倒不是波利那，而是前妻生的那些子女。——啊，他干么把安蒂克从家里赶出去呢？这下他们可要存心不良、寻衅复仇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不把他赶出去又怎样呢？……安蒂克留在雅格娜身边——接下来会发生触犯天条的罪孽的。——哦，事到如此，现在也无法挽回了。结婚预告也公布了，客人也邀请了；猪也杀了，文书也妥善地藏过了……不，不，不然！因此而要发生的事，还是一定会发生的；可是只要多米尼柯娃活着，她就决不让她的女儿吃亏遭殃。——她打定了最后的主意，就到外边去责骂小伙子们贪懒了。

回到室内的时候，她想把女儿也叫起床来；可是雅格娜重新睡着了，听得出睡熟时平静匀称的呼吸声从床上传过来。作母亲的再一次地感到焦灼不安的情绪猛地扑上心来，好象鹰隼用利爪撕裂她的心一般，发出猜疑的叫声，预告着某种模糊而可怕的逼在眼前的噩运。可是她靠窗跪下，火红的烂眼睛凝望着红光灿烂的曙色，诚心诚意地祷告了好久。接着她就站起身来，浑身充满力量地准备对付任何要来的命运，不论什么命运她都不害怕。

“亲爱的雅格娜，现在起床吧；该是起床的时候了。艾娃立刻就要来做菜了，我们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天气好吗？”姑娘抬起沉重的头，问道。

“天气好极了，全村一片霜光闪亮。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母亲帮着她，雅格娜不久便穿好了衣服。母亲经过适当的考虑，这样说道：

“我以前跟你说的话，我还要再说一遍。波利那是个善良的好心肠的人；可是你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跟碰巧认识的闲人厮混，不要再让人家嚼舌根说你坏话。人跟野狗一样：喜欢咬你一口。——亲爱的，你听见我说的话吗？”

“我听见了；可是你说起来，好象我是根本不明白事理似的。”

“金玉良言，谁听了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你好生注意这一点：千切不要把波利那不放在眼里，却要始终敬重他，温柔地侍候他。一个老人，对这一类的事情，比一个年轻人更加注意得多。……而且，说不定他会把全部田产都给了你呢？说不定他暗地里亲手把一大笔钱财交到你手里呢？”

“财产，我倒毫不在乎，”她不耐烦地插口道。

“那是因为你年纪轻，没有经验。你看看你周围的人们吧：人家吵架，干活，都是为了什么呢？人家千方百计要想搞到手的，又是什么呢？嘿，就是为了财产，只为了财产！——神创造了你，决不是为了叫你做苦工、吃苦头的。——我一生辛辛苦苦，如果不是为了我的雅格娜，那又为了谁呢？——而现在就要只剩我一个人了——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可是小伙子们决不会离开你的身边的；他们永远会跟你在一起的。”

“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欢喜，就跟过去了不再来的日子一样啊！”她擦着眼睛，哭哭啼啼地补充道：“你跟你丈夫的子女，一定也要和和睦睦地过日子。”

“犹兹卡是个温和的姑娘。格利哥里还得过一个时候才能从

军队里回来。还有——还有……”

“你要小心那个铁匠。”

“不要紧，他是跟玛蒂亚斯最要好的。”

“如果是这样，那也是为了他自己的什么打算；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个话。——安蒂克是最坏的一个；他们父子两人是不会和解的了……神父昨天想给他们劝和的，可是他们双方都不肯回心转意。”

“啊，玛蒂亚斯把他们从家里赶出去，可是个缺德的老头儿！”雅格娜突然愤激地说道。

“那是什么话？——雅格娜，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可知道安蒂克要从我们手里把田地夺回去，——你可知道安蒂克咒骂你，说你坏话，不堪入耳的坏话？”

“安蒂克骂我？安蒂克？告诉你的人在撒谎……烂掉他们的舌根！”

“啊，你那末一个劲儿地帮着安蒂克，是什么原因呀？你说！”她带着威胁的神气问道。

“因为大家都在说他不好！我可不是一头求乞的狗，谁丢给它一块面包，就对谁摇尾乞怜。他给人冤屈虐待了，我很清楚！”

“你愿意把文书还给他，是不是？”

雅格娜没法再说下去；两行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她跑进里边的房间，闩上房门，在那儿哭了好久。

多米尼柯娃不想去打搅她。这场吵嘴在她心里唤起了新的不安之感，可是她没有工夫去考虑。艾娃来了，小伙子们没精打采地走进了过道；现在要把出嫁前的事情作好最后的准备和安排了。

太阳起来了，晨光涌现了。

昨夜冻得厉害，大路旁的水潭和池塘的边缘，都结上了一层冰，泥沼也冻得可以让较小的动物在上面安然通过了。

虽然阴影里和篱笆下还留着浓霜，天气可渐渐暖和起来了。屋顶茅草上往下滴着晶莹的水珠，一圈圈烟雾般的水汽从沼泽里袅袅上升。

深蓝色的天空里，没有一点儿云彩飘浮。

然而，乌鸦在茅屋附近翱翔，公鸡时常啼叫，预告着坏天气就要到来了。

今天是礼拜日；虽然教堂的钟声还没有开始鸣响，全村却已经象是蜜蜂正在离窠起飞的蜂房了。为了波利那和雅格娜的结婚，村子里一半的居民都在打扮着自己。

家家户户都忙忙碌碌、热热闹闹；人人都在准备衣饰，试穿试戴，仔细打扮；从许多打开的门窗里，传出了欢笑的声音。

在多米尼柯娃家里，当然是忙乱热闹得沸反盈天，逢到嫁女儿的日子，一向是这样的。

房子新近粉刷过了，老远就看得分明，而且还按照“圣灵降临周”[①]的做法，缀上了苍翠的树枝。早在前一天，孩子们已经把松枝插在茅屋顶上和墙上可以插得进去的各个孔隙里了。从篱笆到门廊，同样插上了枞树枝，所以香气馥郁，好比春天的树林。

屋子内部，的确布置得十分讲究。

屋子深处，一般当做杂物间的地方，生了一个大火炉，从磨坊来的艾娃在作菜，几个邻居和雅姑斯叮卡给她当下手帮忙。

---

① 复活节后第七个礼拜。

所有的家具已经从屋子的另一边搬掉，房间内部粉刷一新，壁炉架也用一大块蓝布遮好了。除了墙上的圣像以外，什么都搬空了；可是小伙子们搬进来了长桌子和大长凳，放在房间四边。椽子年久发黑的天顶上，装饰着雅格娜亲手做的剪纸。玛蒂亚斯给她从镇上买来了彩色纸头，她把纸头剪成了许多带缝子的颜色不同的纸圈、假花和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譬如，狗追着羊，主人拿着棍子跟着狗；又如，一个礼拜行列，行列中有神父，有飘扬的旗帜，有高举的圣像；——此外还有许多同类的珍奇玩意儿，要统统记住是决不可能的！而且件件做得形态优美，别具匠心，昨儿晚上给雅格娜"散发"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极口称赞过了。她还会剪许许多多别的玩意儿——只要她看在眼里或发生兴趣的东西，她都能剪出来；全列普卡村子里，没有一家没有几件雅格娜亲手剪的剪纸的。

雅格娜在别的房间里打扮了一半，就出来把其余的剪纸贴在圣像下面的墙上，因为别处没有地方可贴了。

"雅格娜！你那些个孩子气的玩意儿可以歇手了吧？人都在聚拢来了，乐队在村子里走过来了：你这姑娘却还在闹着玩儿呢！"

"时间有的是，有的是，"她简短地回答道；可是现在她不再贴剪纸了，却忙着把松针撒在地上，把细麻台布铺在桌子上，跟她的兄弟们说上几句话儿，在房间里踱过来踱过去，又往外看望风景。不过她对这一切并不感到快乐，她一点儿快乐也没有感到。她要去跳舞，听乐队演奏；音乐和跳舞，她都喜欢，但也不过是喜欢音乐和跳舞罢了。她的灵魂就象今天宁静的秋日一样，晴朗无云，然而没有生气。若不是一切东西都在提醒她，说不定她竟会忘掉今天是她结婚的日子哩。昨天在"散发"大典上，波

利那在她手里放进了八串珊瑚项链——都是他的前妻死后留下的东西。如今项链都放在她的箱子底里：她甚至戴也没有戴过。今天她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她一心要想逃到什么地方去——可是究竟去到什么地方，她却不知道！一切都惹她气恼；母亲告诉她的关于安蒂克的话，反复地在她心里折腾。怎么！他说她的坏话？她不能相信，也不愿相信：一想到这事就要哭出来。——然而，这也有可能！……昨天，她正洗着衣服；他走过了，可从没有向她那一边看望！早晨，她跟波利那一起到教堂去忏悔。安蒂克迎面走来，看到她时就象躲开野狗似的转身走掉了……哦，既然如此，如果他要对她破口大骂，就让他骂吧；就让他骂吧！

雅格娜开始感到自己愤愤地憎恨安蒂克了。可是，记忆的火光突然一闪，使她回想起了他们在他父亲田里摘卷心菜后一起回来的那个晚上。回忆进入她的脑海，她的心灵整个儿包裹和沉浸在火焰里了；回忆是那末生动强烈，简直忍受不了。因此，为了排遣这种心境，雅格娜没头没脑地对她母亲大声说道：

"我要告诉你，结婚以后，我可不愿意剪掉头发！"

"你倒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了！谁听说过有个姑娘结了婚不剪掉头发的？"

"在大地主庄园上，在镇上，都有。"

"这倒是确实的。是啊，她们——她们不得不留着头发，是为了骗人，冒充姑娘呀。你，你又干么要搞出新花样来呢？让那些大地主家的姑娘千方百计地把自己闹成笑柄吧；让她们头发长得象犹太女人似的招摇去吧。她们是傻瓜，她们不妨这么办。可是你——你不是镇上的烂货，你从祖祖辈辈起就是土地的女儿，你得按照我们农民中间的老规矩办事！——啊，那些镇上的

花花哨哨、怪腔怪调，我可看透了！”

雅格娜却还是坚持她的意见。艾娃是个有经验的妇人，见识过许多村庄，一年又一年地跟着巡礼者徒步到钦斯托霍瓦去过，她用尽办法来劝雅格娜；雅姑斯叮卡也来劝她，不过是按照她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忠告中添上了俏皮的笑话和辛辣的讥讽。最后她说道：

“留着你的辫子吧，一定留着吧；波利那打你的时候，辫子对他就大有用处。他会把辫子绕在他手上，用棍子打你就更加方便。那时候，你就会自动把辫子剪掉了……我认识一个女人……”不过她说到这里就住口了。维蒂克来叫她了。自从安蒂克给赶走以后，她一直待在波利那家里，因为犹兹卡太年轻，确实管不了这个家。现在雅姑斯叮卡一面帮着艾娃做菜，一面时刻要跑到波利那家去照料事情，因为老头儿的脑子里这天是颠三倒四的。打大清早起，犹兹卡就到铁匠家打扮自己去了；而古巴又继续卧病在床。

维蒂克是匆匆忙忙赶来的。“古巴急着要你去：请你立刻就去吧。”

“立刻就走！——好朋友们，我只是去看看究竟怎么一回事，然后马上回到这里来。”

“赶紧吧，雅格娜；伴娘都快要来了。”多米尼柯娃警告道。

可是雅格娜根本不慌不忙，倒象落进了一种突发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她的活计从手里落下来了，有时她又站住了茫茫然地凝望着窗外。她的灵魂好象变成了身体内的一泓流水，——流到这儿又流到那儿，不时地碰在记忆的岩石上，水花四溅，撞得粉碎。

茅屋里，闹盈盈的声音不断地增长，许多女客川流不息地到

来——一会儿来了个亲戚，一会儿来了个主妇：这些人按照古老的习俗，给多米尼柯娃送来了鸡、小麦制的面包、面饼、盐、面粉、咸猪肉片，或是用纸头包着的一个银卢布，——这些东西都是邀请来的客人们的礼物，以此补偿办喜事的浩大费用。

每一个客人都呷一点甜味伏特卡，跟老婆子谈上两三分钟，赞美过一切东西，就匆匆地走掉了。

多米尼柯娃亲自指挥做菜，把东西收拾干净，留心一切事情都及时做好；也没有忘掉叱责儿子们懒惰。他们也确实懒得厉害，一有机会就溜出去，溜到村庄里乡长家中去了。傧相和乐师早已聚集在乡长家里了。

参加大弥撒的人很少；这件事激怒了神父，因为人们仅仅为了一场婚礼，就把礼拜都忘了。神父说的倒是很对，但，人们可也在对自己说，这样的婚礼并不是每一个礼拜日都能看到的。

吃过午饭，那些被邀请的客人，立刻都从邻村赶来了。

太阳开始向西方转动了，把一层雾霭似的朦胧的光辉照在秋天的田野上；大地闪烁生辉，好象沾着露珠一般；池塘面上微光荡漾，大路旁的水沟发出玻璃似的光亮；整个儿景色沉浸在深秋之日行将消失的阳光和透着寒意的温暖里了。

象蜡烛行将燃尽，白天渐渐地接近结束了。

然而，列普卡村庄却熙熙攘攘，好比赶集，市集上的热闹一应俱全。

晚祷的钟声刚响过第一次，乡长家里的全体乐师立刻就冲到大路上来了。

走在前头的是小提琴手，每个人都跟一个吹笛子的并肩走着；接下来是低音提琴手，鼓上挂着小铃的鼓手：大家都佩着飘飘荡荡的缎带，迈着弹性的步子向前行进。

乐师后面走着一行八人：两个做媒的所谓“求婚者”，六个伴郎。这些人都是漂亮的年青小伙子，身材硕长，好象松树，腰杆细，肩膀阔，热心跳舞，长于争辩，吵架在所不惜，权利决不放弃。这六个伴郎个个都是这样的人物，个个都是好家庭出身，纯粹、地道的农民子弟。

他们一起在大路中央大踏步并肩前进，大地在他们的靴子下发出橐橐的回响；他们打扮得富丽堂皇，兴高采烈，意气扬扬，大有压倒一切之势。在阳光下发亮的条纹裤子，猩红的轻便上衣，配着一束飘飘扬扬的缎带的帽子，在微风中象翅膀般扑动着的、敞开了的白色外套——这一切构成了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象。

他们发出尖锐的叫喊，哼着欢乐的歌曲，响亮地踏着整齐合拍的步子，向前迈进。——简直是一丛嫩翠新绿的松树在行进，在随着大风飞驰！

乐师们奏着波罗耐兹舞曲，从这家走到那家，邀请客人参加婚礼；这一家请他们喝伏特卡，那一家请他们进去坐坐，另外一家唱一支歌酬答他们的奏乐。同时，人们穿着最好的衣服，从四面八方出来了，参加到队伍里来了。走到伴娘们的窗下，大家便齐声唱出了下面的诗歌：

赶快跑来吃喜酒，姑娘！
听我们乐声悠扬，
听我们齐声歌唱，
配着奥波① 和巴松②，

① 奥波：即双簧管，一种木管乐器。
② 巴松：即大管，一种低音木管乐器。

发出笛声响亮！
今儿个我们要喝酒碰杯，
把杯子碰得叮叮又当当；
今儿个谁要不肯喝啊，
就是个无礼的大傻瓜！
噢，嗒，嗒哪，嗒哪，
噢，嗒，嗒哪，嗒哪，
　　噢，嗒，嗒哪，嗒哪！

接着他们就大声呼喊，喊声响彻全村，村那头的田野和森林里都听得见。

人们从屋子前面走出来，走进果树园里。许多人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他们只是来看看热闹的；所以，在行列到达目的地之前，几乎全村的人都在围着他们观看，从四面八方挤上来拥上来，小孩子们跑在前面：密密麻麻的一大群，飞跑喧闹的一大群。

乐队把客人引到新娘家里，给他们奏了一曲喜气洋洋的音乐把他们送进屋以后，就回去接新郎了。

维蒂克的短上衣上佩着缎带，十分漂亮；他一直陪着伴郎们行走，现在赶快跑到他们前面去了。

“东家！”他往窗里头大声叫道。“他们来了！”接着，他就跑到古巴躺着的地方去了。

他们在大门口演奏了好一会儿音乐。波利那立刻走出来，把大门开得大大的，邀请他们大家到屋子里去；可是乡长和村长一人挽住波利那一条胳膊，立刻把他带到雅格娜家里去了。因为，该是到教堂去的时候了。

波利那步态矫健，充满精力，他看上去年轻得惊人。新理的发，胡子刮得光光的，又穿上了结婚的礼服，他成了个难得看见的美男子了；除此以外，他是个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的人，他的容貌和整个外形都威风堂堂，老远就显得不同凡响。他微笑着愉快地和已经来的年青人谈天；他跟铁匠谈得特别多，铁匠千方百计地设法始终挨在他的身边。

他们按照礼节把波利那引到多米尼柯娃家门口，群众纷纷给他让路；于是他就在喧天的欢呼声里，在纷纷然的乐声和歌声里，走进了屋子。

雅格娜可还看不到人影儿：妇人们正在内室里给她打扮呢。房间紧紧的闩上了门，还有人留心看守着。年青小伙子们打着播着房门；他们还在板壁上刻出缝来，跟伴娘们说些没遮拦的笑话，因此就引起了响亮的叫声，哄然的笑声，也引起了老妇人们的骂声。

老婆子多米尼柯娃和她的儿子们在接待客人，请客人们喝伏特卡，把长辈们引到预先留出的座位上去，总而言之，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照顾周到。

所有的客人都是有地位的人物：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也没有，有的只是有产业有门第的人，只是那些最富有的人。大家都是跟波利那家或派吉斯家有亲戚朋友关系的，至少也是从老远的村庄赶来的熟人。

克莱姆巴家的人，文西亚雷克家的人，只有一英亩地吃不上饭的人们，可没有一个在这儿作客的；靠着帮人干活勉强度日的雇工，以及紧跟老克莱姆巴的人也是一个也没有的！

俗语说得好：“山珍海味不给狗吃，蜂蜜不给猪吃！”

房门不久就开了；风琴师的妻子和磨坊老板娘把雅格娜引

导到大房间里来了。伴娘们在她四周围成一个圈子——她们是一圈人的花环，个个容貌十分姣好，衣衫十分美丽。而她——她站在她们中间，象一朵玫瑰花，是她们中间最无惧色的一个。她头上纷披着羽毛、缎带和金色银色的花边，就象礼拜行列中捧着的一个圣像一般。大家站在她的面前，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啊！自从世界上跳第一回马佐尔舞以来，不曾有过这样赏心悦目的！

于是伴郎们提着嗓门儿，从咽喉深处宏亮地唱道：

拉吧，小提琴啊，拉吧！
（雅格娜，现在求你母亲原谅哟！）
吹吧，觱篥呀，吹吧！
（雅格娜，现在求你兄弟原谅哟！）

波利那走上前来，握住雅格娜的手。他们两人双双跪下，多米尼柯娃手执圣像，在他们的头上临空划着十字，并且把圣水洒在他们两人身上。雅格娜流泪哭泣，倒在母亲的膝头上，抱住不放；接着又抱住别的妇人的膝头，当她求她们原谅、跟她们大家告别的时候，妇人们伸手把她搂在怀里，又把她送到另一个妇人手里，大家都哭得厉害，尤其是犹兹卡，她想起了死去的母亲。

他们都在房子前面列成了队，徒步向教堂走去，因为只隔着一片田。

伴郎们挽住雅格娜。眼泪还在睫毛间颤动，雅格娜便破涕为笑，高兴地向前走去。现在她绚烂如春天的花丛，吸住了每个人的眼睛。她的头发梳得高耸在额头上，头发上面又装饰着一大叠亮晶晶的金属小片、孔雀毛和迷迭香的嫩枝。从头上到颈

项和肩膀上，飘垂着各种颜色的长长的缎带；白色的裙子在腰间打了许多褶裥，天蓝的丝绒胸衣上镶着银色的花边；里边儿穿着袖子宽宽大大的衬衣。她的颈子上围着一大圈用深蓝花线绣着花纹的绉襞，挂着几串珊瑚和琥珀的项链，项链一串又一串的，挂满了半个胸膛。

伴娘们引导着新郎玛蒂亚斯。

在树林里，可以看到高大茁壮的橡树耸立在秀丽的松树后面；波利那出现在雅格娜背后，也就和这种情景相仿佛。波利那的步态中有一种大摇大摆得意洋洋的神气，他瞧瞧道路两边的人群，自以为看见安蒂克也在人堆里。

跟在波利那后面的是多米尼柯娃，媒人，铁匠和他的家眷，犹兹卡，磨坊老板娘，风琴师家的人，以及各个有点儿名望地位的人们。

跟在这些人后面的，是全村的居民。

太阳现在正挂在树林上空，又红又大，血红的夕照淹没了所有的大路、池塘和房屋。

他们在这一片熊熊的红光里慢慢行进。看着他们行走，真叫人眼花缭乱，——他们披戴着缎带、孔雀毛和鲜花；他们穿着大红裤子，桔黄裙子，七彩头巾，雪白外套，好不绚烂多彩！仿佛是个百花盛开的花圃一齐出动了，正在风中摇曳生姿哩。

啊，还有那歌唱！因为伴娘们响亮的女高音再三地唱出了小调：

坐上辚辚的马车走了啊，

唉！我的心中充满了悲伤！

你的周围响起了欢乐的歌声啊，

唉！雅格娜，你却在悲伤！

多米尼柯娃一路上掉着眼泪，她的眼睛只是盯住了雅格娜呆看。

他们到达的时候，安姆勃罗司已经在教堂里点上了蜡烛。

他们两个两个地排成双行，向高高的祭坛走去，神父也正好从圣器室走将出来。

婚礼很快就结束了，因为神父急急忙忙地还得去看望一个病人。当他们走出教堂的时候，风琴师奏起马佐尔舞曲、奥勃列克舞曲和库雅维舞曲，大家不由自主地按着节拍踏起脚来了；好几个人几乎放声歌唱，幸亏想起了自己身在教堂里，这才没有唱出口来。

他们乱哄哄地回去，因为伴郎和伴娘们一起唱着歌，所以十分热闹。

多米尼柯娃抢先回到了家里，大伙儿来到时，她在门口迎接新婚夫妇，送给他们供神的面包和盐；然后再一次的欢迎大伙儿，跟所有的客人们拥抱，重新请他们进屋去！

过道里，乐队正在奏乐。所以，大家在进门的时候，就拉住碰到的第一个女人做舞伴，一起来跳那正在演奏的庄严的波罗耐兹舞。刹那之间，一对对的舞伴，在房间里你跟着我，我跟着你，连成一串，好象是一条彩色斑斓的花蛇，涌来涌去，绕来绕去，彬彬有礼地扭动和转动身体，庄严隆重地蹬着地板，摇摇曳曳，美妙多姿，静止，飘浮，回旋，一对接一对地形成了密集的队伍，带头的，波利那和雅格娜便是！

放在炉棚上的灯火摇晃不定，舞跳得那末优美大方，四壁也

仿佛要被那声势浩大的庄严舞蹈震坍了。

这场舞蹈是个序幕，经过时间不过几分钟。接着，按照古代传下来的习俗和惯例，庆贺新娘的第一场跳舞开始了。所有在场的人，都自动挤到角落里，紧挨着墙壁；年青小伙子们围成了一个大圆圈，雅格娜便在圈子里跳舞。当她站出来的时候，她觉得血液在血管里沸腾；她深蓝色的眼睛光芒四射，她雪白的牙齿闪闪生光，她的脸涨得绯红。她坚持不懈地跳着舞，而且跳了好久，因为她得跟每一个舞伴绕着房间至少跳上一圈，而且一个也不能漏掉。

乐师们使劲地奏着乐——直奏得感到精疲力尽，可是雅格娜却好象刚跳开了个头呢。她的脸色更加红光焕发了，她转身、回旋得更加有力了，她走过的时候，缎带飒飒飘扬，拂在近旁人们的面颊上，她的裙子随着流动的空气张了开来，在身体的周围鼓起着、展开着。

年青小伙子们兴高采烈，用手在桌子上打着拍子，兴奋热烈地大叫大喊。

雅格娜和所有的客人都一一跳过以后，这才请新郎起舞。波利那等了好久了，如今他窜上前来，象森林中的山猫一般扑到她身上，搅住她的腰，带着她旋风似的旋转起来，并且对乐师们大声叫道：

“喂，小伙子们，奏马佐尔舞曲——加一把劲哪！”

全部乐器都劲头儿十足地演奏起来了；屋子里一片如火如荼的景象。

波利那紧紧地搂住雅格娜，把外套的下摆撩起来挽在两臂上，把头上的帽子戴得稳稳当当，两只脚跟嚓的一碰，就跳起舞来了，快得跟风一样！

啊！波利那跳得多么精神啊！他一忽儿旋转不停，一忽儿后退一步，一忽儿象要把地板蹬个粉碎似的蹬下脚去，——接着，又跟雅格娜并肩站在一起，送她向前滑去，东西蹁跹，带着她旋之又旋，转之又转，两个人形成了模糊不清的一团，简直象是一个绕满纱线的纺锤在绕室转动；两个人身上都吹送出一股充满力量和劲头的疾风。

乐师们猛烈地无休无止地继续演奏着马佐尔舞曲。

挤在角落里和房门口的人群默默地看着他们跳舞，心中叹为观止：波利那精力充沛，毫无倦色，愈跳愈紧张热烈，引得不少人跃跃欲试，甚至踏脚打起拍子来了；而最为兴奋的几个人，就再也不顾什么礼仪，拉住一个姑娘便跟她跳起舞来。

雅格娜虽然强壮结实，不久也坚持不下去了：波利那感到她在他的怀抱里显出乏力的样子，立刻就停止跳舞，带她到内室里去了。

"你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磨坊老板大声说道。"从此以后，你是我的兄弟了！——你要答允我一件事，第一个孩子洗礼的时候，要请我做教父！"接着他就用胳膊围住波利那，拥抱了他。他们不久就成了十分亲热的朋友，那时音乐已经停止，茶点在送过来了。

多米尼柯娃和她的儿子们，带着铁匠和雅姑斯叮卡，捧了酒瓶和一套套的酒杯，到处奔走，跟每一个客人干杯。犹兹卡和老婆子的朋友们，用筛子盛着面包和糕饼，分送给客人们。

人声嘈杂，愈来愈热闹了。

窗子附近的长凳上坐着磨坊老板，一起坐着的还有波利那，乡长，风琴师——当地全体头面人物都坐在那儿了；有一瓶上等朗姆酒在席上挨次传饮。

许多客人也成群地站在房间里，不论遇上什么人，就乘兴大声谈谈天儿；大家纷纷伸手要酒杯喝酒。

特地从风琴师家借来的大灯，把内室照得很亮。以风琴师的妻子和磨坊老板娘为首的主妇们，都聚在这里，坐在衣柜上和铺着羊毛毯的长凳上。她们十分庄重地昂起了头，一点一滴的啜饮着蜜酒，用纤细的手指捏碎着甜饼，难得说上一言半语，只是专心一志地听着磨坊老板娘讲她子女们的事情。

过道里挤满了人。有些人想冲到里边来，可是艾娃把他们赶出去了。他们露出十分贪馋的样子：满屋子都是叫人胃口大开的菜肴的香味，引得许多人都流着口涎。

于是年青的人们散到房子附近去了，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果园里。夜是料峭的，然而澄澈无云，星光满天。他们在那里蹦跳，兴高采烈地玩着游戏；到处响着笑声和叫声，跑来跑去，互相在树木间追逐着。长辈们因此从窗口向他们大声提出了警告：

"姑娘们，你们是在黑夜里找花朵儿吗？——留神别丢掉了比花朵儿更宝贵的东西！"

可是谁理睬他们的话呢？

雅格娜和娜斯多西亚互相用手臂揽着对方的腰，在大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们悄悄地说着话儿，不时发出一阵笑声。多米尼柯娃的大儿子西蒙直瞧着她们，眼睛盯住了娜斯多西亚不放，不时地拿着酒杯走到她的身边，要想跟她说话。

铁匠打扮得最神气，穿一件黑色外套，裤子脚管塞在长统靴里。他十分活跃地穿梭来往，哪儿都去转一转，跟哪一个人都喝上一杯，走到东走到西地聊天闲扯，他那红发的头和雀斑的脸，从不在同一个地方多待一忽儿。

年青的人们跳了几次舞，可是跳得不久，劲头儿也不大。他

们在等着吃晚饭呢。

老头儿们那一边，正辩论得难解难分，乡长的嗓门儿愈提愈高，他用拳头擂着桌子，定下了法律：

“我这乡长已经说过了：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我是当官儿办公事的，我接到了一个命令，叫我召开一个会议：责成每个持有土地的人，按一英亩地半个戈比纳税，充作教育经费！”

“彼得，只要你愿意，一英亩田纳税五个戈比，你也可以出；我们可不愿交这个税。”

“不交，我们决不交这个税！”有一个人大声嚷道。

“我可是用政府官员的身分，公开通知你们了！”

“我们可不欢迎现在这种学校①，”波利那说道；其他的人都齐声附和他。

“在伏拉有个学校，”有个人说道。“我的孩子们接连学了三个冬天。结果怎么样呢？他们连祈祷书都不会念。——这种学校啊，见他妈的鬼！”

“让母亲们在家里教他们祈祷就是了；祈祷跟学问根本不相干。这个话，是我乡长告诉你们的！”

“那末，学校是干什么的呢？”从伏拉来的客人站起身来，愤愤不平的说。

“我这个乡长要告诉你：你听着……”

话说到这里就被西蒙打断了，西蒙大声告诉大家，卖给犹太人的开垦地上的全部树木，都已经给他们打上了烙印，赶到雪橇可以走的时候，树木就统统要给斫掉了。

“他们不妨在树上打烙印：要斫树可就难了！”波利那插口

---

① 那时候的学校里，政府只许教俄文，不许教波兰文，所以波兰人不欢迎这种学校。

道。

“我们要向政府委员告状去。”

“谁是跟大地主狼狈为奸的呢？——不行，还是让我们联合起来，把斫树的人轰走！”

“一棵小树也不许他们斫掉！”

“玛蒂亚斯，敬我一杯吧！现在不是商量计议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人，连天主也会得罪的！”磨坊老板大声说着话，给波利那满满地倒上了一杯。这种谈话和威吓同样不合他的脾胃；因为他已经和犹太人订了个约，斫下的树木要送到他的锯木厂里去锯呢。

他们两人干过杯，就离开了座位。现在要摆桌子吃晚饭了，许多必要的食具都在搬上来。

农民们可依旧议论着伤心的森林事件，这是件损害他们的利益的大事。他们围成了一大群，压低着声音说着话儿，不让磨坊老板听见，他们决定要在波利那家里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

正在这当儿，安姆勃罗司进来了，笔直的走到他们跟前。他不得不跟着神父到那隔开三个村庄的克罗斯诺伐去看一个病人，所以来晚了。为了补足迟到的损失，他现在就拚命喝起酒来。可是来不及啦，就在这个时候，年长的妇人们唱出了一支歌曲：

酒席已经安排好，
有劳伴郎走一遭！
邀请客人来坐席，
全仗伴郎把神劳！

伴郎们手敲长凳为号，唱歌回答道：

我们已把客人邀，
但看喜筵好不好；
大快朵颐尝味道，
客人早就准备了！

客人们逡巡地向桌子走去，在长凳上坐下了。

新婚夫妇坐在首位，其余的人按照地位高低，财产多寡，年龄长幼——从老人到姑娘孩子，都一一挨次序在他们的周围坐下。桌子是沿着三面墙壁排列的，但还是没有地方给大家都坐下。伴郎和乐师站在那儿，伴郎们还要给客人们上菜。

静了一忽儿。风琴师站起身来，大声作了个祷告；之后是传杯共饮，一片庆祝健康和赏心乐事的情调。

接着，厨子和伴郎们送上来又大又深的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同时信口唱道：

朋友们，上好菜啦：
鸡肉煨白米粥来啦！

接着，又送上了第二道菜：

胡椒牛肚香又辣呀，
谁不爱吃是傻瓜呀！

乐师们站定在炉子附近，十分悦耳地奏着各种不同的曲子，

给食物添上了滋味。

所有的客人都彬彬有礼地、从容不迫地吃着菜，几乎没有人说话，好一会儿，房间里只有咀嚼和汤匙的声音在响着。当他们多少解了点馋的时候，铁匠又拿起一瓶酒来，给大家倒了一巡；大家这才隔着桌子开始谈起话来，虽然声音是低低的。

雅格娜根本没有吃什么东西。波利那甘言蜜语地劝她，象哄小孩子吃东西似的哄她，都白费了工夫。甚至放在她面前的肉，她也无法下咽；她是太激动、太疲倦了！

“雅格娜，心肝，你心满意足吗？最美丽的雅格娜，你跟我一起过日子，一定象在妈妈身边一样的幸福快乐……雅格娜，你要作太太了——是太太呀！我一定雇个丫头，你不会辛苦过分的。”——波利那压低了声音说道，热情地盯住她的眼睛直瞧，也不顾人家会说什么闲话；于是客人们就公开地拿他打趣了。

“他的神气，象只想吃咸肉的猫儿！”

“老家伙浑身使出风流解数来了！跟他一比，大公鸡就毫无噱头了！”

“啊，老爷爷波利那在自得其乐哩！”

“他哪，好比落雪狗欢喜，”老西蒙这时不怀好意地喃喃说道。

大家都捧腹大笑，磨坊老板开心透顶，脸伏在桌子上，两个拳头擂着桌子。

厨子又进来上菜了，他唱道：

大量猪油煮玉米，
奉请瘦子快朵颐！

“雅格娜，你把头俯过来，我有桩事情要跟你说呢，”乡长坐在新郎的旁边，他在新郎背后伸过手去拉拉新娘的衣服，说道。

“我想做你的孩子的教父，”乡长大笑着嚷道，一面垂涎地用眼睛浑身上下的打量着雅格娜。

听到这话，雅格娜的脸涨得很红；妇女们看到这光景，立刻哄笑起来，更加滑稽地来打趣新娘，有人还给她讲解起应该如何对待丈夫来了。

“每天晚上，你得替他在炉火前把羽毛被子烘得暖暖的，不然他就要冷得象冰一样了。”

“特别要注意让他多吃肥肉，肥肉会使他的身体始终强壮。”

“好生宠爱他，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

“要用温柔的手段驾御他，搞得他不知道他是受你的驾御的。”

她们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讲下去，一句比一句放肆，女人们喝多了，总是这样的，她们的舌头没有个遮拦。

房间里的客人嘻嘻哈哈地闹成一片，终于闹得超过了分寸，以致磨坊的老板娘开口教训大家，说是当着姑娘和小孩子的面，不应该如此胡闹；风琴师也加以指摘，说是用邪恶的例子引起别人犯过，乃是一种罪孽。

“什么话？这个拉风箱的竟禁止人家享受人生的一切乐趣吗？”

“他接近神父，就自以为是个圣徒了！”

“他不爱听，就堵住他自己的耳朵好了。”更多的怒喝叱骂之声响起来了，因为村里的人都厌恶风琴师。

“今天是吃喜酒的日子，因此，我的老乡们，我，你们的乡长，向你们担保，你们尽情欢乐并不是什么罪孽，你们尽管笑那

可笑的事情，尽管嘻嘻哈哈笑笑闹闹吧。"

"我们的天主也常去参加婚礼吃吃喜酒的，"安姆勃罗司严肃地补充道；可是谁也没听清楚他的话，因为他现在已经喝得烂醉，又坐在大门边上。于是大家又开始谈天、说笑话、碰杯了，而且为了把肚子装得更足一点，吃得愈来愈缓慢了；有几个客人，为了尽可能给食物在肚子里腾出地方来，甚至解掉了腰带，把身体挺得笔直僵硬，坐在那里。

厨子又进来上菜了，还唱出了下面的歌词：

果园里四处乱跑，
东搜西掘咕咕叫；
作恶多端成往日，
偿本还息看今朝。

"啊，排场真是阔气呀！"人们赞叹道。

"一点不错，这场喜事起码要花上成千的兹罗提！"

"她花得起呀？她不是得了六英亩地吗？"

"你瞧瞧雅格娜吧！她不是阴沉沉的象黑夜吗？"

"波利那的眼睛象野猫一样的闪闪发光，好一个陪衬！"

"我的朋友，还不如说是象火绒——烂火绒！"

"哼，将来他要为今天这个日子痛哭的！"

"不，他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人。而是那种拿棍子打人的人。"

"乡长的老婆把这桩婚事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对她说过的。"

"噢，我不明白乡长老婆为什么今儿晚上不来呢。"

"来不了。她这两天就要生娃娃了。"

"可是，我敢用脑袋打赌：过不了多久，譬如说，狂欢节之前，雅格娜又要追逐年青小伙子了。"

"马秀就等着她这一手呢。"

"我知道。瓦甫雷克的老婆听到他在酒店里这么说的。"

"因为没有请他来吃喜酒。"

"是呀。老家伙倒想请他的，可是多米尼柯娃反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难道大家不知道吗？"

"哦，大家都这样说：可是有什么人亲眼看见过吗？"

"今年春天，巴尔特克·柯齐奥尔看见他们在树林里。"

"他是个撒谎的人，又是个贼：多米尼柯娃告发过他偷猪，他说的话可能只是恶意中伤罢了。"

"可是别的人也在说啊——还有别的长眼睛的人啊。"

"这一切不会有好结果的……你瞧着吧。这不是我自家的事情，可是依我看来，老头儿对待安蒂克和他的家属，是不公平的。"

"人家也在说安蒂克呢——说是到处都看到他们在一起呀。"——声音放低了，坏话继续讲下去，不给这一家子任何人留下点面子；因为对女主人多米尼柯娃的两个儿子抱着较大的同情，也就愈发把女主人损得厉害了。

"这不是造孽吗？西蒙是个留胡子的大汉了，至少也有三十岁了，老太婆却既不让他娶亲，又不让他离开家；犯了点儿小错呢，她就要大发雷霆！"

"这样魁梧的男子汉，却干着各种各样女人干的活儿！真是丢脸！"

"这样一来，雅格娜就可以不弄脏她的纤手了啊！"

“他们弟兄两人，大家都有五英亩地，惬惬意意地可以结亲成家了！”

“他们的四邻，没出嫁的姑娘也多的是！”

“是呀；你家可怜见的玛蒂安娜，待嫁多年了，而且田地也紧挨着派吉斯家的呀！”

“你别提她吧！你还是关心你的女儿弗兰卡吧，不然她跟亚当要搞出伤心事情来了！”

“这些个小傻瓜哪，还抓住妈妈的围裙带不敢离开一步哩。”

“他们正在搞开头了：整个儿晚上西蒙一直盯着娜斯特卡直瞧呢。”

“他们的母亲，性格也是这样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可不吗，老太婆年轻的时候，也不比雅格娜规矩。”

“常言说得好：有其根，必有其枝；有其母，必有其女。”

音乐停止了，筵席结束了，乐师们到厨房里去吃饭了。可是一会儿以后，人声却闹得更加厉害，全场喧哗沸腾：大家都在谈话，吆喝，隔着桌子互相叫唤，谁也没法儿听清楚在说些什么。

筵席快结束的时候，对最上等的贵客敬了蜂蜜和香料的混合酒，而一般客人又喝了烈性的伏特卡和大量的啤酒。

这时候，大家都喝过了头，进入了陶陶然的境界，不过很少人能辨别出喝的是什么酒了。他们称心如意地行动，解开外套的扣子，图个凉快；他们用拳头打着桌子，震得食具叮当发响；他们互相拥抱，围住脖子或是抓住衬衫领子；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话，推心置腹，把胸中的烦恼都说了出来，好象彼此是亲兄弟似的。

“这世界上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啊！人类的事情脱了节出了毛病，我们除了悲哀，啥也没有啊！”

“是呀，人象狗一样，为了一块骨头就相扑相咬。”

“除了邻居们聚在一起，喝上一杯，商量商量，发发牢骚，就没有安慰可言了。喝酒的时候，如果有人亏待了人、或是受了亏待，他也就受人宽恕、或是宽恕了人了！”

“就象今天在喜酒席上那样；可是，咳，也只有今天一天啊！”

“咳！明天就要来的，虽然我们不叫它来！除非待在坟墓里，你就躲避不了明天。……是啊，明天会来抓住你，把你驾在它的轭下，还用贫穷的鞭子打你；而人啊，你就必须拉着车轭……甚至一直拉得车轭上血迹斑斑。”

“是什么使我们的苦难深重，使我们互相仇恨，象狗一样的为了一块没有肉的骨头吵架呢？”

“作祟的不光是贫穷，还有一个恶魔；恶魔蒙住了人们的眼睛，使他们不辨善恶。”

“的确是这样；恶魔吹我们的灵魂，象我们吹旺半熄的火炭一样，他使贪心、恶毒和一切恶德都燃成火焰！”

“是呀，对天主的十诫充耳不闻的人，地狱里奏的音乐，倒是往耳朵里直钻的。”

“从前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有的是忠顺服从，尊敬长者，友好和谐。”

“而且人人有田地，能耕多少就有多少；而且还有牧场、草原和森林。”

“那时候谁听说过有捐税来着？”

“或者，可有什么人买木材来着？他只要赶到森林里，把他所需要的一切木材斫走就是了，哪怕是最好的松树或橡树。大地主的财产从前也是农民的财产啊。”

“现在是既不属于大地主也不属于农民的了，而是属于犹太

人的了，或者属于比犹太人更坏的人了。”

“臭死尸！（我为你干过杯了，你为我干杯吧！）……现在他们住下来了，把土地当作他们自己的了！（兄弟，祝你健康！）……喝伏特卡不是罪孽，如果时机恰当，又跟自家兄弟一起喝，那就是桩适合卫生的事情，酒可以涤清血液，驱除百病。”

“谁要喝酒，就应该喝上整整一夸脱；——同样，谁要寻欢作乐，就应该乐他整整一个礼拜日。——可是，你有活儿干吗？人啊，你干活就要尽力而为，不要舍不得使力气，要把你的力气统统使出来。如果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如果你的老婆给抢走了，你的牲口死了，或者你的房子烧掉了——啊，那都是天主的意思。你不要反抗；象你这样的可怜虫，你痛哭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你就忍耐吧，相信天主的仁慈吧。咳，如果大难临头了，阴森可怕的死神凝视你的脸，掐住你的喉咙，你可不要企图逃避，你是逃不了的；一切都操在天主手里的啊！”

“的确，谁知道哪一天天主会对你说‘人啊，到此为止，是你的，从此以后，是我的’？”

“说得有理。天主的意旨，就跟闪电一样：神父也好，圣人也好，在闪电打下来之前，谁也没法儿知道的，好比成熟的麦粒从穗上脱落一样。”

“人啊，你只要懂得一件事情——那就是尽你的责任，按照天主的吩咐过活，不要往前看得太远了。——天主一定给他的仆人准备好了工资，十分严格地付给每一个人应得的数目。”

“波兰人自古以来就遵奉着这些法则；这些法则是永远永远不变的，阿门。”

“是啊，我们要用忍耐来战胜地狱的门。”

他们这样一起谈着话，也不时地喝着酒，他们把心里感到的

一切东西都倒出来了，他们把长久骨梗在喉、使他们窒息的一切东西都吐出来了。安姆勃罗司是众人里说得最多最响的。

最后，艾娃和雅姑斯叮卡庄严隆重地走进来了，面前捧着一个用缎带装饰起来的大杓子。一个乐师跟在她们后面，在她们唱歌的时候，用提琴给她们伴奏：

且乘各位未动身，
厨子前来见客人，
双双侍立贵宾前，
但求毋忘女庖人：
每道好菜赏三分，
烹调之劳赏十分！

客人们吃得很多，喝得更多，好酒好菜使他们兴高采烈，大杓子经过身边时，好多人甚至把银币也丢了进去。

于是他们慢慢地从食桌边站起来，走出房间去，有的去呼吸新鲜空气，有的到过道里或大房间里重新谈起话来；有的忍不住称兄道弟，亲热万分；还有不少人踉踉跄跄，脑袋撞在墙上或是别人身上，好象公羊抵角似的。

只有乡长和磨坊老板还留在餐桌边，两个人正恶狠狠地大吵特吵，快要象两只鹰隼似的相扑相打起来了，这时安姆勃罗司走过去劝酒调解。

“老叫化子，滚回教堂门口去吧，”乡长对安姆勃罗司咆哮道。“滚得远远的，不要冒犯上等人。”

安姆勃罗司愤愤地走了开去：胸前抱着酒瓶，重重地踏着步子，寻找着可以象朋友似的喝酒谈心的对手。

年青的人们散到果园里，或是手挽手地沿着大路走去，闹了许多恶作剧，互相追逐，大叫大喊。夜是清朗的；月亮悬挂在池塘之上，池塘灿烂生光，水面上最微细的涟漪也清晰可见；涟漪在寂静中晃动如盘绕的蛇，仿佛是呼应着从上面映射它们的月光似的。霜冻得很硬，脚下的车辙坚硬有脆声，屋顶白皑皑的积着一层浓霜。午夜已过，因为第一次鸡啼已经听到了。

这时候，他们把大房间又收拾得整整齐齐，准备重新跳舞。

乐师们吃过东西，休息过了，重新用放低了声音的旋律，把客人们召唤拢来。

雅格娜已经由老妇人们带到内室里，波利那和多米尼柯娃一起坐在挨着门的地方，年长的人们坐在长凳上或是角落里，在那儿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只有姑娘们靠边儿站在房间里，一起吃吃地痴笑着；她们不久就笑腻了，决意开始玩点儿游戏，“鼓起一点小伙子们的劲头儿。”

第一个游戏是：“狐狸缚住了手足，出去兜圈子。”

绰号叫做“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反穿了羊皮袄，扮作狐狸。他是个蠢货，傻瓜，众人的笑柄。虽然长大成人了，还是跟孩子们一起玩儿；他爱上了所有的姑娘，愚蠢得异乎寻常。然而，他是个拥有十英亩地的独生子，处处有人家邀请他。犹兹卡·波利那扮作兔子，是他要猎取的对象。她们哈哈大笑；天哪，她们笑得多高兴啊！

雅斯耶克步步失足摔交，象木头似的撞出砰的一声，伸开四肢倒在地上。其他的人也都伸出脚来，把他绊倒，而犹兹卡就十分轻易地躲过他逃掉了：她蹲坐着活象一只兔子，模仿兔子抖动嘴唇的样子，也维妙维肖。

接着又玩“鹌鹑”的游戏。

娜斯特卡是"鹌鹑"的领头人，她手脚敏捷，谁也逮不住她，直到她为了要跟人跳一下舞，这才让人逮住。

最后，汤梅克·瓦赫尼克扮作鹳鸟：脑袋上裹了一块布，脑袋下用手拿着一根长棒，当作长嘴巴，他嘴里喀啦喀啦喀啦地叫着，活象一只真的鹳鸟，所以犹兹卡、维蒂克和其他年青人都跟在他后面，象呼唤活的鸟似的呼唤道：

喀哩喀，喀哩喀，喀哩尔！
你的妈妈在地狱里呀！
她在地狱干什么？
她给孩子把饭煮呀！
妈妈犯的什么罪？
妈的孩子没饭吃呀！

这可热闹极了；因为"鹳鸟"追逐着大伙儿，用"长嘴巴"啄人，还猛烈地扑动着翅膀哩。

这些个游戏只玩了一个钟头，这之后，游戏就不得不让位给别的仪式了。

现在，已婚妇女们把浑身裹着白布的雅格娜从内室里领出来，叫她坐在屋子中央已经铺了羽毛褥垫的揉面槽上。伴娘们这就冲上前来，好象要把新娘抢走的样子，可是男人们把伴娘拦开了；最后，伴娘们在对面聚成一群，唱出了哀怨的歌：

你的花冠在哪儿？在哪儿？
你的美丽的、新娘的花冠在哪儿？
从今以后，你一定要戴着帽儿，

帽儿裹着头发，对丈夫俯首帖耳！

妇人们接着就取掉了裹住雅格娜的白布。

可以看到雅格娜戴着已婚妇人的帽儿，帽儿压在她粗大的辫子上；可是这样打扮的雅格娜，却比以前更加动人了。

随着乐队缓慢的旋律，客人们不论老幼，都欢乐地齐声唱出了壮丽的《跳跃歌》。这歌唱完，雅格娜就被已婚妇人们包揽过去和她们跳舞了。……雅姑斯叮卡这时候十分兴奋，两手撑腰，冲着雅格娜唱出了即兴的歌：

今天看到雅格娜，
居然嫁给鳏夫了，
咳！我哪里料得到？
如果早知有今朝，
花冠给你编一个，
全是荆棘我管保！

接着又唱出了别的即兴歌，比第一只歌还要尖刻毒辣。

可是大家也不注意雅姑斯叮卡唱的那些歌子；因为乐师们奏起了最热烈的音乐，跳舞的人拥上前来，响起了许多踏足蹬脚的声音。他们密密层层地聚在一起，一对对舞伴紧挨着，面颊和颚骨靠拢着，跳舞的动作愈来愈快。敞开的外套飘扬招展，帽子东摇西晃起伏不定，脚跟蹬得橐橐有声——时不时地还发出断断续续的歌声——姑娘们哼着和歌"嗒，嗒哪"，跳得更快，在风驰电掣中按着节奏摇摆着身体。人群之中，没有一个人能辨得出旁边是谁了；当几把小提琴一齐发出急促明朗的一顿一挫的短

音时，成百只脚立刻在地板上又踢又蹬，成百张嘴立刻又叫又喊，成百个跳舞的人，仿佛被旋风疾卷，滴溜溜地转个不停；飒飒作响的外套、裙子和头巾在房间里翻腾起伏，好象是一群杂色斑斓的鸟儿在急飞高翔。他们跳之又跳，继续不停，——跳得连停一停喘一口气的工夫也没有；地板象擂鼓急响，墙壁震动颤栗，房间象个沸腾的大锅了。而跳舞的狂欢却愈来愈高涨。

接下来，举行了新娘脱下迷迭香花冠时总是要举行的仪式。

为首第一项是，雅格娜在进入已婚妇人之列时一定得付出入境税！

这之后，立刻又举行另外一个仪式。男子们把一根用未曾打过的小麦秆编成的长绳，围成一个大圆圈，雅格娜站在圈子中央，伴娘们小心翼翼地抓住绳子守卫着。谁要跟雅格娜跳舞的，就不得不从绳圈底下爬进去，使劲硬把她拉出来，按着音乐跳上一个舞，而伴娘们却自始至终用那绳子打他，能打在哪儿就打在哪儿。最后，磨坊老板娘和瓦赫尼柯娃为那“帽儿”募款来了。乡长第一个掏出钱来，把一个金币丢在盘子里；接着，银卢布象冰雹似的叮叮当当地落下来；最后是纸卢布，仿佛是秋天的落叶。

就是这样的募集了三百多个卢布！

多米尼柯娃看到大家为雅格娜供献出那末一大笔钱，高兴得情不自禁，嘱咐儿子们再拿出伏特卡来，她亲自向客人们敬酒，和朋友们接吻，对他们的慷慨大度感激得流下泪来。

“喝吧，我的好邻居，喝吧，亲爱的朋友们，我的亲爱的兄弟们……我感到春天重新回到我的心里来了！……为了雅格娜的健康……再干一杯……再干一杯……”老妇人敬过了酒，铁匠就跟别人干杯，她的儿子们也分别和客人们干杯；因为客人很多，挤得密密层层的。雅格娜也衷心地感谢客人们的慷慨大度，她

拥抱着在场的长辈们的双膝。

房间里人声嘈杂，酒杯尽情地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人人都散发出热情和欢乐。脸色渲红，眼睛发亮，心与心在交流。他们三三五五地站在房间里，愉快地喝着酒谈着话，人人在大声说话，谁也没有听见。这可没有关系！大家感触相同，相同的欢乐把大家联合贯串在一起了！"心里有烦恼的人，留到明天再说吧；今夜尽情欢乐吧；享受朋友的情谊，安慰你的灵魂吧！我们神圣的土地，在夏天结果生实的时期过去以后，天主就给它以休息了；人们把庄稼活干完了，也应该在秋天休息一下，这同样是合适的啊。麦秸堆起来了，谷仓里装满了价值不少黄金的谷物，人啊，夏天的辛苦劳动过去了，你现在就该休息休息了！"

有人这样说道；而其他的人又在心里捉摸着他们的烦恼和他们的悲哀了。

波利那可既不属于前一种人，又不属于后一种人。他的眼睛只看见雅格娜，他的心以她的美丽绝伦而自豪，而怦怦地跳动。他一再把钱掷给乐师们，使他们不至于歇手偷懒，因为随着他们的劲头儿的衰退，乐声愈来愈微弱了。

接着，乐师们突然奏起奥勃列克舞曲，刺激得人们的背脊骨都发抖了。波利那跳到雅格娜身边，强有力地搂住她的身体，立刻跳起舞来，跳得地板也在震动。他把她送过来，送过去，他蹬着马蹄铁的鞋跟转过身来，突然跪在她面前，又倏地跳了起来，搂着她从这一壁到那一壁地回旋而舞，口中还大声吼出了独唱，——乐器改弦更张，赶上来给他伴奏。他依旧带头跳舞，一对对的客人都模仿他，跳着，唱着，蹬着，速度都是愈来愈快：好象是许多杂色斑斓的羊毛纺锤聚在地板上，旋着，扭着，滴溜溜地转着，快得叫人的眼睛连色彩也辨不清楚；在这飞速汹涌的

人流里，根本认不出谁是小伙子谁是小姑娘——但见彩虹一团，仿佛受到驱策似的，飞来飞去，色彩又变幻无穷，始终以愈来愈大、愈来愈猛的速度，在那里回旋不已！有时候，舞蹈的旋风甚至吹灭了烛火：音乐在黑暗中继续响着，跳舞也依旧在黑暗中继续着，而月亮朦胧的白光，从窗子里映进来给他们照明。这时候，可以看到疾影速飞，越过沸腾的薄暗，在混沌的黑暗和银色的雾霭里互相追逐；苍白的闪光和悦耳的喧哗，好比冒着泡沫的波浪，在黑夜里奔涌而出，形成了色彩与声音的朦胧的和谐，——好象是在幻象或梦境里一般——这波浪退到不可渗透的黑暗之中，在其间消失了，而映着白墙，又清晰地重新显现了。墙上镶着玻璃框的圣像，映着月光，闪闪发亮。他们又沉没在阴影里了；只有他们沉重的呼吸声，快速的脚步声和响亮的叫喊声，让人朦朦胧胧地感到他们还是在这没有烛光的房间中的一片混乱里！

一场跳舞紧接着一场跳舞，中间没有一点儿间歇。每一支新的舞曲奏起来的时候，新的跳舞者立刻跳上前来，直立如森林，跃进如狂风；蹬足声雷鸣似的从老远传过来，欢呼声又响彻了屋子，而跳舞则在继续进行，又野，又狂，又猛，全力以赴，好象是生死存亡的搏斗似的！

啊！多么热烈酣畅的跳舞啊！

那些克拉科维亚克舞曲呀，有着欢腾雀跃的节奏，轻快而清脆嘹亮的调子，又丰富多采地镶嵌着十分风趣诙谐、十分自由奔放的民谣短歌，正如这些民谣的作者——农民们——的腰带上镶嵌着光辉灿烂的饰物一样。那些舞曲象泉水似的涌出了欢乐奔放的旋律，发散着充沛有力、大胆无畏的青春的芳香。——青春是欢乐地追逐着甜蜜激情的青春，而激情是透露出精力旺盛

血气方刚的激情！

那些马佐尔舞曲呀，悠长如通过无垠旷野的道路，叱咤风云浩瀚辽阔又如道路所通过的旷野：低低的，然而又上吻青天；忧郁而又勇敢，庄严而又阴沉，堂皇而又凶猛；和蔼亲切，可又慓悍好战，充满了矛盾，就象农民的性格一样：他们摆出作战的阵势，象森林似的团结在一起，冲上前来跳舞，发出响亮的欢笑，使出神奇的力量，好象能攻克十倍的敌人似的，不，他们能把敌对阵营全部人马征服，扫荡，践踏，即使他们自己要失败，要倒下，也在所不惜，死后也还是要继续跳舞，还是要象跳着马佐尔舞似的手舞足蹈，——还是要大声喊着："噢咿，嗒哪，嗒哪！"

啊，还有那些奥勃列克舞曲！节奏短促，叫人头晕目眩，粗野而疯狂，好战而多情，充满激动和兴奋，又混和着梦幻般的阑珊和悲哀的情调。热血沸腾，以冰雹急袭之势，洋溢着亲切与仁爱之情：热情的语声，深蓝色眸子的多情眼色，春天的和风，从开花的果园里飘来的芳香，就象年青岁月中的田野之歌一样。它使人又流泪又欢笑，使心唱出欢歌，使渴望的灵魂越过它周围茫茫的田野，越过遥远的森林，飞翔着梦游宇宙万物的神秘世界，狂喜地唱着和歌："噢咿，嗒哪，嗒哪！"

这些非言语所能形容的舞蹈，一个紧接着一个，使我们的农民得以及时行乐！

他们在波利那和雅格娜的婚礼上，就这样的尽情欢乐。

时间在热闹的音乐和喧哗的人声中悄悄地滑过去了，在嘻嘻哈哈的欢笑和迅速热烈的跳舞中滑过去了；他们没有注意到曙色已在东方展现，晨光正在缓缓地把它们的白色倾注在黑暗的夜色里。星星黯淡，月亮沉落；从树林外窜起来的风吹过去了，追逐着那愈来愈稀薄的黑暗；纠结盘曲、成丛成簇的树木，把

睡意蒙眬的、披着浓霜的树梢弯得更低，向窗子里探望，可是屋子里的人还在唱着歌跳着舞呢！

门户开得大大的，窗子也是开得大大的；大家以不可抑制的狂热的兴奋，继续跳着舞，屋子里沸沸扬扬，一片灯光和骚动，震得发抖，压得轧轧作响。在屋子里的那些人看来，树与人，大地与星星，篱笆与古老的茅屋本身，都在互相搏斗，扭成一起，结成难解难分的回旋不已的一团，盲目，沉醉，疯狂，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了——那些人自己就处在这样的情境之中；他们晃呀晃的，转呀转的，从这一间到那一间，从这一壁到那一壁，从这一过道到那一过道，终于转出了屋子，进入了大路和广大的世界，卷入了充满整个宇宙的环舞，这时候，宇宙消溶在那东方焕发着的连绵不断的殷红光芒里了！

音乐——乐声和歌声——引着他们继续跳舞。

粗鲁的低音提琴合拍地咆哮着，发出断断续续的嗡嗡之声，好象巨大的野蜂一样！笛子一马当先，愉快地嘹唳啾唧，仿佛嘲笑着欢乐的砰砰蓬蓬的鼓声似的；鼓上的铃笑得前仰后合、叮当作响，声音轻飘飘的，就象犹太人风中飘拂的长须一样！接着是小提琴领先了，走在乐队的前面了，好象领头跳芭蕾舞的姑娘一样；起初奏出了响亮而尖锐的声音，好象试试嗓子似的，——接着是弓弦横扫，响起了断肠的哀音，被赶出家门的孤儿的哭声，——然后又突然转变为轻快的调子，短促尖锐，呖呖娇啭，好象成百个舞蹈者轻快的脚跟，听到这调子，成百个大嗓子的小伙子便大叫大喊，叫得气也喘不过来，他们浑身发抖，再一次地装腔作势地转身、唱歌、跳舞，欢笑作乐，狂热又升到了头里，欲望又升到了心里，就象强烈的伏特卡一样……这时候，仿佛露水落到旷野上，提琴又落入了缓慢悠长的、悲伤哀泣的音调——奏出

了我们心爱的调子，最贴近心——充满了饥渴的思慕之情——的调子，使得大家都如痴如狂地随着我们的马佐维安曲跳起舞来了！

白昼已近，烛光逐渐黯淡了；跳舞的房间里透着一片朦胧熹微的晨光。但他们还是照旧尽情欢乐。如果有谁发觉酒不够喝了，就叫人到酒店里去添来，找几个伴儿，跟他们喝个痛快。

有的回去了；有的疲倦了，正在休息一会儿；有的喝过了分，正在门口或过道里借睡觉驱除酒意；有的醉得更厉害，摊开四肢躺在篱笆下面了。其余的人在继续跳舞，一直不停地跳舞。

最后，有几个比较清醒的人，在门廊附近聚成一群，有板有眼地叩着地板，这样唱道：

贺客们呀，回家吧！
云雀已经叫了；
树林深又黑，
归途又迢迢：
回家吧！ 回家吧！

贺客们呀，回家吧！
再耽搁就危险了：
洪水挡远道，
奔腾又咆哮。
回家吧！ 回家吧！

可是，谁也不理会他们，谁也不理会他们的歌曲！

第十二章

维蒂克喝酒作乐，搞得精疲力尽，给雅姑斯叮卡撵了回来，他匆匆回到波利那家里时，曙色已经蒙蒙发白了。

屋子里点着一盏守夜的小灯，象是一星萤火。维蒂克往窗子里张望，看见巡礼者罗赫坐在桌边，正在那儿念着赞美诗。

小伙子悄悄地溜到马房跟前，正摸索着门闩时，又惊惶地大叫着跳了回来。一条狗发出一声哀鸣，窜到他身上来了。

“啊，拉帕，拉帕？可怜见的，你回来啦！”他大声说道，在门槛上坐下，乐得情不自禁。“肚子饿，快饿死了，——可不是这样吗？”

他在吃喜酒时留了一点儿香肠，现在他就从怀里掏出来送给狗吃。可是，这当儿狗却不想吃东西：它吠叫，把脑袋偎在小伙子的胸口，因为心里高兴，汪汪地直叫。

“可怜的东西，他们要饿死你吗？他们撵你吗？”他低声说道，一面打开牛棚的门，立刻倒在他的稿草床上了。“不过现在我可以保护你照料你了。”他说着这些话就钻到稿草里舒舒服服地躺下了；狗躺在他的身边，温和地吠叫，还舐他的脸。

他们两个一忽儿都睡着了。

古巴在附近的马房里叫唤维蒂克，因为生病，声音微弱无力。古巴叫了好久好久，可是维蒂克酣睡得象睡鼠一样。

过了一会儿，拉帕可听出是古巴的声音了，它立刻大叫起

来，并且拉扯小伙子的外套。

“怎么啦？”维蒂克迷迷糊糊地问道。

“水！我发烧，百节百骨都痛得要裂开来了……我要水喝！”

维蒂克虽然又恼又困，还是给古巴提了一满桶水，送到他的嘴边。

“我病得厉害，我气也透不过来了！……是什么东西在这儿叫哪？”

“唔，拉帕呀！”

“是拉帕啊？”古巴在黑暗中摸索着要抚摩狗的脑袋；拉帕跳来跳去，摇晃着身体，要想爬到床上去。

“维蒂克，给马儿喂草料吧；它们把空槽啃了好久了；我动不了……他们还在跳舞吗？”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在马槽里装满草料时，古巴又问道。

“不到中午，他们是不象会罢休的；有几个人醉得不象话，正在大路边躺着呢。”

“啊，他们，老板们，在享福哩！”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磨坊老板在那边吧？”

“在那边，不过他走得很早。”

“客人很多吧？”

“多得数不清。小屋里川流不息，里里外外都是客人。”

“菜很多吧？”

“象大地主请客一样！肉，大盘大盘地盛出来！伏特卡，啤酒，蜜酒，象发大水似的倒出来！光是香肠，就足够装满三个木槽。”

“新娘什么时候来呢？”

“今天下午。”

“他们还在大吃大喝呢。天哪！我满以为我至少可以啃块骨头，在我这一生里称心适意地大吃这么一次！……而现在我却躺在这儿叹气，听别的人快快活活吃喜酒！”

维蒂克回去睡觉了。

“哪怕只是用眼睛看看那些好酒好菜也是好的啊！”

古巴不再说话了，他感觉疲倦，悲伤，这时候一种朦胧的、胆怯的不平之气啃着他的心，折磨着他。最后，他拍拍狗的脑袋，却这样说道：

“唔，也好啊！但愿他们大家因此痛快一些。让他们至少在这人生里得到点儿快乐吧！”

热度增高了，他的神志开始迷糊了；为了驱除热度，他就竭力祈祷，求天主对他大发慈悲；可是他不记得他在说些什么话：他昏迷过去了，只有一连串的呓语（混和着眼泪的祈祷）从他的意识里涓涓滴滴地流出来，——一串猩红的念珠里的一粒粒言语的小珠！

他不时地唤醒自己，但醒来也不过是茫然四顾，什么东西都辨认不清，无非重新落入死尸似的昏迷状态而已。

他又醒过来了，这回可大声呻吟起来了，闹得马儿都拉紧着缚住它们的绳子，喷着鼻息。

“天主啊！让我挨到天明吧！”他心惊胆战地呻吟着；他的眼睛从窗子里望出去，呆望着世界和将明未明的曙光，在那灰白的、没有生命的、镶着暗淡星星的天空里，寻找着太阳。

可是，距离白天还远呢。

在马房里，在混浊的雾气蒙蒙里，马儿的轮廓逐渐朦胧可见了；窗子裂口下面的草料架，象肋骨似的在苍白的闪闪微光中显露出来了。

他没法儿再睡去了：疼痛重新在折磨他，感到好象有不少尖锐多节的棍棒扎进他的双腿，又刺又锥，不断地往里戳；他痛得忍耐不住，跳将起来，用足全力叫喊。后来，维蒂克给喊醒了，跑了过来。

"我要死了！……啊，好疼呀！……疼得好厉害呀！骨头都要断了！维蒂克，快去请安姆勃罗司来吧……老天爷啊！……不然，叫雅姑斯叮卡也好……也许她有办法……我不成了——我最后的时辰到了……"他凄惨地放声大哭。

维蒂克睡得迷迷糊糊的，跑到吃喜酒的地方去了。

跳舞还处在高潮状态；不过，安姆勃罗司现在可完全醉了，他跑到了小屋对面的大路上，不断地在池塘边缘和大路之间踉踉跄跄地走着，唱着。

维蒂克求安姆勃罗司快走，拉住衣袖拖他，可是毫无效果；老头儿什么话也听不见，周围的什么事情也搞不明白，只是一个劲儿地反反复复地唱着同样的歌。

维蒂克于是去请雅姑斯叮卡，她是懂得点儿医道的。但她坐在内室里，吮着"克鲁普尼克"①，一心一意地在跟她的好朋友们聊天儿，所以她根本不愿意听其他的人说话。因为小伙子缠住她不放，哭哭啼啼地求她立刻就去，她终于把他从房间里赶了出去。维蒂克一事无成，便一路哭着回去了。

维蒂克回来时，古巴又睡过去了，于是维蒂克便钻到稿草里，头上蒙一块破布，也睡熟了。

早餐的时间过了好久，维蒂克才被喧闹的声音吵醒了：饥饿的没有挤过奶的母牛在哞哞地叫，雅姑斯叮卡在骂人。——她，

---

① "克鲁普尼克"是伏特卡、热水、蜂蜜和香料做成的饮料。

跟别人一样，睡过了头，现在为了弥补她自己疏忽的事情，跟人家大吵大闹。

雅姑斯叮卡把事情料理得差不多时，这才去看古巴。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求你帮个忙，想个办法。"

"你只要娶个年青姑娘，病就立刻好了，"她起初笑嘻嘻地说道，可是看到了他青灰色的发肿的脸，就立刻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医生和神父比起来，你还是更需要神父……我能为你帮得了什么忙呢？……依我看起来，你害的是绝症，是呀，竟是绝症呀！"

"我必定要死了吗？"

"万事都由天定；我认为，你可逃不脱死神的魔掌了。"

"你是说，我要死了？"

"你说吧，要我去请神父来吗？"

"请神父吗？"古巴惊异地大声说道。"请神父到这儿来——到马棚里来——到我这里来吗？"

"那有什么关系？你以为神父是糖做的，如果跑近了马粪就会融化的吗？不论哪儿请他去看望病重的人，他都得去，这是神父份内的事啊。"

"主啊！我怎么敢请神父来呢！"

"你是只愚蠢的羔羊！"她耸耸肩膀走掉了。

"这女人不晓得她说的是什么话，"他喃喃地说道，觉得受了很大的毁谤。

现在他十分孤寂，所有的人似乎都把他忘了。

维蒂克不时地进来看看，给马儿喂点草料和水。他也给古巴喝水；可是立刻就回到办喜事的地方去了。在多米尼柯娃家里，大家正在准备把新娘送到夫家来。

犹兹卡常常有说有笑的跑进来，送他一点儿糕饼，咭咭喳喳

的谈起许多事情，把马房搞得热热闹闹的，接着又匆匆忙忙地跑出去了。

是的，她有的是要奔跑的事情。就在附近，大家正玩得兴高采烈：乐队的乐声，叫喊声，唱歌声，隔着墙也听得见。

古巴一动不动地躺着。一种奇怪的孤寂之感兜上他的心头。他只是静听着，留神着人家怎样的在尽情欢乐；他跟拉帕说话——跟那永远不离开他的伴儿说话。他们俩一起吃着犹兹卡送来的糕饼。接着，病人又呼唤马儿，也跟它们说着话儿。马儿从马槽上抬起头来张望，快乐地嘶叫着，那头小雌马甚至设法摆脱了缰绳，走到古巴的小床前，把它温暖潮湿的鼻子贴近古巴的脸，这样的来爱抚他。

"可怜的宝贝儿，你落掉了肉，瘦了！"他温柔地拍着它的身体，吻着它的张大的鼻孔。"等我病一好，你就会胖起来的，哪怕我得光给你吃燕麦也行！"

然后他又再一次的落入了沉默，眼睛凝望着木板墙上的黑节，节上分泌着一滴滴的黑色树脂——仿佛是凝结的血泪。

白昼挟着微弱的阳光，沉默地从隙缝中向里探望，一片闪烁不定的尘埃在打开的门口出现了。

时间以蜗牛般的步子一刻又一刻地慢慢地过去，好象是一个又瘸又瞎又聋的乞丐，在泥沙很厚的路基上痛苦地缓缓跋涉。

只是偶尔有几只咭咭喳喳的麻雀，结成一个喧闹的乐队，猛的飞到马房上，大胆地向马槽飞去。

"啊，这些聪明的小东西！"古巴说道。"天主把智慧赐给这些小鸟儿，使它们发现能找到食物的地方。——拉帕，你不要轻举妄动！让这些可怜的东西吃个饱，养养力气吧；它们也不久就要过冬了。"

现在猪开始咕哩咕哩地叫起来了，它们肮脏的鼻子从门口伸进来了。

“拉帕，把它们赶走吧！这些要饭的，它们永远没有个够的！”

接着猪之后，许多鸡又咯咯地叫着来到门口，一只红色大公鸡竟大胆跨进门，走到秣槽那里。其余的鸡跟着它，可是它们来不及吃个痛快了，这时候走近来了一群呷呷地叫着的鹅儿，在门槛上发出嘶嘶的声音，红色的嘴巴闪闪生光，笔直雪白的颈子伸得长长的，左右摇摆着。

“把它们赶出去，拉帕，——把它们赶出去！这些鸡呀鹅呀，都跟爱吵架的女人一样的讨厌！”

突然发出了一阵喧闹：鸡啼鹅叫，翅膀扑动，羽毛飞扬——就象从撕破的鸭绒被里飞出来似的。拉帕鼓足了劲头儿东追西逐；又气喘吁吁地回到马房里，舌头拖出来了，却欢喜地发出吠声。

“现在不要作声了！”

从房子那边传来了哇啦哇啦骂人的声音，奔跑的声音，以及把家具从这个房间拖到那个房间的声音。

“啊，他们在准备迎接新娘呢！”

偶然，有人在大路上经过：这一回是一辆叽叽嘎嘎吵吵闹闹的货车，古巴静听着，竭力猜测这是谁的车子。

“那是克莱姆巴的车子。一匹马拉的——梯子型车子，恐怕是到树林里去装柴草的。是的，车轴碰在车毂上，所以叽叽嘎嘎的响啊。”

大路上有着川流不息的脚步声，谈话声，和根本难以听到的各种声音；可是古巴都听到了，而且立刻听明白了。

“那是老皮埃特拉斯，他上酒店去了。——这儿来了瓦伦多娃，骂着人哩：大概是什么人的鹅闯到她的田里去了。——啊，她是只雌老虎，不是妇道人家！……啊，这声音，我看是柯兹洛娃，一面跑一面喊——是的，是柯兹洛娃！这儿是彼得，拉法尔的儿子……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嘴巴老是好象塞得满满的。——这是神父的母马，去喝水的……现在它停下来了……车轮给石头挡住了。——它总有一天要折断腿的。”

古巴就这样不断地猜测着他所听到的一切声音，通过敏捷的思想和生动的幻觉，在全村里走动着，体味着当地全部的生活、困难和烦恼；他根本没注意到白昼在消逝了，墙头的颜色在深起来了，门口在昏暗起来了，马房黑沉沉看不清楚了。

到了黄昏时分，安姆勃罗司才来。他的酒意还只消退了一部分，走路有点儿踉踉跄跄的，说话很快，叫人跟不上听不清。

“你的腿受伤了，是吗？”

“你看一看吧，究竟是怎么的？”

安姆勃罗司默默地解开血迹斑斑的破布；破布已经干了，紧紧的粘在腿上，他把布撕开来时，古巴不由得叫喊起来。

“生娃娃的女人也不会象你这样叫喊啊！”安姆勃罗司鄙夷地咕噜道。

“可是痛得厉害啊！你撕得我好痛！老天爷哪！”

古巴一昧地大号大叫。

“唷，你受的伤多厉害呀！是狗把你的腿咬成这样的吗？”安姆勃罗司叫道，心中诧异。腿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而且化脓发肿，肿得有浇水壶那末大小。

“这是——请你对谁也不要说啊——这是守林人用枪打的……”

“是的，我明白了——从远处打中你的吧？咳，咳！你的腿永远不会再有什么用处了。我觉着碎骨头在喀啦喀啦地响……啊，你干么不立刻请我来呢？”

“我害怕……否则人家会知道我去打过兔子的……可是守林人拿枪打我时，我可在森林外边儿。”

“有一次，在酒店里，守林人嘀咕过，他说有人在森林里捣乱。”

“这臭死尸！请问，难道兔子是什么人的财产吗？……他对我摆下了圈套。……我在开阔的田野里，他就来个双筒枪齐放——真是恶鬼啊！——可是，你啥也不要说出去；他们会把我抓到法庭上去的；那枪，也不是我的，他们会立刻把枪夺走的……我想，我受的伤，自己会好起来的。——啊，帮帮忙吧！好疼哪！浑身都在裂开来了！”

“咳，你，你这狡猾的坏蛋啊！你耍奸计，犯禁偷猎，竟跟大地主去分森林里的兔子了！——可是，你瞧，这一分啊，就要牺牲你自己的腿！”

他重新检查着伤口，脸上露出万分焦虑的神色。

“太晚了，万万来不及了！”

古巴吓了一跳。“给我想想办法吧！”他呻吟道。

安姆勃罗司没有接碴儿，他卷起袖口，猛的抽出一把十分锐利的小刀，他紧紧地抓住古巴的腿，就动手挖出子弹，挤出脓血。

古巴大声号叫，象是屠宰场里的牲口；安姆勃罗司就用羊皮外套堵住他的嘴，接着他就痛得晕过去了。安姆勃罗司给他把伤口收拾干净，涂上油膏，包上新的绷带，然后把他唤醒过来。

“你得进医院啊，”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古巴还是迷迷糊糊的。"进医院?"他嘴里这样问,心里可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话。

"医院会给你把腿割掉,你就可以好起来了。"

"我的腿吗?"

"当然是你的腿罗。这腿根本不中用了:腐烂发黑了。"

"割掉它吗?"他问,还是搞不明白。

"是的。齐膝盖割掉。根本不用害怕,我的腿几乎割到大腿边上呢;我到现在还活着哩。"

"如果受伤的腿割掉了,那末,我就可以重新好起来了?"

"就象用手拿掉痛苦一样……可是你得进医院才行。"

"医院……医院里把活人的身体割啊切啊的!——你来割掉它吧:你要我出怎么样的报酬我都愿意,只要你给我割掉它!——医院我可不去:我宁可死在这儿!"

"那末你就要死在这儿了。除了医生,谁也不能替你把腿割掉。我立刻上乡长家去;他明天会用车子送你到城里去的。"

"没用;我决不去的。"他固执地答道。

"傻瓜!难道你以为他们会征求你的同意吗?"

老人出去了,古巴自言自语地道:"腿割掉了,我就会好起来了。"

包扎以后,疼痛停止了。可是直到鼠蹊部,整个腿都麻木了,半个身体都有一种针刺似的感觉。——他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他正在左思右想,不能自拔。

"我会复原的。——是的,我一定会复原的。安姆勃罗司的腿全没有了:他走道用的是木腿。而他还说:'就象用手拿掉痛苦一样……'——不过,那时候,波利那会把我赶出去的……咳,一个只有一条腿的长工,——这样的人,不能耕田,别的活儿,也

都干不了。——我会变成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就不得不去放牛放羊，……再不然就去要饭！到处流浪，或者坐在教堂门口。——主啊，仁慈的主啊！”他的处境突然清晰地闪现在他的眼前，如今恐惧袭上心来，吓得他甚至坐了起来。他的心在看不到出路的深渊里翻腾着，他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苦痛的长叹。“耶稣啊，耶稣啊！”他在一阵热病似的痛苦中反反复复地说道，手脚都在发抖。

他这样的在痛苦之中叫喊挣扎了好久；可是，就在这些眼泪与绝望之间，一种决心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的沉思也愈来愈深刻了。一点儿一点儿的，他变得镇定平静了，他深思熟虑，心无二用，虽然周围是一片音乐、歌曲和人语的喧声，他却听不到身外的声音，倒象是落入了酣睡似的！

就在这时候，新娘与贺客们到波利那家里来了。

他们牵出一条壮健的母牛，赶在雅格娜之前，把她收下来的礼品，如箱子、羽毛褥垫和各种物件等，先用车子装来了。

现在，太阳落山不久，行列就从多米尼柯娃家出发了；暮色正在降临，雾霭正在蒸腾起来。

乐队拚命地吹打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其次是雅格娜，还穿着结婚礼服，由母亲和朋友们护送前行；跟在最后的是参参差差的贺客，毫无秩序，谁爱在哪里，就在哪里。

他们绕着池塘边的大路走来，池塘现在发黑了，水面的闪光在愈来愈浓的重重雾霭里消失了；暮色一刻比一刻朦胧，静默一刻比一刻寂寥，脚步和音乐的声音好象给闷住了，仿佛是从水底下发出来似的。

断断续续的，有个小青年忽然引吭高歌，有个老妇人唱一句诗，有个种庄稼的小伙子嚷嚷“嗒，嗒哪！”但这也不过是短促的

凑热闹而已。

他们可没有什么兴高采烈的心情；而且，潮湿料峭的空气，冻得他们冷到了骨髓里。

当他们走进波利那家的篱笆时，伴娘们这才提高嗓子唱出了悲哀的告别的歌曲：

姑娘出嫁，
姑娘哀哭。……
点上四支蜡烛，
风琴奏乐。——
姑娘，你妄想
天天奏乐？
——昨天奏点儿乐，
　　今天奏点儿乐；
从今以后呀，
你就要
终生哀哭！
嗒，嗒哪……
终生哀哭！

波利那带着犹兹卡和青年们，在门廊的门槛外边等候着。

多米尼柯娃第一个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一大捧东西：一块面包，一撮盐，一点儿木炭，一些圣烛节[1]收集来的烛泪，一把圣母

[1] 圣烛节：二月二日，就是圣母玛利亚产后四十日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祈祷的纪念日。

升天节[1]供奉的麦穗。当雅格娜跨过门槛的时候，妇人们把衣缝上抽出的缝线和大麻茎上剥下来的皮，丢在她的背后。这样一来，恶魔就进不了门，她却万事兴旺昌盛了！

人们互相招呼、接吻，以蜜酒来祝贺各人的幸运、健康以及各种嘉惠与福佑；接着大家走了进来，房间里挤得满满的，长凳上，角落里，到处都是人。

乐师们校正乐器，然后轻柔地奏起乐来，以免打扰波利那款待客人的宴会。

波利那手里拿着斟满的酒杯，在一个个妇人面前走过，向她们敬酒，非要她们喝酒不可，拥抱她们，自己也为她们干杯。铁匠也在招待其他的客人。

犹兹卡为了讨她父亲的欢喜，用凝乳和蜂蜜做了蛋糕，装在大盘子里，正一盘盘地搬将出来。

虽然如此，宴会还是索然无味。的确，他们克尽厥职地把酒杯一饮而尽，对于腊肠也并不掉头不顾。不，他们甚至喝得很多，也相当热心；只是其中并无乐趣可言。

妇女们也一样，妇女们一般是喜欢消遣和娱乐的，现在可静静地坐在长凳上，这儿那儿的角落里，甚至彼此之间也不大说话。

雅格娜走到内室里，脱下了结婚礼服。换上家常便服回来，她照理要收拾屋子，亲自招待客人，可是她母亲什么都不让她动手。

“宝贝，今儿你大喜，好生享受一下吧！以后你有的是活儿，够你辛苦忙碌的！”她一次又一次地流下了舍不得女儿的眼泪，

---

① 圣母升天节：八月十五日。

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

客人们对她身为母亲的多愁善感，觉得有不少可笑之处。雅格娜来到她丈夫家里作主妇了，来到拥有不少土地和各种财产的大户人家了；客人们清楚地看到了雅格娜的新的地位，如今他们的嘲笑也就越发尖刻了。许多母亲，身边有着尚未出嫁的女儿，都对她十分妒忌；许多姑娘，一想到这里就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

客人们走到别处去看看，去看看安蒂克和他的妻子过去住的地方。艾娃和雅姑斯叮卡在那儿准备着盛大的喜筵，生着熊熊的炉火。维蒂克捧了多少木柴添到大锅子底下，还是没法儿叫它够用。

此外，他们也仔细打量了全部房屋，妒忌的眼睛把一切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都看遍了。

第一，房子本身就是全村第一份儿，又高又大，十分显眼，房间里雪白粉墙，木板铺地，他们认为，也不比大地主家的房间差！家用什物器皿又那末多！大厅里，挂的圣像足有头二十个，个个镶上了玻璃框子！牛棚、马房、谷仓、披屋，色色俱全！公牛不用提，母牛就养了五头——这方面的财源收益，为数不小。何况还有马，还有鹅，还有猪，——而顶顶重要的是，还有土地！

他们妒忌得头脑发昏，发出了深长的叹息；接着就互相谈起话来：

“天啊！这一切都落到一个不应得的人的手里去了，想起来也叫人不甘心！”

“啊，他们上市场卖猪可精明呢！”

“是呀，出去找好运道的人，总是交好运的。”

“你的女儿乌利西亚怎么会错过了这好机会呢？”

“因为她敬畏天主，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其余的人也都是这样的啊！”

“要不是她，要是换了别人，大家就不会容忍了。只要有一回，遇上她夜间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这就一传十，十传百，张扬开来了！”

“这女人运道真好啊！”

“这是不要脸的好结果呀。”

“来吧！”安德烈大声叫唤，打断了大家的谈话。“音乐奏起来了，房间里可一个女人也没有，——跳舞没有对手哪！”

“你一心要跳舞，可是你妈妈让你跳吗？”

“那末急干啥？——小伙子，留神别让裤子掉了下来，那可不雅观哪！”

“也不要用腿去勾倒你的舞伴啊！”

“跟瓦伦多娃一起跳吧；很相配的一对——稻草人！”

安德烈大声骂了一句，抓住他遇上的第一个姑娘，便把她带走了，根本不理会他背后的胡蜂似的嗡嗡声。

房间里还只有寥寥几对舞伴，他们跳得慢吞吞的，似乎也并不热心。只有娜斯特卡和西蒙·派吉斯这一对是个例外，他们欣欣然满场飞舞。他们是事先就约好了的，音乐一开场，就亲密地携起手来，小心地按照密约大跳而特跳了。

乡长来迟了（他得送新入伍的壮丁到区的兵营里去），可是他进门不久，就立刻着手把场面弄得活泼泼的：他开怀畅饮，跟所有在场的农民们聊天儿，跟新婚夫妇开玩笑。

“怎么啦，你那新娘脸红得跟她的裙子一样，你的脸又白得跟被单一样！”

“明儿你就不说这话了。”

“玛蒂亚斯，你是老手了，管保一天也没有放过呢。”

“众目睽睽的，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呢？嘿，人又不是雄鹅，随便就干起来了。”

“要说你这是老实话，我可不打这个赌。你要知道：‘只要往丛林里投上一块石子，鸟儿就飞出来了！’这就是我这乡长告诉你的话！”

雅格娜从房间里逃出去；她这一逃，可引起了哄堂大笑。

妇人们接着就自由自在地大嚼其舌头，什么话都漫不经心地说了出来。

喧哗嬉笑的声音愈来愈大，客人们的兴致也相应地增长。波利那手里拿着酒瓶，在客人中间敬了好几巡酒。跳舞的人现在更多了，以更加矫健的步子跳着舞着，而且开始顿足唱歌，绕着屋子直转，圈子也更加大了。

这时候，安姆勃罗司出现了，他在靠近门槛的地方坐下，如饥如渴的眼睛，紧随着传过来递过去的酒瓶打转。

乡长冲着安姆勃罗司大声说道：“除了酒杯叮当发响的地方，你就不往别处去。”

“正因为酒杯叮当发响啊！”安姆勃罗司回答道，“让口渴的解渴，那可功德无量啊。”

“你这家伙，简直是只皮做酒囊！这儿有水给你解渴！”

“对牲口合适的，说不定对人就不合适。常言说得好：‘喝水，有时候也不坏；喝酒，可一向无害！’”

“既然说得那末巧妙，你就喝下这杯伏特卡吧。”

“乡长，你先喝！——还有这样的老话呢：‘洗礼用水，婚礼用酒，丧礼用泪！’”

“说得好，再喝一杯。”

“喝第三杯我也决不推辞。我总是为我第一个老婆喝一杯酒，可是为我第二个老婆，我要喝上两杯！”

“干么这样呢？”

“因为她死得正是时候，好让我找第三个老婆。”

“什么！还在梦想娶老婆哪，天色一黑，老花眼睛就看不见了！”

“有的时候，用眼睛看是不必要的。”

大家听到这话，就哄然大笑起来，妇人们大声说道：

“又爱喝酒又爱说话儿，正好配对。”

“常言道：‘老婆会说，老公会做，无事不宜，无事不利。’”

现在乡长在安姆勃罗司身旁坐下了，其他的人也都围了拢来，找到座位的都坐下了，找不到座位的就站在附近，妨碍人家跳舞也不管了。

热火朝天的谈笑这就开始了，机智的谚语，俏皮的戏谑，发噱的故事，快乐的嘲弄，一个接着一个，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安姆勃罗司在这方面是公认的头牌角儿，他用那末多的幽默和笑话当面逗弄着他的听众，笑得他们肚子都要炸了。女人中间，瓦赫尼柯娃在打趣上绝不后人，她在这方面是拉第一把小提琴的好手；而乡长也在不损害官吏的尊严的范围之内，伴之以低音提琴的和鸣。

乐师们拚命挥舞着弓弦，拉出他们所知道的最活泼的曲调；跳舞的人迅速地跳着曳步舞，嘴里叫着喊着，轻捷的脚跟橐橐的叩着地板。欢乐愉快，他们把世界上其余的事情都忘记了；这时候，有个人无意中看见杨开尔站在外边儿过道里。他们立刻把他拖进房间里来。犹太人脱下帽子，对所有在场的人和蔼地鞠躬行礼，大家乱哄哄地喊着他的绰号，他也毫不介意。

“黄脸儿！——旁门左道！——母马的儿子！”

“大家静一静！”乡长大声说道，“让我们来敬他一杯！来吧，喝一杯最好的伏特卡！”

“我打大路上走过，想来看看你们各位欢宴得怎么样了。——谢谢您，乡长先生。——我一定喝点儿伏特卡——我干么不喝呢？——我要为新婚夫妇的健康干杯！”

波利那举起酒瓶，邀请杨开尔喝酒。杨开尔用他带兜儿外套的下摆擦了擦杯子，重新戴上帽子，把一杯酒一饮而尽，接着又喝了一杯。

“待忽儿再走，杨开尔，不会使你不洁净的，”大家兴高采烈地嚷着。“喂，乐师们，给我们奏个犹太舞曲吧，杨开尔就会按着曲子跳起舞来的。”

“是的，我会跳舞的；跳舞不是什么罪孽，我干么不跳呢？”

但是，乐师们还没有搞明白要他们奏什么曲子，杨开尔却已经悄悄地溜到了过道里，在院子里消失了。他是来取回他的枪的。

大家没有注意到他走出去了。安姆勃罗司自始至终一直在给大家讲笑话，瓦赫尼柯娃在旁边应和着，好象是用大提琴伴奏似的。安姆勃罗司一直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音乐停止了，桌子摆出来了，碗碟的声音也听得见了，然而大家还在听着，他还在滔滔地讲着。

波利那请他们去吃饭，可是毫无效果。雅格娜再三地邀请他们。乡长却只是把她拉进圈子里，叫她坐在他身边，而且还握住她的手。

象牛鸣似的大声叫起来的，是绰号“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来吧，好人们，坐席吧，菜要冷了。”

“闭上你的嘴巴，傻东西，要不就用你的舌头去舐盆子好了。”

“安姆勃罗司老头，你象个吉普赛人似的在撒谎吹牛，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哩！”

“雅斯耶克，你把人家送到你嘴边的东西吃掉就是了；吃东西你是在行的。你可别管我，别嚷嚷，你不是我的对手！”

“不是你的对手！那就试试看吧！”傻小子嚷道。他以为安姆勃罗司指的是打架。

“你能做的，一头牛都能做到……也许还能比你多做些呢！”

“因为你捧着神父的夜壶，安姆勃罗司，你就以为别人都是蠢才，只有你是聪明的了。”

安姆勃罗司给惹得生气了，他咆哮似地嚷道：“把一头小牛拉进教堂里去，出来时就跟刚进去时一样——还是蠢才！”

雅斯耶克的母亲要来庇护她的儿子。他可首先走到食桌边去了，其他的客人不久也就匆匆就座；因为厨子已经把冒着热气的菜肴端了进来，香味弥漫得满房间都是。

他们按次序坐下，以适合新娘进门的典礼：多米尼柯娃和她的儿子们坐在中间，伴郎和伴娘坐在一起；波利那和雅格娜始终站在那里招待客人，留神着叫一切都照规矩办事，不使有所错失。

接下来是片刻的安静，只有外边儿小孩子们在窗下吵吵闹闹，打架，以及拉帕十分激动地在房子和过道里到处吠叫。客人们文文静静，彬彬有礼，尽力吃光送上来的菜肴：只有调羹在盆边上叮当发响，巡回的酒杯碰动有声。

雅格娜不断地忙着，在每个客人的面前送上特别精美的菜肴：这儿是肉，那儿是别的好菜。她亲切有礼地请大家用菜，千

万不要客气，她行动自然而文雅，以她的美丽和讨人喜欢的说话征服了大家的心，好多在场的人禁不住爱慕地紧瞅着她，她的母亲甚至放下了调羹瞧她，为自己的女儿高兴。

波利那也看在眼里了，雅格娜正好到厨房里去时，他就跟了过去，在过道里赶上她，使劲把她抱住，热情地亲她。

“亲爱的，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主妇啊！——就象大地主家的贵夫人一样！——各方面都是又庄重又讨人喜欢哪！”

“可不吗？——现在你跑到房间里去吧：古尔巴斯和西蒙分开坐着，挺不高兴，也不大吃东西。去找他们和你一起喝酒吧！”

他言听计从，按照她的心意去办了。而雅格娜现在心里感到快乐得出奇，充满了情爱。她知道她是一家的主妇了，知道权力已经以某种方式落到她手里了；因而她感到自己获得了威信，臻于沉着而有力量的境界了。她从容自在地走来走去，十分明白事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管起事情来又十分老练，就象已经结婚了好久似的。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老头儿不久就会一明二白的，那是老头儿自己的事情；可是，依我看来，她倒是个主妇的坯子——而且还是个好样儿的主妇哩！”艾娃喃喃地跟雅姑斯叮卡说道。

“得宠的傻瓜，总是聪明的。”雅姑斯叮卡辛辣地回答道。“开头会象现在那样太太平平过日子的，弄到后来，她讨厌老头儿了，就要重新追逐年青小伙子啦。”

“是呀，马秀在等候着呢，他对她并没有死心啊。”

“不过他会对她死心的！有别的人会叫他死心的！”

“波利那吗？”

“波利那？”她狡猾地笑了一笑。“不是波利那，而是更强的一个人。我的意思是指——不说了，日子久了，就会见分晓的，

你瞧着吧。——维蒂克！把狗撵出去：它叫呀叫的，叫得我的耳朵都痛了。把小孩子们也撵出去：他们会打碎玻璃窗，或是做出别的恶作剧来的。”

维蒂克拿着一根棍子冲出去。狗不再叫了。可是外边有一阵叫喊声，一群飞跑着的顽童们的嘈杂的脚步声。维蒂克把他们赶到了大路上，就转身跑回来，身子俯得低而又低，躲开着雨点似的向他扔过来的小石子。

罗赫在院子角落里的树荫下出现了。“维蒂克，等一忽儿。你去叫安姆勃罗司来，说是我要他来，有十万火急的事情，我在门廊里等着他。”

安姆勃罗司过了好一会儿，才在门廊里出现，心里非常不高兴。他的晚餐给打搅了，而且正赶上最好的一道菜——豌豆炖乳猪。

“什么事？什么事？教堂着火了吗？”

“别那末大声嚷嚷。到古巴那儿去吧；我担心他快要死了。”

“啊，那就让他死吧，不要打搅人家吃晚饭！我今儿晚上还和他在一起的，我告诉他，他得上医院，把腿割掉，他就会立刻好了。”

“你这样告诉他的？——啊，我明白了……我——我看是他把自己的腿割掉了！”

“天——圣母！——他的——他自己的腿吗？”

“马上来看看吧。我正要到牛棚里去睡觉，刚走进院子，拉帕叫着向我走来，跳着纵着，拉我的外套。我搞不明白它要什么；可是它往前跑去，坐到马房的门槛上，大号大叫。我往那儿走去，看见古巴躺在门口，半个身子在里边，半个身子在外边。我起初以为他是出来透透空气，半路上晕过去的；所以我就把他抱

回床上，点上灯，想给他弄点水喝；这时候我看到他浑身上下都是血迹——脸色死白，腿上在冒出血来。”

他们走进马棚，安姆勃罗司尽他最大的努力使古巴苏醒过来，可是这可怜的人儿身体衰弱到了极点。他几乎没有什么呼吸了，齿缝间传出来一阵垂死的痰声，牙齿又闭得那末紧，为了给他喝点儿水，他们不得不用小刀把牙关撬开来。

腿是打膝盖上斫断的，还有点儿皮上下连着，摇摇晃晃地虚悬在那里，大量流着血。

一大摊血淌在门槛上，就在旁边，有一把血迹斑斑的斧头和一块磨石。——磨石往常总是放在屋檐下的，如今掉在门口附近了。

“咳，他自己动手把腿割掉了。见医院害怕。——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好起来了，真是傻瓜；不过，胆量和决心可也真大。——天哪！……是自己的腿呀！……简直是不可思议……出血又那末多！”

就在这当儿，古巴张开眼睛，知觉恢复了，眼睛向四周看望。

“割掉了吗？……我斫了两下，可是昏过去了——”他无力地说道。

“疼吗？”

“根本不痛……人软弱得跟水一样……不过不碍事。”

安姆勃罗司用湿布洗涤包扎受伤的腿，古巴这时候静静地躺着，一点声息也没有。

罗赫掌着灯跪在那儿，始终虔诚地祷告着；病人却在微笑——一种淡淡的含泪的微笑。一个被丢在田野里的孤儿，只知道母亲不在身边，不知母亲已经抛弃他了，他玩赏着在他头上飘拂的青草和太阳的光辉，向飞过的鸟儿伸出手来，用他自己的

办法和周围一切东西谈着话儿——古巴现在的心情，就跟这样的弃儿的心情一样。现在古巴心情畅快，没有苦痛，十分舒适；他那末高兴，所以根本不想到自己的创伤，却在心底里暗暗以此自豪。他把斧头磨得多锋利啊！他把腿搁在门槛上又搁得多合适啊！——一斧头斫下去还不够——就用足力气斫上第二下！现在痛苦已经都过去了；所以，当然他是已经成功了。——啊，如果他现在稍为有点儿力气的话，他就不愿意再躺在这床上泡下去了，他要起来，去参加婚礼……甚至去跳舞——还要吃上一口东西：因为他真想吃东西啊！

"安安静静地躺着吧，不要乱动。我一定嘱咐犹兹卡，立刻就会有东西给你吃的。"罗赫轻轻地拍拍他的面颊，说道；接着就和安姆勃罗司走到院子里去了。

"他不到早晨就要断气了——就跟小鸟似的昏厥过去：他身上的血已经流光了。"

"那末，必须趁着他还有知觉的时候，把神父请来啊。"

"神父到伏拉大地主家里欢度黄昏去了。"

"我就去告诉神父，决不能耽搁了。"

"得走五英里路，还要穿过森林！你一定赶不及了。——不要这么办。吃过晚饭才走的客人，有现成的车；你坐上一辆走吧。"

他们把一辆车子拉到大路上，罗赫坐了上去。

"别忘了古巴啊，"车子开动时，罗赫大声说道，"好生照顾他啊！"

"好的，好的，我一定记住，不让古巴一个人在那里，没有人照顾。"

然而，安姆勃罗司可几乎立刻把古巴忘了。嘱咐犹兹卡拿

食物给古巴以后，他就回去吃晚饭，跟酒瓶子结上了不解缘，不久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犹兹卡是个好心肠的小姑娘，立刻把她能搞到的食物堆在盘子上，加上半夸脱伏特卡，给古巴送去。

"古巴，给你拿东西来了，让你也吃一吃，享享福。"

"谢谢你！——大概是香肠吧；——好香啊！"

"我给你煎过的，让你吃起来滋味更好些。"因为马房里很黑，她把盘子放到他手里。"不过，你先喝伏特卡吧。"

他把一杯酒喝得一滴也不剩。

"你陪我坐一会儿好吗？我觉得这儿冷冷清清的。"

他把食物撕开，咬了一口，咀嚼着，——可是咽不下去。

"那边儿的客人都很高兴吧？"

"是啊！客人那末多！我出世以来，还没见过那末多的客人呢。"

"当然啦，当然啦，"他引以自豪地说道；"不是波利那的婚礼吗？"

"是的；爸爸开心极了……老是跟在雅格娜的后面！"

"自然啦，因为她是个美人儿啊。——看起来，不论怎样都跟大地主的太太一般儿漂亮呢。"

"你可知道，多米尼柯娃的儿子西蒙，看中了娜斯特卡了！"

"他母亲不会答应的。娜斯特卡家只有三英亩地，吃口倒有十个人。"

"怪不得她老是看管得严严的，一瞧见他们两人在一起，就要把他们硬拆开来。"

"乡长也在那儿吗？"

"乡长也在。他讲了不少话——跟安姆勃罗司一起——把

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那么盛大的婚礼，又是跟这样一个大人物在一起，应该说说笑笑的啊。——安蒂克的动静，你可知道一些吗？”

“天黑的时候我跑到他那儿去过，给他的小孩子们捎些点心、面包和肉去。可是他把我撵了出来，东西也在我背后扔了出来。他很坚决；很凶。啊，真凶！他们的小房子里一片哭声和苦恼。汉卡老是和她的姐姐吵架，几乎打起架来。”

古巴没接碴儿，呼吸可更加困难了。

“犹兹卡，”过了一会儿，古巴说道。“母马！——我听得它在叫唤哩。打黄昏起，它就躺倒了：一定是快到生产的时候了，应该好生照料它。给它准备好一点麦粉糊吧。——你听它叫得多惨！我根本办不了啦，我觉着没有力气——完全不中用了！”

他精疲力尽，有一忽儿没再说话，好象睡熟了似的。

犹兹卡站起身来，急急忙忙地跑出去。

“税嘶，税嘶，税嘶！”他突然醒来时，又这样地唤着母马。

母马发出低沉的嘶鸣，拚命拉动着笼头，拉得铁链铿铿的直响。

“这样，我这一生至少有这一回算是吃到东西，而且可以吃个痛快了！哦，还有你，我的好狗，你也可以吃到一份：不用再汪汪地叫了。”

他再一次地挣扎着想把香肠咽点儿下去，可是完全不行了，香肠在喉咙口梗住了。

“天啊，天啊，一大堆吃的东西……我却一口也吃不了啊！”

是的，完全不行了，他吃不上了。他的手无力地垂下来了；他把手伸到床上稿草下面，手里还拿着食物。

“吃的东西那末多！从来没有那末多啊！可是全白费了，吃

不了啦！”他感到十分心痛。

“可是，现在让我休息一会儿吧；以后，我能吃的时候，就可以大吃而特吃。”

以后他还是一样的没法儿下咽；手里仍旧拿着香肠，他落入了昏迷状态，根本不知道拉帕正在偷偷地啃着香肠。

突然，他的知觉又回复了。——夜饭已经吃罢了，音乐的旋风从院子里冲到他的耳朵边，马房的墙壁震动了，受惊的鸡禽在鸡棚里咯咯地叫起来了。

跳舞达到了最热烈的高潮；欢笑、胡闹和打趣，同样也达到了最热烈的高潮。蹬足踏足的声音再三地轰响着，姑娘们尖锐的叫声刺透了黑夜。

起初，古巴还听得见；可是立刻就变得对一切东西都茫然无所知了。一阵昏睡袭来，仿佛把他带进了一片铿铿锵锵的黑暗之中，好象处在涡卷着的淙淙有声的急流底下似的。可是，当跳舞愈来愈热闹，脚跟踢蹬之声喧嚣已极，震得什么都发抖的时候，他又稍稍动弹了一下：他的灵魂从幽闭它的牢狱里向外探望；它从茫然无所知的状态中醒来，从无限的远方归来，侧耳静听。

在这种时候，古巴总是想吃一点儿东西，或是从心底里低声微语：

“税嘶卡，税嘶，税嘶！”

现在，他的灵魂终于在徐徐退去，穿过森罗万象的宇宙飞去。这一只羽毛初生的圣鸟，起初飘忽不定地徘徊又徘徊，无法远走高飞，而且时常重新依恋它那圣地（它自己的肉体），很想在那儿休息一下，解除飞翔的疲倦，也渴望着到世人生活的地方去安慰一下丧失亲人的哀痛。它回到地上自己的亲人中间，它所

热爱的人们中间，悲痛地呼唤它的兄弟们，求他们援助；可是，一会儿以后，强大的慈悲的天主又给了它力量，使它能够高飞远走，甚至飞到了无有穷尽的春天的神秘田野里，飞到了天主用永恒的阳光与欢乐使之美化的无垠无限的土地上。

它还在往高处飞，——高而又高，高而又高——终于驻足在这样的高处：

那儿，再也听不到哭声，听不到一切生物的哀音。

那儿，芬芳的百合花吐出馥郁的馨香，百花盛开的田野上荡漾着甜蜜的气味；星河在万紫千红的河床上奔流而过，而黑夜永不来临……

那儿，静默的祈祷永不停止，如同袅袅上升的香烟，蔚为馥郁的云彩；钟声叮当，风琴轻鸣；赎了罪的人们——跟天使和圣徒在一起——在那神圣的不朽的城市里，在那神圣的教堂里，唱着赞美天主的诗篇！

是的，精疲力尽、渴望安息的古巴的灵魂，向那儿飞去了，飞去了！

可是在小屋里，人们都在跳着舞——他们尽情欢乐，对人也极亲切和蔼，个个怡然自得。今儿比昨天晚上更好了，摆出来的酒席更加阔气，主人也更加殷勤。所以他们一直跳到再也跳不动时，方才罢休。

这地方在沸腾，象是只搁在熊熊火焰上的大锅子。狂欢稍有松劲的迹象，乐队就重新热烈地演奏起来；而客人们就象被风吹动的田野，摇摇晃晃，一跃而起，以新的热情重新跳起舞来，发出了歌声、喧哗和骚动。

现在，由于主人的火山爆发似的热情招待，客人们的灵魂融

化了；他们的血液滚热沸腾，理智几乎丧失殆尽，而心脏却在疯狂地跳动着。对于他们，如今每一刻似乎是一场跳舞，每一声叫喊似乎是一曲高歌，每一瞥似乎是一个心迷神醉的眼色！

跳舞就这样的通宵达旦。可是白天来临了，暗淡而寂静：曙光随着浓重阴惨的云霾一起出现了。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世界越发黑暗阴沉。接着，下雪了：起初是回旋着，飘扬着，稀稀朗朗的，就象刮风的日子松针从松树上吹落下来一样；后来，终于下得紧了。

于是，雪象从筛子里筛下来似的，一片片垂直下降，不打弯，平匀单调，无声无息，象是厚厚一大片白色羽毛，盖在屋顶上、树木上、篱笆上、整个儿大地上。

婚礼终于真的结束了。一点也不错，晚上他们要重新在酒店里碰头，“重新热闹一阵”，可是他们现在决定要回家了。

只有伴郎和伴娘们，由乐队先导，排列在门廊里，齐声合唱着一曲短歌。在这短歌里，他们自称是新婚夫妇忠诚的仆人，并且祝他们“晚安！”——在这黎明的时分！

就在这个时候，古巴把他的灵魂呈献在天主耶稣神圣的脚下了。……

——第一卷完